武侠世界
第32年
38
$12.00

編者話 馬騰先生所著「危情」在今期刋出，本篇描述香港社會中黑幫人物之間的激烈鬥爭，他們會因爲某一利益而鬥個你死我活，文中以江坤爲首的幾名偷渡客，由大陸來港後，被黑社會的幫派看中，其中的大哥大澤老闆出高價叫江坤劫奪珠寶，江坤得手後，準備再偷渡到泰國去，由一舞女美娜爲他們搞好偷渡出國的手續，但此刻澤老闆又要江坤爲他去殺另一幫會頭子星爺，江坤成功地將星爺殺掉，但是，他的幾個同伴不是被警方射殺，便是被星爺手下打死，而江坤自己亦因爲重傷而亡，逃亡外國去過新生活的美夢成空……

*　　*　　*

由於生活指數不斷上升，本刋的各項開支亦相繼遞增，致令本刋不得不由第32年第40期起將售價調整至每本港幣十五元整，藉此盼能稍爲平衡開支，在此還希望廣大讀者給予支持及意見，謹此致謝！

而在十一月卅日前訂閱之客戶，仍以舊價訂閱，逾期照新價訂閱。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南宮宇所著「春秋夢」。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鄒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38期
（總號1638）
1959年３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都市社會奇情故事／

馬騰・文
可飛・圖

危情

黑幫手法 各擅勝場

月黑，雲厚。

偶爾天上閃起一道短促的電光，就像是要將厚重的烏雲割裂開來，但卻徒勞無功，始終割不開那隨時會壓塌下來的厚重烏雲。

漆黑的海面上，無風無浪，氣壓低得叫人心頭發悶。

一串悶雷突然間隱隱响起，恍似來自九霄之外。

一隻摩托快艇無聲無息地滑到一處荒僻的海灘前，滑上海灘。

莫非剛才那串隱隱的悶雷聲，就是快艇的馬達發出的聲响？又或是那一串悶雷聲正好掩蓋了快艇的馬達聲？要不，那艘快艇怎會無聲無息地來到海灘前？

快艇才停下來，立刻有五個人先後跳落海灘上，其中一個人低聲地對其餘四個人道：「天黑，小心點，最好一個拖着一個，要不，很容易走失。」

那四個人齊應一聲，說話那個人跟着又道：「快幫手將快艇推出去。」

五個人合力將快艇往外推出去，駕駛快艇的人說一聲：「成了。」沒有馬上開走，看着那個爲首的人向四個人招手示意跟他走，眨眼，五條人影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才開動馬達，快艇在水面上劃了個半弧，曳着一串馬達聲，衝入漆黑的海面深處，消失得無影無踪。

驀地，夜空中陡地打了個閃，一道異常强烈的電光，硬是撕割開那黑幔般的夜空，緊接着，是一連串震撼天地的响雷，本來平靜的海面，突然洶湧起來。

要來的，終於來了。

暴雨挾着狂風，肆無忌憚地刮着大地，彷彿要將大地上的一切摧毀淨盡。

自然界所顯示出來的「暴力」，充斥着這個大地。



＊　＊　＊

暴雨如注。

街燈與光管招牌發出的光亮，比往日昏黯多了，以至街道上一片迷濛。

街道上幾乎沒有行人，馬路上却仍有車輛在行駛，車輪過處，濺起老高的水花。

一個青年從一間電子遊戲機中心走出來，看到外面狂風暴雨，不由猶豫地在門口站住，嘴裏嘀咕着：「下這麼大的雨……怎走得了？」

「轟隆隆……」一聲，突然間打了個响雷，那青年嚇得縮了縮脖子。

外面的風雨變得更加狂暴。

那青年雙眉皺成一堆。「這場雨，不知要下到甚麼時候才會停，難道站在這裏等雨停了才走？」

咬咬牙，一副視死如歸的樣子，低着頭，衝出門外，衝入風雨之中，往馬路對面衝去。

衝過馬路，跑上行人道，那青年已像落湯雞一樣，全身濕透。

行人道上有「騎樓」遮擋風雨，那青年停下來，用手抹去頭臉上直淌的雨水。

驀地，有四個人從暗處中撲出來，揮刀斬向那個青年。

由於時間已是晚上十時過後，行人道上那列店舖早已關了門，所以，沒有人理會那幾個手執利刀的人向那個青年行兇。

那個青年驚覺的時候，身上已挨了兩刀，發出慘厲的叫聲，慌忙奪路奔逃。

「刷」一聲，身上又挨了一刀，身子一歪，差點跌落地上，際此生死關頭，那青年左手往地上一撐，負痛順勢斜竄出馬路。

那四個兇徒並不就此罷手，揮刀追出馬路，根本不理會狂飆般刮打着的風雨，以及在馬路上疾馳過的車輛。

一輛車子差點將那青年撞倒，急忙扭着駕駛盤，像野馬般，車子斜衝上行人道。

那個青年脚下一滑，摔跌下去。

他身上流出的血，被狂暴的雨水衝刷得乾乾淨淨，隨着雨水在路面上流走。

「刷刷」兩聲，那青年身上又被追撲到身前的兩個兇徒斬了兩刀，但仍然拚命從地上竄起來，腿上立刻挨了一刀，跌倒下去。

四個兇徒並不就此罷手，亂刀斬落那青年的身上，大量的血水從那青年人的身上流到地上，散開來，隨着雨水流走。

「体体体……」一陣急驟的喇叭聲驟然响起，大概驚嚇了那四個兇徒的狂性，窒了一下，其中一人向停在五尺不到的那輛車子揮舞了幾下刀子，嘴裏吐了一串粗話，才飛奔而去，消失在行人道上的一條窄巷內。

那個青年伏在地上，動也不動。

按响喇叭將兇徒嚇走的小房車上，有人推開車門，冒雨跳出來，急奔向那個倒在地上的青年。

後面幾輛跟着停下來的車子中，也有人走出來，冒雨跑上前，看看發生了甚麼事。

按响喇叭嚇走兇徒的那個人蹲下來，伸手按着傷者的脈搏，察看傷者是否仍有氣息。

那幾個跑前來的人看到伏在地上的傷者身上刀口縱橫，被雨水暴打得傷口泛白，有兩三處深可見骨，都禁不住倒吸一口氣，有兩個感到胃部一陣不舒服，別轉頭不敢看下去。

暴雨如注，各人頻頻用手抹去臉上的雨水，那個按着傷者手腕脈搏的人突然抬頭道：「還未死，快幫我將傷者抬到行人道上！快！」

跟着又補充一句：「那一個請去打電話報警。」

那個不敢看下去的人馬上答應一

聲，跑去打電話報警。

其餘三個人猶豫了一下，一齊動手與那個人將傷者抬到人行道上。

沒有雨水的衝打，傷者身上的傷口立刻湧流出大量的鮮血來，很快便將衣服染紅。

看着那傷者在流血，那四個駕車者都束手無策，無從加以搶救，只盼救傷車早點趕來。

因爲，那是嚴重的傷人事件，爲了便於警方人員進行偵查，旁人不宜將案中的傷者移動，要待警方人員趕來，才好移動。

這時候，馬路上的車輛越來越多，停着，圍着那傷者在瞧熱鬧，詢問事發經過的人越來越多。

雨勢似乎小了一點。

「我已經打了電話報警哪！」那個跑去打電話報警的駕車者跑回來，口裏大叫。

叫聲未落，衆人驟然聽到一陣警車急厲的嗚叫聲傳來，看熱鬧的人都扭頭往馬路上張望，有人鬆口氣，說道：「好了，警車終於趕到來了。」

很快，一輛警車在大雨中馳至，後面緊跟着一輛救護車。

警車與救護車在行人道前戛然停下來，車門打開，警員與救護人員紛紛從車上跳出來，跑向圍着的人羣。

人羣中有人低聲嘀咕一句：「這時候才趕來，人都死哪。」

從車上走下來的五個警員走入人羣中，看到地上的傷者傷勢嚴重，立刻招呼救護人員進行搶救，並着人羣散開，跟着向散開去的人羣進行查詢，了解案發的經過。

將傷者抬到行人道上的四個駕車者對事發的情形最清楚，其中又以第一個駕車者對兇徒行兇的過程看得最清楚，四個駕車者都很熱心，向警員講述看到的情形。

接下來，先後有兩輛警車趕來，將那一段馬路封鎖，依照所說四個兇徒逃走的方向，循那條窄巷展開搜查。

雨勢雖然小了點，但仍然不止，有記者聞訊趕來採訪，連電視台的採訪隊也趕到現場，進行採訪。

那條馬路變得非常熱鬧。

傷者被抬上救傷車，送去醫院。

＊　＊　＊

在一幢樓宇的一個住宅單位內，有兩個人正在看電視。

客廳的另一邊，有四個人圍着一張枱子在「鋤大弟」。(注：鋤大弟是一種賭博，可大可小，時下最流行的一種撲克遊戲。)

那四個都是青年，玩得興高彩烈，非常投入。

「十三炒，」對着電視機的青年將手上最後一張牌用力扔在枱面上，向坐在尾門——上家的那個青年興奮地笑着呼叫，其他兩個青年雖然手上拿着七八隻牌，也向着那個看着手上十三隻牌的青年笑嚷：「育輝，又十三炒，你眞黑。」

(玩鋤大弟，四個人中，若有一個將手上的十三隻牌出完，而其餘三個之中，有一個，或兩個，甚至三個，手上的十三隻牌一隻也沒有出過，那就叫十三炒，最常見的玩法是：十三炒即是十三隻牌乘三，若賭注是一圓一隻牌，那就是三十九圓，亦即是說，要賠給頭家手上沒有牌的那一個三十九圓，其餘兩家手上的牌不超過十隻的，則以三十九去減，賠得數。)

那個叫育輝的却笑不出來，賭氣地將手上的十三隻牌用力扔在枱面上，沒好氣地道：「今日怎會這樣黑的？總共被炒了過『十鋪』(十次)！他媽的，我又沒有見過和尚，摸過師姑頭，不賭了。」伸手將枱面上的撲克牌一推。

「育輝，眞的不賭？」坐在育輝「上家」的青年邊看着手上那張寫着每一次的輸贏記錄的數目紙，邊陰陰笑。「你起碼輸了五千圓，若不賭，你今日就輸定了。」

「短途馬，育輝既然不賭，那就計數吧！」向着電視機的那個青年說。

坐在育輝對面的那個青年道：「育輝，眞的不玩？」

其餘兩個青年都看着育輝。

育輝看看三人，又看一眼枱面上的撲克牌，眨眨眼，突然一拍枱面，有點忿氣地道：「玩就玩，怕你們嗎！」

短途馬與另外兩個青年看着育輝，眨眨眼，突然一齊笑起來。

突然，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的兩個人之中的一個扭轉頭，對玩撲克牌的四個人道：「別笑得那麼大聲呀！吵得聽不到電視播新聞。」

那四個青年立刻噤聲。

電視正在播午間新聞。

報道員讀出第一條新聞：

昨晚十時二十分左右，××街發生一宗兇殺案，死者李浩光……被四名兇徒揮刀追斬……身中二十多刀……倒卧在馬路中，當時正下着暴雨……死者被送往醫院搶救途中，因傷重死亡……」

屋內的人在聽到新聞報道員讀出李浩光三個字時，都聽得清清楚楚，所有人的神色都變得驚震不已。

「超哥，阿光被人斬死，一定是大耳牛那幫人幹的。」短途馬——馬錦新脫口失聲叫出來，臉上滿是憤恨之色。

坐在正對着電視機那張沙發上的，就是短途馬口中的超哥，扭轉頭看着短途馬，不相信地道：「短途馬，我們與大耳牛他們互不相犯，從無衝突，他們怎會斬死阿光？」

短途馬快口快舌道：「阿光最近『溝』了大耳牛那條女。」

「我們怎麼不知道？」育輝與其他四人都看着短途馬。

短途馬被超哥等人看得有點心怯

，忙大聲道：「我也是幾日之前才知道，阿光向我借一萬元，我問他因何要借，他起初不肯說，只說有事要急用，我一定要他說出要來何用，才借給他，他拗不過我，將借錢的原因說出來，他問我借錢，是要安置大耳牛那女子麗玲，他要我不要說出去，我將身上所有七千圓給他。」

「阿光怎會『溝』到大耳牛那個女的？」坐在育輝對面的阿森奇怪地說。「大耳牛爲了一條女，居然派人斬死阿光，分明不將我們看在眼內。」

「他媽的，他們斬死阿光，我們若不殺死他們一個，還以爲我們怕了他們！」短途馬衝動地說。

「超哥，一定要以牙還牙！」坐在阿森上首的阿偉也激動地說。

超哥掃了育輝四人一眼，對坐在身邊的阿錫道：「阿錫，你怎麼看？」

阿錫沉吟着道：「超哥，聽育輝那麼說，大耳牛他們的嫌疑最大，不過，我認爲還是應該查個清楚明白，若眞是他們幹的，才找他們算賬。」

超哥點頭表示同意阿錫的話。「阿偉，就照阿錫的話去做，查清楚再說。」

阿偉、育輝、阿森，還有短途馬都沒有異議。

事實上，超哥是他們的「老大」，他們當然聽他的。

＊　＊　＊

林明從時下一間最流行的卡拉OK酒廊走出來，嘴裏哼着一首流行曲，悠悠然地往前走去。

林明走出不遠，從那間卡拉OK內走出六個人，跟着林明。

林明一無所覺。

林明忽然間停下來，扭頭往車輛馳來的方向張望，看樣子，似乎想截「的士」或載客小巴，乘車到甚麼地方去。

他果然想截的士，一輛「的士」向他這面馳來，他舉手揮動兩下，示意要乘車。

那輛「的士」在他面前馳過，並沒有停下來。

原來，那輛「的士」載着乘客。

跟在後面的六個人這時已走近林明站的地方，其中三個人向林明一擁撲上去。

林明驚覺的時候，那三個人已撲到他身邊，其中一人疾喝：「林明，我們有幾句話想問你，別跑！」

林明頓時僵住。

那三個人的其中一個，手上有一支左輪槍。

一個人無論跑得多快，肯定快不過從槍口射出來的子彈，林明不是白痴、瘋子，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不敢跑。

兩個空手的人立刻伸手搭在他的肩頭上，裝出老友親熱狀，扶着林明往前走。

手上有槍的跟在後面，另外三個人跟着有槍的那個人，說笑着往前走。

不明底細的人看在眼內，根本發覺不到那七個人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事實上，偶爾走過的兩三個路人，全都沒有懷疑那三個搭着肩膊走着的人，當中那一個被左右兩人挾持着。

林明被那六個人挾持着走入一條後巷內，在一輛手推車的後面，那兩個人將他按低，蹲着。

林明曾在那兩個人挾持着他的時候，驚慌地低聲問：「朋友，你們想將我怎樣？」搭着他肩膊的兩個人沒有理睬他，左邊的一個用拳頭在他的腰上捶了一下，他只好噤聲。

這時候，他不知那六個人會將他怎樣，驚恐得一顆心抽得緊緊的，慌不迭開口道：「朋友，我根本不認識你們，你們到底想怎樣？」睜大雙眼，驚恐地望着將他堵着的四個人。

那四個人冷厲地看着他。

「你不認識我們，我們却知道你是大耳牛的手足，這就夠了！」站在當中的一個人惡狠狠地說。

林明的身體抖顫一下。

「你老實說，前天晚上，在××街，有一個叫李浩光的人被四個人斬死，是不是你們幹的？」仍然是當中那個人說話，口氣冷冷的。

林明不等那人說完，馬上說道：「不！不是我們幹的，牛哥沒有叫手足去斬那個叫李浩光的人。」

「超哥，若不在他身上開一個口，他不會說實話的。」說話的是站在左手墻邊的那個人，話未說完，從身上亮出一把鋒利的西瓜刀，刀鋒在黑暗中閃閃發光。

林明恐駭地縮縮身子，急急道：「朋友，我們眞的沒有斬死李浩光，我發誓……」

「發誓等如食生菜，信你的是白痴。」站在超哥右手邊的那個人向林明踢一脚，聽聲音，那個人就是育輝。

那六個人，正是超哥——鄧世超與他的五個手足——育輝、阿森、短途馬、阿錫、阿偉。

這六個人並不屬於那一個黑社會堂口，他們自成一伙，幹的是偷車與爆竊的勾當，以鄧世超爲首。

當然，他們與黑社會中人有聯系的，要不，他們手上的贓物怎樣出手？

林明「喲」地痛叫一聲。「大佬，我說的是眞話呀……」

突然間，他們走進來的那邊巷口傳來一陣脚步聲，負責看着那面的阿偉疾聲道：「差佬(警察)，快走。」

「甚麼人，站住，我是警察。」巷口那邊陡地响起一聲呼喝，脚步聲一下子變得急促起來。

超哥與阿錫五人根本不理會從巷口那邊奔來的那個警察的呼喝，立刻往另一頭飛奔，阿森臨走時，狠狠地

踢了林明一腳。

林明痛得大叫一聲。

「站住，不准跑。」從巷口那邊飛快地奔入一條人影，向慌不迭奔逃的超哥等人急喝。

鄧世超六人跑得更快，眨眼間，已跑到巷子另一邊的出口。

那個警察手上握着佩槍，跑到那輛手推車前，一眼看到坐在地上的林明，立時止步，喝道：「站起來，你是甚麼人？」

林明呻吟地掙扎着站起來，雙手捂着下陰，原來阿森臨跑時那一腳踢在他的下陰要害上，慌急地道：「阿蛇，我叫林明，那些人打劫我。」

那個警察仍然緊緊地握着手上的佩槍，直直地瞧着站起來後仍然彎着腰的林明，不敢大意。「他們搶了你的錢？」

林明深深吸口氣。「沒有，他們動手要搶，阿蛇你便出現，他們顧不了搶我的錢，往那邊逃奔。」

「你受了傷？」

林明搖搖頭。「他們逃走時，踢了我這裏一腳。」

「他們一共有多少人？」

「六個。」

警察往巷子裏頭望一眼，鄧世超六人已跑出窄巷，不見了踪影，他知道不大可能追到鄧世超六人，放棄了追捕，對林明道：「你能夠走嗎？」

林明呻吟了一聲。「能夠。」

「那走吧，跟我回警局落口供。」警察擺動一下手上的佩槍。

林明蹣跚地向巷口那邊走去。

那個警察一直持槍戒備着，走在林明的後面。

由於襲警搶槍的案件時有發生，當警察的，在執行任務時，自然加強了警戒。

＊　＊　＊

鄧世超與阿錫、阿偉從一間廢車場內走出來，三人都顯得很興奮，邊走邊談說着。

他們所以那樣興奮，是因為剛從廢車場內收了一筆賣了一批賊贓的款項，數目逾十萬元，手上有十多萬元，他們怎不興奮。

而那間廢車場的老闆，除了收購廢車之外，也暗中收購賊贓，從中牟利。

利字當頭，甚麼不法勾當也有人敢做。

鄧世超三人在馬路邊停下來，欲橫過馬路，但馬路上的車輛川流不息，一輛接着一輛，三人只好站着等候，待有空檔才越過馬路。

他們終於等到一個空檔，小跑着越過馬路，走上行人道。

驀地，一輛小型客貨車在他們身後的馬路邊停下來，三人警覺回頭，目光及處，頓時愕住。

「沙塵超，終於在這裏找到你，上車吧，我們牛哥找你談談。」說話的是坐在車頭駕駛座旁邊的一個青年，從絞下的車窗口內探出頭來，按在車窗上的右手握着一支槍指向鄧世超三人。

車子的後座，也有一個漢子探頭出車窗，看着鄧世超三人，手上同樣有槍，指着三人。

三人與那輛客貨車的距離不到三尺遠，在這樣近的距離下，在兩支槍的指嚇下，鄧世超三人不敢動一下。

三人自忖，無論跑得多快，也快不過從槍嘴內射出來的子彈。

由於這裏是市郊，加上廢車場所在的地方頗為荒僻，附近沒有住宅及店舖，所以行人疏落，偶爾才有一個路人經過，馬路上的車輛倒是川流不息，因這條馬路是連接市區與郊區的主要幹綫。

鄧世超三人在兩支手槍的指嚇下，只好乖乖地上車，不敢反抗。

三人才上車，車門還未拉上，車子已開動，往前駛去。

車廂內還有一個人，手上也有槍，與先前探頭出車外的那個同黨用槍指住鄧世超三人。

三人不敢妄動，乖乖地坐着，阿偉却按捺不住，開口問道：「老友，你們是大耳牛的手足？」

「牛哥也不叫一聲，放肆！」坐在最後面的那個傢伙用手上的槍大力敲一下阿偉的後腦。

阿偉痛得叫了一聲，縮起腦袋，怒恨地扭頭橫了那個傢伙一眼。

阿錫忿然道：「兄弟，我們不是好欺負的，你有膽開槍射我們。」

那傢伙雙眼一瞪，咬牙道：「射你就射你，以為我不敢！」槍嘴一擺，用力戳在阿錫的頭上。

「阿棟，別亂來！」坐在駕駛座旁邊的那人一直扭頭看着鄧世超三人，看到那個同黨一臉兇狠的樣子，忙開口喝住他。

那人向阿偉哼了一聲，將槍拿開。

坐在車頭那人道：「沙塵超，你們不用怕，我們不會對你怎樣的，牛哥要我們請你們去見他，是要跟你們說清楚一件事。」

鄧世超道：「兄弟，怎樣稱呼？」

那人道：「我叫何昌。」

「昌哥，牛哥是不是要跟我說阿光被斬死的事？」鄧世超一向懂得隨機應變，眼前的情形，有如人在矮簷下，說話自然要客氣一點。

「嗯！」何昌點一下頭，便沒有再說話，鄧世超也沒有再問下去，車子一直往前飛馳。

車子駛入一個建築地盤內。

那個建築地盤還未施工，裏面堆放了不少建築材料，見不到一個人。

通常，這種建築地盤都有一個看更的，鄧世超三人却看不到有看更，但地盤的大門在車子駛入去後，跟着便關上。

車子駛入地盤裏面，往左邊一拐，在一堆高高的模板旁邊停下來。

鄧世超與阿錫、阿偉都看到，在地盤圍板的前面，一條木方上，坐着三個人，這時經已站起來，當中的一個將手上的大半截香烟扔在地上，一腳將之踏熄。

「阿毛，將人請來了嗎？」左邊那個向駕駛車子的人高聲說。

「請來了。」駕駛車子的阿毛推開車門，跳落地上。

何昌亦跳下車，走到當中那個頸脖又粗又短的人面前，低聲說了幾句話，那頸脖又粗又短的人點了頭，向車子的左邊走去。

何昌與左右兩個將手放到背後的人跟着走。

鄧世超與阿錫、阿偉已被「請」下車，三人都猜到，那個當先向他們走來，粗短頸脖的人，九成九就是大耳牛。

其實，那人的雙耳與普通人一樣，大不了多少。

那人似乎也知道誰是鄧世超，便道：「你就是超哥？」

鄧世超點點頭。「不敢當，老兄你一定是牛哥。」

那人果然是大耳牛。「超哥，聞名已久，今日總算認識你。」

鄧世超忙客氣地道：「牛哥，你的大名我亦聽聞，未知牛哥叫幾位手足請我們來這裏，有甚麼指教？」

牛哥先不答話，從身上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遞給鄧世超。「超哥，抽烟。」

鄧世超點點頭，伸手接過，從身上取出打火機，擦着了，遞前去替大耳牛點燃。

大耳牛客氣一句，伸手按在鄧世超的手上，點着烟，按在鄧世超手上的那隻手食指稍曲，在鄧世超的手背上叩了兩下，嘴裏說一聲：「唔該(謝謝)。」

鄧世超縮回手，點着了嘴上的香烟，抽了一口，噴出一口烟來。

除了大耳牛、沙塵超又說話又抽烟外，其他的人都沒有吭聲，在留意對方的動靜，暗中戒備着。

「超哥，我今次請你來這裏，是要跟你說一件事，關於阿光被殺那件事。」

鄧世超噴出一口烟，點點頭，沒有說話。

大耳牛跟着說下去。「如果我說，阿光不是我的手足斬死的，你信嗎？」

阿偉張口欲說，鄧世超已開口說道：「信。」

「超哥！」阿偉忍不住叫。

阿錫立刻向阿偉擺擺手，示意他閉嘴不要再說。

阿偉果然閉上嘴巴。

「超哥，你就憑我一句話，便相信？」大耳牛有點意外。

鄧世超搖搖頭。「牛哥，我相信你，是因為你在佔了上風的情形下，並沒有難為我們，若阿光是你們殺的，我與兩個手足只怕早已躺在地上，不會還站着與你說話。」

大耳牛咧嘴一笑，欽佩地道：「超哥，你果然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你說得不錯，阿光若是我叫手足斬死的，我根本不需向你解釋，早已將你們解決了。我之所以請你來，目的是說個清楚，我不想為了你們對我們的誤會，引起火併，讓眞正的殺人者在暗中偷笑。」

「牛哥，我很佩服你的氣量及冷靜，我在這裏為了前晚的事，向你道歉。」鄧世超眞心誠意地說。

「超哥，你過獎了。」大耳牛外表像是個粗魯人，其實，他是一個會動腦筋的人。「你們既然懷疑是我們幹的，換轉是我們，也會那樣做。」

一頓，又道：「難怪你們會懷疑是我們幹的，不錯，阿光確是『溝』我那條女，我吞不下那口氣，打算教訓他一頓，但我們還未找到阿光，他已經被人斬死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後，確實很痛快，但我不想負那罪名，跟你們火併，所以，我才叫手足請你們來這裏說清楚。超哥，我那樣叫手足請你們來，我在這裏向你道歉。」

鄧世超忙道：「牛哥，該我向你道歉才是。我們那晚對你的手足林明那樣……請你不要見怪。」

大耳牛爽快地道：「過去的事，不要提了，當作粉筆字那樣抹掉算了。」頓一下，又道：「超哥，做個朋友怎樣？」向鄧世超伸出手。

「好！」鄧世超伸手握住大耳牛的手。

兩人緊緊握着手。

阿錫與阿偉看到鄧世超與大耳牛握手言和，才大大地鬆了口氣，放心下來。

大耳牛的手下也敵意全消，何昌等人笑着遞烟給阿錫與阿偉。

鄧世超也回敬大耳牛一支烟。

大耳牛替鄧世超點火。

抽了兩口烟，鄧世超道：「牛哥，你聽到甚麼消息嗎？」

大耳牛噴出一口烟。「消息倒是聽到一個，但不知是眞是假。」

鄧世超看着大耳牛，等他說下去。

大耳牛將手上那截香烟扔在地上。「超哥，我聽到阿光被斬死後，痛快之餘，很想知道替我出口氣的到底是甚麼人，打聽之下，聽到一個消息，阿光的死，可能與白粉有關。」

「牛哥，我們從來不沾白粉的呀！阿光的死，怎會與白粉有關？」鄧世超疑訝地看着大耳牛。「牛哥，可否講得清楚一點？」

「聽說，阿光與大金龍有來往，你也知道，大金龍是做那一瓣的，我聽到的只是這麼多，至於阿光的死是否與大金龍有關，我就不大清楚了。」大

耳牛用手撥撥頭髮，「超哥，我若是有消息，會派手足通知你。」

「牛哥，多謝你。」鄧世超感激地抱拳向大耳牛致謝。

大耳牛抱拳還禮。「超哥，別這麼說，以後，有甚麼……關照一下。」

「不成問題。」鄧世超道：「牛哥，爲了表示我的謝意，今晚我請吃飯。」

大耳牛也不矯作，一口便答應。

約了時間，鄧世超道：「牛哥，我們有事要辦，今晚吃飯再好好地說個痛快。」

「超哥你既然有事，你隨便吧，我叫阿毛用車送你們去搭的士，這裏很難截到的士的，也沒有小巴及巴士行走。」大耳牛道。

鄧世超聽大耳牛那麼說，也不客氣，點頭道：「牛哥，那就麻煩你的手足了。」

跟着又道：「今晚見。」

「今晚見。」大耳牛揮揮手。

鄧世超三人登上那部客貨車，阿毛駕車送他們出去。

* * *

天氣很熱。

電台的天氣報告，日間的氣溫高達三十五度。

除了有冷氣的地方，無論在那裏，都像置身在一個焗爐那樣，熱得叫人難受。

走在街上的人，沒有一個不汗濕衣衫的。

乘坐那種沒有冷氣的公共巴士更是叫人熱得受罪，悶熱得叫人頭昏腦脹，汗流浹背。

也因此，在烈日當空的午後，要乘車的人都盡量避免乘搭巴士，寧願花多一點車費，改乘地鐵，或是的士和有冷氣的小巴。

午後的鬧市，街上的行人比早晚少了很多，疏疏落落的，本來川流不息的行人，不知去了那裏，倒是那些有冷氣的地方，如商場、戲院、食肆，都擠滿了人。

有兩個穿着西裝，結了領呔的中年人，每人手提一個公文箱，脚步匆匆地走入一個地鐵站的入口。

看到那兩個人一身汗濕，頭臉上汗水淌流的樣子，眞叫人替他們難受。

那兩個人的職業大概非要穿着西裝不可吧(大概是經紀)，要不，在這種酷熱的天氣裏，誰願意活受罪穿一身整齊的西裝。

兩個「西裝友」走落地鐵站的入口內，一陣冷氣襲來，令到兩人情不自禁站住，深吸一口氣，從褲袋內拿出手帕，抹去臉上淌流着的汗水。

地鐵站內，不斷有人進出，但却比早晚下班時候疏落很多。

那兩個「西裝友」只顧抹汗，並沒有對從身旁走過的人加以留意。

驀地，有兩個青年往兩個「西裝友」的身側一貼，雙手齊動，一手砸向頭上，一手搶奪公文箱！

那兩個「西裝友」冷不防之下，來不及有所反應，連哼也沒有哼一聲，身子一軟，往地上跌下去。

立即有人發出驚叫聲：「打劫呀！」

「有人搶劫呀！」

那兩個青年用來砸倒兩個「西裝友」的，赫然是兩支手槍。

在砸倒兩個西裝友的同時，那兩個青年已將兩個公文箱搶到手，立刻往出口飛奔。

目睹搶劫的人不但不敢追那兩個劫匪，反而慌不迭爭相走避，霎時間，地鐵站內鷄飛狗走。

沒有人去理會那兩個被擊倒在地，昏了過去的「西裝友」。

因爲，那兩個劫匪手上有槍的，照警方的說法，是危險人物，市民不宜逞勇。

那兩個劫匪跑得很快，眨眼間，便飛跑出地鐵站的出入口。

這時候，才有一個巡警自地鐵站裏面奔跑前來，看到有警察出現，那些驚慌失措的男女才沒有那樣驚慌，心裏鎮定了一些，但仍然不敢亂跑，免得警匪駁火的時候，被流彈射中。

報紙上就曾經報道過，在鬧市的一宗警匪駁火槍戰中，有一個途人被流彈射中，傷重死亡。

那個巡警跑到倒在地上的兩個「西裝友」身前，蹲下來，略爲瞧看了那兩個「西裝友」一下，看出兩人只是昏了過去，沒有生命危險，立刻跳起身，往出入口跑去。

跑出地鐵站外面，那個巡警一眼便看到附近的路人走避開去，一輛小貨車往左面疾馳，比路上其他的車輛快很多。

他知道無法追上那輛「賊車」，幸好還來得及看到那輛小貨車的車牌，馬上利用隨身携帶的無綫電通話器，照總部的電台聯絡。

那輛小貨車以危險的速度，轉入前面一個路口的右邊橫路，在那巡警的視綫內消失。

一陣急厲的警車聲遠遠傳來，那個巡警口裏嘀咕一聲：「這個時候才趕來，追得上才怪。」轉身往馬路的另一邊望去，警車從那面傳來。

馬路的對面及附近一帶，不少路人停下來看熱鬧。

路面上變得熱鬧起來，那麼多看熱鬧的人，也不知從那裏走出來的，而且，都不怕熱辣辣的日頭晒射及酷熱。

警車與救傷車先後趕到，那兩個傷者是被手槍擊暈的，救護員雖然救醒了兩人，由於兩人醒來後感到暈眩，只好將兩人抬上救傷車，送到醫院作進一步的檢查。

警方人員將那個地鐵站出入口封鎖，方便他們進行調查案發的經過。

警方的初步調查所得，是一件搶

劫案。

據那兩個被救醒的「西裝友」所說，兩個被搶走的公文箱內，分別裝有價值約一百五十萬的珠寶及鑽石，合共約值三百萬！

那兩個西裝友是一間大珠寶公司的經紀。兩人携帶那批珠寶鑽石，是應一間開設在那個地鐵站出入口不遠處的一間珠寶店的要求，送那批「貨」到那裏讓珠寶店的負責人看貨，決定是否買下，由於雙方在價錢上談不攏，兩個經紀只好將「貨」帶返公司，那知道，就在地鐵站內出事，被搶匪搶走了。

兩個經紀從公司帶貨到那間珠寶店，是乘坐地鐵去的，沒有出事，却在返回公司時出了事。事實上幹他們那一行的，每一日都要外出，可能要去幾個地方，推銷公司的貨品，與人洽談生意，除非自己有私家車，要不，只好乘坐的士或是公共交通工具代步，據那兩個經紀說，他們幹珠寶經紀已有十多二十年，從來沒有出過事，這一次是第一次被搶劫。

兩個經紀懷疑有內鬼，那兩個劫匪才會在地鐵站內向他倆下手，搶走他倆的公文箱。

警方也懷疑有人向劫匪通風報訊，要不，劫匪不會選中兩人，下手搶去他們的公文箱，而不搶劫地鐵站內其他的人。

警方在劫案的現場搜集不到有關劫匪的綫索，只好根據兩個經紀的口供及在地鐵站內目睹劫案的人所提供的資料，着手偵查。

而警方則首先從「有內鬼」這條綫索着手偵查。

* * *

凌晨時分。

市郊的一間機器工場內，寂靜一片。

大概，睡在工場內的人好夢正酣，還未醒來。

事實上，這個時候，除非是早上班的人，才會在這個時候起床，大多數的人仍在睡覺。

天色將明未明的時候，一般來說，是人們好夢正酣的時候。

工場的大門外面，突然響起一下汽車喇叭聲。

工場內的一條狗大概被驚動了，吠叫着從躺着的地方跳起身，跑向大門。

工場內的左角有一間鐵皮屋，睡在裏面的人都被那一聲喇叭聲及狗吠聲驚醒過來，黑暗中，各自從床上挺起身，或是跳下床來，顯得頗爲緊張。

「堅尼地，外面來的會不會是警察？」有人問。

那個叫「堅尼地」的答道：「不會吧？他們怎會找到這裏來？」

「堅尼地，快出去看看。」一個正在穿上長褲的人在床上說。

「堅尼地」答應一聲，穿上一件短袖T恤，拖着拖鞋，走去打開屋門，走出鐵皮屋外。

鐵皮屋的左邊，是一間很長的鐵皮屋，那是機器工場的所在地，前面是一塊大空地，左一堆、右一堆地，放着幾台舊機器與材料，從鐵皮屋外望出去，便是工場的大門，有道大鐵閘，這時天色雖然還未放亮，但仍然可以透過鐵閘的疏格，看到外面停着一輛房車。

這個時候居然有人來找他們，「堅尼地」感到好奇怪，思疑地往大門鐵閘走去。

那隻狗隔着鐵閘，起勁地向那輛房車狂吠。

「堅尼地」向那頭大黑狗一喝：「大黑，別叫。」

那頭大黑狗眞聽話，馬上停止吠叫，搖頭擺尾地走向「堅尼地」的脚前，轉了一個圈，跟着「堅尼地」走向大門鐵閘。

車內的人看到有人走來，立刻有一個人從車內走出來，開口招呼：「堅尼地，快開門，澤老闆來了。」

「堅尼地」這時已走到鐵閘前，一眼認出那個招呼他的人是誰。「奇哥，原來是你們，還以爲是甚麼人，嚇了我們一跳！」邊說，邊將大門鐵閘打開，讓房車駛進去。

鐵皮屋內的幾個人在「堅尼地」走出屋外後，如臨大敵般，拿起鐵器，竄到門邊、窗前，往外窺看，一副隨時準備動手的樣子。

他們手上的鐵器不但有鐵枝、利刀，還有槍。

看來，這幾個人不是正經人。

及至聽到「堅尼地」與外面那個奇哥的說話，知道是自己人，一顆心才放下來，忙將手上的槍械收起來。

「坤哥，澤老闆不是說，中午才來的麼？這時候忽然間到來，不知有甚麼急事？」鐵皮屋內，一個高鼻樑的青年對另一人說，眼中閃現出一絲疑色。

「阿南，你們等會小心點，提防他們來個兎死狗烹！」那個叫坤哥的說着將放回枕頭下的手槍拿出來，插在褲頭上，扯扯身上那件T恤，將手槍遮蓋起來。

其他三個人亦分別將刀棍放在方便取出的地方，其中一個還守着後門。

剛才，若來的是警察，他們便會馬上從後門溜出去，跑上後面的小山崗，溜之乎也。

原來，他們都是見不得光的偸渡客。

而這個機器工場是他們藏身的地方。

其實，這個工場已沒有開工，但也沒有棄而不用，那些機器及材料仍然堆放在工場內，「堅尼地」就是看守工場的人。

鐵皮屋內的電燈開亮了。

從房車內走出來的三個人，跟着「堅尼地」走入鐵皮屋。

走在前頭的是一個年約三十五六歲，西裝革履，上唇留了小鬍髭的人，跟在後面的兩個人，身形健碩，年紀不超過二十五歲。

鐵皮屋內的坤哥看到那個西裝革履的人走入來，馬上開口招呼：「澤老闆。」

澤老闆朝坤哥點點頭。「江坤，那批貨呢？」

江坤道：「澤老闆，不是說好了，中午才來拿嗎？」

澤老闆道：「昨晚突然找到一個買家，他要看看那批貨，他今早要搭飛機去日本，是上午八時三十五分那班機，他約了我在七時正看那批貨，所以，我才會這麼早趕來這裏。」

「澤老闆，咱們說好了，一手交貨，一手交護照及錢，不是我們信不過澤老闆你，我們不想冒這個險。」江坤一直留意着澤老闆身後那兩個保鏢。

澤老闆笑笑，「你放心，我林澤義牙齒當金使，答應了你們的，一定兌現。」

說完，扭頭對站在身後左邊的那個青年道：「阿奇，將護照和錢拿出來。」

林澤義接過，遞給江坤。

江坤接住，反手遞給身後的一個同伴。「大眼魚，看清楚。」

那個叫大眼魚的雙眼又圓又大，伸手接過公事包，走到一張床前，將之放下，打開，從裏面拿出四本護照，逐本打開來看過，扭頭對江坤道：「坤哥，四本簿都齊了。」

江坤嗯了一聲。「數數那些錢。」

大眼魚答應一聲，從公事包內拿出幾疊紙幣，逐一數起來。

林澤義有點不耐煩。「江坤，四十萬逐張數，數到天亮也數不完，連我也不相信？」

江坤道：「澤老闆，我們怎會不相信你，若是不相信，也不會再度與你合作。」

頓一下，扭頭對大眼魚道：「大眼魚，不要數了。青頭奇，將那袋貨拿來交給澤老闆。」

站在一張碌架床前的那個人立刻從床底下拿出一個手提旅行袋，走到林澤義面前，遞給他。

林澤義沒有接，扭頭對阿奇道：「阿奇，你看一下。」

阿奇答應一聲，上前一步，伸手接過那個手提袋，蹲下來，放在地上打開，燈光照射之下，袋裏面閃爍生光。

阿奇伸手入袋內，拿出一個首飾盒，打開來，裏面是一條款式新穎的紅寶石頸鍊。

看過那條寶石頸鍊後，阿奇又拿出一把鑽石，站起來，將手上的鑽石遞到林澤義的眼前。

林澤義用兩隻手指拈了一顆約三卡重的鑽石，對着電燈仔細地看了一會，點點頭，將那顆鑽石放回阿奇的手上。

剛才，那顆鑽石在燈光的照射下，發出眩人眼目的璨光，單從那一點，便鑑別出那顆鑽石是眞的。

阿奇蹲下去，將手上的鑽石放回手提袋內，再撿視一遍，抬頭對林澤義道：「澤老闆，沒有少一件。」

林澤義點點頭，轉對江坤道：「阿坤，你們有了錢，護照，隨時可以到外國去。」

江坤臉上掛上一絲笑容。「全靠澤老闆關照，我們不會忘記澤老闆的。」

「阿坤，別這麼說。」林澤義笑笑。「正所謂一家便宜兩家着。可惜以後我們沒有再合作的機會。」

江坤道：「我們不會再做的了，若不是爲了……去外國，我們連這一次也不會幹。」

林澤義看着江坤。「阿坤，四十萬，每人只分得十萬，到了外國，很快便會花光的，你們想不想臨走之前，再幹一次？手上多點錢，到了外國，不會那樣徬徨，找不到工做，也可以做點小生意。」

「阿坤，澤老闆是有心關照你們。」阿奇這時已將手提袋的拉鍊拉上，將它遞給站在右手邊的那個人。

江坤猶豫了一下，扭頭望了三個同伴一眼，看到他們沒有反對的意思，於是對林澤義道：「澤老闆，說來聽聽。」

林澤義沒有說話，朝阿奇點一下頭，阿奇開口道：「阿坤，是這樣的，澤老闆等會去見那個買家，如果談得攏，買賣會當場成交，澤老闆的意思是，你們在我們離開後，在他們趕去機場的路上，向他們下手，搶回那批貨，就是這樣簡單。」

「甚麼價錢？」江坤似乎意動。

「六十萬，」林澤義道。「四十萬加六十萬，一共一百萬，你們四個手上有一百萬，到了外國，找不到工作也不用愁。」

「不會有危險？」江坤問。

「他們只有三個人，你們有四個人，足夠對付那三個人，不會有甚麼危險的。」

「澤老闆，可否讓我跟弟兄商量一下？」江坤問。

「嗯。」林澤義點一下頭，看看腕上的手錶。「不要超過五分鐘。」

江坤點點頭，轉身將三個同伴招呼到屋後面，低聲商議起來。

只商議了五分鐘，四人便有了結論。江坤走到林澤義的面前。「澤老闆，你既然有意關照我們，就再做一次。」

「好！」林澤義高興地拍一下江坤的肩頭。

江坤道：「澤老闆，我們想明天便拿到錢。」

林澤義爲難地道：「一日之內，我那裏籌到那麼多現錢，而且，還要是舊紙幣。」

江坤笑笑。「澤老闆，那個買家與你交易，不會用支票吧？」

林澤義道：「那個買家用粉（海洛英）跟我交易。要是用現鈔，我可以立刻給你們。」

「多少天？」江坤問。

「三日後吧。」

江坤搖搖頭。「兩天吧。」

林澤義伸手摸摸唇上的鬍髭，想了一下，才道：「好吧，我盡量籌錢。」

江坤道：「不，我要你肯定答覆我，要不，我們不幹。」

林澤義沉吟一下，肯定地道：「好，兩日後拿錢給你們。」

跟着看一下手錶。「時間差不多了，走吧，在車上，將計劃對你們詳細說出來。」

江坤點一下頭，招呼阿南與大眼魚跟他走，留下一個叫梁華的，看着四本護照與四十萬元現款，然後走出屋外，坐上林澤義那輛房車。

阿南與大眼魚亦坐上那輛房車。

阿奇亦擠上前座。

林澤義的另一個保鏢只好往外面走出去。

在工場的外面，不知甚麼時候停了一部客貨車，那個保鏢跳上那輛小型客貨車，順手將車門關上，坐在車頭的那個人馬上開動引擎，讓林澤義那輛房車駛過後，跟着往馬路駛去。

在房車經過那部小型客貨車時，林澤義伸手指着那輛客貨車，對江坤道：「阿坤，那輛小型客貨車是爲你們準備的，等一會，你們用那輛客貨車吧！」

江坤點點頭。「澤老闆，原來你連車子也替我們準備好了。」

林澤義是老江湖，怎會聽不出江坤言中之意，咧嘴笑笑。「時間緊逼，我知道你們一定會答應的，所以替你們預備了車子，臨急臨忙的，那裏去找車子？」

江坤也是見過世面的人，亦笑着說道：「澤老闆，你替我們設想得那樣週到，沒話說。」

林澤義拍拍江坤的手臂。「你們替我辦事，我當然要爲你們設想，你們若出了事，我一點好處都得不到啊，那當然希望你們平安無事。」

頓一下，低聲道：「阿坤，你聽着，我將計劃說給你聽。」

江坤點點頭，抿着嘴唇，留神聽他說。

林澤義清清喉嚨，將他的計劃詳細地說出來。

* * *

早上八時正。

一輛平治房車駛入一處高尙住宅區，在一幢大廈的那道大門鐵閘前停下來，駕車的人按響一下喇叭。

大門鐵閘左邊的一個更亭內，當值的管理員透過玻璃窗，看清楚那輛平治房車車頭玻璃上貼着的大廈住客標貼後，便伸手按動一個電掣，那道關着的鐵閘慢慢地往左邊移開去。

高尙住宅的保安管理，確是比一般的住宅大廈要嚴密，連大廈外圍的鐵閘，也是電動的。

無論鐵閘移動的速度是快或慢，車子總要停下來等一會，才能夠駛進去。因爲，鐵閘移動，總要時間。

那輛車上的人都在等着鐵閘移開。驀地，車上的人聽到「轟」一聲，車子被猛烈地撞擊了一下，往前衝去，「轟」一聲，撞在移動的鐵閘上，劇烈地震晃了一下，跟着車尾又被猛烈地撞擊了一下，房車再一次撞向鐵閘。

「轟」一聲，鐵閘被撞得彎曲，令到電動控制失靈，停下來不再移動。

那個管理員在更亭內看得清清楚楚，那輛車續撞了房車兩次的客貨車，是蓄意撞擊的，他馬上打電話報警。

在第二下撞擊後，客貨車上跳下兩個人，衝到房車前，拉開車門，用手上的槍將那兩個人砸暈，迅速地從車內取出一個手提旅行袋，跑回客貨車前，跳上車，駕駛客貨車的人馬上將車子倒後，接車頭一拐，往前飛馳。

那個看更看着，驚得目瞪口呆，忘了還未收錢，口裏只會說：「打劫……打劫……打劫……」

事實上，難怪那管理員會那樣震驚的，光天白日之下，居然有人蓄意拿車子衝撞別人的車子，這已經夠離譜的了，還搶劫被撞的那輛車上的人的財物，簡直無法無天，相信任何人看到，也會驚愕得不知所措的。

這一區由於是高尙住宅區，住在這一區的人，不是做生意便是專業人士，無需像勞苦大衆那樣早起上班，若是在工廠區，或是外面的馬路上，車站前，已經人流如潮，車輛如龍，但這一區的街道却冷冷清清的，車輛與行人都很疏落。

但是，仍然有一兩個駕車者，三兩個行人目擊劫案的經過，但他們都不敢理會，駕車的急急加速將車子駛離案發的現場，路人也有走避不迭。

這就方便了那輛客貨車的逃走，眨眼間，那輛客貨車已飛馳而去，沒了影踪。

* * *

那輛客貨車在駛離高尙住宅區後，便將速度減慢，免得因爲超速駕駛而被巡邏警察截查。

事實上，馬路上川流的車輛也不容他們超速，因爲，每一輛車皆是以規定的時速行駛，若有車輛超速，很易造成撞車事故。

混在車龍中，客貨車上的三個人才鬆口氣，但仍然不敢大意，留意着

路面上的情形，看看有沒有警車出現。

轉過一個路口，聽不到有警車的鳴叫聲，也看不到有警車出現，坐在後面的那個人再也忍不住，打開搶來的那個手提袋，看看裏面裝着的東西。

「坤哥，裏面裝的是那批貨！」那人興奮地抬起頭，對坐在前面駕駛座旁邊的江坤說。

江坤還未開口，駕車的大眼魚輕鬆地道：「我們又多六十萬了，這麼容易便賺到六十萬，眞想不到。」

「阿南，將手提袋拉好，」江坤扭頭對坐在後面的阿南說，小心被別的車子上的人看到。」

阿南立刻邊將手提袋的拉鏈拉上，邊往左右兩邊的車窗外面張望。

大眼魚的駕駛技術頗精，邊開車邊又道：「坤哥，我們四個人一共有一百萬，到了外國，可以合伙做生意，總好過替人打工。」

阿南搶着接口道：「是呀，我也是那樣想。到了外國，我們一樣同撈同保，說不定，生意越做越大，將來可以返國內投資，搖身一變，做了合資企業的老闆，那些只動口不動手的幹部見了我們，也要點頭哈腰，奉承我們，哈哈……」想到得意的地方，他忍不住笑起來。

「阿南，我們，我們現在還未到外國，在這裏是黑市居民，隨時會被警察捉回警局！」江坤冷靜地說：「一日未離開這裏，一日不能樂觀忘形，知道嗎？」

阿南似乎很信服江坤的話，連聲道：「坤哥，你說得對。我們甚麼時候離開這裏到外國去？」

「當然是越快越好啦！」大眼魚一扭軚盤，轉入右邊的一條馬路。

「坤哥，我們眞的去烏拉圭？」阿南問。

「嗯！」江坤點一下頭。

「爲何不去美國或是加拿大？」阿南問：「烏拉圭地方又細，經濟又落後，比美國差遠了。」

「那總比國內好。」江坤道：「起碼，有自由！而且，越是落後的地方，像我們這種人走到那裏，才越有作爲，你知道嗎？一百萬到了美國，只值十多萬美元，但到了烏拉圭就不同了，一百萬變了幾百萬，甚至千萬，可以做很多生意，比美國容易發達多了。」

「坤哥說得對呀！」大眼魚道：「十多萬美元，在美國簡直不當一回事，只能夠買一間房屋，或是開一間小餐館，沒有甚麼作爲，我也贊成去烏拉圭。」

「那就去烏拉圭吧。」阿南似乎是個沒有多大主見的人。

突然間，相反方向那邊的行車道傳來一陣警車鳴叫聲，江坤三人心頭一緊，緊張地往前面張望，阿南伸手摸着插在腰間褲頭的手槍。

眨眼間，對面那條行車綫駛來一輛警車，迎面而來的車輛紛紛閃鑹開，讓那輛警車通過。

江坤三人在那輛警車出現時，一顆心都提到嗓子眼，緊張得手心冒汗，只要那輛警車在旁邊停下來，或是截住去路，他們便不顧一切逃走、阻擊。

那輛警車似乎不是衝着他們來的，從旁邊那條反方向的行車綫飛馳過去，江坤三人頓時鬆口大氣。

之後，他們都沒有說話，只盼車子快點駛到換車的地點，快快換上另一部車子，那才比較安全。

因爲，只要仍未換車，那就仍然有被巡警截停的危險，那部客貨車雖然是一部失車，但車牌號碼肯定被那個管理員看到，並告訴警方，那麼，這輛客貨車一定已成爲警方追尋的目標。

終於，他們駛到一個街市，在路邊將車子停下來，跳下車，走向街市的旁邊那條馬路。

在那條馬路邊，停着一列車輛，江坤三人走到其中一輛車身上印有「炳記鷄鵝鴨」幾個紅色大字的客貨車前，往車內望了一眼，並沒有立刻將車門拉開，先在附近走了一轉，沒有發覺甚麼不妥，這才走回那輛客貨車前，江坤從褲袋內掏出一條匙，將車門打開，三個分別跳上車子，關上車門，大眼魚發動引擎，扭動軚盤，將車子往前駛去。

那輛「炳記鷄鵝鴨」的客貨車，是林澤義預早替他們準備好的，車匙也是林澤義的手下阿奇交給江坤的，並將換車的地點告訴他們。

換了「炳記鷄鵝鴨」那輛客貨車，江坤三人感到安全多了，大眼魚將車子駛向市郊。

* * *

江坤三人安全地回到那個機器工場。

爲了安全起見，他們在駛出市郊公路後，便將那輛客貨車棄在路旁，乘坐公共小巴到距工場約五公里外的一個市鎮，再走山路返回工場。

工場的大門鐵閘關着，裏面靜悄悄的，似乎沒有人在裏面，連「大黑」也不見走出來。

三人都感到有點不安，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

江坤示意阿南按電鈴。

在阿南按電鈴的時候，他示意大眼魚跟他們到鐵閘旁邊的圍墻後，以防萬一。

電鈴聲清楚地從工場裏面傳出來，但却沒有人從裏面走出來開門，阿南扭頭對江坤道：「莫非阿華出了事？」

江坤與大眼魚雖然已感到有點不對，聽阿南那麼說，仍禁不住心頭劇跳了一下。「阿華不會出事吧？」阿南

說。

「爬進去看看。」江坤說着便從墻後閃出來，抓着鐵閘往上爬。「阿南，你跟我進去，大眼魚，你在外面看着。」

阿南將手上的手提袋交給大眼魚，跟着江坤爬上鐵閘，跳入裏面，警惕地往鐵皮屋走去。

兩人輕捷地掩向鐵皮屋，看他兩個的身法，似乎受過軍車訓練，很懂得掩護自己及互相照應。

結果，兩人虛驚一場，工場內一切如舊，沒有發覺曾經發生過甚麼事情的痕跡，但是，梁華與「堅尼地」都不見了。

這個時候，不過是上午十一時左右，還未到吃午飯的時候，而他們一直以來，因爲沒有身份証明文件，都不敢外出，窩在工場內，現在梁華與「堅尼地」都不見了，最令江坤三人思疑的是，連那四十萬及四本護照都不見了！

莫非梁華與「堅尼地」見財起意，挾帶那四十萬元現款及護照溜走了？

眼下的情形，這個可能性很大。

阿南首先想到這個可能。「坤哥，阿華會不會見財起意，拿了那筆錢與護照，與『堅尼地』走了？」

大眼魚接口道：「有可能，梁華這個人是個學生，從來沒有出來撈過，不曉得講義氣，最容易受誘惑，四十萬元，他活了那麼大，那裏見過？只怕連一萬塊也未見過。當初我已不同意帶他出來……」

「大眼魚，住口！」江坤怒喝一聲，大眼魚馬上住口。

江坤一屁股坐在一張櫈子上，沒好氣地道：「還未弄清楚之前，最好不要胡猜亂說，阿華可能與『堅尼地』出去買東西，還未回來，再說，我不會看錯人的，阿華不是那種人，不會見利忘義，就算他拿了那筆錢，他根本就沒有門路偷渡到外國去，他留在這裏，總會被我們找到的，他讀了那麼多書，是個有頭腦的人，知道利害得失……我倒擔心他被『堅尼地』所害……」

「坤哥說得對。」阿南一副焦急的樣子，打斷了江坤的話。「我怎麼沒有想到，『堅尼地』可能見財起意，騙阿華出外……說不定，阿華被他殺害了……」

突然間，外面响起打開鐵閘的响聲，江坤三人在鐵皮屋內聽到，頓時像觸電一樣跳起來，搶到門邊窗旁，往外窺望，看進來的是甚麼人。

他們窺望到「堅尼地」與梁華一齊從大門外面走進來，還聽到梁華擔心地道：「『堅尼地』，坤哥他們還未回來，眞叫人擔心。」

「堅尼地」手上挽着一大袋東西，邊將大門鐵閘關上，邊道：「坤哥他們不會有事的，澤老闆能叫坤哥他們去做事，一定計劃周詳的，要是坤哥他們出了事，澤老闆也要溜到別的地方，他在這裏便無法混下去，澤老闆不會冒這個險的，你放心吧，我擔保坤哥他們平安無事！」「堅尼地」拍拍梁華的肩頭，攬着他肩頭往鐵皮屋走去。

梁華的雙手都挽着東西，左手挽着一大膠袋啤酒之類的物品，右手緊緊地挽着一個細小手提袋。「他們平安無事就好了，自從他們跟澤老闆走後，我一直擔心他們，希望他們快些回來。」

「阿華！」阿南再也忍不住，拉開門，叫着走出去。

梁華與「堅尼地」一眼看到從屋內走出來的人是阿南，驚喜無限，「阿南，你們回來了？坤哥與大眼魚呢？」梁華急急往阿南跑去。

「阿華、堅尼地。」江坤與大眼魚在窗前現身，向梁華與大眼魚笑着招呼一聲。

「坤哥、大眼魚，你們回來就好了。」梁華興奮得大叫。

「你們去了那裏？害我們擔心死了，以爲你們出了事。」阿南埋怨。

「阿南，我跟堅尼地去買啤酒汽水，花生食物，還有一隻白切鷄，一隻燒鵝，一斤燒肉，今晚可以好好地吃一餐，不用食即食麵。」梁華提起手上那個大膠袋，遞到阿南的面前。

阿南馬上伸手接過梁華手上那一大袋東西，高興地道：「阿華，我們今晚要好好慶祝一下。」

梁華目光一亮。「成功了？」

「嗯！」阿南興奮地點一下頭。

「阿南，我買了一瓶大號拿破侖拔蘭地。」堅尼地抬起手上挽着的那個大膠袋「，正好拿來賀一賀！」

阿南歡呼一聲，與梁華、「堅尼地」跑入屋內。

利用暴力　爲己賣命

晚上那頓飯，確是豐富。

名副其實的有鷄鴨魚肉。

還有酒，啤酒和拿破侖拔蘭地。

這一頓，是江坤四人來到這裏之後，最豐富，也是吃得最開心的一頓飯。

再過兩日，拿到六十萬後，他們四人便可以偷渡到外國去，從此海闊天空，無憂無慮，他們怎不興奮開心。

堅尼地也替江坤四人感到高興，頻頻替四人斟酒勸飲。

他們這時飲的是拔蘭地。

江坤四人與堅尼地都有了酒意。

大眼魚拿起那杯拔蘭地，喝了一口，突然大有感觸地笑起來。「拔蘭地，我終於喝到拔蘭地了，嘿，在大陸，看到那些暴發戶，那些未富先驕起來的在酒樓大吃大喝，喝拔蘭地時學這裏的人用水杯，那種樣子，叫人妒忌，一瓶拔蘭地賣百多元，我的工資每月只有百多元，够買一瓶拔蘭地和

一隻燒鵝，外加兩包進口烟，但却要餓一個月肚子，他媽的，名副其實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從北面跑下來討飯的人，隨處都是，這太不公平了。」

「大眼魚，我們就快到外國去，在大陸的事，別去說他了，不公平的事，說也說不了那麼多，只會令自己生氣，喝酒吧，你現在也可以學那些未富先驕起來的人那樣，用水杯來喝拔蘭地，甚至比他們還豪氣，整瓶酒飲。」阿南說完，將半瓶酒遞給大眼魚。

大眼魚接過，眞的將瓶口湊到嘴上，喝了一口：「痛快，眞痛快！」將酒瓶用力放在枱面上。

「大眼魚，別喝了，你醉了。」江坤伸手拿過那半瓶酒，放到一邊。

「我沒有醉，再喝一瓶也不會醉。」大眼魚將一塊燒肉吞下肚裏。

「就算醉了，便醉了，一覺醒來，又是一個我！」

江坤看着大眼魚，搖搖頭，轉對梁華道：「阿華，你今日拿着那麼多錢到外面去買東西，不怕被別人搶了？」

阿南笑起來。

梁華也笑起來，是尷尬的笑。「怎麼不怕，我一直緊緊地挽着手提袋，時刻留意附近的人，有人走近來，我便緊張得心頭直跳，手心冒汗！四十萬，那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在大陸，打一份工，一輩子也挨不到，袋內還有我們的護照，打從出外那一刻起，我便一直提心吊膽，又擔心你們，看到你們平安無事，我才大大地鬆了口氣。」

「我叫他將手提袋收藏在工場內，他死也不肯，只好由他帶着！」堅尼地喝得臉紅紅的。「出外個多小時，我擔心足個多小時。」

「阿華，你又是的，爲何不將手提袋藏在工場內？」大眼魚直笑。

梁華道：「我不放心呀！我本來打算藏在工場內的，總覺得不安全，若是丟失了，我怎向你們交代？思前想後，覺得還是帶在身邊最安全。」

江坤與阿南四人看到梁華那種認眞的樣子，禁不住都笑起來。

梁華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末了，五個人都醉倒了。

最先醉倒的是「堅尼地」。

「堅尼地」是花名，他其實姓劉，名文堅，由於有一條街道名叫堅尼地道，也不知那一個給他起了堅尼地這個花名。

他是林澤義的「馬仔」——手下。

這個工場，也是以他的名義向業主租來的。

付租金的却是林澤義。

林澤義利用這個工場收藏不法之徒，進行非法交易，總之，見不得光的事情，大都在這個工場內進行。

夜靜如水。

秋蟲在鳴叫。

天快亮了。

鐵皮屋內的江坤五人仍然酒醉未醒。

遠處，隱隱傳來一聲雄鷄報曉聲。

「堅尼地」在床上翻了個身，發出頗大的聲響。

江坤四人沉睡如故，一點反應也沒有。

「堅尼地」嘴唇噏動，發出夢囈聲。

江坤四人仍然沒有被驚醒。

堅尼地的雙眼忽然張開來。

跟着，他悄然起身，兩眼賊溜溜地掃了橫七豎八，躺在另外兩張碌架床(上下格床)上的江坤四人一眼，見四人一點動靜也沒有，又哼了一聲，四人仍然沒有反應，他深深地吸口氣，躡足向江坤躺着的那張碌架床走去。

他的脚步輕得一點聲息也沒有發出來，在黑暗中，有如鬼魅一樣。

那張碌架床上，歪躺着江坤與梁華。

梁華一手摟着那個裝了四十萬現款及四本護照的手提旅行袋，微微張開口，在扯着鼾，嘴角淌着口水。

「堅尼地」站在床前，猶豫不決地看着那個手提袋，突然間用力咬咬牙，無聲地走近一步，屏着呼吸，伸出手，輕輕地搭落梁華摟着手提袋的手臂上，慢慢地將他的手臂抬起來，另一隻手輕輕地將那個手提袋扯出來。

在那短短的過程中，「堅尼地」一顆心幾乎從口腔內跳了出來。

將手提袋扯出來後，「堅尼地」有一種虛脫的感覺。

深長地吸口氣，他馬上躡足望向阿南與大眼魚躺着的另一張碌架床。

那張碌架床的墻角裏面，放着那個載了價值三百萬的珠寶鑽石的旅行袋，本來，大眼魚在醉倒睡下的時候，是枕着那個旅行袋的，這時他的腦袋已滑落在床上，「堅尼地」只要一伸手，便可以將那個旅行袋拿起來。

他眞的一伸手，便拿起那個裝有價值三百萬珠寶的手提袋。

那刹那，他興奮緊張得那隻手微微發抖。

他在心裏無聲地大叫：「我發達了，我可以到外國去嘆世界了。」

江坤四人仍然沉睡如死豬。

「堅尼地」躡足走向門口，輕輕地將門拉開，一步踏出門外。

他並沒有急急走出門外，停下來，扭頭往屋內看一眼，心裏說道：「對不起，這種不費氣力的發財機會，可遇不可求，我要是不幹，豈不是個大傻瓜？我雖然拿去了你們的錢財，但你們可以再去幹……四位，再見了，我會記着你們的。」

再看了四人一眼，他走出屋外，輕快地往大門鐵閘走去。

走了兩步，他突然停下來，蹲下去，將裝着護照的那個手提袋打開，

拿出四本護照，放在地上，將拉鏈拉上，心裏道：「那四本護照我沒有用，留下給你們吧，我算有良心了吧？」挽起那個手提袋，站起來。

「堅尼地，你到那裏去？」驀地，門口內响起一聲低沉的喝問聲。

「堅尼地」全身劇震了一下，拔脚便跑。

「站住！別逼我開鎗！」喝聲跟着响起。

「堅尼地」脚步一窒，頓時僵住，但却不由自主地扭頭回望。

這時，他的一顆心驟往下沉，手脚發冷。

鐵皮屋的門口，站着一個人，手上握着一枝手鎗，指着「堅尼地」！

雖然天色仍然黑暗，「堅尼地」仍然一眼便認出，那個人是江坤。

「坤……哥……別開鎗，我……該死……不該偷了你……」「堅尼地」在鎗咀的指嚇下，嚇得語不成聲。

只要江坤扣在鎗機上的食指一扳，「堅尼地」便一命歸天，試問，他怎會不驚恐駭懼。

「回來！」江坤語聲平靜。

「堅尼地」乖乖地往回走，走回鐵皮屋內。

江坤將門關上，對「堅尼地」低喝：「到屋當中那張櫈子坐下來。」

「堅尼地」挽着那兩袋現鈔及珠寶鑽石，走到那張櫈子前，却沒有坐下來，而是「噗」地跪下去。「坤哥、阿南、阿華，你們放過我吧，求求你們……我不該貪心……原諒我這一次吧。」

阿南與阿華原來亦已醒過來，一個站在窗前，一個坐在床沿，緊閉着嘴唇，看着「堅尼地」。

「阿南，你去外面將他放在地上的護照拿回來。」江坤對阿南說。

阿南立刻走出屋外。

大眼魚仍然躺在床上，張開口，扯着鼾。

看來，只有他眞正喝醉了。

梁華不等江坤吩咐，已走上前去，將那兩個旅行袋拿回，走回床前，放在床上。

「堅尼地，你這樣做，可知道，或許會害死我們四個人？」江坤的語氣一直很平靜。

「堅尼地」一張臉又青又白。「坤哥，我知錯了，求你們放過我這一次。」

「唉，也難怪你會見財貪心的。」江坤嘆口氣。「財帛動人心，這句話千古不移，換了是我，可能也會那樣做！」

一頓，對走回來的阿南道：「阿南，掉轉是你，會不會那樣做？」

阿南將手上的護照遞給阿華，一口說道：「會，我活了這麼大，從未見過那麼多錢，不動心才怪！我曾想過，要是那筆錢歸我一個獨有，那多好！」

「阿華，你呢？」江坤望着阿華。

梁華道：「我也會心動，但却沒有膽量那樣做。」

「堅尼地，總算你還有點良心，將四本護照留下，沒有做得那麼絕！」江坤轉對「堅尼地」說：「看在這一點的份上，這一次放過你，希望沒有下一次。」

「堅尼地」有如絕處逢生，連聲說道：「坤哥，阿南阿華，謝謝你們放過我，你們都是好人，一生一世我都會記住你們對我的恩德。」

「起來吧。」江坤擺了手上的鎗。

「幸好我疑心頗大，時時小心。你買了拔蘭地回來，我便思疑你另有居心。我們在這裏呆了幾日，你幾曾買過那麼多餸菜，還買拔蘭地招呼我們？每日都是吃即食麵，喝汽水啤酒，我老頭子以前經常對我說，一個人忽然轉性，必有古怪。到你頻頻替我們斟酒勸飲，我疑心更大，你以爲我與阿南、阿華眞的醉了？假醉的！只有大眼魚是眞醉，他偷偷替我們喝了大半酒，現在你明白了吧？」

「堅尼地」連連點頭。

江坤嘆口氣。「堅尼地，你大概是財迷心竅了，你也不想想，我們這種處境，怎會粗心大意，予人有可乘之機，我們只要犯錯，便會玩完，那怎會不步步爲營，處處小心。」

「堅尼地」一副無地自容的樣子，不敢看江坤三人一眼。

「這一次算了。」江坤打個呵欠。「就像粉筆字那樣，抹去算了。」

「坤哥，你們眞是大人大量，我會記住這一次的教訓。」「堅尼地」感激不已。

「睡吧。」江坤將手鎗插在腰間褲頭上。「昨晚我們都沒有眞正睡過，睡一會也好。」

阿南與阿華都大大地打了個呵欠，往床上躺下去。

江坤也躺在床上，闔上雙眼。

「堅尼地」猶豫了一下，爬上一張碌架床的上格，躺下睡覺。

* * *

林澤義沒有食言，在約定的那一日，帶了六十萬元到工場，交換江坤四人手上的那一袋珠寶鑽石。

交換完後，林澤義道：「阿坤，你們搭了路離開這裏了嗎？」

江坤搖搖頭。

「你們想到那一個國家？要不要我搭路？」林澤義道：「這方面，我有很多門路。」

江坤道：「我們想到美國，多謝你的好意，我們已有門路。」

「嗯。」林澤義點點頭。「若你們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只管找我，辦得到的，我一定幫忙。」

「澤老闆，若要你幫忙，我們一定會找你。」江坤說。

「好，我祝你們順風順水。」林澤義站起來，伸手拍拍江坤的肩頭。「你們在這裏住多久也成，我會叫『堅尼

地』『睇』住你們。」說完，與阿奇還有另一個保鏢洪軍走出鐵皮屋，乘車離去。

看着林澤義的車子駛出工場，阿南急急道：「坤哥，我們不是去烏拉圭麼？怎麼你說去美國？」

江坤道：「你聽過逢人但說三分話這句話嗎？林澤義是這裏的一條大鱷，我們雖然與他合作愉快，但仍然要提防他會噬我們一口，若是相信這種人講義氣，只怕死了，也不知是怎樣死的，你也看到，他這邊與那個傢伙交易，那邊就叫我們去打劫他，這種人，根本沒有江湖道義，在他眼裏，只有錢，爲了錢，可以做任何事。」

「坤哥，聽你這麼說，他會不會噬我們一口？」大眼魚擔心地道。

「這個……我不敢肯定，總之，小心提防就是。」江坤道。

「坤哥，我們離開這裏，找個地方住下來。」梁華不安地說。

「一時間，很難找到地方住下來。」江坤道：「待我明天出去找一個朋友跟他說說，看看有沒有適合的地方。」

「坤哥，越快離開這裏越好，我總覺得這裏不大安全。」阿南從窗口看到「堅尼地」走回來，忙道：「堅尼地是澤老闆的人，在他面前，說話小心點，他走回來了。」

江坤點點頭，四人馬上改口說閒話。

＊　＊　＊

江坤與大眼魚乘搭的士，來到一幢舊樓前，兩人抬頭看一眼樓梯口上面寫着的三個大字——明發樓，江坤點點頭，對大眼魚道：「明發樓，是這裏了。」說完，當先向樓梯口走去。

大眼魚跟着。「住六樓那麼高，走到上去，只怕隔夜炭爐也吹得着。」

「大眼魚，你在大陸不是每天都要上落八樓麼？怎不聽你呻一聲？」江坤不以爲然地說。

大眼魚自嘲地笑道：「今時不同往日啊！」

「大眼魚，你今時比往日好不了多少，甚至比往日還要差，別忘了，一日還在這裏，我們一日未安全，我告訴你，千萬別得意忘形，要不可能會害了你自己，也連帶害了我與阿南阿華。」江坤不客氣地說，雙眼往樓梯上望着，若是有人，他不會對大眼魚那樣說。

大眼魚伸伸舌頭，不敢再說話。

兩人上到五樓，繼續往六樓走上去。

走上第一截樓梯，兩人似乎聽到上面響起一聲尖叫，江坤與大眼魚不由對望一眼，加了小心，走上第二截樓梯。

才走上三級樓梯，一個人突然匆匆走下來，差點撞在江坤的身上，江坤瞪了那人一眼，那人一聲不吭，急急往下衝。

大眼魚哼了一聲，江坤忙對他打個眼色，示意他不要生事。

大眼魚衝着那人的背影瞪瞪眼，抬頭看到江坤已走上六樓，忙三步兩脚，跑上去。

這幢舊式唐樓只有一梯兩伙，從樓梯走上去，左右兩邊各一個住宅單位，門當戶對。

江坤往左右兩個大門瞧看一眼，指着左邊那個單位道：「六〇一，就是這一間。」身子一轉，走向那個單位。

那個單位的大門旁邊的墻上，用紅漆油寫着，三十五號之六幾個字。

爲了防盜，甚少住宅單位不安裝鐵閘的，這種舊式的唐樓由於沒有聘請管理員看管，什麼人也可以出入，因此，家家戶戶都裝上堅固的鐵閘。

江坤走到門前，看到大門及鐵閘緊閉，便伸手去按門鐘。

裏面似乎沒有人，因爲，江坤按了兩次門鐘，也不見有人應門。

「坤哥，屋內似乎沒有人。」阿南道：「你不是打電話約了他的嗎？」

「我昨晚打電話，他不在家，他老婆聽電話的，對我說，中午十二時之前，他在家，我聽他老婆那麼說，才來找他。現在不過十時四十一分，屋內怎會沒人的？他老婆無理由騙我的呀。」

阿南按捺不住，伸手入鐵閘的疏格內，用力拍門，並大聲叫道：「屋內有人嗎？」

屋內依然沒有動靜。

阿南與江坤互相看一眼，兩人同時現出一個失望的表情，轉身往樓梯口走去。

兩人走下樓梯。

驀地，兩人聽到一聲似有若無的呻吟聲。

兩人立時停住脚步，扭頭靜聽。

剛才那聲呻吟，是從上面傳來的。

兩人又聽到一聲呻吟。

是從六〇一那邊傳來的。

兩人立刻轉身衝上六樓，來到六〇一那個單位前，江坤伸手按門鐘，阿南大聲叫道：「屋內有人嗎？發生了什麼事？」

屋內毫無反應。

奇怪的是，對面那個單位也沒有動靜，大概，屋內的人都上班或是出外去了。

「會不會是上面傳來的？」江坤抬頭往樓梯上面望去。

樓梯上面是天台，這幢唐樓只有六層高。

突然，他們又聽到一聲呻吟。

「上面！」江坤這次聽得很清楚，是從上面傳下來的，一個箭步衝上樓梯。

阿南猶豫了一下，跟着衝上樓梯。

江坤像一陣風般衝上天台，目光急掃，看到天台的左墻角那邊，躺着

一個女人，身上衣不蔽體，露出重要的部位。

眼前的情形，加上他驀然想起那個從六樓上面匆匆走下來的男人，令到他聯想到是怎麼一回事，他頓時猶豫不前。

眼前的情形，擺明了是一件强姦案，若是沾上身，在警方人員趕到來之前又脫不了身，以他們的身份，是會被遞解回大陸的，他們最害怕就是這一點。

阿南也呆住，但馬上一拉江坤的手臂，「坤哥，快走！」

江坤也不想惹上這種痲煩，跟着阿南急急走向樓梯口。

那個女子忽然扎掙了一下，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

江坤脚步一窒，回頭張望一眼，只見那女子極力想爬起來，心裏大是不忍，忙將阿南叫住。「你在梯口看着，我過去看看。」

阿南想阻止，江坤已急步走向那女子，無奈地搖搖頭，站在樓梯口的旁邊守着，心裏只盼不要有人走上來。

江坤走到那個女子的身邊，不由自主地脫下身上的短袖外衣，蓋在那女子的身上。

這時，他看到那女子的頭側流着血，似乎是被硬物擊傷的，那女子的年紀也不大，約二十多歲，樣貌不錯。

那女子也看到江坤，艱難地哀求：「救我……」

江坤看看那女子，不知怎樣才好，遲疑了一下，說道：「妳躺着別動，我去打電話叫救傷車。」

「不……要……」那女子既着急又緊張。「我……住在下面……扶我下去。」

「妳受了傷，要到醫院去醫治，叫救傷車的較好。」江坤看到那女子沒有生命危險，放心不少，自然不想惹上痲煩。

「你走吧，不准……報警……」那女子掙扎着挺起身來，蓋在她身上的那件外衣因此滑落去，露出衣衫破爛的胸脯，那聳起的地方明顯有幾道瘀痕。

江坤忙別轉頭，不敢看。

「難道妳不想將强姦妳的人捉到法辦？」江坤衝口而出。

話出口，猛地想起，自己在這裏也幹下犯法的事，頓時呆住。

「未必……捉到……那個人……我不想去……差館(警察局)……」那女子發現自己露出誘人的胸脯，急忙抓起那件滑落去的外衣，掩住胸脯。

站在樓梯口的阿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頻頻扭頭張望，恨不得一把拉了江坤離開這個是非地。

那女子忽然發出一聲痛叫，江坤忙回頭瞧着，原來那女子欲站起來，大概觸動了身上那一處傷痛，差點躺倒在地上。

江坤忙道：「妳怎麼哪？那個色魔打傷妳身上多處地方？還是叫救傷車到醫院吧。」

「不！」那女子道：「你走吧，不要理我，我自己會走下去。」掙扎着又想站起來。

江坤不忍地伸手扶她站起來。

那女子咬着牙，艱難地移動脚步。

江坤想放手，一走了之，又於心不忍，只好硬着頭皮扶着她走。

阿南扭頭看到，直搖頭，想說又不好說，只好在心裏祈禱不要有人走上來。

爲了快點扶那女子走下去，結果，阿南也幫手扶着那女子的另一邊，與江坤合力將她架下去。

「住在那裏？」將那女子架落六樓，江坤問。

「那一間。」那女子向六〇一那邊抬抬下巴。

江坤呆了一下，急問：「你是李貴生的什麼人？」

那女人也愕了一下，轉眼看着江坤。「你認識貴哥？我是……跟他住在一起的。」

阿南着急地道：「進去再說吧，被人看到……」

那女子忽然醒覺地道：「門匙在手袋內，我忘了……」

阿南立刻放開那女子，轉身衝上天台，很快便從上面衝下來，將手上的一個黑色手袋遞給那女子。

那女子沒有接，說道：「門匙在袋內，你拿出來，替我開門好嗎？」

阿南點點頭，打開手袋，從裏面拿出一串鑰匙，那女子道：「第三條是開大門鐵閘的，第四條及第五條開大門上的兩把鎖。」

阿南依言用第三四五條鑰匙打開鐵閘及大門，江坤馬上扶那女子走入屋內。

阿南立刻將鐵閘及大門關上。

屋內一個人也沒有，由於面積有七百多尺，只間了兩間房，那個客廳頗大，足有四百尺。

江坤扶那女子走向沙發，那女子却道：「痲煩你扶我入第一個房間。」

江坤便扶那女子走入第一個房間，跟着退出來，將房門掩上。

那個女子叫他扶她入房間，他便知道那女子想將身上破爛不堪的衣衫換下來，免得在兩個男人面前暴露身體，爲了令那女子安心換衣服，他知趣地替她將房門掩上。

阿南從厨房走出來，向江坤做了個沒有人的手勢，再用手指指第二個房間，示意江坤到那個房間看看，他自己則邊指着洗手間，邊往那邊走去。

江坤走入第二個房間，裡面有一張床，不少雜物，沒有人，於是退出房外，恰好阿南也自洗手間內走出來

，兩人互相朝對方搖搖頭。

這個單位是李貴生——江坤的朋友的居所，除了那個女人與他們兩人之外，沒有別的人，兩人這才放下心來。

阿南突然想起，天台有一小灘血漬，還有從那女子撕下來的破碎衣布，萬一有人走上天台看到，肯定會大驚小怪，有所思疑，說不定會報警。想到這個可能，他將心裏的顧慮對江坤說出來。

江坤也大為着急。「我上天台將血漬抹去，撿拾那些破衣布。」說着話，他已向大門口走去。

阿南一把拉住他，「要是被人撞見，水洗也不清呀！」

江坤道：「不會那樣巧的，我留意點就是。」甩開阿南的手，走向大門口。

阿南「唉」了一聲，心裏有點惱怨江坤一意孤行，突然他想起一件事，忙叫道：「你空手上去，拿什麼洗抹掉血漬？」

一言提醒江坤，「啊」地叫了一聲，腳步一窒，扭頭對阿南道：「到洗手間放半桶水，拿來給我。」

阿南嘴裏嘀咕一聲，有點着惱地走向洗手間。

結果，由江坤提了一桶水到天台，將那些血漬沖洗乾淨，沒有留下痕跡。

那女子換了衣服，從房間內走出來，一手撐着腰部，覺得頗艱苦，江坤問她怎麼了，原來她在被那個「色魔」強姦時，扭傷了腰，動一動也痛，怪不得腰身直直的，走起路來那麼生硬。

江坤扶那女子在客廳的一張沙發上坐下來，替她將頭上的傷口塗上紅藥水，貼上一塊棉墊。至於她的腰傷，他不好料理，叫她自己去找跌打醫生。

阿南最奇怪的是，那女子為何不要他們致電叫救傷車來，鼈不住問道：「妳為什麼不報警？那不是便宜了那個……色狠？」

那女子看一眼阿南，「你以為我不想報警，拉了那個……人？不怕對你們說，我認識他的！但拉到他又怎樣？他至多被判坐幾年監，發生了的事，卻一生一世也抹不掉，這還是其次，他的手足一定不會放過我，我還不想自尋死路……只好吞下這口氣。」

「那些人很惡？」阿南不以為然地問。

「當然惡了！」那女子咬咬嘴唇。「提起星爺，白黑兩道的人誰不知道？那一個不給他幾分面？殺人對他們來說，有如踏死一隻螞蟻，警方一直想對付他們，但無法找到証據，奈何他們不得。」

「阿嫂，妳怎會惹上他們的？」江坤問。

「還不是貴生。」那女子有點生氣地道：「貴生吞了他們一筆白粉數，無法填數，躲了起來，害我……那個人說，這只是警告，若貴生在三日內還不能交還那筆白粉數，要將我拿去接客填數，他們也不會放過貴生，要將他斬開五截，貴生吞了他們五萬元白粉數。」

「阿嫂，貴生怎會弄成這樣的？」江坤嘆息一聲。

「賭！」那女子氣恨恨地道：「是賭害了他！」由於激動的關係，忘記了扭傷了腰，身體動了一下，觸動了腰傷，痛得她禁不住叫出聲來，忙用手按住腰部。

「阿嫂，要不要馬上去看跌打醫生？」江坤關心地問。

那女子搖搖頭，呼口氣，仍很激動：「他以前也喜歡賭錢的，但不會大賭，自從半年前賭馬時，買中一條冷Q……不，是一條孖Q，中了十幾萬，當時我與他都很歡喜，去梳打埠旅行，在賭場又贏了幾萬銀，貴生以為鴻運當頭，每逢賽馬，下注很大，有時一場下注過萬元，起先還有輸有贏，那知道在季尾那幾場賽馬中，一場也不中，就是香港那四日賽馬，輸了差不多二十萬元。他不服氣，又拿了三萬銀去梳打埠賭，結果，輸了七萬銀，四萬銀是借貴利的，東拼西湊，總算還了那筆貴利數。他仍不悔悟，反而變本加厲，結果，又欠下幾萬銀賭債，無辦法之下，他根本不顧後果，吞了星爺那筆五萬元的白粉數，拿去梳打埠搏一搏，結果又輸個清光，思前想後，發誓以後也不賭，但悔悟已太遲，拖無可拖之下，只好躲起來，不敢露面。星爺找不到他，不肯罷休，找上我，逼我說出貴生的下落，我確實不知他躲到那裏去了，他們不相信，經常來找我，結果……我被那個人……」

江坤與阿南聽說李貴生被賭所害，心裏像壓着一塊大石般，感到很沉重，阿南不忿地道：「一人做事一人當，貴生欠錢，是他的事，怎能牽連妳？他們太過份了。」

那女子嘆口氣。「他們可不是那樣想，我跟貴生住在一起，便跟他有關係，他們找不到貴生，理所當然的找上我，為了追回那筆數，他們什麼事做不出來？」

「阿嫂，妳真的不知貴生躲到什麼地方？」江坤問。

那女子搖搖頭：「自從他躲起後，他要見我，便打電話給我，叫我到約定的地方去見他。我曾問過他，他不肯說，怕我被星爺的人逼問不過，說出來，他說的不無可能，我沒有逼他說。」

「他躲起來有多久？」

「大半個月了。」

「那我昨晚打電話來，妳為何又說他今日上午在家？」江坤思疑地看着那女子。

大頭元率領手下向美娜索取欠款。

那女子尷尬地道：「實不相瞞，我下午便要交租，我根本就沒有錢交租，貴生躲起來後，沒有給過我一個錢，那來錢交租，沒人肯借錢給我。昨晚你打電話來，要找貴生，又說是他的朋友，無法可想之下，只好試一下，看看能否向你借錢交租，所以，才會對你說，貴生上午在家，希望你來找他，好向你借錢。」

聽那女子說得那樣淒涼，江坤與阿南禁不住生出惻隱之心，同時亦想起在大陸的那種艱難窮困的日子。江坤這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家中因為吃飯人多，父母的工資又低，入不敷支，父母向鄰居借錢時，遭人白眼的情形，當時他雖然年紀不大，但也感到不能忍受，認為是奇耻大辱。

「阿嫂，租金多少？」江坤問。

「三千六百元。」

江坤馬上從身上拿出五張千元大鈔，遞給那女子。「阿嫂，妳收下吧，我身上只帶了這些錢。」

那女子遲疑了一下，靦覥收下，「謝謝，我有錢，會盡快歸還給你。」

「阿嫂，一點點錢，別放在心上。」江坤站起來，向阿南示意告辭。

那女子看出江坤兩人要離去，忙道：「你們找貴生有什麼事？」

江坤猶豫了一下，搖搖頭道：「沒什麼事，不過想找他叙叙舊吧了。」

那女子卻道：「你們來找貴生，一定有事的，我看得出來，貴生雖然不在，我可能幫得上忙，若方便，說出來聽聽。」

江坤與阿南迅速地交換了一瞥眼光，看出阿南沒有反對的意思，於是說道：「阿嫂，相信妳也看出，我們是從『上面』(大陸)來這裏的，實不相瞞，我們來找貴生，是想要他幫忙，找一個地方暫住幾日，如今貴生也自身難保，我說的話妳聽了就算。」

那女子眨眨眼：「你們只是找個地方暫住幾日？」

江坤點點頭。

「你們相信我嗎？」那女子看看江坤。

江坤想也不想：「若不相信妳，也不會對妳說。」

那女子道：「我有一個地方，你們可以在那裏住幾日，很安全的。」頓一下，又道：「我本來想到那裏去躲避一段日子的，既然你們想找地方暫住，你們去住吧，我另想辦法。」

「阿嫂，妳的好意，我們心領了。」

「你們若不答應，我將錢還給你們。」那女子將手上的錢塞回給江坤。

江坤縮開去。「阿嫂，我們住了妳那個地方，萬一妳被那些人找到，豈不是害了妳？」

「你別替我擔心。」那女子道：「他們找到我，大不了依從他們，賣肉還錢，我以前也是做舞女的。」

江坤為難地看着那女子，不知如

何是好。

阿南忽然道：「阿嫂，我們只有四個人，若那個地方不太小，妳何不跟我們一起，到那裏暫住？」

江坤馬上道：「對呀，若是方便，阿嫂妳何不也到那個地方暫住，彼此有個照應？」

那女子道：「那個地方有兩個房間，既然你們這麼說，我就跟你們到那裏暫住吧。」

「阿嫂，什麼時候去？」阿南問。

「我將地址告訴你們，你們隨時可以去。」那女子道：「星爺的人一定會看着我，我一個容易擺脫他們。再說，我下午還要等業主來交租，我會自己去那裏的，我去拿門匙給你們。」扶着墻起來，再用手撐着腰，一步步走向房間。

* * *

午夜時分。

工廠區。

一間工廠大廈的七樓，一個大門上面寫着XXX絲綢印染廠的裏面，傳出一陣細碎的响動。

由於大廈內寂靜得有如墳墓那樣，那間絲綢印染廠內傳出的聲响，顯得很清楚。

若有人聽到，肯定有所懷疑。

可惜整幢大廈內，除了地下的管理處有看更外，別的地方連鬼影也沒有一隻。

大約十五分鐘左右，絲綢廠的大門無聲地拉開來，昏暗的走廊燈光照射下，一個人探出身來，往鐵閘外面張望一眼，跟着將鐵閘打開。

往走廊的兩頭張望一眼，靜悄悄的，那人回身朝大門內「噓」了一聲。

一輛用來搬運貨物的手推車幾乎是無聲地從裏面推出來，上面推着一箱箱裝着絲綢的紙皮箱。

跟着那輛手推車的，是兩個人。

將手推車推到裝貨的電梯前，其中一個伸手在電梯按鈕上一按，電梯門立刻打開來。原來那部電梯一直停在七字上，所以，一按掣，電梯門便打開來。

三個人立刻將那輛堆放了六箱絲綢的手推車推入電梯內，其中一個按着電梯「開」的那個按鈕，讓電梯門開着，另兩個馬上跑回絲綢廠內，推出第二輛載着絲綢的手推車，推入電梯內。

待那兩個推車的走出電梯外面，留在裏面的一個按了「地下」那個按鈕，大約十秒左右，電梯門關上，向下降。

電梯降到地下，停下來，門打開，外面早已站着一個人，一聲不响，走到電梯門口，將一輛手推車拉出來。

裏面那一個跟着將第二車推出電梯，順手按了「七」字那個按鈕，電梯門關上，向上升。

這兩個人好大膽，居然將那些從絲綢廠內偷來的「貨物」用電梯運到地下，根本無視在管理處的「看更」。

事實上，管理處距貨運大堂不遠，從電梯前面的貨運台上，可以看到管理處內，燈光明亮。

那表示管理處內有人，在這個時候，整幢工廠大廈內的各間工廠的工人職員都下了班，有人將貨物搬下來，管理處的人應該覺得可疑才對，爲何不出來查看一下？莫非管理處內當值的人走開了，又或是……

管埋處內確是有人，不單止一個，是兩個，他們確是出了事，手腳皆被綁住，口裏還塞了一團布，躺在地上乾瞪眼，放在一張辦公桌上的一部電話，被人割斷綫，無法打出外面。

這就難怪那幾個竊賊如此猖狂了。

那幾個竊賊確是猖狂，將搬下來的絲綢搬上一輛早已停泊在貨物裝卸台前面的貨車上(一種較大型的客貨車)，一共搬了四車(四輛用來搬運貨物的手推車)大約二十多三十箱絲綢。

之後，他們並沒有立刻將貨車開出工廠大厦外面，只將車門關好後，四個人走入管理處裏面，將兩個「看更」搬到一角，四人就坐在地上，玩起撲克來。

那兩個看更可慘了，手脚被綁，動彈不得，口裏又被塞了布團，吭不出聲，沒有掙扎的機會，又不知那四個人要呆多久，要是呆得時間長，兩個看更受的活罪就大了。

管理處內燈火明亮，那四個人都戴着一種塑膠製造的兒童面具，每一個面具自眼部以上都剪掉，將眼睛以下的部位通通掩住，只露出雙眼以上的地方，那比較方便看東西。

兩個「看更」雖然看到四人的「面目」，但却看不到四人的眞面目，難怪四人如此放肆，在管理處內玩牌。

四個人玩得與高彩烈，那兩個「看更」的手脚逐漸痳痺，越來越難受。

四個人已在管理處內逗留了約二個多小時，仍然沒有離開的打算，繼續玩牌。

天亮了。

管理處墻上掛着的那個時鐘長短針已指着五時五十一分。

那四個人開始計算輸贏，收拾撲克，看樣子，他們打算離去。

那兩個「看更」不知是倦極睡過去，還是暈了過去，闔上了雙眼，沒有動靜，四人沒有理會那兩個「看更」，他們離開管理處的時候，那個時鐘的長短針已指着六時九分。

各間工廠的開工時間並不是劃一的，有的八時開工，亦有八時半開工，更有遲至九時才開工的。

而一般的工廠大厦，大多在七時左右便大門打開，好讓開早工(八時左右上班)的工人上班。

六時四十分，那幢工廠大厦的大閘門升起來，一輛客貨車從裏面駛出

來，轉入左邊的行車綫，飛馳而去。

若是在九時過後，一般的工廠區大都出現交通阻塞的情形。因爲載運貨物的車輛進入工廠區，車多，自然造成擠塞。

但清晨的工廠區，幾乎不見一輛車子在行駛，行人也很稀少，這個時候車輛在工廠區的馬路上行駛，暢通無阻！

那輛客貨車很快便轉入另一條馬路，往前駛去，駛出工廠區。

客貨車上的四個人在車子駛出那幢工廠大廈前，已將臉上戴着的面具除下來，露出本來面目。

駕駛車子的，赫然是阿偉。

坐在車頭司機位旁邊的兩個人，不就是鄧世超與育輝！

還有一個，大概坐在車後廂內，沒有露面。

絲綢在布料中，屬於高級貴價貨，脫手又易，賣出的價錢又高，鄧世超這帮竊匪眞會揀貨來爆竊。

* * *

那兩個看更在工人開始上班後，終於脫離苦難。

那是到工廠大厦來上班的工人中，發現兩個看更被人綑綁住手脚，口裏塞了布團，知道大厦內有工廠被爆竊，忙替那兩個看更鬆綁，並致電報警。

那兩個看更手脚被綁，大概有十個小時，手脚痳庳得失去知覺，無法移動，結果，要由救傷車送到醫院救治。

大批警方人員趕到來，展開搜查，結果，發覺七樓的一家絲綢印染廠被竊賊爆竊，該廠之負責人接到通知，趕回廠內，經過點算，發覺失去一批絲綢，合共三十箱，價值近百萬元。

發生了爆竊案，警方循例展開偵查，能否破案，那就要日後才知道了。

* * *

鄧世超他們安全地將載着偷竊來的絲綢，帶回他們一向用來收藏贓物的地方，一間五金廢品收購店。

阿偉將車子駛入堆滿了五金廢品的店前空地內，將車子停下來。

沙塵超正想推開車門，跳落車，幾個人已從空地內的幾個隱蔽處撲出來，用槍指着他們。

沙塵超與育輝、阿偉來不及逃去，已被從兩邊車窗外伸入來的槍嘴指嚇住，不敢妄動。

坐在載貨廂內的那個人原來是阿森，車子停下來，他最先推開車門，跳落車，一眼看到有人從一堆堆的金屬廢品堆後撲出來，大吃一驚，轉身想跑，那裏跑得了，有人疾喝：「站住，你敢跑，一槍打斷你的脚。」

阿森頓時僵住。

他瞥到，撲出來的人中，有人手上有槍，經已擧起來，對準他！

一個人撲到他面前，狠狠地踢了他一脚：「跑？你想跑！」

阿森被踢得身子一歪，撞在車身上，痛得他「喲」地叫了一聲。

「青哥，你們想黑吃黑？」鄧世超認出站在用槍指着他的一個青年旁邊的那個人，是馬星亮的心腹手下。

「青哥」的年紀與鄧世超差不多，冷笑一聲，「沙塵超，以星爺的身份，會黑吃黑？」

鄧世超吸口氣：「青哥，那你們想怎樣？」

「星爺要跟你們說話！」青哥，何青泉冷冷說：「下車吧，別亂來！」

那個拿槍指着沙塵超的青年退開一步，順手將車門拉開。

鄧世超雖然身上也帶着槍，却不敢亂來，慢慢跳下車。

阿偉與育輝亦從車上跳下來。

困在車頭的五個人中，有兩個上前去，搜查沙塵超三人的身上是否帶了武器。

結果，從沙塵超的身上搜出一支槍，育輝的身上搜出一把約一尺長短的利刀，被他們沒收了。

「沙塵超，你跟我去見星爺！」何青泉伸手一推鄧世超，往空地外面走去。

沙塵超不敢不從，但仍然問一句：「到甚麼地方？」

「你放心吧！」何青泉道：「我們不會殺死你的！要殺你，剛才已下手了！」

沙塵超不再說話，跟着走在前面的一個青年往外面走去。

一輛房車不知甚麼時候，已停在空地圍欄的鐵門前，後座的車門打開，車上一個人說道：「上車！」

沙塵超彎腰走入車內。阿青也跟着走上車，將車門關上。

車頭前座坐着兩個人，一個是司機，另一個坐在司機位的旁邊。

「開車！」喝叫沙塵超上車的那個人對司機說。

司機馬上開動車子，彎出馬路，往前駛去。

沙塵超閉着嘴巴，不吭聲，免得自討沒趣。他知道自己這時是肉在砧板上，把心一橫，任由何青泉他們將他帶到那裏。

車子駛到一處荒涼的海岸邊，在一輛早已停在那裏的車子前停下來，何青泉與坐在另一邊的那個漢子各自推開車門下車，沙塵超識趣地跟着走下車。

坐在司機位旁邊的那個青年也走下車。看着沙塵超。

何青泉與那個身材壯健的漢子走向那輛平治房車。

在平治房車的旁邊站住脚步，何青泉彎下身，隔着紋下玻璃向車內的一個人說話。

只說了兩句話，何青泉便直起身，招手叫沙塵超走過去。

沙塵超不敢不走過去，心裏一陣緊張，不知坐在車內的星爺會對他怎樣。

在車子上，他曾經想過了，也想不出他曾經得罪過星爺或他的手下。事實上，他們與星爺這個黑道大鱷一點瓜葛也沒有，他們也不是甚麼人物，他怎也想不透，星爺為何忽然找上他。

來到車子的旁邊，何青泉示意沙塵超在絞下車窗玻璃的車門前站住，透過絞下的車窗，沙塵超看到車內坐着一個年約四十出頭的男人，穿一套名貴西裝，唇上留着短髭，手上戴一隻勞力士金錶，鼻子尖削微勾，眼睛細長，薄咀唇，這種相貌，給人一種陰騺的感覺。

起碼，沙塵超便有這種感覺，心裏暗叫小心。

「你就是沙塵超？」車內那男人問，兩道犀利的目光在鄧世超的身上溜了一轉。

鄧世超忙彎下腰，答道：「是，星爺。」

車內的星爺看到鄧世超誠惶誠恐的樣子，滿意地咧咀一笑。「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找你來的原因吧？」

鄧世超忙答道：「星爺，請你告訴我，好嗎？」

星爺笑了：「阿青，你告訴他。」

何青泉應了聲「是」，才對鄧世超道：「沙塵超，星爺找你來，是要你賠償損失！」

「青哥，賠償甚麼損失？」鄧世超吃驚地問。「我們……沒有跟你們打交道啊！」

「你幹的勾當，星爺根本看不上眼！」何青泉不屑地道：「李浩光你認識吧？」

鄧世超聽何青泉提起被人斬死的阿光，錯愕了一下：「認識，是我的手足。」

「你承認李浩光是你的手足，那就好說了。」何青泉道：「你知道李浩光是甚麼人斬死的？」

鄧世超心頭一動，莫非是他們殺死阿光的，搖搖頭，說道：「不知道。」

「是我們殺死李浩光的！」何青泉一副不將鄧世超放在眼內的自大之態：「聽說，你們要找出殺阿光的人，你大可以找我！」

鄧世超吸口氣，忿然道：「為甚麼殺阿光？據我所知，他與你們沒有一點瓜葛！」

「嘿嘿，憑他？也配與我們有瓜葛！」何青泉冷笑兩聲。「是他硬要沾上我們！」

「阿青，長話短說！」車內的星爺噴出一口烟，不耐煩地對何青泉說。

何青泉急忙躬躬腰，一迭聲答應。

「沙塵超，你聽着，我們殺李浩光，是他吞了星爺一批粉(毒品)！應該說，他拿走了星爺一批粉，當時，我們的人正在與荷蘭來的買家在交易，由於荷蘭買家出蠱惑……」

「阿青！」車內的星爺突然喝斷何青泉的說話，何青泉一窒之後，向車內的星爺點點頭，然後說下去，「總之，阿光拿了我們那批粉，後來知道吞不下，答應將那批粉交還給我們，暗中卻通知警方，結果，那批粉被警方當場搜獲，我們有兩個弟兄被警方槍殺，阿光乘亂溜走了。你知道嗎，那批粉價值一百三十萬元，還死了兩個弟兄！星爺當然不甘損失，所以派人殺了阿光，算是一命抵兩命，便宜了他。但損失的一百三拾萬元，仍未得到補償，因此，星爺只好找你們填這條數！阿光是你的手足，你們好應該代他填這條數！」

「青哥，我沒有聽阿光提起這回事，我與其他的手足根本不知情，阿光在外面做的事，怎能算在我們頭上！」鄧世超不甘心被「屈」(硬要揹黑鍋)同時，對何青泉的話亦有懷疑，所以，他壯着膽反駁。

何青泉哼了一聲，臉色一沉：「沙塵超，你好大膽！阿光是你們的手足，你居然敢不認數？」

「沙塵超，你是不是想試一下跳崖的驚險情形？」車內的星爺陰冷地說，兩道冷厲的目光直射在沙塵超的臉上。

沙塵超心頭一寒，禁不住在心底打了個冷顫，臉色微變，閉着嘴巴不吭聲。

前面大約五六丈外，便是崖岸邊，一浪接一浪的海水無休止地撲打在崖岸上，發出無可抗拒的「轟轟」聲，單是那種聲勢已够震懾人心，別說跳下去了，站在崖邊往下看，也够驚心動魄的了。

「怎樣？想清楚了嗎？」何青泉問。

「肉在砧板上，我……不認數……行嗎？」鄧世超知道別無選擇，只好屈服。「但是，一百三十萬不是一個小數目，不易還清。」

「只要你們認了那筆數便成。」何青泉滿意地笑笑。「至於還錢麼？我們已替你想到一個辦法。」

「甚麼辦法？」鄧世超問。

「你們今早偷來的那車貨，可以抵償半數。」何青泉道：「剩下的一半，只要你們替星爺做一件事，便一筆勾消！」

鄧世超狐疑地看着何青泉，不作聲。

他在心裏想，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他們要我做的，肯定是他們不方便出面，又或是做不來的事！

「拿定主意了吧？」何青泉催他答覆。

鄧世超把心一橫，根本別無選擇，「你怎說便怎辦。」

「沙塵超，我知道你一定會答應

的。」何青泉拍一下鄧世超的肩頭。「現在沒事了，我送你回去。」

鄧世超道：「青哥，你還未對我說，要我們做甚麼事！」

何青泉邊推着他走向原先載他們來這裏的那輛車子，邊說道：「別急，時機成熟時，我們自會對你說。你放心吧，不會要你們去死的，你們若出了事，對星爺又有甚麼好處？」

頓一下，又道：「別胡思亂想，我敢擔保，你們會絕對安全！」

鄧世超勉强笑笑：「青哥，可否稍為透露一下，要我們做甚麼？」

「好吧。」何青泉道：「爆竊，你們的專長，你可以放心了吧？」

發世超點點頭，與何青泉走上那輛車子。

* * *

「超哥，星爺這不是恃勢明搶明『屈』嗎？」育輝很氣憤，重重地將手上的啤酒杯放落枱面上。「阿光已經死了，正所謂死無對証，任由他們怎樣說，我們都要『受』了，這不是大石壓死蟹嗎！」

「那車絲綢起碼可以賣六七十萬，原先以為可以分到十萬八萬，如今見財化水，眞不甘心！」阿森也很氣憤，差點砸破一個啤酒樽：「這分明是從乞兒砵內抓飯吃！我呸！甚麼星爺，大種乞兒，衰格！」

「別發牢騷了。」阿錫掃了育輝等人一眼。「我們算是老幾？不服氣又怎樣？咬他？除非我們嫌命長，要不，只好吞下這口氣。」

「阿錫說得對，我們是蝦毛(渺小)，星爺是大鱷，鬥不過他，他只要吸口氣，便將我們吞了，我們都不想死，只好吞下那口氣。」鄧世超道。

育輝等人沒有再說話，喝悶酒。

阿錫拿起酒瓶，替各人倒了啤酒，將空酒瓶放下：「超哥，星爺要我們去爆竊，那一定不易為。不過，我相信不會有太大的危險的，他也希望我們不會失手，要不，他便得不到好處，但我們要提防他過橋抽板，殺人滅口！」

「阿錫，這一點我已想到。」鄧世超道：「星爺是個怎樣的人，多少也有聽聞，他找上我們，若不多加小心，只怕死了也不知是怎樣死的。」

「超哥，別說這些事了，我們昨晚辛苦了一夜，今日好好地喝個痛快的，忘記了那一車貨！」育輝舉起酒杯。

衆人轟然叫好，一齊舉起啤酒杯。

結果，他們眞的醉倒了。

其實，他們若不是困倦的關係，是不會那樣快醉倒的。

* * *

江坤四人搬到李貴生的女人，美娜所說的那間石屋內暫住。

那個地方，全是石屋與木屋，窄街橫巷錯縱複雜，走在裏面，若不是「本地人」，很容易會迷失在裏面。

那間石屋是美娜的阿婆留給她的，她一直沒有回去住過，已空置了五六年。

那間石屋頗大，有兩個房間，一個小廳子，還有一個閣樓。

住在那裏的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歸的勞工階層，他們但求生活過得去，對不關己的事，不大有興趣去理會。

因此，住在石屋附近的居民，對於江坤四人的出現，沒有人有興趣去理會。

堅尼地並不知道江坤他們搬到甚麼地方去，他只知道，當他外出買東西回來後，江坤他們失了踪。

他只好將江坤他們忽然間失了踪的事，用電話告知林澤義。

林澤義的反應很平淡，要「堅尼地」忘了江坤他們。

但是，放下電話後，他吩咐阿奇想方設法，將江坤他們「挖」出來。

兩日後，美娜隻身來到那間石屋，江坤看到她無恙，才放下心來。

「阿嫂，沒有人跟着妳嗎？」阿南有點不放心地道。

美娜得意地道：「我在一家大商場的女厠後門溜出來，擺脫了跟着我的人，之後，我又走入一家酒店，在裏面坐了半小時，確實了沒有人跟踪我，才乘車來的，途中我換了兩次車，我相信已完全擺脫了那些人！」

「有貴生的消息嗎？」江坤問。

美娜搖搖頭：「他已經有十日沒有打電話給我，不知他怎樣。」

「阿嫂，我跟弟兄們商量過，妳與貴生這樣東躲西藏，不是辦法，我們手頭上有點錢，想替他還了那筆數。」

「眞的？」美娜以為自己聽錯，大喜過望地看着江坤。

江坤點一下頭：「眞的！我們都不想貴生與妳為了幾萬元，東躲西藏，甚至死於非命。」

「坤哥，謝謝你，謝謝你們。」美娜激動得差點跪倒下去：「太好了，你們是好人，大好人。」

「眼前，最要緊先找到貴生。」江坤道：「實不相瞞，我們想找貴主幫忙偷渡到菲律賓。」

「只要還了錢給星爺，他們自然不會再找貴生還錢，我也不用再躲在這裏，只要貴生打電話回家，我就可以叫他馬上回來。」

「好，就這麼辦。」江坤道：「你馬上去找他們，說你已籌到錢還給他們。」江坤道。

「我只要回家，他們馬上會找上門！」美娜道：「不過，你們最好叫一個人跟我回家，我怕他們惱我『撇』了他們，會對我……」想起那一次被强姦，美娜猶有餘悸。

「阿嫂，我跟妳回去。」江坤也明白美娜的顧慮，一口答應她。

美娜大喜，立刻與江坤離開石屋，乘車回家。

美娜的話很靈驗。她與江坤才出現在住宅的樓下大門前，馬上有兩個青年氣勢洶洶地走到他們身前，惡狠狠地道：「還以爲妳『撇』了我們，躱起來不再回來？嘿嘿，妳不是找到這個麻甩佬替妳還錢吧？」一邊說，一邊輕佻地瞟着美娜，又斜睨江坤一眼。

美娜道：「麥當勞，別口水多過茶，你們不過要我還錢，你回去對大頭元說，今晚八點正，來拿錢！」

「嘿嘿，果然釣到一條水魚，肯替妳還錢！」那個外號「麥當勞」的青年乾笑兩聲，目光一轉，瞟着江坤，「麻甩佬，你眞的願意替她還八萬元？」

美娜氣急地道：「貴生挪用了你們五萬元，兩日前，你們要我替貴生還五萬，怎麼現在又說還八萬？搶咩！」

江坤瞪着麥當勞，一直沒有開口說話。

麥當勞被江坤看得心頭發虛，忙將目光移開，說話的口氣仍然很硬：「哼嘿！妳未撇開我們之前，還是五萬！之後，害我們四出找妳，元哥也被星爺罵了一頓，元哥氣惱之下，便加了三萬元利息，本來，還要在妳臉上劃兩刀的，既然妳肯還錢，那就算了，妳還大驚小怪的，不知好歹，要是不肯還八萬，那妳跟我們去見元哥吧！」

另一個青年邪笑道：「元哥見到妳，說不定會看妳全相，嘿嘿，聽阿德說，妳的身材很正，又够勁……」

「住口！」江坤疾喝一聲：「八萬就八萬！今晚八時來收錢！」

「麥當勞」瞄了江坤一眼：「麻甩佬，你說得好口响啊！甚麼料呀？」

江坤哼了一聲，沒有搭理他。

麥當奴大是沒趣，惱怒地道：「你好嘢！今晚要是收不到錢，嘿嘿，有你好看的！」

江坤一拉美娜，往大門內走去。

「麥當奴」與那個青年向江坤的背面做了個惡意的鬼臉，看着江坤兩人走上樓梯，才去打電話，留下那個同伴監視着，以防江坤美娜兩人又溜走。

回到家裏，才將鐵閘大門關上，美娜便道：「坤哥，你們拿得出八萬元？」

江坤點一下頭：「阿嫂，妳放心吧，我答應他們，當然拿得出。」

美娜却不甘心。「半日不到，五萬變了八萬，好過去搶！」

「阿嫂，錢財身外物。我們的錢雖然是用命搏回來的，得來却容易，只要能够幫得貴生，三幾萬之數，算不了甚麼，待阿南他們打電話來，我叫他們馬上拿錢來！」

「坤哥，你們這樣幫忙貴生，眞是沒話說。」美娜大爲感激，「幸好遇上你們，要不……」

「阿嫂，我們跟貴生是朋友，他有麻煩，好應該幫忙的，何況，我們也要貴生幫忙。」

「鈴鈴……」電話鈴聲突然响起，美娜忙急步往放着電話的矮几走去：「可能是貴生打來的！」一手抓起聽筒，「喂」了一聲。

跟着，她將話筒遞向江坤：「是南哥打來的。」

江坤忙走前去，伸手接過話筒：「喂，阿南？」

話筒中傳來阿南的聲音：「坤哥，你們沒事吧？」

江坤道：「沒事。拿八萬元來，一切照舊。」

阿南在那邊答應一聲，便收了綫。

江坤將話筒放回機座上，在沙發上坐下來：「阿嫂，我們想盡快去菲律賓，妳有辦法在這一兩日找到貴生嗎？」

美娜想一下，道：「我試打電話看看。」從手袋內拿出一本記事簿，翻開來，一連打了幾個電話，然後對江坤道：「坤哥，那幾個人是貴生的朋友，他們一有貴生的消息便打電話來告知我，若貴生打電話找他們，他們也會將我的話告訴他，要他放心回家。」

江坤抱歉地道：「阿嫂，別怪我那麼心急要妳找貴生。不怕對妳說，我們留在這裏多一天，便多一分危險！」

美娜抿嘴一笑：「坤哥，你們的處境，我好明白，怎會怪你，多謝還來不及啊。」

停一下，跟着又道：「我再打兩個電話，看看那兩個人是否知道貴生的下落。」

江坤沒有說話，看着美娜撥動號碼盤，突然間，他想起了那個她，他曾經深愛過的一個女子。

* * *

「麥當勞」與他的同伴，帶着他們的「大佬」大頭元準時地找上門收錢。

大頭元名副其實，那個腦袋比他的兩個「細佬」要大，但却沒有「麥當勞」兩人那麼浮燥，是個沉實的人。

他沒有多說一句話，與美娜說清楚後，點收過美娜交給他的八萬元，對美娜道：「這一次算貴生好彩，妳找到人替他還錢，他回來後，妳告訴他，要他今後『醒定』做人！」

說完，便跟兩個「細佬」離去。臨走時，看了江坤一眼。

江坤坐在沙發上，只是看着，沒有說過一句話。

待大頭元與兩個「細佬」走後，美娜長長地呼口氣：「坤哥，謝謝你們。」

江坤道：「阿嫂，妳眞客氣。我走了，若找到貴生，請馬上通知我。」

「再坐一會吧，看看貴生會不會打電話回來。」美娜挽留江坤。

江坤搖搖頭，站起來：「阿南他們在下面等我，回去後，我打電話給妳，看看貴生有否打電話給妳。」

美娜聽江坤那麼說，才知道阿南在拿了錢來後，並沒有回石屋，而且不是一個人來的，大概三個人都來了，在下面監視着，以防江坤會出事。

「坤哥，南哥他們一直在下面等着？」

「嗯。」江坤道：「大頭元他們不是善男信女，小心點，總是好的。」

美娜對江坤不由又感激，又佩服：「坤哥，你想得眞周到，南哥他們在下面站了那麼久，何不叫他們上來坐一會，待我保一保糖水，吃了再走？」

江坤忙道：「阿嫂，別麻煩妳了。我叫他們上來坐不要緊，但我擔心大頭元他們會整古做怪，向警方報警，萬一他們眞的那樣做，我們都是沒有身份証的，被警方查到，那就……」

美娜聽江坤那麼說，想想不無可能，不敢再挽留，反而催促他。「坤哥，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我不留你了，你快下去找阿南他們，返回石屋。」

江坤邊往門口走去。邊道：「妳一個人，要小心點啊，小心門戶。」

「坤哥，你不用擔心我，放心回去吧。」美娜送江坤出門口：「我不會有事的，我已還了錢給他們，他們不會再找我麻煩的。」

江坤走出門外，對美娜說一聲：「再見。」脚步輕快地走下樓梯。

美娜關上鐵閘大門，鎖好，再去將厠所厨房的窗門關上，才放心地走回客廳，坐在沙發上，透口氣。

突然間，她跳起來，急急走向洗手間。

原來，她感到內急。

待到她從洗手間內出來的時候，門鐘突然响起來。

「誰？」她在心裏問自己，怔愕地望着大門。

「叮噹！叮噹……」門鐘又响起來。

「會不會是坤哥走回來？」她心裏那樣想着，放輕脚步往大門走去。

「誰？」她在大門前停下來，隔着門問。

「請開門，我們是警方人員。」門外有人高聲說。

「警方人員？莫非如坤哥所說，大頭元他們報警？」她在心裏暗自說，將一隻眼睛湊到門眼上，往外看。

透過門眼，她看到大門外面站着兩個軍裝警員，心裏滿是疑團。

「甚麼事呀？」她高聲問。

「總部接到消息，這個住宅單位藏有非法入境者，我們接到總部的指令，前來查看！」外面的警員說：「請合作。」

美娜雖然從門眼中看到外面兩個人穿着軍裝警員的制服，但却害怕是假冒的，她一聲不吭，走回客廳，致電給對面那個單位的住戶，將事情告知，請那個單位的女主人留意這邊的情形，收了綫後，她才急急走到大門前，將大門打開。

原來，在她致電給對面那個位單的女主人時(她們是相熟的)，兩個警員在外面不停地按門鐘和拍門。

美娜將門打開，那兩個警員立刻往內張望，其中一個沒好氣地道：「小姐，請妳合作點……」

美娜不是那種普通的家庭主婦遇事慌張、沒有主意，特別是見到有警察登門「拜訪」，便不問情由地開門讓其進去。她雖然心有所疑，却沒有慌張：「阿SIR，我要看看你們的証件。」

那兩個警員愕了一下，將証件拿出來，從鐵閘的間隙中，遞給美娜。

美娜接過，仔細地看了一遍，証件是眞的，身份沒有可疑，將証件遞還給兩個警員。

兩個警員接過，其中一人道：「小姐，現在可以讓我們進去了吧？」

美娜搖搖頭：「阿SIR，你們有沒有搜查令？」

兩個警員又愕了一下，其中一個警員道：「我們沒有，但趕來的同事帶了搜查令，妳若是堅持要有搜查令才讓我們進屋，我們不勉强妳。」

兩個警員的態度很好。

「阿SIR，我不是故意留難。」美娜微微一笑：「我不過依照警方公佈的規例請你們出示搜查令吧了，請兩位不要見怪。」

禮多自然人不怪。那兩個警員中的一個忙道：「小姐，妳做得很對，我們怎會怪妳。」

說着話，樓梯下面傳來一陣沓雜的脚步聲，一個警員忙走向樓梯口，往下望。

「來了。」那警扭頭對站在門前的同事說。

一隊軍裝警員急急跑上來，站在樓梯口的那個警員向最先跑上來的一個警長敬禮，簡略地將情形說一遍。那個警長立刻走到大門前，從身上取出搜查令，遞給美娜。「小姐，這是搜查令，請妳看清楚。」

在那個警員向警長報告時，五六個警員已衝上來，有三個衝上天台，其他的站在大門的兩邊。

美娜看過那張搜查令後，才打開鐵閘讓外面的警察進入屋內。

搜查的結果，當然是沒有發現非法移民。

因爲，自江坤走後，屋內便只有她一個人。

當然，警察也查看過美娜的身份証。

美娜暗暗佩服江坤的「料事如神」。

登上天台的三個警員也沒有發現有人匿藏，在天台的邊沿探頭往下望，外墻也沒有人攀附過，便回到六樓。

那個帶隊的警長在查問過美娜後，眼見一無所獲，只好收隊離去。

美娜關上鐵閘，大門後，長長地舒了口氣。

驀地，電話聲驚心動魄地响起來，美娜嚇了一跳，按按心口，急急走

回客廳接聽。

「喂！」她拿起話筒，慣性地說一聲。

「阿嫂，我是江坤。」話筒中傳來江坤的聲音。

美娜聽着，感到一陣親切：「坤哥，被你說中了，那些警察走了不到五分鐘。」

「大頭元眞的報『案』？」江坤在電話中驚怒地說。

「是呀！」美娜接將警察來搜查的情形，說了一遍：「坤哥，幸好你有先見之明，要不，害了你們。」

「阿嫂，那不關妳的事。」江坤在電話中說：「大頭元那樣做，太過份了。」

「坤哥，算了吧。」美娜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阿嫂，貴生有打電話回來嗎？」

「沒有。」美娜道：「若找到貴生，我會盡快通知你。」

「痲煩你了，阿嫂。」江坤在電話那邊說：「夜了，不打擾你休息了。」

美娜忙說聲：「拜拜。」聽到那邊收了綫，她才放下話筒。

* * *

貴生已有幾日沒有打電話回來，不是出了事吧？

美娜怔怔地想着，坐在沙發上，好久也沒有動一下。

驀地，電話鈴聲又响起來，嚇得她一顆心「卜卜」直跳起來，急忙一把抓起聽筒，吸口氣，才說道：「喂，誰呀？」

她心裏吩望是李貴生打回來的。

話筒中傳來一陣猥瑣的笑聲。

美娜生氣地道：「你是誰呀，再不說，我收綫！」

猥瑣的笑聲立止：「喂，姐姐，剛才是不是有警方人員到妳家中大搜非法入境者？嘻嘻嘻，很熱鬧吧？」

美娜怒火中燒，尖聲道：「原來是你們報『案』！」跟着吐出一句三字經。

打電話來的那個人一陣大笑。「姐姐，別生氣，我們不過跟妳開個玩笑吧了，我們看不過那個痲甩佬替妳出錢還債，所以跟他玩玩。」

「無聊！」美娜怒罵一聲，用力將話筒放落機座上。

那知道電話又鈴鈴……地响起來，她負氣他一把抓起話筒，惡聲惡氣地道：「你再打電話來，我報警！」跟着想將話筒放下。

話筒中傳來那人的聲音：「喂，妳別生氣，別收綫！我不跟妳說廢話了，我有一個免費消息要告訴你。」

美娜哼了一聲：「有屁快放！」

「姐姐，先告訴妳，那是一個壞消息，希望妳聽了後，不要傷心！」那個人的聲音透着幸災樂禍。

「你到底說不說？」美娜厲聲說。

「別生氣發怒！」那人嘻皮笑臉的。「妳聽清楚呀，貴生已經死了！」

美娜聽在耳中，有如當頭响了個焦雷，震撼得呆住。

「喂，妳嚇傻了，是不是？」話筒中傳來那人的聲音。

美娜身子震動一下，聲音出奇地冷靜，因爲她不相信那個人的話：「你說夠了嗎？」

那人哈哈大笑：「難怪妳不相信，留意這兩天的報紙或是電視新聞報告吧！」「嗒」一聲，收了綫。

美娜呆住，久久沒有將話筒放回機座上。

她心裏極不願意相信那個人的話，但理智告訴她，那是有可能的。

李貴生已幾天沒有打電話回家。

她不知如何是好，怎樣去查証那個人的話是眞是假，結果，那一晚她睡不成眠。

翌日，她一早便去買了一份報紙，看看報紙上是否登載有李貴生死亡的消息。

她將整份報紙都看了一遍，看不到有關李貴生死亡的報導，放下報紙，她大大地鬆了口氣。

不過，她心裏馬上又閃過一個念頭。「這份報紙沒有，不等於其他的報紙沒有啊！」

她馬上從沙發上跳起來，急急外出，在報攤上買了幾份最暢銷的報紙，回家逐一翻閱。

翻遍了每一份報紙，甚麼兇殺、打劫、撞車、爲情輕生等新聞都有登載，唯獨沒有李貴生死亡的新聞。至此，美娜才完全放下心來。

她在心裏罵了句三字經，呼口氣，將大疊報紙塞到矮几的下面。

看了那麼多張報紙(她以前看報紙，只是略爲翻看一下，從來沒有如此認眞地看過)，她感到腰酸背痛，雙眼疲倦，便躺在沙發上假寐一陣。

由於昨晚心有所慮，輾轉不能成眠，這一躺下來，不知不覺便睡着了。

李貴生終於回來了，她好高興，開門讓他進來，撲入他懷中，摟着他，却發覺他背上粘膩膩的，從他肩頭上探看，他背上盡是腥紅的血，兩隻手上亦沾滿了血，她不由尖叫一聲。

從那個噩夢中驚醒過來，美娜猛地坐起來，不住喘氣，心頭也跳個不停。

那個夢太可怕了。

莫非貴生眞的死了？

她想到那個噩夢，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突然間，矮几上的電話動人心魄地响起來，嚇得她幾乎從沙發上跳起身來。驚魂甫定，忙抓起電話，只聽話筒中傳來「喂」的一聲。

她聽出是江坤的聲音，忙道：「坤哥？」

「是呀，妳是阿嫂？」

「嗯。」她應一聲：「想問找到貴生沒有？」

「是呀。」

「沒有他的消息。」美娜吸口氣：「他也沒有打電話回來。」

「阿嫂，對不起，打擾你了。」那邊的江坤似乎想收綫。

美娜忙道：「坤哥，昨晚你打過電話來後，大頭元的一個『馬仔』打電話來，他對我說，李貴生死了，還說，要我留意這兩天的報紙新聞及電視新聞報告，我今早看了幾份報紙，都沒有登載貴生死亡的消息，才放下心來，他們可能玩我！」

電話中傳來江坤的聲音：「阿嫂，別信他們說的話！他們收了錢，無理由再殺死貴生的，他們想嚇嚇妳，極可能是惡作劇！」

「但是……我剛才躺在沙發上，夢到貴生回來，背上全是血，我雙手沾滿了他的血……」

江坤在電話那邊忙安慰她：「阿嫂，那不過是做夢。做夢都是離奇古怪的，別放在心上，貴生不會有事的。」

「但願他沒有事，要不，我不知怎辦。」美娜仍然不能釋懷。

「阿嫂，別胡思亂想，說不定，貴生已聽到妳替他還了錢的消息，正趕回家。我借人電話打的，不好說太久，我要收綫了，再見。」

美娜只好說聲：「拜拜。」放下話筒。

雖說放下心來，其實，在未見到李貴生平安回來之前，她始終不能安心。因此，她沒有心情吃飯，中午時分，她煮了一碗麵吃，看看快到午間新聞時間，便開了電視機，等着看新聞報導。

終於等到播出午間新聞的時間，她全神貫注地看着。

新聞報導員報導一宗兇殺案。

她頓時緊張地湊近電視機，睁大眼看着電視機畫面，並傾耳細聽報導員讀出的那段新聞。

當她聽到死者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後，她如釋重負地往後一仰，靠在沙發背上，大大地鬆口氣。

整個下午，她都打電話給李貴生認識的朋友，打聽李貴生的消息。

李貴生既沒有回來，他的朋友也不知他的下落。

又到了晚間新聞的時候。

美娜心中忐忑，坐在電視機前，看新聞報導。

一天了，李貴生仍然沒有消息，她不由開始相信李貴生可能死了。

新聞報告中有不少是重復午間所播出的那些新聞，但比午間詳盡，當然，也加入了一部份最新的新聞，其中有匪徒持槍打劫金鋪，亦有轟動一時的國際大事，就是沒有她關心的那宗新聞播出來。

聽完新聞報告後，她舒口氣，不安的心情安靜了一些，同時生出一絲希望。

坐了一會，她感到肚子餓，看看墻上掛着的時鐘，經已七時二十三分，想起家裏沒有甚麼可吃的，只好外出到食肆去吃飯。

從六樓走到地下，往外面望一眼，美娜小心地往外走。

「阿嫂！」她才走出大門外面，一個人竟然從左邊閃出來，向她低叫一聲。

美娜雖然加倍小心，但在突然之下，仍然嚇了一跳，幾乎張口叫出聲來，幸好她立刻聽出是江坤的聲音，脚步一窒之下，驚喜地道：「坤哥，是你！」

向她招呼的，確是江坤：「阿嫂，沒有嚇着妳吧？」江坤抱歉地說。

美娜搖搖頭：「你怎會在這裏的？來找我？」

江坤點了頭：「我本來想打電話給妳的，但借人家的電話打給妳，很痲煩，所以，阿南他們叫我出來找妳，剛才我看到兩個警察站在附近，不敢上樓去找妳，待那兩個警察走後，正想上去，那麼巧，妳正好走出來。」

頓一下，跟着又道：「阿嫂，妳到甚麼地方去？」

美娜先不答他，拉着他便走，雙眼不住地四下掃視。「走遠點再說，說不定，有便衣警探暗中監視進出的人。」

江坤聽她那麼說，不由也緊張起來，留意出現在他眼內的行人。

直到轉入一個街口，美娜才放慢脚步，那知道無意中一眼瞥到有兩個警員從馬路斜對面的行人道走過來，從兩個警員走來的方向，像是衝着他們走來的，美娜心頭一緊，急中生智，忙挽住江坤的手，將身體偎貼在江坤的臂膀上，一副很恩愛親熱的樣子。

江坤亦看到那兩個橫過馬路走來的警員，亦緊張得口乾舌燥，手心冒汗，感覺身體有點僵硬，但臉上却沒有露出驚慌之色，盡量保持自然。

「坤哥，我想去醉紅軒吃晚飯。」美娜看到那兩個警察快走到他們面前，將臉貼在江坤的肩頭上，做出嬌嗲的樣子。

江坤被美娜柔軟的身體偎貼着，仿似冰山乍遇熱火，立時溶化，有點僵硬的身體立時回復自然，側着頭，含笑道：「今晚妳作主，妳要去離島食海鮮，也依妳。」

說話時，那兩個警察已走到他們面前，看了他們一眼，從他們的身邊走過。

在那兩個警察看他們一眼的霎間，江坤一顆心頓時停止跳動，有一種休克的感覺。待那兩個警察自身旁走過後，他又有一種近乎虛脫的感覺。

美娜也緊張得一顆心差點從口腔內跳出來。

她仍然挽着江坤的手臂，身體偎貼在他臂膀上。

直到走過一個街口，江坤才敢透口大氣，扭頭回望。

那兩個警察已走得不見人影。

他感到剛才像是從鬼門關走出來那樣，全身一陣輕鬆，但也感到全身乏力。

他輕聲對美娜說：「沒事了。」

美娜噓口氣：「剛才，嚇死我了！」沒有放開挽着江坤的手。

江坤的手臂挨擦着美娜那豐滿的半邊胸脯，心裏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他雖然已經二十九歲了，也曾有一個女朋友，但却從未如此親熱地接觸過女性的身體。他感到尷尬，但又不好叫美娜移開身體，一時間，他不知怎樣才好。

美娜似乎沒有察覺到江坤的尷尬不安，依然挽着他的手，偎貼着他：「坤哥，你吃了飯嗎？」

江坤搖搖頭。

「那一起去吃晚飯吧。」美娜側着頭說：「我正要去吃晚飯的，兩個人一起吃，沒有那麼悶。」

江坤抬頭張望一下，看看附近可有食肆。「去那裏吃？」

美娜歪着頭想一下：「就到醉紅軒去吧！」

江坤猶豫地道：「很高級的嗎？」

美娜笑道：「也算高級！」

江坤顯得更加猶豫：「我從來沒有到過那種高級的地方。」

美娜失聲笑起來：「怕甚麼，有我陪你呀！」

「但是……」江坤囁嚅地道。

「但是甚麼？」美娜突然睁大眼，疾聲道：「你怕不够錢結賬？」

江坤搖搖頭，囁嚅地道：「我……這麼老土，怕會令妳失禮。」

美娜不由又失笑起來：「坤哥，你怎會老土？你看看，滿街走着的行人，不是大都穿着T恤、牛仔褲、波鞋？很有型！現在不同以前了，那時，到高級的地方，確是要皮鞋西褲恤衫，最好還穿上西裝，全付武裝，否則確會遭人白眼，甚至恕不招待。但現在不同了，潮流與自然隨便，只要袋裏有錢，T恤牛仔褲波鞋，任何地方也可以去。」

江坤被美娜一番話說得「茅塞頓開」，爲自然的「老土」感到難爲情。

美娜看到江坤不說話，以爲他仍然膽怯，於是又說道：「坤哥，有我陪着你，放膽去吧！」

江坤挺挺胸：「好吧。」

「坐的士比較快，坤哥，坐的士好嗎？」美娜問。

江坤點點頭。

剛好有一輛的士駛來，美娜招手截停，江坤將車門打開，讓美娜先上車，這時候，她才發覺自己一直挽着江坤的手，忙放開，彎腰走入車內，心裏感到有點難爲情。

醉紅軒開設在最繁盛的遊客區，裝修得富麗堂皇，氣派不凡，才走入大堂，兩個小姐便笑着迎上去招呼，被「請」到一張枱子坐下來，馬上有一個穿着整齊制服的侍應用銀盤送上毛巾，請兩人抹手。

每一個前來招呼的侍應、「部長」，臉上都露出親切的笑容，令到客人很受用。

江坤還是第一次見識到這種親切的招呼，不由感嘆地道：「這裏眞是甚麼都好。」

美娜插口道：「坤哥，那要身上有錢才能够好好呀！」

江坤道：「那當然了，說到錢，不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都是最重要的！不過，有一點不同！資本主義社會，無論是甚麼人，只要你有錢，花得起，沒有人去理會你，尊重你，當帝皇般招呼，享受一流。但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社會，有錢不一定買到東西，也不一定受到尊敬！你要是倒霉，甚至會惹上麻煩。你到酒樓去，那些做又三十六，不做又有獎金的招待員個個板着臉，一點笑容也沒有，管你有錢沒錢，在他們眼中一個樣！客人越多，自然工作也多，看着別人大吃大喝，想想自己一個月的工資，不夠這些客人吃一頓飯，妳說，他們心裏有多氣悶！那很自然的，便會給客人臉色看，甚至給客人受氣！同樣是中國人的地方，爲甚麼這裏發展得那麼好，國內却那麼落後？還天天說甚麼社會主義好，要是大開門戶，任由人民離開，移民外國，只怕一下子都走清光，剩下那些高叫社會主義好的人留下來享受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吧！」

「坤哥，別說了，你看看要吃些甚麼菜吧。」美娜怕江坤越說越激動，失去控制，惹人注目，忙將菜牌遞給他。

江坤確是很激動，看來，他對在國內的生活，感受很深，要不是美娜將菜牌遞給他，他還會議論下去。

拿起杯子喝口茶，江坤看一眼那本菜牌，便遞還給美娜。「阿嫂，我第一次來這種地方，不知甚麼菜好吃，妳點菜吧，妳喜歡吃甚麼只管點，我無所謂。」

美娜接過菜牌。「坤哥，我點幾個菜，看看你是否喜歡，好嗎？」

江坤點點頭。「好啊，妳點吧。」

美娜先替江坤斟了茶，才打開菜牌看起來。

她點了三個菜，都詢問過江坤，江坤都點頭，照單全收，却說三個菜太少了，要美娜多點兩個，美娜說五個菜怕吃不了，江坤說吃得了，她拗不過他，只好再點了兩個菜。

在美娜看完菜牌後，一個侍應馬上來到他們那張枱子前，禮貌地詢問兩人點那幾個菜，美娜一一說出來，那侍應記下，將菜牌收起，殷勤地問：「兩位要喝些甚麼？」

江坤看着美娜。「妳喝甚麼？」

美娜却道：「坤哥，你喝甚麼？」

江坤猶豫了一下。「我喝拔蘭地。」

美娜對那侍應道：「來一支二號藍帶。」

侍應寫在紙上，江坤問：「阿嫂，妳不喝點甚麼嗎？」

美娜道：「坤哥，我陪你喝拔蘭地。」

那侍應全記下江坤兩人要的酒菜後，說一聲「謝謝」，退下去。

江坤待那侍應走開，驚奇地道：「阿嫂，妳會喝拔蘭地？」

美娜笑了。「我十多二十歲就會喝酒，酒量可能比你還好。」

江坤道：「那不奇怪，我這兩年才喝酒，喝的都是土炮土酒，幾日前才第一次喝拔蘭地，比土炮勁多了，也香醇多了，可惜我酒量不大。」

頓一下，跟着又道：「以前，在國內看到那些暴富起來的個體戶，走私販，還有那些幹部在酒樓內學這裏的人用水杯來喝進口的法國拔蘭地，心裏又妒又羨，只有吞口水，喝土炮，那太不公平了，他們喝一瓶拔蘭地，大多數在工廠做工的工人一個月的工資大概夠買一支拔蘭地，還剩多少錢買兩包進口美國煙，一隻燒鵝，那些工人大都憤憤不平，但政策如此，不平又有甚麼用？那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侍應在這時送來他們要的二號藍帶拔蘭地，替他們開了瓶塞，斟了酒，放下酒瓶才離開。

美娜端起酒杯，說道：「坤哥，喝一口試試，這隻牌子的拔蘭地不錯，很香醇。」

江坤拿起酒杯，淺淺地喝了一口，讚道：「不錯，比幾日前喝過的拿破崙香醇多了。」

未幾，他們要的菜陸續送上來，江坤對每一個菜都讚不絕口。

這一頓飯，兩人吃得很開心，將那瓶二號拔蘭地喝光，結賬的時候，侍應送上來的賬單是八百九拾多元，江坤拿出一張千元大鈔，放在單部內，起身便走。

美娜看着，欲言又止，那個侍應連聲多謝，殷勤地問：「老闆開車來的？」

原來，一般的食肆都設有停放車輛的服務，客人結賬離去時，侍應多數會問一聲是否開車的，若是，便致電給外面的泊車服務台，着他們將客人的車子開到門前，好讓客人才走出大門，便可以駕車離去，以示其服務週到。

江坤有幾分酒意，擺擺手道：「我不是老闆，也沒有車……」

美娜忙打斷江坤的話。「坤哥，你有點醉了。」挽着江坤的手便往外走。

那個侍應看着兩人往外走，連聲道：「多謝光顧，再見。」

美娜只好扭頭回說一聲：「拜拜。」

走出醉紅軒外面，江坤看着那燈光輝煌色彩耀目的夜景，感慨地道：「確是花花世界，好迷人，那像我們國內，一到夜晚，便黑沉沉的。這幾年好多了，用電器的人也多了，供電量却追不上消耗，便三天兩日停電，開兩日工，停三日電，這不管它，反正每月出糧時照拿工資，但在大熱天的晚上，連居民區也停電，那就慘了，睡在屋子裏，像蒸籠那樣，熱得人睡下去不到十分鐘，渾身被汗水濕透了，實在熬不住，家家戶戶都搬到街上去睡，站在街口往內望去，簡直是一奇景，那些形形色色的床鋪從街兩邊一直排下去，滿滿的睡着人，很不雅觀。」

「坤哥，國內眞的那樣落後？」美娜不大相信。「不是說，這幾年開放改革，生活改善了，到處都是新建的高樓大厦，穿着得比這裏的人還時髦？」

江坤點點頭。「這幾年生活確是改善了很多，但公共設施却追不上改革，不要說供電追不上消耗了，就說馬路吧，以前沒有那麼多汽車在路上行駛，同一條路，不會塞車，現在汽車不知多了多少倍，但交通設施却沒有多大發展，馬路跟以前一樣闊，但行走的車輛多了幾倍甚至十幾倍，妳看，怎會不塞車。塞車的情形比這裏還要厲害，走路比乘車要快！」

「坤哥，這裏若是遇上下雨天，很多地方也很塞車的呀，再遇上交通失事，簡直寸步難行。」美娜邊說，邊往馬路張望，看看可有的士到來。

馬路上車來車往，就是見不到車頂上亮着標誌燈的的士。

兩人只好站在路邊等車。

江坤拿出一支香烟，點燃了，吸了一口，突然說道：「阿嫂，我忽然想起一個不是笑話的笑話。那時候我不過十歲左右。是一件眞事，但說的人都拿來當笑話說。事情發生的時間，是一年中最炎熱的那個月份。那時候，風扇是奢侈品，一百戶大約只有幾戶擁有，但在沒有電的時候，有等於沒有，有一個肥婆，家裏有一把風扇，可是那一晚却停電，在窄小的房間內睡不成眠，熬不住，只好搬了一塊床板架在門前露宿，外面畢竟比屋內

涼快一點點，加上手執葵扇搖撥，漸漸便睡着了，酣睡中，她感到有人壓在她身上，睡與醒之間，她以為是自己的丈夫，便不加理會，繼續睡，翌日天剛亮，她醒過來，發覺自己的褲子鬆鬆的沒有繫好，不以為意，繫好褲帶，便返入屋內，走入房中，將枕頭放回床上，躺在床上的丈夫忽然醒來，一把將她拉倒在床上，翻身將她壓下去，她却一推，將丈夫推下去，說昨晚才要了，大清早又要，貪得無厭。她丈夫聽她那麼說，先是愕了一下，繼之奇怪地道：昨晚根本沒有下過床，更沒有碰過她，怎會跟她……妳不是做夢吧？肥婆聽丈夫那麼說，呆了一下，詐稱便急，起身走到床尾的便壺前，脫下褲子察看，那裏還留着痕跡，根本就不是做夢。她還記得很清楚，在矇矓之間，那種感覺很眞切。她以為丈夫為了再要一次，向她撒謊，小便後，她罵丈夫說謊，丈夫矢口否認，結果，吵起來，被鄰居聽到，傳了開來。最後那個肥婆確定自己在熟睡中，被路過的色狼佔了便宜，與丈夫到派出所去報案！」

美娜聽着，沒有笑，她感到一點也不好笑。

她想起了自己被强姦的那回事。

江坤本來又想發表議論的，看到美娜默然不悅的樣子，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才醒悟到自己剛才那個「笑話」可能觸着了她的痛處，不安地道：「阿嫂，對不起……我不該說……」

美娜抬眼看到江坤後悔不安的樣子，心裏有點過意不去，淡淡笑道：「坤哥，你又不是有心的，喂，有輛的士駛來了！」急急揮手，示意那輛沒有載客的的士駛前來。

那輛的士駛到他們身前，江坤搶着拉開車門，讓美娜上車，跟着才上車。

美娜對那個司機說了個地址，司機便開動車子，往前駛去。

的士載着兩人駛到美娜居住的那幢唐樓的樓下，江坤付了車資，兩人先後下車，的士馬上離去。江坤看一眼美娜，「阿嫂，我送妳上樓再回去。」

美娜點點頭。兩人走入大門內，拾級往六樓上面走去。

上到六樓，美娜開門進入屋內，江坤沒有進去。「阿嫂，我走了。」轉身向樓梯口走去。

美娜將他叫住。「坤哥。」

江坤站住，轉身問：「阿嫂……」

美娜壓低聲音，「坤哥，這麼晚回去，萬一遇上警察截查……你不是急着想找到貴生嗎？說不定他會在今晚打電話回來，甚至突然間回來，你何不在這裏睡一晚，明早才回去？」

江坤想到孤男寡女，不大方便，因而猶豫不決，正想說話，美娜已伸手一把將他拉入屋內，將鐵閘、大門關上。「坤哥……我一個人在這麼大的屋內……有點怕，一晚驚醒幾次，我想你……留下來陪我。」

江坤同情地道：「阿嫂，我明白的，希望貴生今晚會回來，或是打電話回來。」

美娜邊往裏走，邊道：「坤哥，你先坐一會，我去煲糖水給你潤潤喉。」

江坤忙道：「阿嫂，不要麻煩了，我不口渴。」

「坤哥，不麻煩的。相信你來了這些日子，從未吃過糖水吧？」美娜走到廚房門口站住，扭頭看着江坤。「你喝酒食烟，要潤潤肺的啊！」

不等江坤說話，她已走入廚房內。

大約十分鐘左右，美娜從廚房走出來，在沙發上坐下來，笑對江坤說道：「煲腐竹雞蛋糖水，又快又簡單，半個鐘頭有得吃。」

江坤客氣地道：「阿嫂，妳太客氣了。」

美娜笑道：「你才客氣……」

江坤看看矮几上的電話，「石屋沒有電話，我今晚不回去，擔心阿南他們以為我出了事，阿嫂，我還是回去……」

正說到這裏，電話忽然响起來，美娜忙拿起話筒，邊低聲道：「可能是貴生打來的。」跟着提高聲調朝話筒「喂」了一聲。

話筒中馬上傳來聲音，美娜邊聽邊道：「是南哥，嗯，坤哥在我這裏，這麼晚，我怕他在回去時出事，所以，叫他在我這裏渡過一晚，你等等，我叫坤哥跟你說話。」將話筒遞給江坤。

江坤接過，與阿南打了個招呼，然後才說道：「你們那邊沒有甚麼事吧？」聽到阿南在那邊說：「沒事，我們見你這麼晚不回來，有點擔心，才打個電話給阿嫂，你既然在阿嫂那裏，我們都放心了。」

江坤道：「你們要小心啊。我明天早上便會回來，我留在阿嫂這裏，還想看看貴生有沒有打電話回來，就這樣吧，新聞報告了，我要看看有甚麼新聞。拜拜。」將話筒放回機座上。

電視機的螢光屏上，確是在播放新聞。美娜是在將話筒遞給江坤後，看到壁上掛着的時鐘指着即將播映夜間新聞的時間，忙去按着電視機的按鈕。

按照慣例，首先播映的是本地新聞，然後才是國際新聞，當然，國際間要是發生了重要的事情，是會第一時間加以報導的。

新聞報導員讀出的第一段本地新聞，是一件發現屍體案。

傍晚時分，警方接到報告，市郊XXX水塘的一處岸邊，浮着一具屍體，警方接報趕到現場，將屍體打撈上岸上……男性死者現年三十歲，身份証上的姓名是李貴生……」報導員在報導時，畫面上播出當時的現場情形。

美娜在聽到李貴生三個字時，恍似遭到電殛般，渾身震動了一下，跟着神情木然地喃喃道：「他死了，果然死了，他們果然殺了他，還要逼我還錢……」

江坤也被電視上播出的那件新聞弄得驚呆住，特別是當電視上播出死者身份証上的相片時，更加不用懷疑，死者確是美娜在法律上沒有名份的丈夫，他在這裏唯一認識的朋友李貴生。

他從來沒有想到，李貴生會死了。因為，他不相信大頭元等人在收了錢後還會殺人，或是在殺了人後，還逼美娜還錢。

那太過份了。

那裏還有江湖規矩可言？

電視畫面一轉，報導員報導另一則新聞。

江坤那有心情去聽，看到美娜呆呆地喃喃自語，擔心地道：「阿嫂……妳……怎麼了……不要太傷心啊……」

美娜突然轉頭看着江坤，喃喃道：「貴生死了，貴生是不是死了？」

江坤看着她那個樣子，不知如何是好。「阿嫂，貴生確是死了，是被人殺死的，妳不要太傷心，人死不能復生，節哀順變吧。」他不知說甚麼才好，只好將參加一個親戚的喪禮時聽到一些人安慰主家的說話，照說出來。

「貴生眞的死了？」美娜兩道目光直直地射在江坤的臉上。

江坤點點頭。

美娜全身抖動一下，突然一把撲在江坤的身上哭起來，只是抽抽噎噎地哭。

江坤被美娜那突如其來的舉動弄得呆住，不知如何才好，是推開她還是任由她那樣，同時，也不知如何安慰她才好。

美娜一直哭泣着。

江坤也一直呆着。

他活了二十九年，從未與一個異性如此「親熱」地接觸過。

驀地，他嗅到一陣焦味。

起先，他想不起怎會有焦味傳出來，但隨即便猛然醒起，美娜那煲糖水煲乾水了！他馬上着急地道：「阿嫂！煲燶(焦)糖水了。」

美娜一聽，馬上直起身，嗅了嗅，驚叫一聲，跳起身，奔向廚房。

江坤猶豫了一下，亦起身向廚房走去。

奔入廚房的美娜突然發出一聲痛叫，跟着是鋼煲跌落地上的「砰」一聲响。

「阿嫂，妳怎麼呀？」江坤大驚，急忙撲入廚房。一眼看到美娜站着搖動雙手，一臉痛苦之色，而爐頭的火仍然燒着，美娜的脚下有一個燒焦了的不銹鋼湯煲。

他忙衝前去，先將爐火扭熄，再將那個鋼煲踢開，看着美娜的雙手，問道：「燙着了？」

美娜雪雪聲呼痛。「嗯，我情急之下，忘了先熄火，先將煲拿開，被灼熱的煲耳燙傷了手指。」

江坤看到美娜的雙手紅紅的，忙道：「有沒有藥油？我替妳搽點藥油。」

「有。」美娜說着走出去。「在洗手間那個小藥箱內。」

江坤急急走入洗手間，從小藥箱內拿了一瓶專治刀傷火燙的藥油，替美娜燙傷的雙手搽抹。

「還痛嗎？」江坤關切地問。

「好多了，沒有剛才那麼痛。」美娜噓口氣。「坤哥，多謝你。」

江坤拿着藥油，邊走向洗手間，邊道：「阿嫂，又說客氣話了。」

從洗手間走出來，他順便拿了幾張厠紙，遞給美娜。「阿嫂，抹抹臉吧。」

原來他看到美娜滿臉淚痕，才拿厠紙給她抹去淚水。

美娜看着塗了藥油的雙手，向江坤搖搖頭。

江坤這才醒起她雙手燙傷，猶豫了一下，硬着頭皮道：「阿嫂，我幫妳抹，好嗎？」表情有點尷尬。

美娜大方地道：「嗯，坤哥，麻煩你了。」

江坤只好用厠紙替美娜抹去臉上的淚痕。

第一次替一個異性如此親近地抹臉，江坤一顆心噗噗直跳，手也有點顫動。

他發覺美娜的樣貌頗美，一雙豐潤的嘴唇很誘人，一顆心跳得更厲害。

抹完後，他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美娜感激地看着江坤。「坤哥，你眞好人，要不是你，我不知會怎樣。」

江坤忙道：「阿嫂，貴生是我的朋友，我應該幫忙的。」

美娜道：「像你這種對朋友那樣好的人，如今越來越少了。」

江坤忽然想起廚房那個燒焦了的鋼煲，立刻站起來，「阿嫂，我去廚房看看，替妳將那個煲用水浸着，過後好清理。」不等美娜說話，已走向廚房。

美娜看着江坤的背影，咬咬嘴唇，在心裏對自己說：他對我眞好。

江坤在廚房躭了一會，便走出來。「阿嫂，清理好了。」走到沙發前，坐下來。

美娜想說句客氣的話，話到口邊又咽住了，看到江坤一頭汗，忙道：「坤哥，去洗個臉，冲個涼吧，鏡箱裏有乾淨毛巾。」

江坤道：「等一會才冲吧。阿嫂，貴生……已經死了，不要太傷心，有甚麼要我幫忙的，只管說。」

美娜雙眼又紅起來，抽抽鼻子，說道：「坤哥，不用了，謝謝你的好意……」

江坤道：「阿嫂，我想陪妳到殮房認屍的，但我沒有身份証……」

「認屍的事，我一個人便成。」美娜用手抹去眼淚：「只是……他的身後事……」

「阿嫂，妳放心，至於錢的方面，不成問題，我會盡力幫忙。」

美娜感激涕零。「坤哥，你這樣幫忙，我不知怎樣感激你，貴生泉下有知，會保佑你……」

江坤改變話題。「阿嫂，貴生有父母親人吧？」

美娜道：「他父母早已死了，我只知道他還有一個姑母。」

一頓，接道：「我會打電話通知她的。」

「阿嫂，不要胡思亂想了。」江坤同情地道：「好好睡一覺吧。」

美娜苦笑一下，「我怎能睡着？心裏亂得有如塞了一團草。是了，坤哥，貴生死了，偸渡到外國的事，有甚麼打算？」

江坤嘆口氣。「我們在這裏只有貴生一個朋友，本來指望靠他幫忙，偸渡到外國去，如今他死了，一時間，我們不知怎辦。」

美娜道：「坤哥，我可以幫你們。」

江坤大喜過望。「眞的？」

「嗯，」美娜肯定地點一下頭。「我認識貴生那個有門路偸渡去外國的朋友。我曾跟貴生一起跟那個人見面吃過飯，聽過貴生與他談說那種事。」

「那太好了，」江坤喜道：「阿嫂，這件事，請妳多多幫忙。」

美娜道：「坤哥，你這樣幫忙我，我應該幫忙的。」

「早知妳也認識那種人，那就不用等貴生……」江坤警覺到那樣說有點不近人情，忙停住，跟着解釋。「阿嫂，妳也知道，我們這種人，一天未離開這裏，便有被查出身份的危險，所以，我們都很心急離開這裡，重新生活。」

美娜道：「坤哥，你們的心情、處境我很明白，明天我到殮房認過屍後，馬上跟你去找那個人。」

「阿嫂，謝謝妳。」江坤高興得幾乎想握住美娜的手，那刹那警覺到那太孟浪，抬起的手改爲撥一下頭髮。

「坤哥，很晚了，你去冲個凉，睡覺吧。」美娜看到墻上的鐘指着凌晨一時零七分，自己雖然睡不着，江坤也要睡的。

江坤確實有點睏，那是因爲有酒意的關係，聽美娜那麼說，便站起來。「阿嫂，妳也睡吧，睡不着，躺着也好。」

美娜點點頭，站起身。「坤哥你等等，我去拿套貴生的睡衣褲給你。」

江坤本想說：不用了，話到口邊又噎住，說出來的話變了：「阿嫂，又要麻煩妳。」

美娜說一聲：「這有甚麼麻煩。」走入房間，拿了一套乾淨的睡衣褲及一條內褲，走出來遞給江坤。

江坤接過，說了一聲：「唔該(有勞)。」走入洗手間。

江坤洗完澡，從洗手間內走出來。「阿嫂，我睡沙發便成。」

美娜道：「睡客房吧，我去執拾一下。」

江坤忙擺手道：「阿嫂，別麻煩了，妳的雙手又燙傷了，睡沙發也一樣啊！」

美娜道：「那我拿個枕頭，毛巾被給你。」走入房中，拿了一個枕頭，一張毛巾被出來，放在沙發上。

「阿嫂，妳也休息吧。」江坤在沙發上坐下來。

美娜點點頭，走入洗手間。

江坤在沙發上躺下來，突然想到美娜雙手燙傷，沾不得水。不知怎樣洗澡，可惜他幫不了忙，便合上雙眼，臉朝裏，側身而睡。

這個睡姿比仰躺着要雅觀多了。

他很快便睡着，不知道美娜甚麼時候從洗手間內走出來返房睡覺。

＊　＊　＊

江坤被一聲驚叫驚醒過來，像彈弓人一樣，整個人彈了起來。

他首先便想到美娜，高聲問道：「阿嫂，甚麼事？」

房間內傳出美娜的聲音，有點抖顫。「坤哥，沒有事，不過做了個噩夢，驚醒了你，對不起。」

聽美娜說是因爲做噩夢，才發出叫聲，江坤才放下心來。「阿嫂，不要怕，做夢吧了，只要妳不胡思亂想，便不會再做噩夢。」

美娜在房間內應了一聲，江坤沒有再說話，在心裏嘆口氣，躺倒下去再睡。

聽着墻上那個掛鐘的滴塔聲，江坤很快又睡過去。

也不知睡過去多久，他忽然又醒過來。

他是被擠醒的。

被一個柔軟而富於彈性的溫暖軀體擠迫得從睡夢中醒過來。

他感覺到那擠迫着他，並緊摟住他的軀體微微抖顫着。

這間屋子內只有他與美娜，若那緊摟住他的軀體不是鬼魅之類的邪物，那一定是美娜。

他肯定那是人的軀體。是美娜的身體。

他張開眼，也不敢動一下。

但是，他的生理及身體起了奇妙的反應。

那很難怪他的，差不多三十歲的人了，與異性如此親熱地擠貼着，還是第一次，就算是有經驗的男人，也會禁不住生出反應的，何况，江坤是個血氣旺盛的青年人。

陡地，美娜的身體往他身上擠動一下，摟抱得他更緊。

江坤强烈地感受到那種奇妙的貼

身接觸，特別是背部與美娜那豐滿的胸脯擠貼的感覺，他感到像觸了電一樣，產生了强烈的生理反應。

他忍不住動了動。

「坤哥，我好怕。」美娜顫着聲說。

江坤不可能再假睡，他强自壓抑着，不自然地道：「阿嫂……別怕，我在這裏啊。」

美娜並沒有放開摟着江坤的雙手。「我夢到貴生全身是血，向我撲過來……我……驚得……不敢留在房中……」

美娜的氣息噴在江坤的頸脖上，令他感到一陣癢癢的，忍不住縮了縮脖子。

「阿嫂，亮了燈，妳就不會那麼害怕了。」江坤極力壓抑着心中的慾火，他不想做對不起朋友的事，雖然他已經死了。

「不要……」美娜的身體貼得更緊，嘴唇觸在江坤的頸脖上，下面的話中斷了。

江坤只覺脖子上一陣痳癢難當，他想推開美娜，又有點過份，那會令到她感到難堪，一時間，他不知如何是好。

「坤哥，我好怕，你抱着我好嗎？」美娜像夢囈般，嘴唇輕輕地碰在江坤的頸上。

在這種情形下，江坤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慾火燒掉了理智，一個轉身，與美娜面對面地貼在一起，手臂抵住美娜那富有彈性的乳房，心中那股慾火燒得更厲害。

兩片火熱的嘴唇碰觸在他的唇上，立刻緊緊地接合在一起。

江坤一個翻身，將美娜壓在身下，一雙手狂野地在美娜那高聳的胸脯上撫摸起來。

美娜的雙手也在江坤的身上游移着。

黑暗中，但聞喘息之聲。

＊　＊　＊

這日，鄧世超剛從一個舞小姐的香閨中走出來，便被一個人截住。「你就是沙塵超？正名鄧世超？」

鄧世超抬眼看看那人，年約三十出頭，並不認識，當下眼一翻。「朋友，我不認識你。」

「你不會不認識這個吧？」那人冷笑一聲，從身上拿出一個証件來，遞到沙塵超的眼前。

沙塵超不是瞎子，一眼便看清楚，那是警方的便衣探員的証件，上面有那人的相片、姓名——張健武。

呆了一呆，沙塵超不自然地笑了。「阿SIR，甚麼事呀？」

那個便衣探員將手上的証件放回褲袋內，似笑非笑地道：「跟我來！」一手搭着沙塵超的肩頭，往前面走去。

沙塵超不敢不從，口裏說道：「阿SIR，去那裏呀？」

那個便衣探員張健武道：「到一個可以說話的地方去。」

「阿SIR，有甚麼可說的呀？」沙塵超心裏七上八落，口氣却很硬。

「沙塵超，你不是想我帶你返警局去，才有話跟我說吧？」張健武的聲音嚴厲起來。

沙塵超心裏打了個冷顫，忙道：「不，不，阿SIR，我跟你去。」

張健武沒有再說甚麼，將沙塵超帶到一間茶餐廳內，在最裏面的一個卡座內坐下來。

一個侍應馬上送上兩杯蒸餾水，跟着問二人要些甚麼。

張健武要了一杯咖啡，問沙塵超道：「你要甚麼？」

沙塵超道：「我不要。」

張健武冷笑一聲。「你昨晚在那個女的身上拚命幹，甚麼氣力也耗盡了吧？不吃些東西，怎有氣力說話？伙計，替他來一杯鮮奶、一件奶油多。」

那個伙計聽得掩嘴暗笑，邊寫單邊盯住沙塵超，露出曖昧的神色。

沙塵超尷尬地垂下頭來，不作一聲。

待那個伙計走開後，張健武拿出打火機，燃點了一根香煙，吸一口，噴出烟來，雙眼望向沙塵超。「你不認識我，我却很清楚你的底。」一頓，又道：「鄧世超，花名沙塵超，男，二十三歲，無正當職業。五年前，因盜竊罪，判入獄半年，出獄後，重操故業，有幾個死黨，一個叫育輝、一個叫短途馬——馬炳中……」

「阿SIR，別說了，你到底要跟我說些甚麼，直接說吧！」沙塵超沒好氣地打斷張健武的話。

張健武笑笑，兩眼一直盯着沙塵超。「最近，軍部失竊了一批槍械彈藥，你不會聽不到消息吧？」

沙塵超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聽到。」

跟着臉色驟變。「阿SIR，你不是以爲是我幹的吧？」

張健武點一下頭。「起初，我確是懷疑你們。」

「阿SIR，東西可以亂吃，話不可以亂說啊，你有何証據？」沙塵超口氣强硬起來。

盜竊軍部槍械，是嚴重的罪行，起碼判十年以上徒刑，這可不是鬧着玩的，沙塵超自問沒有幹過，當然態度强硬了。

張健武冷笑一聲。「我沒有說是你幹的，你發甚麼急。你們也沒有資格幹爆竊軍火的事……」瞥到一個伙計將飲品送過來，忙將下面的話咽住。

待伙計放下飲品、食物，走開後，張健武放了兩顆方糖在杯內，攪動幾下，喝口咖啡。

沙塵超沒有動面前那杯鮮奶和奶油多士，看着張健武喝下那口咖啡，立刻開口道：「阿SIR，既然你也認爲不會是我們幹的，那還有甚麼好說？」

作勢起身要走。

「坐着！」張健武低喝一聲：「你不是要我將你帶返警局，才肯乖乖的地坐着吧！」

沙塵超立刻噤聲。

「吃吧！」張健武指着沙塵超面前的飲品食物。「不吃白不吃，這一次不付錢也不成。」

沙塵超看到一個侍應走過來，忙拿起那杯鮮奶，喝了一口，跟着拿起刀叉，吃那塊奶油多士。

眼角瞥到那個侍應走開後，張健武馬上道：「沙塵超，關於軍火失竊那件事，你既然聽到消息，那總該聽到多一點吧？」

沙塵超咽下一小塊多士，搖搖頭：「沒有聽到別的消息。」

「眞的？」張健武嚴厲地盯着沙塵超。

「阿SIR，我說的是實話。」沙塵超矢口否認，道：「若是有，早對你說了，那對我根本沒有損害或是得益。」

張健武深深地看了沙塵超一眼，半晌，才道：「你聽着，若你騙我，我一定會用盡辦法將你盯死。」

沙塵超吸口氣。「阿SIR，我怎會騙你，若有關於軍火失竊的消息，我一定通知你。」

「這是我的傳呼機號碼。」張健武將一張卡片遞給沙塵超。「三日之內，你若沒有消息向我提供，我會跟你玩人釘人的遊戲。」

沙塵超接過卡片，苦着臉道：「阿SIR，這……」

張健武已站起來，往外走。「我還有事要辦，先走一步。記着，若找人打麻將，致電給我。」

沙塵超看着張健武走出餐廳外面，口裏吐出一句髒話，拿起杯子，一口將大半杯鮮奶喝光。

* * *

才回到住處，阿錫從房內走出來，看到是沙塵超，馬上說道：「超哥，你去了那裏？那個『青頭仔』打了四個電話來找你。」

沙塵超一屁股跌坐在沙發上，將手上那串門匙抛在矮几上，不耐煩地道：「何青泉找我幹嗎？」

「他說有緊要事跟你說。」阿錫道：「超哥，可能是星爺要我們替他做事。」

「一定是！」沙塵超一拍沙發，直起腰肢。「我差點忘了，我們要替他做一件事。」

「鈴……」矮几上的電話忽然响起來，沙塵超與阿錫同時看着那個電話。「一定是何青泉打來的。」阿錫說。

沙塵超吁口氣，一把抓起話筒，「喂」了一聲。

「我找沙塵超。」話筒中傳出聲音。

「我就是。」沙塵超看一眼阿錫，「你是誰？」

「何青泉。」

「青哥，找我有甚麼事？」

「星爺有件事要你們去做，半個小時後，在旗桿碼頭見。」

「好吧。」沙塵超聽到對方已收了綫，才將話筒放下。

「是何青泉，星爺要我們做一件事。」沙塵超抬起頭，看着阿錫。

「做甚麼？」阿錫問。

「何青泉沒有說。」沙塵超捏着拳頭。「當然不會叫我們替他送東西那麼簡單。」頓一下，又道：「何青泉要我立刻到旗桿碼頭見他。」站起身來。

「要我跟你去嗎？」阿錫看着走向大門的沙塵超。

沙塵超搖搖頭。「不用，他們要我們做事，不會對我怎樣的。」

「超哥，小心點好。」阿錫不放心地道。

「嗯。」沙塵超開了大門、鐵閘，走出外面，順手將大門、鐵閘關上。

* * *

沙塵超遲了五分鐘才趕到旗桿碼頭。

老遠的，他便看到何青泉倚在岸邊的鐵欄上，東張西望。

他急走幾步，來到何青泉的身前。「青哥。」

何青泉看着沙塵超。「你遲了。」

沙塵超在心裏暗罵一聲，臉上却陪笑道：「青哥，你也知道這裏的交通情形，我第一時間乘的士趕來的了。」

「走吧！」何青泉向碼頭旁邊的一座商業大厦走去。

「到那裏？」沙塵超問。

「上面的酒店餐廳。」何青泉抬頭看一眼那座商業大厦。

沙塵超不再說話，跟着走，心裏却道：「今日是甚麼日子？麻煩接踵而來，更邪的是，跟我說話的人，都要到餐廳去。」

在酒店的海景咖啡座一個臨窗的位置坐下來，兩人各自要了飲品。

何青泉拿出一包香烟，遞一支給沙塵超，沙塵超不好拒絕，接過，搶先拿出打火機，先替何青泉點了烟，自己才燃着嘴上的香烟。

抽着烟，兩人都不說話，透過玻璃，瀏覽海上的景色。

直到侍者送上他們要的飲品，兩人各自喝了兩口後，何青泉才說道：「沙塵超，星爺要你們在四日後的晚上，幫他做一件事。」

沙塵超放下咖啡杯。「做甚麼事？」他是明知故問。

「當然是你們的老本行。」何青泉在說話時，一直暗中留意是否有人走近他們坐着的地方。「你以爲會叫你們去打鬥、玩女？」

「是甚麼貨？」沙塵超問。

「我也不知道。」何青泉點着一支香烟。「等一會，我會交給你一張圖紙，上面詳細地繪畫了那個地方的內外情形，你們看過後，便會瞭如指掌。

到時，我會派人帶你們去那裏，再告知你將貨送到那裏。」

「一定要在第四日晚上動手？」沙塵超也點燃了一支香烟。

「嗯。」何青泉噴出一口烟。「不過，若情形有變，我會隨時通知你，提早或是延遲動手的時間。」

吸口烟，跟着又道：「總之，你們要等我的通知才能動手，知道嗎？」

「知道。」沙塵超點一下頭。「青哥，可不可以透露一下，我們要搬的是甚麼貨？地點在那裏？好讓我們心裏有個準備。」

何青泉噴出一口烟。「我也不知道，怎告訴你？我差點忘了告訴你，運貨的車輛你們要負責準備。星爺要我告訴你們，若是幹得好，那筆數不但一筆勾銷，還會打賞你們。」

「青哥，我先多謝星爺。」沙塵超很會說話。

「你們在這兩日一定要詳細地看清楚那張圖紙，星爺不希望你們出事。」

「放心吧，青哥，我們會看得爛熟的。」沙塵超將烟蒂放在烟灰盅內捺熄。「我們也不想出事，衰的是我們呀！」

「萬一出了事，你們要負責，知道嗎？」何青泉將小半杯冷飲喝光。「除非你們不想做人。」

沙塵超笑了。「青哥，你就算給我吃了老虎膽，也不敢洩露出來的。」

何青泉看看腕錶。「我要走了。」

沙塵超當然不能夠再坐下去。「那走吧！」

何青泉馬上招來侍者，會賬離去。

兩人乘電梯落地下大堂。

電梯內只有他們兩個人，何青泉從身上拿出一個摺起來的牛皮紙袋，交給沙塵超。

沙塵超接過，放入褲袋內。

何青泉立刻伸手在二字的按鈕上按了一下，電梯便在二樓停下來，門開，何青泉走了出去。

沙塵超並沒有走出電梯，直落地下大堂，走出大厦，截了輛的士回去。

* * *

美娜帶着江坤，去到一個靠近海邊的小市鎮。

時間是下午三時十一分。

美娜在上午時，已到政府的殮房去認過屍，証實死者確是李貴生。

警方人員循例向美娜查問一番，跟她落口供。

江坤在美娜去殮房認屍時，他亦返回石屋，將好消息告訴阿南他們，免得他們擔心他。

跟着，他便趕去與美娜約定的地方，乘車去那個小市鎮。

自從與美娜發生關係後，江坤心裏一直感到不安，覺得對不起李貴生。

但是，他又很回味與美娜瘋狂相愛的那一刻。

那是他的第一次。

正因爲是第一次，那種感受才會那樣深刻，美妙。

他甚至有一種難爲情的感覺。

美娜却表現得很自然，只是，對江坤的態度親暱多了。

她要江坤不要再叫她阿嫂，直呼她的名字「美娜」。

江坤也感到再叫美娜做阿嫂有點滑稽，既然發生了那種關係，無形中，關係親密了，確是該改口叫她的名字。

在一家門面裝修得頗體面的海鮮酒家內，美娜見到那個人——李貴生的那個朋友。

他們約了在那間海鮮酒家見面的。

那人看到美娜與江坤走入去，馬上站起來，舉手向美娜招呼。「阿嫂！」

「李先生。」美娜笑着回應一聲，向那個李先生坐着的枱子走去。

江坤跟着美娜。

「阿嫂，請坐。」那個黑黑實實，身材頗壯健的李先生邊招呼走到來的美娜，一雙眼却瞧着江坤。

美娜在坐下來之前，替兩人介紹。「李先生，這是我的表兄。」

江坤伸出手。「李先生，我叫江坤。」

「江先生，幸會。」李先生伸手跟江坤握握手。「請坐。」

江坤客氣一句，才坐下來。

李先生拿起茶壺，替兩人斟茶，「阿嫂、江先生，請喝茶。」

美娜與江坤客氣一番，才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

這段時間因爲是午市過後，晚市未到的眞空時候(一般的海鮮酒家大都在午市後，不設下午茶市的)，店內除了他們那一枱(三個人坐着)外，沒有別的客人，只有兩個在店內工作的中年人，在擺放好椅子及更換每張枱上的陳設。

事後，美娜與江坤才知道，那個李先生(李波)是那間海鮮酒家的老闆，怪不得在「午休」的時候，仍然可以在店內坐着喝茶。

「李先生，這裏說話方便嗎？」美娜兩眼左張右望。

李波笑笑。「阿嫂，放心吧，我約你與江先生來這裏，當然方便啦。」

美娜低聲道：「李先生，我表哥與三個朋友想去泰國，可以安排一下嗎？」

李波的聲音也壓得很低：「可以。」

「費用多少？」美娜問。

「五萬。」李波道。

美娜咧嘴一笑。「李先生，貴點吧，我聽貴生說，去泰國不過三萬五。」

「貴生甚麼時候跟妳說的？」李波也咧嘴笑着。

「大約半年前吧。」美娜眨眨眼。「阿嫂，半年前跟現在相距百多天啊！半年前，公共巴士車費最平的一元二角，如今已加到一元五角，加了百分之二十五。再拿我這間海鮮酒家來說吧，半年前一碟油菜不過十六元，如今已加到二十二元，加幅達百分之四十。如今百物騰貴，那種費用當然也要加啊！」

「李先生，這個我知道。」美娜道：「但也不可能一加便加萬五元吧？」不等李波回話，美娜又道：「李先生，看在跟貴生是同鄉兄弟的份上，幫個忙，收少一點。我表哥他們實在負擔不起。」

李波想一下，嘆口氣，道：「阿嫂，好吧，就算我對貴生的一點意思，每個減收五千，實數四萬五吧！」

美娜在致電給李波時，早已將李貴生浮屍水塘的事，告訴李波。

美娜轉眼望着江坤。

江坤點點頭。「李先生，一言為定。」伸出手來。

李波忙伸手跟江坤握手。

「李先生，希望你能夠盡快安排我們去泰國。」江坤拿起茶壺替李波斟茶。

李波頷首。「江先生，我會盡快安排。」

「能夠給我一個時間嗎？」江坤將茶壺放下。

「這個很難說的。」李波聳聳肩道：「若是碰巧了，今晚也可以走，若是不巧的話，可能要等十天半個月。江先生，那是急不來的，總之，我會盡快安排。」

「李先生，是不是仍照老規矩付錢？」美娜問。

「嗯！」李波道：「上船之前，付清費用。」跟着又道：「阿嫂，我安排好之後，我會打電話通知妳。」

美娜點點頭。「李先生，謝謝你的幫忙。」

江坤也客氣一句：「李先生，謝謝。」

李波道：「阿嫂、江先生，別客氣。」接道：「難得來到，今晚就在這裏吃頓晚飯吧。」

美娜看一眼江坤，看到他微微搖頭，忙道：「李先生，多謝了，我還要趕回去料理貴生的後事。」

李波聽美娜那麼說，沒有再挽留她。「阿嫂，有甚麼我可以幫你忙的，儘管說出來。」

「李先生，多謝你的好意。」美娜知道那不過是客套話，因而也客套一句。

「阿嫂，妳們既然有事要趕回去，我也不留你們了，有空的話，再跟妳飲茶。」李波邊說邊從身上拿出一個封套，遞給美娜。「阿嫂，小小意思，請收下，貴生甚麼時候出殯，請通知我，到時若有空，我一定到。」

美娜不好意思收下。「李先生，我不能收的。」

李波忙道：「阿嫂，一定要收下的，代我買點香燭冥鏹燒給貴生。」

美娜聽他那麼說，只好收下。「李先生，多謝。」

李波道：「應該的。」

美娜站起身。「李先生，我們走了。」

李波也站起來，送二人出店外，江坤與他握手道別。「李先生，拜托了。」

互道再見後，美娜與江坤走到街口，乘的士離去。

亡命之徒　好夢難圓

阿南、梁華、大眼魚聽江坤說搭到「路」後，都興奮雀躍不已。

「終於能夠去外國了。」大眼魚笑得見牙不見眼。「可以吐氣揚眉，不用再在這裏『龜縮』着，悶得發慌。」

梁華也興奮得忍不住說道：「你們知道嗎？我晚晚都做噩夢，不是被押回國內被監禁，便是被公安毒打逼供，慘遭槍斃，每晚都驚醒幾次。我對自己說，死也不回國內，失去自由，比死還可怕。坤哥，我很感激你帶我出來，阿南、大眼魚，還有你兩個，一生一世都會記住你們對我的恩德。」

阿南與大眼魚聽得心裏一陣感動。「阿華，我們怎能見死不救，你不過參加了遊行，他們便要將你關禁起來，那些高幹子弟倒賣批文、投機營私，卻不追究，太不公平了。他媽的，太不公平了！」大眼魚越說越激動，一拳擂在牆上。

「別說那些叫人不高興的事了，我們快將脫離苦海，管他烏烟瘴氣。今晚，我們去慶祝一下。」江坤對國內的政治極之厭惡，因此，他每次聽到別人談及，都感到極之討厭，不願聽下去。

「坤哥，去那裏慶祝？」阿南問。

「美……阿嫂家裏。」江坤差點在稱呼上露出破綻，幸好警覺得快，及時改口。「我本來想到外面的酒樓去吃頓飯的，阿嫂卻擔心我們會出事，提議到她家中，那裏比較安全。」

「到阿嫂的家中確是比到酒樓安全得多，不過，李貴生死了，她的心情一定不好，到她家裏去，不大好吧？」

梁華接口道：「坤哥，這個時候到阿嫂家中吃喝，確是不大好。」

大眼魚道：「我們雖然沒有身份証，在外面可能會被警察截查，但那只是可能，若說危險，我們躲在這裏一樣有危險。一句話，我們一日未離開這裏，便一日都有危險。正如武俠小說的人物常說的那句話：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這個時候確實不好到阿嫂家打擾。我提議到酒樓去，到高級的地方去，好好享受一下，聽人說，高級的地方警察很少會截查行人的。」

「我也聽說過。」阿南道：「坤哥，我們來了這裏差不多一個月了，從來沒有到過那些高級的地方享受一下，今晚我們就去享受一下。」一頓，又感慨地道：「我們又不是沒有錢，有錢而不享受，有如衣錦夜行。」

梁華道：「我一直很想見識一下資本主義社會的紙醉金迷的一面，看看是不是像書本上所寫的那樣腐敗墮落。」

阿南冷笑一聲。「國內的官倒，貪污受賄，才是眞正的腐敗墮落。」

「又說政治了！」江坤搖頭。「在這裏，不要談政治，既然你們都這樣說，那今晚就到酒樓去吧。」

「好啊！」大眼魚歡呼：「今晚，我要像廣告中那些大豪客那樣，開幾支XO。」

江坤搖頭笑道：「大眼魚，那不是大豪客，是暴發戶。我先在這裡警告你們，今晚在酒樓千萬不可得意忘形，惹人注目，同時要小心言談，免得惹人思疑，我不想在這個時候出事。」

「坤哥，你放心吧，我們會記住你的話的。」阿南三人齊聲說。

「那我到外面打個電話給阿嫂，叫她不要買菜。」江坤說完便出外。

＊　＊　＊

阿南與大眼魚、梁華坐在醉紅軒那高雅堂皇的廳堂內，頓感身份也高了起來。

要不是早已被江坤警告過，他們眞會像大鄉里進城那樣，左張右望，發出驚嘆聲。

由於心有顧忌，他們只好極力壓抑住心頭那份驚嘆，擺出一副見慣不怪的樣子。

美娜看到阿南三人那種正襟危坐的樣子，心裏感到很可笑，低聲對三人道：「自然一點，輕鬆一點，在這種地方，不用太嚴肅。」

他們今晚到醉紅軒，是美娜提議的。

江坤也笑對三人道：「來，你們看看菜牌，喜歡吃些甚麼？」將菜牌遞給三人。

阿南接過，與梁華、大眼魚翻看起來。

江坤替美娜斟茶。「你喜歡吃些甚麼？」

美娜道：「我沒所謂，南哥他們喜歡吃甚麼，便吃甚麼吧！」

江坤看着美娜，忽然發覺她今晚比平日漂亮，幾乎脫口道：「妳今晚很美。」

原來，美娜今晚燙了個新髮型，與她的臉形年紀很相襯，化了個淡粧，再配上一套款式大方的時裝，簡直像另一個人，使江坤有一種驚艷的感覺。

美娜發覺江坤用異樣的目光看着她，恐怕被阿南他們看出他們之間的關係，忙暗中用手肘碰碰江坤。

江坤心頭一跳，警覺到自己失態，忙將目光放開，拿眼瞥望阿南三人一眼，生恐怕被三人看出他剛才的失態，看到三人滿有興趣地湊在一起只顧看菜牌，他才放下心來，吁口氣。

「南哥，你們喜歡吃甚麼菜呀？」美娜含笑問梁華三人。

「嘩，阿嫂，這裏的菜好貴！」大眼魚抬眼驚嘆：「吃一個……窩麻鮑燉天九翅，我在國內半年的工資也不夠吃……」

「大眼魚，你說話小心點好嗎？」江坤急忙提醒大眼魚。

大眼魚伸伸舌頭：「坤哥，對不起，我一時間忘了。」

「那你們到底喜歡吃些甚麼？」美娜笑道：「南哥，你們還未說啊！」

「嘿嘿，菜牌上的菜我都想吃，花多眼亂，不知吃甚麼才好。」阿南指點着菜牌，傻笑着說。

「大多數菜名都是第一次見到，不知那一個菜好吃。」大眼魚聳動一下鼻子：「阿嫂，妳在行，由妳點吧！」

梁華點頭說好。

江坤也附和：「妳拿主意吧！」

美娜不好推却，眼珠一轉，笑着道：「這樣吧，坤哥你們每人點一個菜，其餘的由我點，那每個人喜歡吃的菜都有了。」

四人覺得美娜的提議不錯，於是每人點了一個自己喜歡的菜，美娜則點了四個菜。一共八個，取其「發」的意思。八個菜之後，美娜提議每人來一盅雞絲燉翅，江坤四人都未吃過翅，一致贊成。

跟着，大眼魚在侍應詢問他們喝些甚麼時，搶着說來一支XO，侍應問他要那隻牌子，他記起一個賣酒的廣告，便照着那個廣告，說出那隻牌子的拔蘭地酒。

江坤眼見各人那麼高興，便由得大眼魚要酒。

待那個侍應走開後，大眼魚眉飛色舞地道：「看電視，賣酒的廣告看得多了，甚麼X叉窿，身份的象徵！我今日終於喝到了！我威過那些個體暴發戶，他們不過喝VSOP！」

阿南感嘆地道：「有錢眞好，甚麼也享受得到！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坐在這種高級的地方吃飯，吃雞燉翅，喝XO！對那些在酒樓內大喝的暴發戶，羨慕死了，只能夠在夢中，才能大吃大喝，如今，終於夢想成眞。」

「這個地方資源貧乏，地方又小，卻如此繁華與興盛，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地大物博，但卻貧窮落後，這一對比，孰優孰劣，立刻分出來！」梁華也忍不住開口說話：「事實勝於理論與口號，未來之前，我還對他們說的那一套社會主義理論有點相信，如今，徹底破滅！」

侍應送上他們要的那隻牌子的XO，開了瓶塞後，替他們逐一倒酒。

待那侍應放下酒瓶，退開後，大眼魚馬上拿起面前的酒杯，喝了一小

口。

「好酒！香醇馥郁，比那日喝的VSOP香醇多了，確是佳釀！」

「幾百元一支酒，當然是好酒了。」阿南道：「我在國內三個月工資，也不知道是否夠買一支這樣的酒！」

江坤不想阿南他們盡說跟國內相比的話，恰好上菜的女侍送上盅雞燉翅，他忙說道：「別說了，先嚐嚐這個雞燉翅吧！」

吃過那盅雞燉翅後，各人都說好。

接下來，他們點的菜陸續送上。對於每一道菜，阿南都讚不絕口，自然吃得也多。

一支XO喝光了，八個菜也吃得八八九九，要不是飽得無法再吃，阿南他們眞會將那些菜吃個清光。

事實上，他們看着枱面上那些剩菜，都感到有點浪費。

當侍應送上賬單的時候，阿南他們都不由咋舌，這頓飯他們吃了二千多將近三千元。

江坤付了錢後，大眼魚驚嘆道：「我的媽！一頓飯，我一年的工資也不夠付！」

「大眼魚，難得大家今晚這樣高興，別說那些敗興的話！」江坤拍拍大眼魚的肩頭：「我們現在又不是沒有錢，一頓飯，三千元算得了甚麼！」江坤借着一點酒意，說話不由豪氣起來。

「哈哈，我們可是今非昔比！」阿南道：「到了外國，說不定三五年後我們回去投資，那些幹部當我們菩薩一樣拜！在錢的面前，他們比資本主義的乞丐也不如！」

美娜看出他們有點不勝酒意，恐怕他們越說越忘形，洩露身份，忙對江坤道：「坤哥，晚了，截的士回去吧！」

江坤點點頭：「先送妳回去……」

美娜搖搖頭：「我自己回去好了，不用送，你們一起回去吧。」

江坤還想堅持，美娜堅決地道：「坤哥，我說不用送便不用送，又不是三歲小孩。倒是你們四個，我有點擔心！」

「阿嫂，妳擔心甚麼？」走在前面的大眼魚忽然扭頭問。

美娜怔了一下，隨即笑道：「我擔心你們會醉倒，回不去。」

大眼魚正想說話，美娜看到有一輛的士駛來，忙招手示意的士司機駛過來：「坤哥，你們先坐車回去，我自己乘的士回去。」

江坤還想要陪美娜回去，但被美娜將他推上那輛停在他們面前的的士上：「放心吧！我一個人回去不會有事的，你們有點醉了，走路要小心點，李先生那方面若有消息，我立刻通知你們。拜拜。」

江坤四人只好向美娜擺擺手，的士司機問清楚他們去甚麼地方後，便開動車子，往前駛去。

美娜站在路邊等了一會，乘了另一輛的士回家。

* * *

晚上八時左右，沙塵超與他的五個拍檔，開着一輛車身上寫着晶亮水晶蠟的客貨車，在郊區的一條公路上行駛着。

開車的是阿錫。

坐在車頭司機位旁邊的，是沙塵超與短途馬。

「超哥，想不到這一次搬貨如此順利，輕易得就像拿着提貨單去提取貨物那樣。」短途馬再也豎不住，興奮地開口說：「將貨送到那個地方之後，我們便與星爺無拖無欠，一身鬆晒！」

原來，今晚他們成功地按照何青泉的指示，在工廠區邊沿一座貨倉內，偷取了兩個木箱。

那兩個木箱與普通的木箱沒有甚麼分別，唯一的分別就是箱子的一角髹了黑漆，而且份外重。

他們是依照帶他們去那座貨倉的明仔指點，到達那座貨倉，從前面潛入去，再依照那個明仔的指示，在左裏角的一大堆木箱的後面，找到那兩個他們要偷的木箱的。

那個明仔似乎對貨倉內的情形很熟悉。

而在事前，沙塵超他們根本不知要到甚麼地方，偷取甚麼東西。

那座貨倉的管理沒有甚麼特別，只有兩個看更，沙塵超三人在潛入貨倉後，很輕易便將那兩個看更制服，綑綁起來，然後將早一晚偷來的那輛客貨車從貨倉的大門口駛入去，將兩個何青泉指定要他們偷的木箱搬上車，再從大門駛出去，就像到貨倉提取貨物那樣。

自從將兩個木箱搬上貨車，駛出貨倉後，沙塵超一直在心裏嘀咕：那兩個木箱內裝着的到底是甚麼東西？這麼輕易便偷取到。無驚無險，輕輕易易，照說，星爺隨便叫兩個手下來偷取便成，爲何要勞動他們，而且神神秘秘的，事先不將地點告訴他們，行動時，才叫一個自己人帶他們去。從經過的情形及那個貨倉的保安看來，那兩個木箱子內的貨物應該不是甚麼貴重之物(例如白粉、黃金之類)，要不，怎會放在那種保安普通的貨倉內，輕易便可以偷取，但是，若說是普通的物品，何青泉爲何要那樣神秘？而且不用自己人去，要他們去偷？

沙塵超越想越起疑。

「超哥，你在想甚麼？」短途馬看到沙塵超怔怔的，並沒有理會他的說話，細看一眼，才看出沙塵超在想着甚麼，想得那樣出神。

「哦，短途馬，你說甚麼？」沙塵超如夢初醒，扭頭看着短途馬。

短途馬疑惑地看着沙塵超：「超哥，我剛才說，我們這一次去搬貨，太容易了，順利得出乎意料，像是拿提貨單去提貨那樣。」

「短途馬，要是每一次都如此輕易順利，那我們就發達了！」阿錫輕鬆地笑着：「不過，超哥，我感到有點奇怪。」

沙塵超心頭一動：「阿錫，有甚麼奇怪？」

阿錫邊專心地往前看，邊道：「太輕易了，輕易得叫人不敢相信！還有，他們沒必要弄得那麼神秘，派一個人帶我們去那個貨倉，而不告訴我們，讓我們自己去。既然那麼愼重秘密，那一定很難下手才是，但是，那裏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貨倉，他們隨便派兩個自己人去，一樣輕易得手，爲何要逼我們去？那兩箱貨物若是貴重，又怎會放在那個貨倉內？這些，我都想不明白。」

沙塵超聽得連連點頭：「阿錫，你說的跟我想的一樣，我想來想去也想不透其中的奧妙！」

「超哥，我却沒有想到這些。」短途馬抓抓頸脖。

沙塵超笑笑。坐在車廂內的育輝道：「超哥，武俠小說裏的人物時常說：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說不定，那兩個放在普通貨倉內的木箱，裏面裝着的東西却不尋常，道理就跟武俠小說的人物說的那句話一樣！」

「有道理！」阿錫首先贊成育輝的說話：「育輝，看來你看武俠小說學到不少道理啊！」

「要解開這個謎，何不將木箱打開來，看看裏面裝着甚麼。」阿森說。

「那恐怕會被何青泉他們知道的。」阿偉開口道：「恐怕星爺不高興。」

「管他的！」短途馬道：「若是我們爲了這兩箱貨而死得不明不白，那才寃枉！」

沙塵超道：「若不看看木箱內是甚麼東西，我不會安樂。」

「有誰反對打開木箱的？」阿錫問。

阿偉看到其他人不作聲，他只好不反對。

「阿錫，將車子駛入前面的岔路。」沙塵超指指前面約五十米遠的一條岔路，他記得駛入那條岔路不遠，左邊有一個小土丘。車子可以駛上去，轉落土丘後，那裏很僻靜，幹甚麼也沒人看到。

阿錫點點頭，將車子駛入那條岔路。

* * *

「超哥，箱裏裝着的，是鎗！長短都有，還有子彈！」育輝很小心地撬開一條木板。在木箱內拿出一支手鎗，意外地驚叫出聲。

「殊，小聲點！」阿錫將食指放在唇上，朝育輝「殊」了一聲。

育輝立刻噤聲。

「嘩，這批長短火好犀利！」短途

馬壓着聲叫，拿出一支手提衝鋒鎗，舞動一下。

「超哥，眞想不到，兩箱鎗械會放在那個普通的貨倉內！」阿錫看着短途馬手上的那支輕便衝鋒鎗：「收藏鎗械的人倒是聰明，事實上，任誰也想不到，那個貨倉內會放着兩箱鎗械！」

沙塵超突然想起一件事，拉着阿錫走開幾步，低聲對他說：「阿錫，幾日前，一個叫張SIR的探員找我說話，說軍部有一批軍火遭人爆竊，問我要資料……我懷疑這批鎗械可能是軍部失竊的那批軍火！」

阿錫點下頭：「有可能！超哥，你準備怎樣做？」

「你看呢？」沙塵超反問。

阿錫沉吟着道：「超哥，我們沒有義務要與警方合作，就算我們與警方合作，警方肯定不能『釘死』星爺，甚至連何青泉也釘不死！那時候，星爺一定不會放過我們，那只有死路一條！」

沙塵超吸口氣：「阿錫，你說的跟我想的一樣，我們鬥不過星爺，與警方合作這條路行不通！」

「超哥，星爺這次不叫自已人去搬那兩箱貨，要我們去，除了萬一被發現後，他們不會揹上身外，我懷疑他們還有陰謀！」阿錫道。

「嗯！」沙塵超一腳踢飛一塊泥土。「我們要提防一下。」

跟着，兩人細聲商量了一會，才走回木箱前，育輝立刻對沙塵超道：「超哥，我們拿起幾支槍，好嗎？」

短途馬接着說：「不拿白不拿，他們不可能知道數量，拿了他們也不知道。」

「好吧，長短各三支。」沙塵超說。

短途馬四人歡呼一聲，分別從兩木箱內拿出六支長短火及彈葯，然後將撬開的地方小心地封上。沙塵超馬上吩咐將木箱搬回車上，開車往來路駛出去，駛回大路後，加速往前駛。

* * *

一輛客貨車飛快地駛到一處塡海地盤前，往塡海地馳去。

在那塊塡海地上，左邊停着一列泥頭車，大幅空地的當中，停了三部車。

兩輛房車，一輛客貨車。

三輛車子成U字形擺放，當中站着幾個人，看到那輛駛來的客貨車時，其中一人開亮了手電筒，向駛來的客貨車照射。

那輛客貨車的車頭燈立時閃了五下。

電筒光照在車身上，晶亮水晶蠟五個大字清楚可見，車上坐着的，當然是沙塵超等人。

手電筒熄滅，開車的阿錫減慢速度，駛到三輛車子的「缺口」前，停下來。

「沙塵超，貨到手了？」一個人邊說邊向車子走過去。

沙塵超認出是何青泉，忙推開車門跳落地上。「青哥，很順利。」

何青泉拍拍沙塵超的肩頭，「叫你的拍擋將貨搬下來。」

沙塵超剛想對車內的阿森等人招呼搬木箱落車，阿森與阿偉已推開車門，走到車後，將車尾門往上托起來。

阿錫也跳下車，過去幫忙。

何青泉亦招呼幾個弟兄過去幫忙。

短途馬與育輝不在車上，不知去了那裏。

兩個木箱在八人合力搬運下，搬到那輛打横擺放着的客貨車前，放落地上。

阿錫三人退回自已那輛車前。

何青泉扭頭吩咐手下撬開兩個木箱。

站在木箱前的幾個人早有準備，拿起「鐵筆」，撬開板條。

有人伸手往木箱內摸拿，取出一支手槍。

另一個拿出一支衝鋒槍。

「青哥，是那批貨。」有人向何青泉說。

何青泉抬手揮一下，對站在面前的沙塵超道：「做得好，星爺一定滿意，他要我對你說，若是順利，他要我帶你們去見他，親自打賞你們！」

沙塵超道：「青哥，請代我多謝星爺。難得星爺只要我們做一點事，便將那筆數一筆勾銷，我們怎敢再要星爺打賞？」

何青泉道：「星爺說打賞你們，你們一定要，星爺不喜歡別人逆他的意，特別是好意！」

沙塵超陪着笑道：「青哥，請你向星爺美言幾句。我們不敢要星爺的打賞……」

「沙塵超，別令我難做！」何青泉的臉色沉下來。「要不要，你們當面跟星爺說吧！」

「這……」沙塵超仍然陪着笑，但却沒有跟何青泉走的意思。

「沙塵超，別敬酒不喝喝罰酒！」何青泉變了臉色。

阿森再也按捺不住。「何青泉，別欺人太甚！我們不要打賞也不成？」

「要不要，你們何不跟星爺當面說請楚？」何青泉冷笑一聲，「上車跟我們走吧。」

話聲未落，他的手上亮出一支手槍，指着沙塵超。

沙塵超呆住，不敢動彈。

「上車！」何青泉的手下紛紛亮出槍械，呈半月形，指着阿錫、阿森、阿偉三人。

「青哥，請我們去見星爺，居然動槍，未免大陣仗吧？」沙塵超頗鎮定。

「若不用槍，你們肯跟我們走嗎？」何青泉揮動一下手上的槍。「快上車！」

沙塵超四人在槍嘴的指嚇下，只好往客貨車打開的車尾門走去。

「何青泉，星爺想殺人滅口？」阿錫憤然叫道。

驀地，一陣急驟的槍聲响起，有人大叫倒下，何青泉與他的手下慌不迭趴落地上。

因爲，開槍的人是衝着他們來的，而且，聽槍聲，火力不弱。

沙塵超他們趁這一瞬即逝的機會，往車子的另一面撲去。

緊接着，槍聲响成一片。

原來，不但襲擊何青泉他們的槍火繼續閃射，何青泉他們亦已展開還擊，再加上沙塵超四人亦亮槍向何青泉他們射擊，槍聲怎會不激烈。

激烈的槍聲中，有兩三聲痛叫聲响起。

自兩邊黑暗中閃吐出來的槍火很猛烈，壓得何青泉等人幾乎抬不起頭，沙塵超與阿錫三人邊向何青泉他們開槍射擊，邊往停放着一排泥頭車的那面竄奔過去。

突然間，四個人中，有一個跌倒。

阿森發覺身旁的阿偉倒下，忙回身撲落阿偉的身邊，疾聲叫：「阿偉！」

阿偉沒有應他。

阿森伸手去搖動阿偉，與阿錫一同返身撲回去的沙塵超驚急地叫道：「阿森，阿偉怎麼了？」

「死了。」阿森將手指阿偉的鼻端縮回。

阿錫咬着牙，向何青泉他們趴着的地方狠狠地開了三槍！

「超哥，快跑呀！」黑暗中有人大叫，聽聲音，原來是育輝！

跟着是一連串急驟的槍聲。

「跑！」沙塵超向阿森與阿錫喝叫一聲，跑向那排泥頭車。

阿森與阿錫只好放下死了的阿偉，跟着跑。

另一邊黑暗中閃射的槍火集中射出在一輛房車上，「轟隆」一聲，大概子彈將油箱射穿吧，那輛房車爆炸着火燃燒。

火光熊熊中，映照得那地方一片光亮，何青泉與他的手下慌忙走避。有幾個人撲奔向沒有着火的另外兩輛橫放的客貨車與直放的房車。

火光掩映中，那邊的黑暗裡有一條人影繞着跑向那排泥頭車那邊，也就是沙塵超他們那邊。

匿在泥頭車那面黑暗中的育輝手持衝鋒槍，向那輛直放着的房車射了一串子彈。

他們必須將那些車子擊毀，要不，他們很可能逃不脫乘車追來的何青泉等人的追殺！

「轟隆」一聲，那輛房車亦猛然爆炸，撲到車前的兩個人被炸得飛開去，其他人慌忙趴落地上！

緊接着，那輛橫放着的客貨車着火，然後爆炸，焚燒！

驀地，沙塵超他們乘坐來的那輛客貨車，在一陣急驟的槍擊聲中，也發生爆炸。

連串的爆炸，情形有如炮火連天的戰場那樣。

空地上，被熊熊焚燒的火光映照得一片光亮。

那條繞着奔跑到沙塵超等人那邊的人影興奮地歡呼一聲：「超哥，眞夠刺激，他媽的，不炸死他們，也燒死！」

「短途馬，今次你眞有腦，曉得向車子的油箱射擊！」阿森一把將短途馬摟住。

「快離開這裏再說！」阿錫着急地道：「警方肯定已趕來，再不走，可能走不脫！」

「阿錫說得對，快離開這裏。」沙塵超揮一下手上的槍。

五個人向阿偉躺着的地方望了一眼，然後竄入泥頭車之間的空隙中。

* * *

「他媽的！你不是近來改了信佛吃齋吧！十一個人，竟然對付不了沙塵超那六個人，不但被他們跑了，自己人死傷了七個！要不是你親口對我說出來，拿槍指着我也不相信！」

何青泉不敢說話，低着頭，雙眼看着脚尖。

「聽着，派出全部弟兄，務必要找到沙塵超他們，一個不留，做得乾乾淨淨，聽到嗎？」星爺瞪着何青泉。

何青泉這一次不敢不回答，忙應道：「星爺，我會照你的話去辦！」

「若辦不妥這件事，不用回來見我！」

「是！星爺。」

「還站着幹嗎？」

何青泉急不迭的往外走。

* * *

江坤他們聽到美娜說，五日後，他們便可以坐船到泰國去，開心雀躍不已。

美娜雖然替他們開心，但却好像有點心事似的，坐了一會，便起身告辭。

江坤自從那一晚與美娜發生關係後，心裏總是想着她，他不知道這是不是愛，總之，心裏總是想着她。

也因此，他對美娜的一舉一動特別在意，看出美娜似乎有心事，便對美娜說，送她去搭車。

美娜點頭說好，江坤便送美娜到車站。

兩人走在通去巴士站的路上，美娜一直沒有說話，江坤忍不住問道：「妳好像悶悶不樂的，是不是有事？」

美娜搖搖頭，仍然沒有說話。

江坤握住她的手，誠懇地道：「美娜，有甚麼事，說出來，我能夠幫妳的，一定幫！」

美娜抬起頭，看着江坤。「坤哥，你喜歡我嗎？」

江坤料不到美娜會這麼問她，怔愕了一下，一時間不知怎樣回答。

美娜直直地看着江坤，見他不說話，苦澀地一笑，咬咬嘴唇，自嘲地道：「坤哥，我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在你心目中，我根本算不了甚麼，那不過是我引誘你……」

「美娜！」江坤突然停下來，眞心誠意地道：「我喜歡妳，自從……那一次之後，我便一直……想着妳，我說的是心裏話，起先，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歡妳，因爲，我從來沒有……經歷過，剛才妳那麼說，由於太突然了，一時間不知怎說，不，是不能立刻確定……現在，我告訴妳，我喜歡妳！自從那一晚之後，我便喜歡妳！」

美娜定定地看着江坤，足足有五分鐘，才開口說道：「坤哥我相信你。」

江坤情不自禁，將美娜輕輕摟住，繼續往前走。

快走到車站的時候，美娜突然停下來，仰起臉，看着江坤。「坤哥，你可以帶我一起走嗎？」

江坤怔了一下，「美娜，妳願意跟我走？」

美娜點一下頭。「我在這裏甚麼也沒有，貴生死了後，沒了依靠，爲了生活，只有再出來做舞小姐，我不想再做。坤哥，我不過說一下，我知道你作不了主，要是令你感到爲難的話，就當我沒有說過。」臉上露出黯然之色。

江坤定定地看着美娜，心裏大是不忍。「美娜，妳要是不怕冒險吃苦，我帶妳走……」

「眞的？」美娜驚喜地道。

「嗯！」江坤認眞地點一下頭。

「留在這裏也是捱，何不跟你到外面去捱，說不定，捱出頭來。」美娜忽然豎起脚尖，吻了江坤一下。

江坤呆住，一張臉火燒般熱，尷尬得不敢看人。

原來，在巴士站等車的人，有幾個人看到美娜吻江坤，對他們投以驚奇、異樣的目光。

美娜却若無其事，看着江坤那難爲情的樣子，抿嘴笑着：「坤哥，阿南他們會答應你帶我走嗎？」

江坤摟着美娜轉身往回走，他不想繼續被巴士站那些人以異樣的目光瞧着：「妳放心，他們都聽我的，我要帶妳走，他們不會有話說的。」

頓一下，跟着又道：「不過，臨時加一個人，李先生那方面不知有沒有問題。」

「李先生那方面沒有問題的。」美娜道：「只要有錢給他們，多一個兩個，不成問題。」

「那妳回去後，馬上跟李先生談談。」

「嗯。」美娜往江坤的身上偎貼得更緊。

＊　＊　＊

江坤返回石屋，意外地看到林澤義的左右手阿奇在屋內。

江坤看着阿奇，冷冷地道：「你怎會找到我們的？」

阿奇咧嘴一笑：「江坤，在這裏，澤老闆要找一個人，沒有找不到的，就是死人，一樣可以將他從地下挖出來！」

「我們與澤老闆已經兩不相欠，你還來找我們幹麼？」江坤知道阿奇出盡方法找到他們，必然有事。

大眼魚搶着說道：「坤哥，他們想我們做一件事。」

「殺一個人。」阿奇接上大眼魚的話：「你們不是快要到泰國去了嗎？多一百萬帶在身上，對你們有益無害！何況，澤老闆還會提供足够的武器給你們，還有詳盡的資料，擔保你們不會失手，澤老闆也不想你們失手。因爲，他要那個人死，澤老闆看在跟你們兩次合作都很順利，今次特別再關照你們。」

「要是我們不答應呢？」江坤問。

「那你們可能去不成泰國。」阿奇輕鬆地說：「甚至，不能離開這裏！」

「李奇，恐嚇我們？」大眼魚忿然叫道：「我們爛命一條，嚇大的。」

李奇冷笑一聲：「大眼魚，你大概不知道，澤老闆最喜歡收拾那些不怕死的人！」

大眼魚怒視着李奇，正想回敬他一句，江坤向大眼魚遞了個眼色，搶先道：「李奇，先交五十萬，剩下的五十萬辦完事後再付清！還有，必須在我們離開之前行事，否則，我們不幹！」

阿南着急地道：「坤哥！」

江坤擺手阻止他繼續說下去：「李奇，怎樣？」

李奇居然爽快地道：「好，一言爲定，我回去後，馬上叫人送錢來。」

一頓，將拿在手上的一具無綫電手提電話遞給江坤。「這個電話暫時交給你用，方便隨時聯絡。」

「好！」江坤伸手接過：「不用叫人送錢來這裏，你回去後，打電話給我，我再告訴你，在那裏交錢給我們。」

「好！」李奇異常爽快，跟着將手提無綫電話號碼說出來，要江坤他們記着。

待李奇走後，大眼魚氣急地道：「坤哥，再有四日，我們便到泰國去，爲何還答應李奇！萬一失手……」

阿南也道：「坤哥，你不是被李奇嚇倒吧？」

江坤搖搖頭，呼口氣：「大眼魚，阿南，你們以爲李奇在嚇唬我們？不是！他說的是眞話！憑澤老闆在這裏的勢力，有甚麼事不敢幹，辦不到的？他們連我們快要去泰國的事也查出來，証明他們神通廣大，他要爲難我們，並不是一件難事。」

看了阿南大眼魚兩人一眼，江坤道：「你兩個還反對嗎？」

阿南與大眼魚互相看了一眼，搖搖頭。

江坤跟着又道：「到外國，帶的錢越多，越好辦事，一百萬在那些大鱷、大富豪的眼中，有如一條牛毛。但我們若多一百萬，對我們在外國的發展，幫助很大！」

梁華接口道：「坤哥說得對，到了外國，人生路不熟的，多點錢傍身，比較有安全感，對我們的發展也有幫助。」

江坤掃了阿南三人一眼：「美娜想跟我們一起走，你們反對嗎？」

阿南、大眼魚、梁華互相看了一眼，各自搖搖頭：「阿嫂這麼幫忙我們，她想跟我們走，怎會反對。」

「既然你們都不反對，就這樣決定！」江坤道：「希望我們平安順利辦完那件事，到外國去重新生活！」

＊　＊　＊

何青泉帶着大批人馬，掩到一處位於山脚下的一座等待炸毀的製造猪皮工場，將之包圍起來。

他們查得好清楚，沙塵超與他的拍檔躲藏在那個猪皮工場內。

那座猪皮工場雖然停產了近半年，仍然散發出一陣令人厭惡的腥臭味，正因爲那種氣味，平時沒有人到那裏去。

沙塵超與他的拍檔阿錫等人躲在這裏，倒是會揀地方，可惜還是被何青泉查出來。

何青泉帶領的人馬，足有三十人。

以六比一之數，對付沙塵超五人，看來，何青泉要將沙塵超一網打盡！

何青泉的人馬已悄然掩近到猪皮工場的大門及附近一帶。何青泉一聲令下，他的手下自幾方面向工場內扔汽油彈。

他這一着，是要將沙塵超等人趕出來，然後以猛烈的槍火，一舉將沙塵超等人擊斃！

猪皮工場內到處都是油漬，加上又是木板鐵皮搭蓋的，很易着火燃燒。

汽油彈擲入工場內，很快便着火燃燒，起碼有五六處火頭。

工場內刹時間有了動靜，槍聲！但却不見人影。

何青泉的手下沒有回擊，因爲仍未有人出現，便繼續往裏扔自製的汽油彈。

工場內頓時火光處處，終於有人影閃現了。

何青泉第一個開槍。

其他的人跟着往工場內開槍射擊。

工場內的人展開還擊，刹時間，槍聲激烈，响成一片。

何青泉的手下已有一部份衝入工場內。

形勢對何青泉這方有利，佔了極大的優勢，他充滿信心，這一次不會失手，將沙塵超與他的拍檔趕盡殺絕！

工場內的火勢越來越猛。

沙塵超他們仍然負隅頑抗！

但是，眼前的情形，沙塵超他們遲早會被越燒越厲害的大火逼出來，那時候，他們就算有三頭六臂，也難逃厄運。

何青泉這一招火攻好毒！

驀地，何青泉他們的背後响起一陣槍聲，令到他們陣脚大亂！

跟着，响起使用擴音器傳過來的聲音：「我們是警方人員，你們已被包圍！立刻將槍械放下，舉高雙手，轉身走過來！」

這一番呼叫聲，比槍聲還要震撼，何青泉與他的手下全都像一下子掉入冰窟中，全身僵冷！

事實上，他們是掉落警方佈下的陷阱中。

何青泉咬牙切齒的！「沙塵超，你居然串通警方，他媽的！若是我走脫，一定找你們算賬！」

「你們聽着，再不棄槍舉手投降！我們馬上開火！」警方又用擴音器呼叫。

「衝出去！」何青泉大叫一聲，帶領附近幾個手下，返身往外竄，企圖突圍竄逃！

其他的人都不甘心束手就逮，紛紛往外突圍。

警方見何青泉他們不肯投降，只好向他們開火。

本來已經疏落的槍聲，又激烈起來。

匿在工場內的沙塵超等人眼見何青泉他們企圖突圍竄逃，立刻往外衝，工場內經已火光熊熊，再不走，可能走不了。

他們在後面追着倉皇逃竄的何青泉等人，開槍射擊。

何青泉沒有猜錯，沙塵超他們在自知逃不過星爺的追殺，在走頭無路，無法可想之下，只好與警方合作，暗中通知張健武（便衣警探），談妥條件後，與警方合作，佈下這個陷阱，讓何青泉他們踩下去。

何青泉與他的手下左衝右突，都衝不出警方的包圍網，還死傷了近十人。

他們陷於腹背受敵的羅網之中。

終於，有人舉手投降。

何青泉自知若是落在警方的手上，有他受的！只怕會在監獄中過日子，他害怕坐監，因此，他不肯投降。

結果，他和七個手下被警方圍困在一棵大樹下，那些手下眼見逃不了，若是頑抗，只有死路一條，紛紛棄械舉手投降，走出樹下。

何青泉眼見只剩下自己一人，警方的人手圍堵得鐵桶般嚴密，硬往外衝，等如自尋死路，但他仍然猶豫不決！

「何青泉，立刻棄槍舉手走出來，要不，我們馬上展開攻擊行動！」警方用擴音器向何青泉發出警告。

何青泉知道警方不是虛言恫嚇，不敢再猶豫，馬上站直身子，舉起雙手，走出樹下，將手上的槍丟落地上。

警方一個督察喝令他走過去。

何青泉只好舉着手走過去。

他看到沙塵超、阿錫、育輝、阿森、短途馬五人站在一個警司的身後，嘲笑地看着他。

他惡狠狠地瞪了沙塵超三人一眼，一句粗話差點衝口而出。

兩個警員上前去，將何青泉的雙手反扣起來。

跟着，他與被捕的手下被押上一輛警車。

死傷的被抬上救傷車。

消防車亦已趕到來，消防員緊張地救火。

* * *

江坤與阿南、大眼魚成功地潛入星爺的別墅內。

這時候，天色已經完全黑下來，大概是晚上七時許。

三人都配備了林澤義提供的以色列製造的輕便手提衝鋒槍！

李奇還親自駕車送他們到星爺的別墅前，指點他們由那裏潛入去後，才駕車離去。

他們還提供一輛車子給江坤他們事成後，乘車離去。

負責接載他們離去的，是梁華與美娜。

美娜負責開車，梁華看着那筆錢。

李奇已付了他們五十萬元，他們一共有一百五十萬，再加上事成後的五十萬，總數有二百萬！

江坤三人在別墅內制服了兩個保鏢，順利地潛入屋內。

別墅一共二層。樓下是一個大客廳和飯廳，雖然燈火通明，但却沒有人。

三人躡足往樓上走去。

還未走上二樓，上面有一個人走下來，江坤三人無從躲匿，走在前面的大眼魚只好向那個倒霉鬼開槍射擊。

那個人根本來不及有所反應，便中槍倒下，順着樓梯往下滾。

大眼魚在開槍後，立刻往樓上衝上去。

江坤、阿南緊隨其後。

大眼魚才衝上樓上，「砰」一聲，一顆槍彈擦着他的頭側掠射過，他一矮身，手上的槍疾擺，向槍聲响起的方向掃射了一串槍火！

一個人驚叫了一聲，往後仰跌，身上起碼中了三槍！

阿南與江坤撲向發出驚叫聲的房間。

一個房間內突然閃出一個人，向阿南開槍。

阿南立刻扳動機槍！

那個自房內閃出來的人身中數槍，跌倒下去。

阿南身子歪了歪，發出「呃」的一聲痛叫。

大眼魚忙問道：「阿南，受了傷？」

阿南咬着牙道：「擦傷了腰，不要緊，快去找星爺！」

江坤已衝到發出驚叫聲的那個房間前，身子往門邊墻上一貼，接身子往下一矮，手上的槍疾伸入房門口內，掃了一串槍火！

阿南恰好衝到來，接着開槍掃射，衝入房內！

房內沒有人，但却有口齒顫動的得得聲。

阿南撲到床前，向床那邊喝道：「站起來！」

床那邊的地下响起抖抖索索的聲音，一個女子驚慌得抖着身子，磕着牙，慢慢地站起來。

那女子很年輕，穿了一件近乎透明的睡袍，極之誘人。

江坤與阿南却視如不見。「星爺在那裏？」江坤疾喝，雙眼在房內搜視。

那女子抖顫個不停，一雙挺聳的乳房顫動着，大概因為驚怕的關係，說不出話來！

阿南手上的槍往前一伸：「快說！」

那女子猛地震抖了一下，驚叫一聲，用手指着一個打開的窗口！

江坤立刻撲到窗口前，探頭往外張望。

阿南監視着那女子，這時候，他才眞正看到那女子近似赤裸的胴體，那種若隱若現的透視感覺，份外誘人，阿南看得一陣衝動，幾乎按捺不住……

「砰」一下槍，跟着是一串槍聲，將阿南心中的慾火一下子驚散，忙往窗口那邊望去。

探頭出窗外的江坤剛好縮回來，額側流血，痛得他齜牙咧嘴的，吐出一連串罵人的粗話。

阿南驚問：「坤哥，你傷得重嗎？」

江坤吸着氣：「擦傷了額頭，不大要緊，星爺已經被我打死了！他躲在窗台外面，不敢跳下去，要不是我眼快，他那一槍準會射爆我的腦袋。」

聽說他的傷不要緊，阿南才放下心來。

江坤走到床前，拿起被單抹去額上的血，疾聲對那女子道：「妳若不想跟星爺一起去閻羅王那裏，躺在床上不要作聲。」

那女子驚恐地連連點頭，躺落床上。

江坤與阿南在那女子近似赤裸的胴體上溜了一眼，才跑出房外。

大眼魚恰好亦從第一個房間內走

出來，向江坤兩人搖搖頭，阿南急聲道：「星爺已被坤哥打死，快離開這裏！」

三人像一陣風般衝落樓下，跑出屋外，往後面跑去。

三人敏捷地攀上墻頭，往墻外地上跳落去。

一陣汽車急刹聲乍然响起，一道亮光照射過去，剛跳落地下的江坤三人頓時暴露在那片亮光之中。

「站住別跑，我們是警方人員！」

江坤三人不理三七二十一，扣動機槍，往亮光射來的地方掃射！

那邊的警察立刻開火還擊！

亮光突然熄滅，大概被槍彈射熄了。

大眼魚短促地叫了一聲，仆倒在地上。

江坤與阿南急忙搶到大眼魚身前，黑暗中，看到他的背上盡是血，阿南急忙道：「坤哥，他死了，快跑！」

兩人急忙竄起來，往美娜、梁華接應他們的地方跑去。

警方那邊射來一陣急驟的槍火。

兩人邊跑邊還擊。

驀地，阿南悶聲不响，一頭栽跌下去。

江坤驚覺，回身叫一聲：「阿南！」沒有反應，急撲到阿南身前，看到他頭上盡是血，知道阿南亦被擊斃了，急忙轉身往前奔跑！

警方追擊的槍火很激烈，江坤沒命往前跑，只要跑到美娜、梁華停車的地方，便有逃脫的希望。

他看到一輛車子向他飛馳過來，心裏大喜，因為，他聽到美娜叫他的聲音。

他發足狂奔向馳來的車子，驀地，他一個跟蹌，幾乎跌落地上，但立刻又挺起身子艱難地往前跑。

那輛車子一下子駛到他面前停下來，跳下一個人，梁華跑到江坤面前，將他扶住往車子跑去。

美娜在車上拉，梁華在後面推，將江坤推上車，他跟着跳上車，美娜立刻將車子往後疾退，猛地掉頭，往前飛馳。

緊追不捨的警方人員看到車子飛馳而去，眨眼間消失在視綫之外，只好乾瞪眼，徒呼荷荷！

* * *

車子停在驚濤拍岸的海邊，美娜與梁華急急替江坤包紮，希望可以令到他傷口不再流血。

江坤阻止兩人。「算了，不要替我包紮，我不行的了……」

「坤哥！你不會死的，我不會讓你死！」美娜哭叫：「我立刻送你去醫院！」說完便要去開車。

江坤拉住她：「美娜，妳送我去醫院也救不了我，我死後，妳跟阿華帶着那些錢去外國吧。」

「不！坤哥，你不要死呀！」美娜悲號：「我要你跟我去外國！沒有你，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梁華也叫道：「坤哥，我就算坐監，也要送你去醫院，我不能看着你死的！」

江坤苦笑一下：「阿華，別傻，你要是還有良心，在那筆錢中，拿一部份出來，寄給阿南、大眼魚的家人……」

「坤哥，你放心，我一定寄，我將全部錢寄給你和阿南、大眼魚的家人，那些錢是你們用命換來的……」

「沒有錢，你怎樣去外國？」江坤瞪着梁華：「聽我說……」

「坤哥，我會記着你們的！沒有你們，我逃不出來……坤哥！」梁華突然大叫一聲，呆呆地看着突然咽了氣的江坤。

江坤的臉上有一絲苦澀的笑意。

半晌，美娜突然抬起頭，對梁華道：「來，將坤哥抬出去，放到海裏，讓他的靈魂在大海中自由自在地漂浮，到他喜歡去的地方！」

梁華點點頭，與美娜抬了江坤的屍體下車，拋落海中。

美娜望着洶湧翻騰的海水，堅決地喃喃道：「坤哥，是林澤義害死你們的！我不會放過他們，我要替你們報仇，讓他在監獄中過日子，送走阿華後，我會去自首！」

海浪聲將美娜的話聲掩蓋了，發出轟轟發發的聲音，就如美娜此刻的心情一樣！

（全文完）

傳奇小品／凌　魂・文
可　飛・圖

龍潭虎穴

師弟謀財害命　兒女報仇雪恨

貴州古為夜郎之國，又稱鬼方之地，窮山惡水，草萊未闢，幾百年前，除了少數戍卒囚犯之外，一般行旅對貴州無不視為畏途。

貴州東部的龍里縣，附近有一座高峻的崇山，名叫黃果嶺，嶺下有一個深度無比的水潭，當地土人叫它為惡龍潭，有人說水潭底下，潛伏着一條惡龍，能呼風喚雨，傷害人畜，也有人說潭邊埋藏不少寶物。總而言之，人言人殊，但是說真一句，那不過是齊東野語之談罷了。

在滿清入關的第三年，一向靜寂的惡龍潭邊，突然出現了兩個漢人，這兩個漢人全是四旬以上的年紀，穿着明朝衣冠，先行的一個面如重棗，目若朗星，握着兩柄短戟。

後隨的那人却是五短身材，兔耳鷹腮，背着一口寶刀，他們是江湖有名的東川雙俠，那使雙戟的漢人，名叫賽溫侯單天雄，那身材五短的漢人，名叫矮崑崙朱天剛，他們兩人為甚麼從老遠的四川跑到貴州來呢？裡面却是大有文章。

原來他們在三個月以前，在川南棧道上，殺死一名大盜，由那大盜身上，搜出一幅羊皮紙的地圖，這地圖註明貴州黃果嶺附近，埋藏着一大筆金銀珠寶，這批財寶，據說是流寇張獻忠在四川兵敗之後，流竄入貴州埋藏的，還有幾件劫自成都大戶的曠世奇珍，地圖上還指出藏寶地點，東川雙俠看了，不禁怦然心動，相約結伴南下，打算按圖索驥，找出寶物，謀個下半生的富貴。

他們一路上拚冒瘴癘蛇獸之險，經過不少生苗野猓居住的地方，然後來到黃果嶺，首先映入東川雙俠眼中的，是一幅方圓數畝、綠波漣漪的寒潭，單天雄拿出羊皮紙地圖，攤在石上，用一把短戟壓住，仔細地看了半晌，突然跳了起來，叫道：「朱老二，我明白了，這地圖告訴我們，寶物就藏在水潭的東北角！」

朱天剛雙眉一豎，表示不大相信，單天雄却用手向地圖一指，原來這羊皮紙地圖畫了一座高山，五峯併立，寫着「黃果嶺」三個字，高山下畫了一個圓圈，代表惡龍潭，圓圈的東北角，交叉刺了兩個十字，他們齊齊的抬頭向東北望去，果然不出所料，水潭東北岸上，當真矗立着兩堆山石。

單天雄霍地站起身來，拿起短戟及地圖，繞着潭邊，直向山石奔去，他看看山石脚下的泥土，突地伸出右臂，嗤的一聲把短戟插入石下，用力向外一挑，叭叭兩聲，三四百斤重的一塊山石，居然給單天雄用短戟把它挑了起來，底下的泥土翻開，現出一隻漆黑的鐵箱子。

單天雄一見，大喜若狂，叫道：「老二，這地圖果然沒有騙人，張獻忠的藏寶被我們發現了啦！」

朱天剛高興得雙眼噴火，單天雄却把鐵箱由泥中揪了出來，原來這二堆山石底下，挖了一個深洞，洞裡齊齊整整的堆疊着六隻鐵箱子，單天雄把箱蓋逐一打開，第一、二兩隻箱子貯着黃澄澄的金條、金葉子，第三隻箱子載滿了白銀，第四隻箱子是珍珠和寶石，第五隻箱子是古玩及字畫，還有第六隻箱子貯的東西，最是名貴，一對翡翠雕成的綠玉西瓜，還有一柄赤金銀柄、光華閃閃的短劍，行家眼裡一看便知道是一柄吹毛截鐵的神兵利器，總而言之，這六隻鐵箱子的財寶，堪稱敵國之富。

朱天剛在這個時候，突然起了一個壞主意，他趁單天雄全神檢視珍寶的當兒，拾起他丟在地上的短戟，用力向單天雄背心一插，單天雄慘叫一聲，戟尖直貫前胸，他用盡生平氣力，翻身向後一掌，朱天剛一招得手，立即縱身旁竄，單天雄這一掌劈了個空，掌力把洞壁沙泥震落了一大片，他慘吼了半聲，口吐鮮血，身子向前仆倒，喪命在寶洞之內。

朱天剛見財起異心，殺死了自己拜把兄長單天雄，匆忙之中，把鐵箱搬出洞穴，把單天雄的屍體、雙戟和羊皮紙地圖，一併埋藏在洞穴中，用土填平。

朱天剛以為自己殺害盟兄這一件事，當眞是神不知鬼不覺，自己可以獨佔這一份財寶，安安樂樂的渡過下半生。他這願望能否達到呢？

* * *

半年之後，四川嘉定縣以南的棧道上，出現一對少年男女，戎裝佩劍，英姿颯爽，這兩個少年男女不是別人，正是單天雄的一子一女，兒子名單志雲，女兒單雲珊，他們家居在叙州府，因為父親和盟叔朱天剛結伴外出，一去不回，心中十分焦灼，於是兩兄妹親自出動，到川南尋訪父親，他們每到一處地方，必定向當地的江湖幫會、武林朋友，打聽自己父親的下落，但是失望得很，他們的回答總是全不知道。

單志雲在路途中無意中聽到一個消息，說自己的盟叔朱天剛新近發了大財，改名換姓，隱居雲南昆明府。

單氏兄妹聽了，不禁起疑，朱天剛是當日陪同父親外出的人，自己爹爹怎地不見了踪影？而朱天剛却發了大財呢？箇中必有蹊蹺。

單志雲與妹子雲珊商量了半天，決定向雲南進發。兩個月後，他們到了昆明，也是無巧不成話，單氏兄妹到昆明的第三天，因為偵查朱天剛沒有下落，心中悶悶不樂，到城外大觀樓遊逛解悶，忽然看見樓下停放一輛豪華車輛，一個胖面團團的中年人，揭開車帘出來，單氏兄妹眼前一亮，異口同聲叫道：「朱叔父！」

原來這中年人正是傳說發了大財的朱天剛，朱天剛想不到會在這裡碰上故人的兒女，先是一愕，接着裝出驚喜交集的神情，說道：「單世侄，你和令妹怎地會到這裡來？」

單氏兄妹作夢也料不到眼前這位盟叔正是殺害自己老父的兇手，連忙問道：「朱叔父，我們找得你好苦，我爹爹到那裡去了？」

朱天剛道：「哦，你爹爹就在我家裡養病，他天天盼望着你們，那好極了，你們跟我回去見見他吧！」

單氏兄妹半信半疑，朱天剛却壓低聲音，說出一番話來，他說當日和單天雄路過貴州苗嶺，無意中找到一批財寶，單天雄因不小心中了瘴毒，動彈不得，所以只好在昆明買了田宅，把他安頓下來，為了提防消息洩漏，所以沒有向家中報信，現在差不多已痊癒了，正要起程返四川，便遇到他兄妹來到。

朱天剛這番話言詞閃爍，本來漏洞很多，可是，單氏兄妹到底是未經世故的年輕人，聽說老父無恙，已經心花怒放，再也沒有想及其他了。

朱天剛邀他們兄妹一同上馬車，車聲轆轆，不到一頓飯工夫，已經到了南城一所大宅，朱天剛滿面堆笑，單氏兄妹進門，他吩咐了僕人幾句，就請單氏兄妹到客廳用茶。

單志雲不見盟叔請自己父親出來，心中突地生疑，在院子站定問道：「家父何在？請朱叔父引我們晉見。」

朱天剛一聲獰獰的笑聲，突地探手進袍袖之內，掏出一柄寒光閃閃的短劍來，一招「春雲舒捲」照準單志雲的肋下，嗤的就是一劍，單志雲霍地吸胸後退，抖劍出鞘，喝道：「好奸賊！」

單志雲長劍跟朱天剛的短劍一碰，叮噹一聲，登時斷掉半截。原來朱天剛用的正是得自張獻忠藏寶的短劍，名為「金犀」，端的是削鐵如泥的神兵利器，他一下削斷了單志雲的長劍，劍花抖處，「白虹貫日」再刺向單志雲胸口，單志雲匆忙之間，陡地一翻臂，勾住朱天剛身邊的一名僮僕，迎着劍鋒一撞，只聽到半聲慘叫，做了單志雲的替死鬼。

單雲珊在朱天剛抖劍刺向兄長時，也抽出長劍來，待要撲向朱天剛時，却被幾名惡僕擋住，單志雲乘勢向後一跳，叫道：「妹子快走！咱們改天再找這惡賊算賬！」

兩兄妹於是各自一扭身軀，躍上屋脊上牆頭，朱天剛高聲叫道：「快快追趕！」可是他身邊的爪牙雖多，却沒有幾個懂得高來高去的功夫，朱天剛本人近幾個月來養尊處優，飽飲高粱，身體已經發胖，更談不上竄高躍低去追趕單氏兄妹了，所以單氏兄妹便得以順利逃出朱家，他們一直逃出南門城外，方才停步，單志雲恨得咬牙切齒道：「妹子，一切不用問了，爹爹定是給這個人面獸心的傢伙殺害了！」

單雲珊杏目圓睜，計上心來，說道：「大哥，古人有一句俗語『出其不

意，攻其無備』，咱們索性如此這般，替爹爹報仇雪恨。」

單志雲一聽之下，不禁大喜，說道：「好主意，我們就這樣的依計行事。」

這天晚上，月黑風高，朱家大宅的高牆上，出現了兩條人影，正是單氏兄妹二人，他們就在遇險的當天晚上刺探朱宅，這一下倒出乎朱天剛意料之外，偌大的一座院落，黑沉沉，靜悄悄的，沒有半點戒備，單氏兄妹暢通無阻的經過了幾重屋脊，迎面一座閣樓，燈光明亮，窗紗上人影幢幢，單志雲覺得奇怪，向下看時，只見朱天剛坐在正中交椅上，廳上黑黝黝的站滿了僮僕下人，個個神情肅穆，只見朱天剛沉聲道：「今天我們讓這兩個小狗男女逃走，他們這一次定逃回川南，把經過向兩川的武林朋友訴說，是我害死了他的爹爹，這樣一來，江湖上就風風雨雨，我們再也不能夠在這裡安居下去了，所以大家還是收拾細軟，連夜出城，跟我到滇西大理去，至於這宅院我們不用放棄，暫時關閉一段日子，叫姓單的撲一個空。廢話少說，咱們馬上起程吧！」衆僮僕轟諾一聲，紛紛走下閣樓，各自收拾東西去。

單志雲看到這裡，不禁熱血沸騰，因爲他由朱天剛口裡，證實自己父親被他殺害，同時，這老賊連夜疏散人口，遠走高飛，叫自己無從尋找，手段心計，不能不說不狠哩！換一句話說，自己欲要報仇，只有趁着今天晚上，不過，朱天剛的武功並不比自己弱，手上又有一柄削鐵如泥的短劍，怎可以替父報仇？單志雲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他附着妹子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兄妹二人迫近窗紗，窺探朱天剛的動靜，只見朱天剛在廳上呆坐了一陣，霍地拔出那柄銀光閃閃的短劍來，朝着左邊牆壁一劃，一聲暴響，牆上出現一個方洞，原來裝了暗格，朱天剛探手向洞內一抓，拿出一對碧瑩瑩的綠玉雕成的西瓜，只見他喃喃自語道：「單是這兩隻玉西瓜，已經價值連城，我拿去賣給緬甸王，至少也有二百萬兩銀子吧？」

他心花怒放，忍不住哈哈大笑，就在他大發財迷時，陡覺眼前一暗，燭光全滅，整座閣樓漆黑如墨，接着綠光一閃，角落裡現出一團鬼火，載浮載沉。朱天剛腦袋裡一時模糊，以爲寃魂出現，單天雄現形向自己索命，他下意識地一聲大喝，把手裡握着的金犀劍，照準綠火擲去，在他本意以爲寶劍治邪，那知道他的寶劍才出手，樓窗外一聲怪叫，撲進兩個怪人，披頭散髮，滿面血汚，左邊怪人彎腰向他一抓，恰好抓住朱天剛摔在樓板上的金犀劍，叫道：「妹子，寶劍到手，這惡賊死定了啦！」

對方這一開腔，朱天剛馬上覺悟過來，破口大罵道：「好個小賊，原來是你裝神弄鬼！」

單志雲智取金犀劍到手，更不打話，劍光一閃，一招「乘龍跨鳳」，刺向朱天剛的腰間，朱天剛匆忙之中，無可抵抗，舉起手中的碧玉西瓜一擋，咯喇兩聲，那對價值連城的玉西瓜，被寶劍齊中劈做四片，墜地粉碎。

朱天剛正在心痛之餘，單雲珊更不留情，長劍一引，一招「高祖斬蛇」砍向老賊的下三路，朱天剛霍地向外一跳，退到牆角，摘下自己慣用的寶刀，單志雲一個箭步竄前，大聲叫道：「還我爹命來！」刷的分心一劍，朱天剛寶刀一立，一招「春雲乍展」照準劍身一崩，等到劍刀快要相撞才猛然想起，對方使的是斬金切玉的神兵利器，連忙撤步收刀，一個「神龍掉頭」向外一竄，仍是慢了一刹那，叮噹兩響，三寸長的一段刀尖，已經被單志雲的金犀劍削掉了。

朱天剛這時變得面無人色，寶劍被人家奪去，變成自己照命剋星，任朱天剛怎樣陰險惡毒，這時也不禁有點兒氣餒，他向單志雲怒叫道：「小狗，你別上前，你爹爹已經死了，人死不能復生，我願意把一半家財分給你們，總可以干休善罷了啦！」

朱天剛口裡說着話，左手却往衣袖一探，反腕向外一甩，刷刷兩響，兩隻亮閃閃的銀白東西向單氏兄妹分別飛去。

原來這朱老賊乘着說話時，暗裡把兩隻飛燕銀梭取出，合在掌中猝然發出，以爲這一下出乎對方之不備，可以死裡逃生，那知道單志雲早有準備，這邊銀梭才出手，那邊已一聲叱喝，金犀劍橫裡一削，打落銀梭，接着向前一送，一招「流星趕月」竟把寶刃當作匕首使用，脫手拋出，一下刺進朱天剛的前胸。

朱天剛一聲慘叫，雙手捂着胸前，半晌才道：「活報應，活報應，這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單世侄，我……我不怪你，你爹爹的屍骨就在貴州黃果嶺惡龍潭東北角大石下，你們去找吧！」說到這裡，身子一軟，噗地跌倒地上，一命嗚呼！

兩個月後，單志雲兩兄妹果然來到惡龍潭，起出父親屍首，含悲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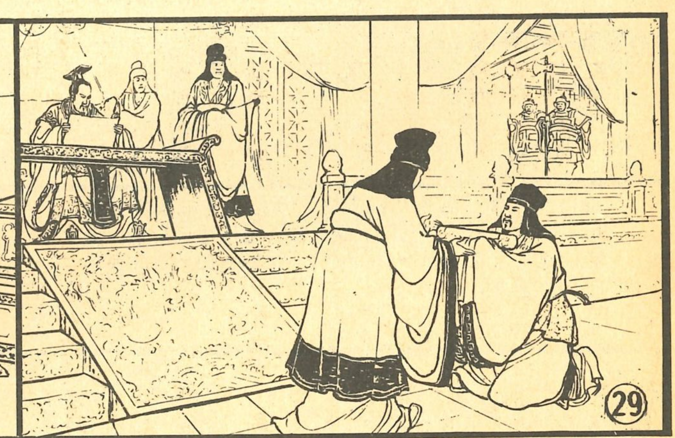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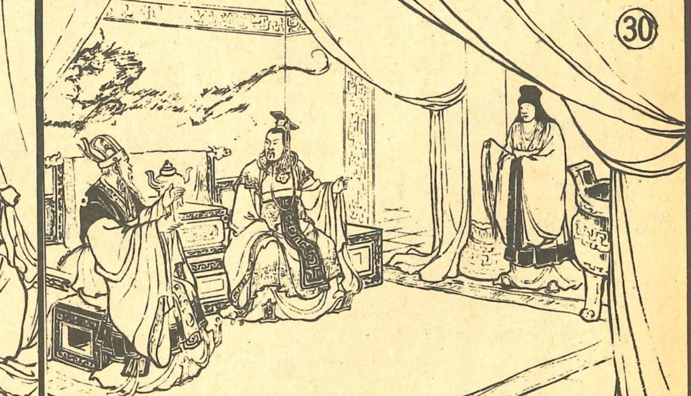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九

智取陳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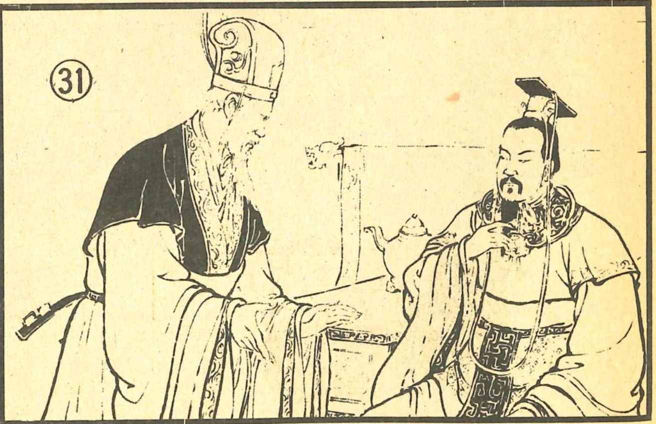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29　使者到了洛陽，把陳倉、散關失守之事奏知魏主曹睿。這時，又有人奏說孫權已在武昌稱帝，與西蜀聯盟，也在準備出兵。曹睿一連接到兩處告急警報，很是驚慌。



30　這時曹眞患病未好，曹睿忙召司馬懿商議。司馬懿却認爲吳、蜀雖然結盟，但這次東吳未必出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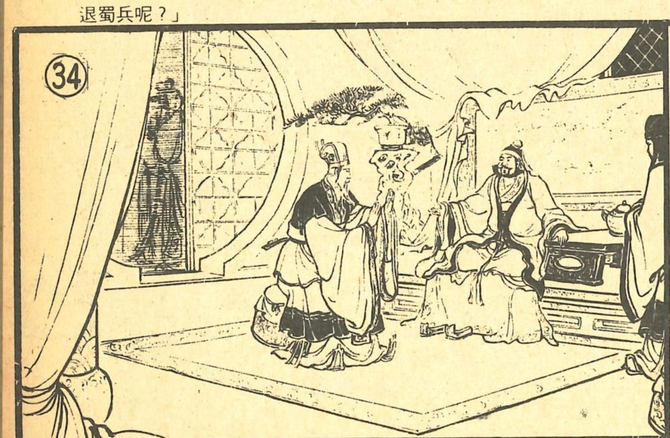
31　曹睿問：「你何以知道呢？」司馬懿說：「孔明常想報猇亭之仇，只怕我軍乘虛進攻，所以暫和東吳結盟。陸遜也看出這點來，故而假作興兵，實在是坐觀成敗罷了。陛下不必防吳，只須防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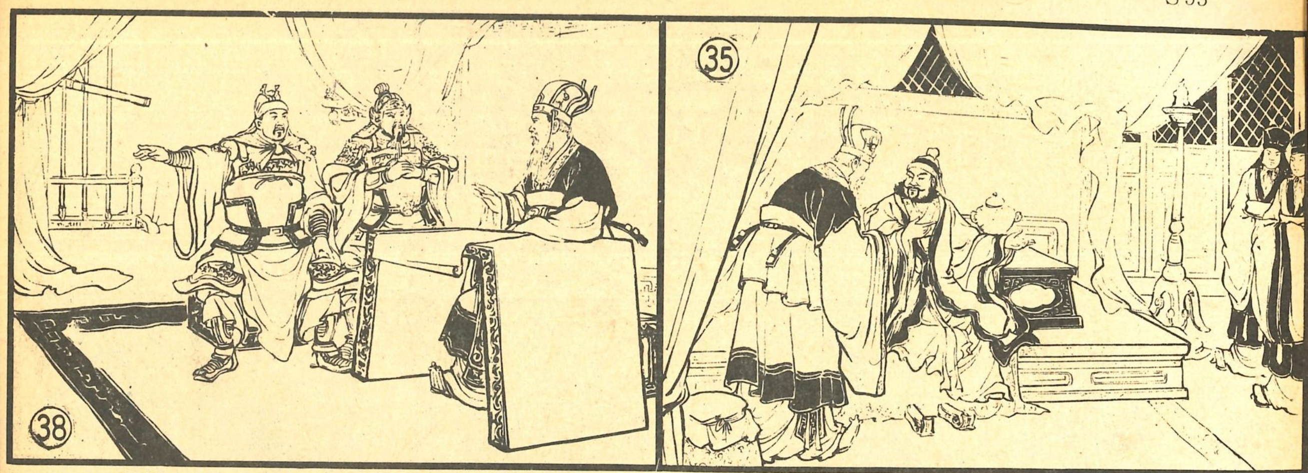
32　曹睿點頭稱是，就令司馬懿爲大都督，總領隴西諸路軍馬，並派人到曹眞那裏把總兵將印拿來。司馬懿說不用，讓他自己去拿。



33　司馬懿來到曹府，問過曹眞的病情以後，便說：「東吳、西蜀，聯合興兵入寇，孔明又出祁山下寨，你知道嗎？」曹眞吃了一驚說：「我家人見我病重，不讓我知　現在國家危急，何不拜仲達爲大都督，以退蜀兵呢？」



34　司馬懿說他才薄智淺，不稱其職。曹眞忙對左右親隨道：「快取將印來。」司馬懿連連搖手：「國難當頭，我願盡力而爲，只是不敢受此將印！」



35　曹真掙扎着跳下床，說：「如仲達不領此任，國家就非常危險了，我要抱病上朝去保薦你。」司馬懿雙手攔住他說：「天子已有恩命，但這樣重任，我是不敢領受的啊！」

38　郭淮和孫禮得知司馬懿來到長安，都趕來參見。司馬懿問起前方軍情，兩人都說近日並未交戰。司馬懿擔心孔明有計，便問道：「隴西諸路，最近有甚麼消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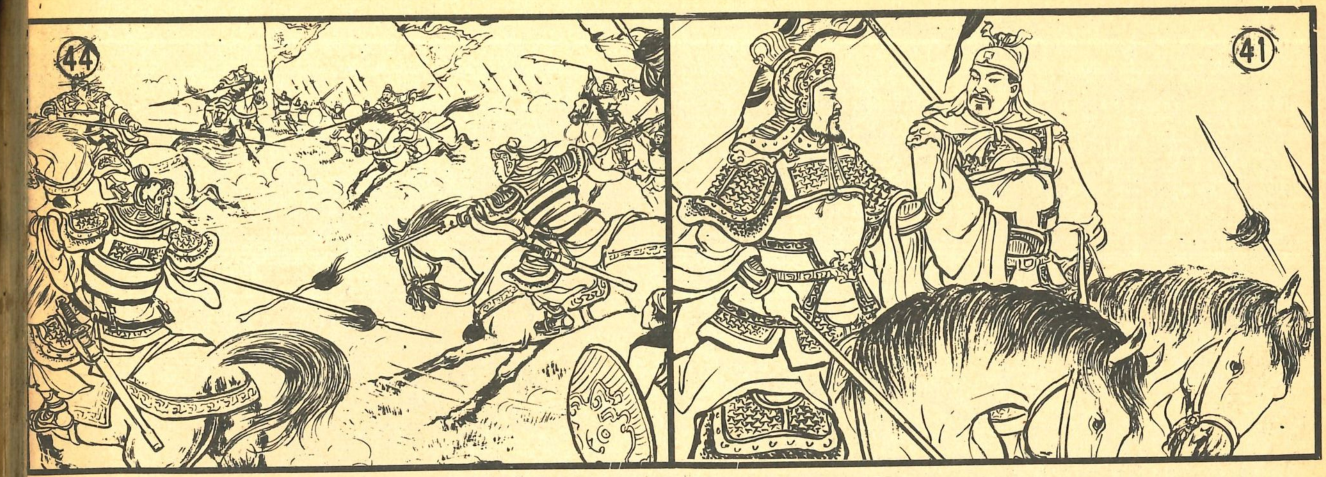
36　曹真聽說魏主已派司馬懿總督人馬，抵禦蜀兵，不禁大喜，叫人立刻把將印取來。司馬懿見他再三讓印，才接受下來。

39　郭淮答道：「各郡都在用心提防，只有武都、陽平兩郡未通消息，那裏的情況不明。」司馬懿聽說，便令郭淮、孫禮從小路去救武都、陽平，繞出蜀兵之後，使孔明腹背受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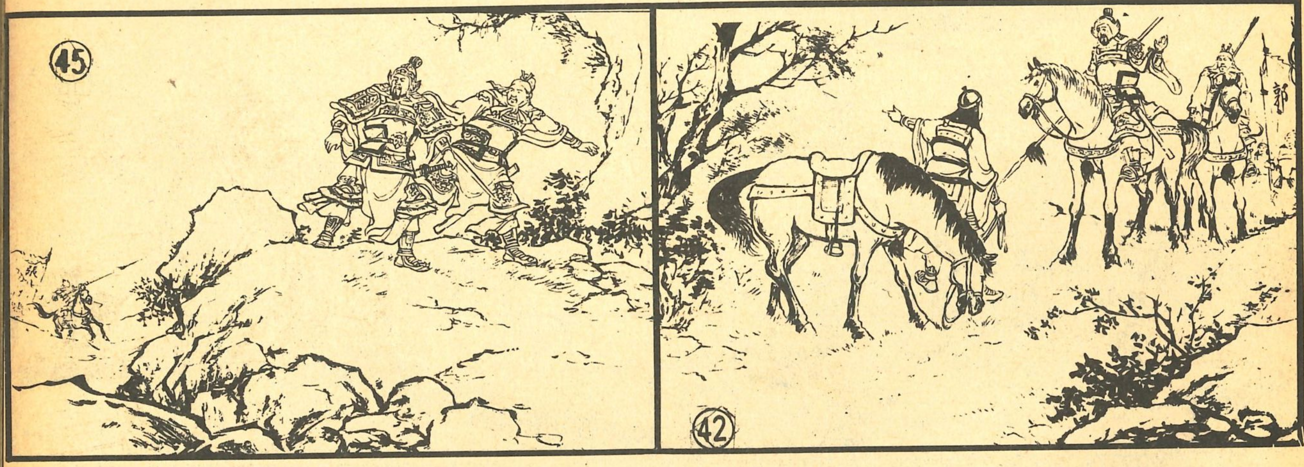
37　司馬懿拜辭魏主到了長安，和張郃會合一處。就派張郃爲先鋒，戴凌爲副將，領十萬兵到祁山，在渭水以南下寨。

40　郭淮、孫禮兩人領兵向武都、陽平進發，邊走邊談。郭淮問孫禮道：「你看仲達比孔明如何？」孫禮說：「那孔明比仲達高明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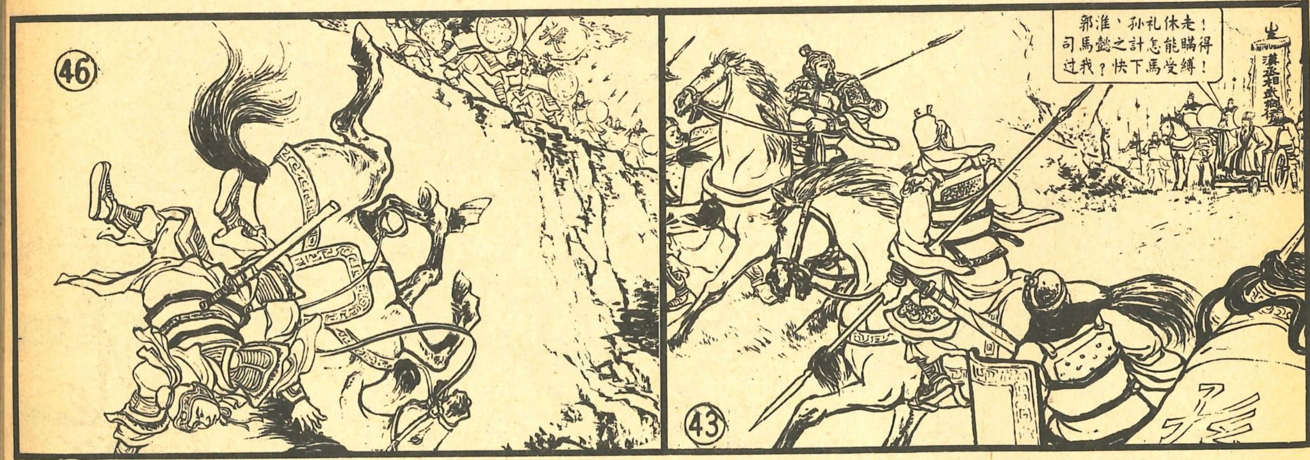
41　郭淮搖了搖頭：「孔明雖然高明，但這一計也足顯仲達有過人之智。蜀軍如正攻兩郡，我等從後抄到，他們將不戰自亂了。」

44　郭、孫兩人不敢對敵，回馬急走。忽然背後喊殺連天，蜀將王平、姜維、關興、張苞，分頭殺來。四下夾攻，魏軍大敗。



42　正在閑談，忽有探子來報道：「陽平、武都已被王平、姜維攻破了，離此不遠，即有蜀兵。」

45　郭、孫兩人無路可走，只得棄馬爬山而逃。張苞見了，拍馬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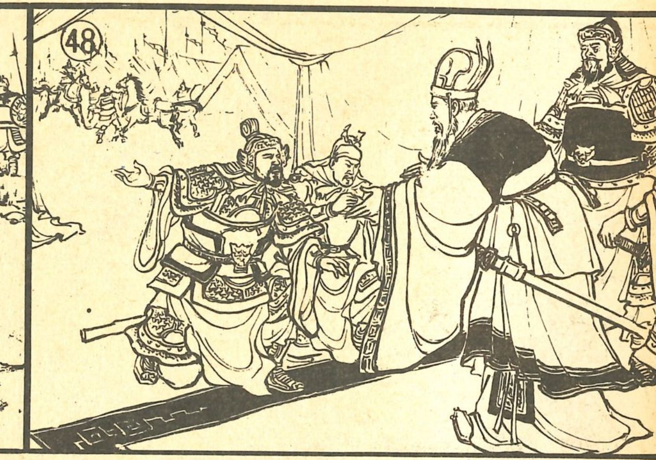


43　郭、孫兩人暗暗吃驚。剛要傳令退兵，忽然一聲炮响，山背後閃出一支軍馬來，孔明端坐四輪車上。兩人見了，頓時嚇得驚慌失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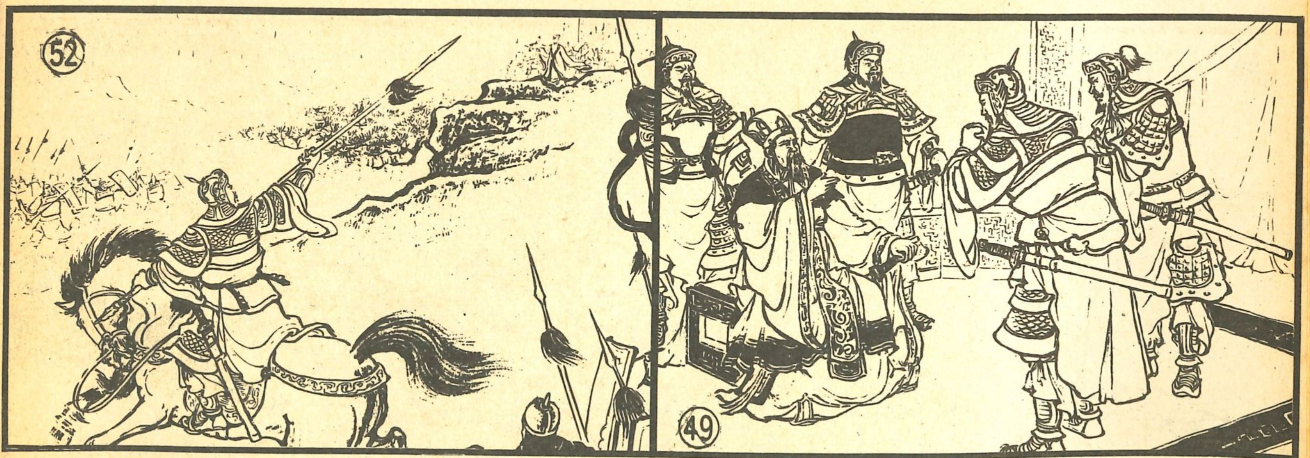
46　不料山峻路窄，張苞馬蹄一滑，連人帶馬，跌入澗內。郭淮、孫禮兩人，乘勢走脫。



47　後軍急忙救起張苞，只見他頭已跌破，血流不止。孔明急令人送他回成都養病。



48　且說郭淮、孫禮逃回本營，向司馬懿訴說兵敗經過，伏地請罪。司馬懿親自扶起，安慰道：「你兩人無罪，這是我中了孔明的計策。」當下，派他們仍回雍、郿兩城，堅守不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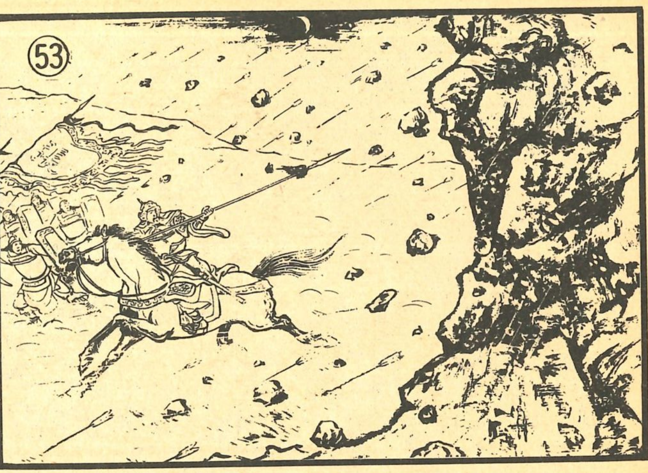
49　郭淮、孫禮走後，司馬懿喚張部、戴凌吩咐道：「孔明得了武都、陽平兩郡，必然往那邊安撫百姓去了。你兩人可各領一萬精兵，連夜從小路去襲取蜀兵的大寨。」

50　張部、戴凌兩人，走到三十里外，忽然前面有數百輛草車橫截去路。張部料知蜀兵已有準備，急忙傳令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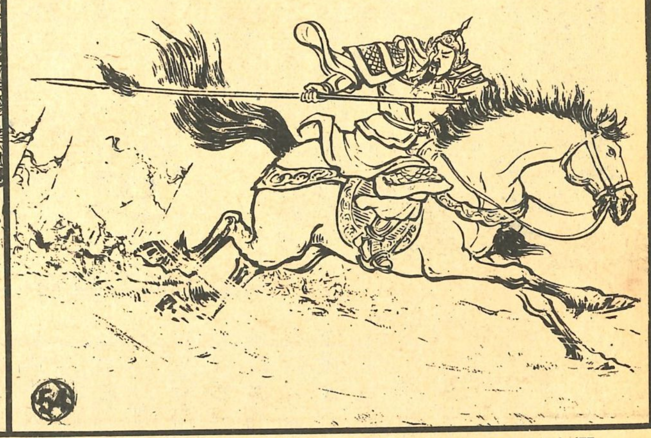


51　忽然炮聲响處，蜀兵點起火把，從四面殺出，把張部、戴凌圍住。孔明站在祁山上高叫：「司馬懿料我往武都、陽平去了，令你兩人前來劫寨，却中了我的計策，還不下馬投降？」

52　張部大怒，指着孔明駡道：「你這山野村夫，竟敢侵我大國境界，還要口出狂言！我若捉住你，定要碎屍萬段！」說罷，縱馬挺槍，殺上山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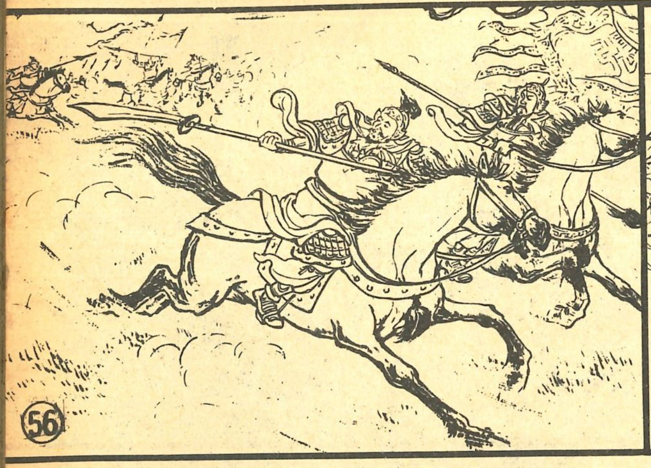
53　無奈山上矢石如雨，衝不上去。



54　張部拍馬舞槍，衝出重圍，蜀兵都不敢前來攔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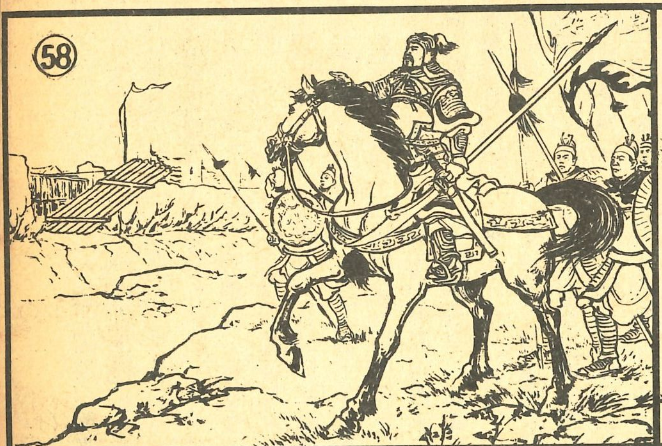
55　孔明在山上，見張部在萬軍之中，往來衝突，英勇非常，對左右道：「聽說張翼德大戰張部時，人人驚懼，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但留下此人，必為蜀中之害，一定要設計殺掉他。」說罷，收軍回營。



56　這時，戴凌被蜀兵困在垓心，危急萬分。張部奮勇殺進重圍，救了戴凌，又一同殺出。



57　走到半路，却遇見司馬懿親率大軍到來接應。張部、戴凌就向司馬懿訴說兵敗經過。司馬懿大吃一驚，吩咐收軍回寨，堅守不戰。



58　以後，孔明每天令魏延到司馬懿營前挑戰，故意百般辱駡，想激惱司馬懿出戰。不料司馬懿打定主意，只是堅守不出。(待續)

武林恩怨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蠻荒奪寶記

剖犀牛各取異寶　奪贋品互出奇招

康滇邊區的無量河，爲雲嶺山脈間的縱列地帶，也是河流奔放之峽谷區，平素是荒涼僻靜，人跡罕到，祇是初夏時分，以狩獵爲業的蠻族康人，由附近之貢噶、稻城等處，結隊而來，圍下獵場狩獵。

因當地野獸，除虎、豹以外，更多熊、鹿、麝、狠、羊、野牛等，康人獵取其皮，積聚麝香、鹿茸等，至東部與漢人貿易，幾十年來都按定律，去年，獵人剛設好陷阱、獸砦，準備圍獵，突然，竄來該地難得見到的一羣犀牛，幾年前，曾有這種犀牛發現過，但爲數不多，只是三五隻，這次却大大不同，爲數約有二百多隻，且都兇猛異常，尤以爲首一頭，較其他犀牛大逾一倍以上。

自該羣犀牛佔據這峽谷沿無量河口水道一帶，其他獸羣早被趕跑一空，獵人剛設好陷阱和獸砦，先爲之衝毀，所用普通弓箭鐵叉，對付這種皮粗厚體兇猛的犀牛，毫無用處，但犀牛較麝香、羚羊角更名貴，犀牛皮剝製後成爲皮筏，浮於奔放河流，不怕碰撞礁石，爲河峪地帶蠻族至寶，故千方百計想捕捉到手，在當地凡有峽谷，林木間好利用的，都已設好了各種堅强屏障，然後趕牠們入數抱大樹間封了出路，或引進絕谷，用石塊埋地斷了谷口，圍獵經年，祇不過獵到了二三十頭，而獵人中也有不少傷亡。

爲了圍捕那羣犀牛，康滇邊區附近的獵人，幾乎全數趕到，內有幾個年老獵人，看出爲首一頭犀牛，皮色赭黃，由頭到尾，足有二丈開外，發怒奔跑時，蹄聲如雷，地面也隱隱震動，就近用硬弩射到皮上，弩弓反爲彈飛，有這樣堅勒赭黃外皮，定是原先穴居之處，地土有異，日夕薰染變化所致，這等多年老牛，如能捕捉到手，不但犀黃價值連城，若以皮硝薄，縫製軟甲，更是刀槍不入的護身之寶。

由於圍捕時獵人接連受傷，去康東漢人處求醫，圍捕這犀牛消息也因之傳開，這平素人跡罕至之處，也突有人光顧，最初來到的，是個六十開外的漢人，衣着却如康人，由二名當地蠻族土著導率而來，守候這頭犀牛，仔細看過之後，便匆匆離去。

接着而來的，又是三個漢人，一個還是道家裝束，他們一見到這犀牛，便停留下來，三人商量一陣後，其中二個即刻飛奔而去，祇剩下那個道裝的留下，他脫去外衣，由山崖到了谷底，大膽的去引逗這頭犀牛，這犀牛被他引得發怒，便發足追他，見他東奔西竄，這犀牛緊追不捨，但說也奇怪，這人脚步似總比這犀牛快了幾步，照說，這犀牛有二丈左右長短，四蹄翻飛起來，一個起落，就有二丈遠近，許多蠻族獵人見到這犀牛，都爬上陡削的山壁之上迴避，有兩個獵

人就喪在這頭老犀牛蹄下被踏爲肉醬，因爲走在谷底下較爲中心，離山壁較遠，這頭老犀牛一竄出時，慌忙向山壁急奔，也不及牠脚程，爲牠追上而踏死。

這道裝漢人的脚程，總在這頭老犀牛一丈以內，眼看一下便可爲犀牛撲到，可是任這犀牛怒發如狂，低頭狂吼急追，這道人都堪堪避過，看得一般蠻族獵人爲之提心吊膽。

足足引逗了一個多時辰，另外一個漢人出現了，接替那個道人下來，也引逗這犀牛到處亂縱亂竄，一個時辰之後，再由另一個漢人接替，三人輪流更替，由晨早起，直至深宵月下，還在奔竄不息，間中這犀牛停下，喘息不定，不知這漢人用甚麼方法，虛空用手掌一劈，這犀牛又急起狂追。

第二天，這頭老犀牛和引逗牠的三個漢人，都已失踪，獵人尋覓半天，才始在一深谷下覓到，以四蹄紮在一起，爲人用粗蔴繩綑上，而引逗這犀牛的三個漢人，則正在傍歇息，取出帶來的乾糧和酒肉充飢。

一夥獵人窮鬥經月無法對付的這頭兇猛犀牛，他們在一夜之間，便把牠制伏，不知用甚麼方法？但專爲獵捕這頭犀牛的獵人，眼看花去經年心血的目的物，輕易到了別人手中，心有不甘，上前與這三個漢人交涉，一則因言語不通，二則獵人都是蠻人，動作粗魯，倚伏人多，就動起武來，三個漢人，祇其中一個與他們起而交涉，另兩個還是喝酒吃肉，一動武，這漢人祇雙袖飛舞，三二十個蠻族獵人也紛紛跌了開去。

要知在這等蠻荒這區狩獵的獵人，大都身强力壯，一個人抵得普通四五個壯漢，他們也明知這三個漢人能制伏這樣一頭犀牛，必有一身本領，預料動手時必有一番搏鬥，估料不到三人中就祇有一人動手，還祇揮舞雙袖，便把他們二三十人輕易打發開去，有幾個更跌得頭腫臉青，一時都不敢上前，站立遠處監視，看這三個漢人有甚麼辦法把這頭重有萬斤以上的犀牛，從這深谷的谷底拖了出來。

這樣僵持了一天，這三個漢人也似知無法把這犀牛弄出深谷，惟一辦法，便是用刀斬斷綑紮的粗蔴，把這犀牛重新趕出谷來，再覓一妥當地方設法捕捉，已用刀把一端套在犀牛項間，一端繫在二棵巨樹樹幹的粗蔴繩斬斷，正欲舉刀斬斷捆紮四蹄的蔴繩時，遠遠山腰上，忽然傳來一聲高呼，聽不清楚呼叫甚麼，祇見這人正在搖手示意，莫放開這頭犀牛。

這三人一看那人，從山腰縱下時身形快速，把他身後二個人抛得老遠，不禁對望了一眼，就靜待這人下谷。

一衆獵人，等這人一走近，認得是第一次來過的漢人，有二個蠻族嚮導率領而來的，在蠻族人的口中聽到，這漢人是治傷的醫生，有幾個獵人也認識他，於是都迎了上去，告訴他這三人捉犀牛的經過和他動手相打情形。

這漢人也略識土語，和獵人談了幾句，就直下了谷底，一衆獵人也跟隨了下來。

這漢人一到了谷底，與那三人相見，拱手一揖道：「三位能制伏這頭犀牛，眞不容易，在下蔴老仙，爲距此三百里外貢嘎山附近玉龍石村集中一名土醫，當地土人，叫在下阿木仙，還未請教二位台甫和這位道號。」

三人向這自稱阿木仙的土醫打量了一眼，祇見他六十左右年紀，雖則穿的是康人衣服，但相貌清奇，神情灑脫，由山腰上看他下山時身形，料定這阿木仙必具有一身武功，其中一人就拱手還了一揖，道：「在下姓羅名彥，那位是至交牟司涼，這位道號清道子。」

阿木仙笑道：「幸會，幸會，原來三位都是鼎鼎有名人物，川康邊境，誰人不知『九頂雙煞』和『邛崍道士』？」

原來這二人正是「九頂雙煞」中「生煞」羅彥，「死煞」牟司涼和邛崍太清觀的「邛崍道士」清道子。

「九頂雙煞」雄霸川康邊境多年，當年還在由川入康二條要道上設土卡子，有點作威作福，近年來却大大的改變，做起了商賈來，在邊境「名山」、「雅安」二地，設了幾個市集，專收集各地蠻族獸皮、葯材，運銷到東北去，再把糧食、油鹽等運到了西康，居然大大的發達，雙煞在九頂峯山麓建下莊園，建造得巍峨堂皇。

「邛崍道士」清道子，原名周清，以往是川東湘西一帶的惡霸，爲避强仇追踪，迫不得已，乃逃來川西，託庇於太清觀中，十多年來，强仇久無訊息，他亦在太清門下，痛下苦功，得傳了太清門絕技，因事過境遷，現時雖還作道裝，但早已不守清規，但無人知他和生死雙煞，怎會同流合污的？此次無量河畔山谷中出了這樣一頭奇異老犀牛，傳進他耳中，立即動了心，要知清道子在修性養心時，也曾博覽羣籍，知道一點天生異物的用處，這種多年老犀牛之皮，若硝製得宜，是製軟甲最好材料，因此前去找尋雙煞，和雙煞談起，前來一觀，九頂峯山麓和無量河畔山谷，不過是幾百里路程，以他們的脚程，不過一日夜間路程，加上三人都是無所事事，便連袂的趕了來。

不道遇到了這個玉龍石的土醫阿木仙，突然知道他們的身份。九頂雙煞當年雄霸當地，知道他們的身份，不足爲奇，這清道子從來不在外面露面，怎麼這土醫也知悉？大大的使清道子不解。

他一聽阿木仙這樣說，便道：「『邛崍道士』那裡是大名鼎鼎？尊駕抬

愛了？」說完，對阿木仙兜頭一揖。

當時阿木仙爲他一揖震退了二步，阿木仙一怔之下，也還揖道：「道長能在太清觀門下，誰不尊重？」清道子身形，也接連退了二步，一晃身才始穩住，互相看了一眼，相對一笑。

阿木仙笑對三人道：「這夥獵人剛才對在下說，當地是他們蠻族的獵場，幾十年來都由他們狩捕，三位突然闖了進來，宛如奪去了他們的口糧，因此要在下向三位說項，賜一口飯給他們吃，請三位退離此地。」

清道子笑道：「貧道怎會來奪他們的口糧，這山谷中未捕到的犀牛這麼多，他們儘可去捕捉，貧道和這二位就捕這一隻便是了！」

阿木仙對獵人們用土語說了一陣，然後對清道子說：「他們圍捕這犀牛，早有人認定了而捕，爲了捕這頭犀牛，已有二個獵人喪生，現在是喪生獵人二個小輩繼續捉下去，另有二人仗義相助捕捉，現在爲三位捕捉住了，他們落空，這二個喪生的獵人，變了白白犧牲了，這犀牛是三位捕捉到的，三位不肯賞賜，就請三位放了牠，由他們再去自行捕捉便了。」

「死煞」牟司涼聽了，在旁冷哼一聲道：「當地山川河谷，又非是他蠻族的私地，任何人都有權捕捉這野生的禽獸，在下捕捉到的，怎能說是他們早先認定了的？尊駕可不能幫着這種蠻族不化之人說話。」

阿木仙對牟司涼看了一眼，略一低頭沉吟，然後指着捆紮的犀牛微笑道：「在下可確定三位不是爲了圖利，才花這等寶貴時間，前來捕捉這頭犀牛，想來別有作用，若不見外的話，相告在下，在下倒可設法解決這個難題，否則縱使這些蠻族獵人不向三位要求，三位要把這重萬斤以上的犀牛弄出這深谷，怕亦束手無策，若是斬開捆紮痲繩，再驅牠出谷，祇怕竄逃無踪，再亦無法尋覓了。」

清道子對雙煞望了一望，雙煞亦毫無表情，清道子便道：「據貧道所知，這老犀牛的皮，是製軟甲最好的材料，才不惜路遠遙遙的趕了來，貧道等目的，就在這副皮上。」

阿木仙道：「這犀牛皮硝製得好，確是製軟甲的好材料，三位既志在這副皮上，可知剝洗硝製之法？」

清道子倒是一怔，接着便搖頭道：「這個貧道倒不知情，確是一個難題。」

阿木仙點點頭道：「尊駕說得倒很坦率，這夥蠻族獵人，幾代獵狩爲主，個個都是硝製各種獸皮的能手，非請教他們不可，三位既要這犀皮，那末這頭犀牛交給了在下，由在下作主和他們商談，不論用甚麼方法，總把這犀牛皮教他們硝製好交給三位帶走，其他一切，三位都不須查問如何？」

「九頂雙煞」和清道子目的就在這張犀牛皮上，一聽阿木仙這樣說，立即點頭，清道子對犀牛一指道：「那就請尊駕作主便了。」

阿木仙和後面趕來的那兩個蠻族嚮導談了幾句，兩人一個解下背上的包裹，解了開來，裡面是一堆銀子，他再和獵人商談了一陣，獵人們看看這犀牛，又和阿木仙交談，結果六七個圍着商量一陣，才向阿木仙點頭，阿木仙把銀子交給了他們，在另一個人的包袱中取了一大堆藥草，點燃起來，堆到那犀牛前，一個蠻族嚮導，用衣衫撥烟，撥向犀牛口鼻。

這時阿木仙就走了過去，和「九頂雙煞」、清道子三人席地而坐道：「這夥獵人，獵這犀牛，也不過把皮草等換銀兩活口，在下花了比普通犀牛三倍價錢，算向他們買了下來，就是要他們替三位把皮硝製好，據他們說，初步硝製好，怕要幾個月時間，不知三位能有工夫耐性等待嗎？」

清道子雙目一轉問道：「尊駕花了這許多銀子，難道就爲了替他們和貧道解決這糾紛？這內中還有甚麼原委沒有？貧道倒頗納罕。」

阿木仙道：「不瞞三位說，前幾日在下也來過，看過這犀牛，也想打這犀皮和這犀黃的主意，就因爲自己不能動手剝洗硝製，趕回去取了銀兩和配製痲藥，以便對付，在下知道這犀牛兇猛，若不是事先痲醉，無法動手，想不到三位趕在在下前面，祇得把犀皮讓於三位，在下就取這犀黃，以備下藥之用。」

清道子一聽阿木仙是爲了這犀黃，突然想了起來，當時面色變幻不定，點聲未出，阿木仙一看這神情，微微一笑。

這時，這頭犀牛已爲藥烟薰得昏迷過去，七八個獵人立即動手，刀叉齊施，足足花費了二個時辰，才將犀牛腹部剖開，支撐起後，仔細尋覓，在血如泉湧之中，割出如碗口大一塊犀黃，色如硃砂，阿木仙如獲至寶的收了起來，就和三人告辭而去。

清道子對飛縱而去的阿木仙背影，現出了冷笑，然後取過了一點銀兩，指手劃脚的對蠻族人說，要他們去辦一點酒食和晚上應用等物，耐心等候這夥獵人硝製犀皮。

一晃就是半個月，三人一直注視這夥獵人如何硝製，閒暇無事，便幫獵人圍捕其牠犀牛，在這半個月中，倒也幫獵人圍捕了十幾頭犀牛。

等到犀牛皮硝製初步完成，他們便分割三塊，各自背負一大塊，臨走時，獵人感謝他們代爲捉到十幾頭犀牛，就由一個年老的獵人，稍懂一點漢語的，又用手勢告訴了他們一個秘法，如何再把犀皮硝製得柔軟輕薄，並還送了他們不少藥材，他們才離開這個荒涼僻靜的深谷。

「九頂雙煞」和清道子回到九頂峯山麓下莊園內，就按照蠻族獵人所教的方法，用藥再把分割開三塊的犀牛

皮硝製，又經過了一個多月工夫，這犀牛皮果眞硝製得柔軟輕薄異常，他們各製了一件貼身的軟甲，試了幾次，不但普通刀劍暗器不能損傷，連「死煞」牟司涼仗以成名的一口緬刀，用力砍下去，也不過起了一道白痕。

雙煞羅彥和牟司涼爲此特在莊園內設席，邀了不少附近武林中人物，觀賞這護身軟甲，藉以炫耀，並道出如何獲得這犀牛皮經過，因之雙煞和清道子在蠻荒獲寶的消息，就此傳了開去。

這「九頂雙煞」和清道子，與阿木仙分取犀牛皮和犀黃，原本十分公道，要知雙煞和清道子雖則捕捉這頭犀牛，若不由阿木仙趕來，制止他們斬斷捆紮這犀牛痲繩，這種多年老犀牛，若一脫困，必率其他犀牛，遠竄別處，再要找他，眞如大海撈針了。

即使當時跟踪，不被牠逃脫，雙煞和清道子已與這夥蠻族獵人鬧僵了，這剝洗硝製手續，他們都一竅不通，仍是無法可施，豈不白白的把這頭老犀牛糟塌掉麼？

阿木仙得到這塊犀黃，不但對事情處置得宜，還出了不少銀兩，三人都得其惠，不是不勞而獲。

誰知這清道子也懂得一點道理，知道這犀黃極爲貴重，事先沒有想到，待等阿木仙割取了犀黃而去，心中却大爲不快，他本性貪婪，在犀皮未硝製好前，隱忍不發，待等軟甲製好，護身有物，貪心更熾，他也不與雙煞商量，獨自改了裝，去玉龍石找阿木仙。

要知這阿木仙，是貢嘎山下玉龍石村集中一位名醫，他在這蠻荒邊區行醫，快近十年，原本漢人，漢人起了個康人名字，定然有久居當地之意，他初來康時，原在「鑪定」行醫，他漢姓自稱是痲，大家叫他痲老仙，自在玉龍石卜居下來，才改用了這阿木仙名字，這是康人常用的名字，西康東部雖漢蠻雜處已久，但懂醫道的不多，在當地提起了阿木仙，倒是無人不知道的。

他在玉龍石居住了六七年後，有次清晨，忽然有三具屍體在他所居門前發現，這三具屍體身上，都中了蠻荒常用的竹蝗，而且屍身都發黑，無疑竹蝗箭尖上，都淬過了劇毒，發現屍體的是他鄰居，知道他家出了事，便進他家探視，到了內裡，祇見阿木仙在內廳階前趺坐，面白如死，他見鄰居進來，便教這個鄰居進他書房，取行醫時的藥箱，再舀一碗冷水來。

鄰人如言取到，他在藥箱中取出一包藥末和一粒藥丸吞下，然後請鄰居扶他起身，進書房竹椅上坐下，他更教鄰居取一個木盆，到宅外尋覓未射中屍體而散落的竹蝗，叮囑不能用手去碰這竹蝗，尋覓到了，用竹筷把竹蝗鉗放在木盆中，隔一個時辰再來看他。

那鄰居是個老年康人，平時家中人有甚麼病痛，都是由阿木仙診治，對他十分敬重的，故聽他所說，先替他拾竹蝗，隔了一個時辰，再去看他，他面色業已好轉些，再教鄰居依他指示，在各種磁瓶裡混和一點藥，倒了一杯酒調和服下，始起身扶在鄰人肩上，走進了臥室上床斜倚，然後告訴這個鄰人，門外三具屍體，是他在塞外結下的强仇，這三人是父子三個，當年和他結仇，也是飛來橫禍。

阿木仙更說出他本姓紀名桑痲，這三具屍體，老的名叫佟元章，另二個中年人是老的長子佟一虎，是霸佔關外分水嶺的梟雄，有一年他出關去探望一位至交，這至交姓郭名陽，外號「金翅鵬」，與這個外號「飛天蜈蚣」的佟元章是生死對頭，有次狹路相逢，佟元章適與幼子佟一鶴同行，父子兩人雙戰郭陽，郭陽與佟元章，原本功力悉敵，加上佟一鶴，便處處受制，終在百忙中佟元章一掌震傷內臟，又亡命支持着逃出重圍，回到家中，已氣息奄奄，命在頃刻間，恰巧自己上門探望，見此情形，立即悉心爲之醫治，經年始癒。

「金翅鵬」郭陽新仇舊恨，一直耿耿於懷，暗中窺伺，有一次，終爲郭陽覷中機會，暗算了佟一鶴後匿避無踪。

這「飛天蜈蚣」佟一章，心痛愛子之喪，但郭陽又匿避無法追查他行踪，就遷怒到紀桑痲，若當年他不醫治郭陽之傷，便無這等禍事，便進關尋仇，在冀中和紀桑痲相遇，曾惡戰過一次，紀桑痲武功較佟元章爲高，但佟一龍、佟一虎兄弟倆已得乃父眞傳，三人圍攻，紀桑痲落了下風，他本存着冤家宜解不宜結之心，但一想到郭陽也在此情形之下受了一掌，立即横一横心，下了煞手，在突圍之時，蓄了九成功力，一掌斷了佟一龍左臂，始能在佟元章救子心切之下脫身，這仇就越結越深了。

此後佟氏父子，便到處尋找紀桑痲要復這斷臂之仇了，他才隱姓埋名，遠避到了川康邊境，他自知早晚必被這三個强仇找到，以一敵三，又不是他父子對手，在處心積慮之下，設法自護，費了多年苦心，才在宅內各處裝上了近百張的連珠弩機關，這近百張弩弓，祇要一拉牽線，都能先後連珠而發，結成滿天飛蝗，他知道普通竹蝗，這父子三人中上也沒甚麼關係，最多受點皮肉之苦，所以用蠻荒最毒的「鐵線蛇」的毒液配合其他毒藥浸煉，這種毒藥中其毒無比，觸膚潰爛，見血封喉，爲一般毒藥最劇烈的一種。

昨晚這父子三人果眞又探出紀桑痲的行踪，尋上門來，他因爲這三人是父子二代，在動手後，始終不想下此毒手，祇憑功力對付，他自知這十年來，在苦練之下，功力業已大進，

想用功力逼退對方，敎他們知難而退。

可是對方在這幾年之中，功力也大有進步，況且又有一套圍攻的手法，在過招時都不留一點餘地，似非置他死地不可，同時佟元章也呵呵笑着告訴他，四年前，郭陽已爲他父子找到了，早已喪在他們掌下，如今是輪到他了。

他聽了至交死訊，心中悲痛欲絕，神志一慌亂，接連中了二掌，已受重傷，爲了自保，也爲至交復仇，不得不趕盡殺絕，引對方進了絕地，拉動牽線，發出滿天飛蝗，對方還妄用掌風擊落這飛蝗，沒知道這飛蝗都由硬弩發射，既多且密，終於各中了幾支，看來對方中上時感覺痳辣，知道有毒，匆忙中跳出圍牆，毒已發作，便屍橫就地了。

佟氏父子在關外霸佔到分水嶺時，極爲强橫暴戾，看來亦是作惡多端的報應。

阿木仙說到這裡，敎鄰人在臥室一個小櫥中，尋覓到一個紅色小磁瓶，請鄰居在宅旁掘了一個小坑，用繩把這父子三具屍體拖到坑中，將小瓶中藥末倒下少許在屍體上，自會化去，鄰居依言做了，到這時才知道這位阿木仙，不但是個名醫，還是一個身懷絕技的異人。

阿木仙在鄰居服侍之下，自己用藥醫治，足足半年，才把所受內傷醫好，想是他的心腹大患已除，就把家中所有弩弓拆除，原本獨自一人居住的，至此也僱用了僕傭，本來行醫是背藥箱上門診治，這時就懸壺應診，由於他爲人治病，不收診金，隨便病人留下多少土產等物便算。遇有病重的，照樣趕去醫治，做到濟世救衆這一點，德行極好，所以康東一帶，無人不知阿木仙大名。

此次診治幾個爲犀牛所傷的病人，得知無量河畔出了一頭異樣犀牛，便趕去一看，一眼看出這頭犀牛，不知在甚麼地氣特殊的山穴中住居過一個時期，致身上有這種赭黃外皮，這種經過特殊地氣薰染的外皮，堅靭無比，所積聚的犀黃，也是曠世難求的至寶，是配製「八寶消瘟丹」中主要藥引，不論任何瘟疫和深山的毒瘴，都能辟除化解。

但這樣兇猛的東西，頗難使牠就範，便趕着回去，配製强烈痳藥，準備對付這頭猛獸，不想去而復返，已爲人捷足先登了。

阿木仙在山腰遠遠看來，還當「九頂雙煞」和清道子是漢族獵人，一通姓名之後，始知這三人都是蜀邊武林中的高手，雖未曾見過面，却久聞這三人之名。

當這犀牛還未開割之前，清道子曾問阿木仙，化了這許多銀子，爲他們與獵人們解决糾紛，內中有甚麼原委？阿木仙就回答他是爲了這塊犀黃，清道子當時面色就變幻不定，點聲未出，阿木仙看到這副神情，就祇微微一笑，要知阿木仙經年浪跡江湖，閱歷極深，這時已知清道子心有不甘，適才相揖時，這清道子已試過自己的功力，但自己不想顯露武功，祇用三四成功力回敬過去，在未眞正顯露自己武功前，以雙煞和清道子過去爲人，定必不會顧到道義，對這塊犀黃，不是巧取，就是强奪。所以早有準備，一回去之後，另以作藥引用的雄黃，用錦絹包裹，裝在木盆內僞充，懸空和藥葫蘆吊在樑上，眞犀黃則用玉桂等煎汁，放在瓦埕內，埋在土中，以拔除附在外表的腥涎。

因爲這清道子找上門去，阿木仙並不感到意外，清道子一上門，就把當時阿木仙付給獵人數目的銀子六十兩，放在桌上，並帶來了二份禮物，對阿木仙道：「前一時多承尊駕爲貧道等調解糾紛，十分感謝，今日貧道特送尊駕銀兩，並備了二份薄禮，還望尊駕笑納。」

阿木仙聽了，對他一笑道：「在下早知道長要背信，覬覦這塊犀黃，要藉詞來討回了，不過在下處理這塊犀黃，已化了不少心血，豈肯憑道長這二份禮，便全給道長帶回嗎？在下知道道長不能好說，便是强取，看來不在功力上定個高下，道長是不會死心的，久聞太清觀的『太清兩儀劍』威鎭武林，在下先領教幾招，再談這塊犀黃之事如何？」

清道子被阿木仙道破心事，滿面通紅，變了老羞成怒，冷哼了一聲，退到廳外，撤出了長劍，道：「這倒是乾脆解決之法，貧道就算用强來討了。」

阿木仙隨手取了一柄以竹製的「痳姑鋤」，這痳姑鋤全以竹製，柄祇二尺，鋤頭也以竹片削就，是不能用鐵器鋤藥時應用的。

清道子爲對付强敵，托庇在邛崍太清觀中，曾下了多年苦功，一手太清兩儀劍法已得太清觀中眞傳，一見阿木仙用這又短又不起眼的竹製藥鋤應敵，心中也起了警惕，他知道阿木仙既知自己的劍法，還用上這樣的兵刃，必有所恃，故二人一對上手，清道子立即施用展開這太清兩儀劍法，劍招古樸大方，每一劍削出，都具有無比威力。

可是這阿木仙一柄痳姑鋤，眞有神鬼莫測之妙，但清道子劍上內力，如何沉重，他祇輕輕一揮，立有一股潛力，隨之湧出，把清道子的劍勢撞歪。

清道子兩儀劍法，共有六十四式，還未施展到一半，已爲阿木仙這柄痳姑鋤所困，最奇妙不過的，便是阿木仙的身法，如浮光掠影，神速無比，總較清道子快了一步，東閃西滑，逼得清道子動彈不得。

清道子在逼不得已情形之下，妄

想以手中劍，去削斷阿木仙這柄痳姑鋤，阿木仙看出他的企圖，待等他一招「席捲風雲」，長劍斜捲而上，削向鋤頭時，便把鋤頭一圈，一招「老樹盤根」，纏到劍身上時，用上了內家眞力，透過竹柄，把劍身牢牢的吸住，清道子用勁一撤，祇覺自己長劍猶如爲一股千鈞重力拉住，紋風不動，心中一涼，阿木仙這時才把臉色一沉，冷冷的道：「在下看在和你沒有甚麼寃仇以及你是太清門下，不下手傷你，快死了這份貪婪之心，去吧！」語聲甫歇，已一抖手，清道子在這內家眞力一抖之下，身形直飛出一丈以外，落地後急衝了六七步，方始站穩，紅着臉對阿木仙看了一眼，轉身便走。

清道子雖則垂頭喪氣而回，還不死心，他直回九頂峯下雙煞的莊園，雙煞看他那狼狽頹喪之色，大爲驚詫，驚問之下，清道子方始告訴雙煞，這祇是阿木仙所分去的犀黃，實價值連城，是一塊難覓至寶，本已由他們得到，却平白無辜的爲人取去，實在不甘，所以私自想去取回，料不到阿木仙功力精純，東西沒討回，反倒受了一場辱。

雙煞與清道子友誼極深，再因爲清道子解說這犀黃的名貴及功用，也起了貪念，就陪同清道子前去，想以三人之力，和阿木仙一鬥。

三人趕了去，才到玉龍石村集，離阿木仙居住處不遠，已見阿木仙與一蠻族裝束老頭，各憑一對肉掌，打得難分難解，「生煞」羅彥一看這老頭，認得是西康摩西族中一位老土司，爲當地「彭卜敎」中長老佳木宗，一直隱居貢嘎山中，如何會與這阿木仙惡戰？

「生煞」羅彥當年走南闖北，見識淵博，他一眼看出阿木仙的掌法，正是武林中久未露面的「太白」派獨門「混元」掌法，這掌法失傳已久，太白派自伏龍上人得自師傳後，便後繼無人，上人幾十年中尋覓不到一個資質稟賦俱好的傳人，便坐關自守，寧願絕學失傳，也不肯草率從事。

「生煞」羅彥祖師「七星子」冠公明，與伏龍上人乃屬至交，約略知悉這掌法的奇突招式。同時阿木仙身上使的，可是身隨意念而起的「浮光」身法，確定這阿木仙是「太白派」的傳人了。

更使羅彥詫異的，則是那個老土司「彭卜敎」中長老佳木宗，却使的是佛門密宗金剛派中「須彌」掌法，每出一掌，俱都威力無儔，掌風激起塵土，猶如狂飆驟起，聲勢狂惡已極，看得三人目定口呆的躲在一旁不敢現身，想來向阿木仙涉討犀黃的念頭，早已不知嚇到那裡去了。

正當鬥得劇烈，棋逢敵手之際，阿木仙所立之處，突然黃影連閃，有二人由屋內如飛而出，一縱尋丈，向屋後山坡逸去，一個臨走時還打了一個呼哨。

羅彥看出這二人都是斜披黃色袈裟，像是喇嘛裝束，這時與阿木仙過手的彭卜敎長老佳木宗，一聽暗號，又和阿木仙虛耗了一盞茶時刻，身形一滑，脫了戰圈，對着阿木仙用漢語道：「現在有人偷窺我們過手，本長老不與你鬥了，本長老再提醒你一句，這地方是不許信奉外敎的人居住，限你七天搬離此地，免得大家傷了和氣，你的武功領敎過了，要勝本長老，還差一點功候，你若一定要與本長老分出高下，可到山中彭卜敎重地找我好了。」說後，打一手稽，便向山上如飛而去。

阿木仙對三人藏身處瞥上一眼，羅彥知道行藏已露，便走出來拱手道：「不知阿木仙老先生，還是武林老前輩，在此隱跡，恕我兄弟眼拙失禮！」

阿木仙復笑道：「你們來遲一步了，老夫中了那老蠻子的調虎離山之計了，收藏的東西，想爲他們盜竊而去，可是蠻子們不懂藥理，不會炮製，稀世珍品，可惜被糟塌了，三位既遠道而來，且進寒舍待茶。」

雙煞和清道子便隨阿木仙進他居所，阿木仙的書房又作診室用，內裏的藥瓶和木盒，果眞被翻得凌亂，滿地又都是已砸碎的承藥用的葫蘆及其他瓶子。

阿木仙對滿地藥丸藥材，面現冷笑，他一邊招呼三人落座，一邊整理倒翻在地上的藥丸，然後對羅彥搖頭道：「你們三位得到了這塊可遇而不可求的犀皮，足夠製成幾副防身軟甲，像這種難得的至寶，理應守秘才是，爲甚麼大宴賓客，加以炫耀？就以你們一炫耀，消息一傳開，各地朋友莫不知『九頂雙煞』和『邛崍道士』在康滇邊境蠻荒之中得寶，更將老夫所得犀黃之事也洩露了出來，致也替老夫惹來痳煩。

「以三位在川邊的聲望，別人當然不敢來打你們主意，可是老夫在此，一直未顯露身份，所有人也不知老夫來歷，眞還當是一名土醫，但這一洩露，於是紛紛上門來覬覦這一塊犀黃，其實這塊犀黃，雖屬至寶，但也須經過幾道手續炮製，才能合藥應用，若不知炮製之法，要了也沒有甚麼用處，除犀黃外，尚須有不少稀有藥物，始能合成各種解毒辟瘟靈丹，豈是單憑這一份東西，便能成爲靈藥？」

阿木仙這樣說，先泯滅了這三人的貪念，然後又道：「自你們炫耀這軟甲出來經過，便有人上門來向老夫打主意了，老夫初還不知，但對這一塊犀黃，却也十分看重，一切妥爲保護，自發覺有人在暗中窺視，就僞裝出外診治病人，暗中則掩了回去，果眞有人在房間搜索，來人功力不高，一伸手便爲老夫擒住，逼問之下，不過蜀邊一個黑道中後輩，道出是由三位身上得到的消息，才來偷盜，就訓斥

他一頓，把他放走。

「此後，老夫發現暗中尚有二三起人物來偷窺過，都爲老夫在有意無意之間顯露武功所驚退，他們一直在等候機會，却不敢貿然下手行動。

「剛才與老夫動手的，乃是當地『彭卜教』的長老佳木宗，當地土人，大都是蠻族中的摩西族，幾乎全是彭卜教教徒，佳木宗以老土司身份任長老，老夫早知彭卜教長老佳木宗的武功，得自西域金剛派的眞傳，在康藏二地，武功已算是第一流的高手，今日佳木宗突然親自光臨到這裡來，聲言老夫在彭卜教地區信奉外教，破壞他蠻族規矩，要老夫遷走。

「老夫眞還不知他存有甚麼心意，突然要老夫遷走，就告訴他老夫在玉龍石已居住了七年，爲甚麼早不提出，到現在才來警告逼遷，也是老夫一時興趣，想想密宗金剛派的功力，便笑對他說，祇要武功勝過了老夫，老夫就乖乖的遷走，他就一口答應，便在門外動手了。

「這位彭卜教的長老，果然名不虛傳，一手『須彌掌法』和精湛內功，也足夠老夫應付，但老夫怎知他用上調虎離山之計，和老夫動手，絆住老夫，一面命他手下教徒，入室搜去了這塊犀黃，他要老夫遷走，原是個藉口，老夫事先一點也沒有料到彭卜教也會來打老夫這塊犀黃的主意，致爲他所乘，看來要在彭卜教手中要回這塊犀黃，要大費週章了，這事如不是三位過於招搖，決不會弄到這等地步。

「老實說，老夫配製『八寶消瘟解毒丹』的其他藥物，歷年來收藏，都一樣不缺，假以時日，就能配成，到時三位如有急需，儘可來向老夫要些應用。老夫配製成後，也是志在濟世，現在却都落空了。」說完，一臉懊喪之色。

羅彥隨阿木仙進內，原本想探詢阿木仙來歷，現時看他面有慍色，難以啓口，只得拱手道：「愚兄弟一時樂極忘形，致炫耀這三副軟甲，沒想到爲前輩帶來了這樣的後果，頗爲抱歉，此來乃是清道子道兄不知你老是武林前輩，還當是漢人中一個土醫，致多有冒犯，他邀愚兄弟陪同前來，向前輩致歉，前輩若欲向彭卜教取回這塊犀黃，倘用得到愚兄弟和清道兄之處，定當奉命效勞。」

「生煞」羅彥已看出阿木仙所施的「混元」掌法和「浮光」身形，是太白派的嫡傳，太白派自伏龍上人後，未聽過有傳人，伏龍上人又與他師祖「七星子」冠公明論交，阿木仙又是太白派門下，則在輩份中高他一輩，同時也看到阿木仙的身手，所以稱阿木仙爲前輩，態度也極爲恭敬。

阿木仙明知他們三人來意，論輩份自知也高他們一輩，因此也並不謙虛，聽羅彥這樣說，便虛與委蛇地道：「老夫這幾日想探聽下彭卜教的實力，聽聞彭卜教中，共有十七位長老，個個都有一身武功，若功侯與佳木宗相等，那祇能和他們商量，須要人手時，老夫必命人前來相邀三位便是。」

接着和三位寒暄了一陣，便藉口要整理藥物，約他們改日再相見，就把他們送走了。

阿木仙把在地上撿起的藥物逐樣揀選，因倒翻時已混在一起，直到傍晚時分，方整理就緒，步出門口，發現彭卜教中人，有六七個監視他所居四週，心中微微一凜，心想莫非他們劫奪去的一塊假犀黃，已被發現眞相，再來圖謀不成？

這監視他的六七個彭卜教教徒，其中有一個阿木仙曾替他看過病，他走了上去冷笑一聲道：「東西已被你們長老搶走了，還看着我作甚麼？難道還想要來搶別的東西，怕老夫帶了逃走不成？」

那個彭卜教教徒搖搖頭道：「佳木宗長老，等會兒怕還會要來拜訪阿木仙老先生，教我們來阻止你老先生出門。」

阿木仙感到奇怪，忙問道：「爲甚麼？」

那個教徒道：「午前來老先生處取去藥物的二位教友，至今還未回去，目前已出動所有教友，在山中找尋，長老只吩咐我們說要來拜訪阿木仙老先生，甚麼事却不知情，好在長老一會兒就到。」

阿木仙冷笑道：「虧你們長老還有這臉來見老夫，你傳一個訊息給你們長老，用不到派你們監視，老夫不要回那塊犀黃，趕也趕不走老夫！」說完，在門口附近踱了一會，方始回到屋內。

第二天，近午時分，這彭卜教長老佳木宗果眞又上門來拜訪阿木仙了，阿木仙不似昨日他初次上門來時那樣對他恭敬，只是冷冷的看着他。

佳木宗面有愧色，效漢人禮儀一拱手道：「本長老昨日行事，實是不當，你老先生切莫見嫌，待這塊犀黃找到之後，定當奉還，還請阿木仙老先生原諒。」

阿木仙聽了大出意外的問道：「怎麼？這塊犀黃遺失了嗎？」

佳木宗點點頭道：「本長老還想請問阿木仙老先生一聲，昨日偷窺我們比武，隱匿在一旁的是三個甚麼人？」

阿木仙笑道：「和你一樣，也想來搶奪犀黃，可是他們一見已爲你們彭卜教徒捷足先登，便死了這條心，這三人也可說是這塊犀黃一半的物主，就是捕獲犀牛之人。」

佳木宗道：「那是『九頂雙煞』和『邛崍道士』了？」

阿木仙倒感到詫異問道：「你怎麼也知道他們的名頭？」

佳木宗苦笑道：「這事本長老聽得頗爲詳細，阿木仙老先生，除了這三人外，你老先生可知道還有甚麼人也

在暗中打這塊犀黃的主意？」

阿木仙沉思一陣，道：「老夫只知暗中有二三起人馬在窺視，老夫發現之後，只顯露一點功候，把他們驚退，倒沒有查探是甚麼人物。你問這些，想探查是何人在你教徒下手後搶去這塊犀黃不成？這還好，强中自有强中手。」

佳木宗道：「不但搶去這塊犀黃，來人還用上掌法，把本長老門下二個教徒擊斃，由崖壁上拋至谷底，今晨方始找到屍體，初還當是匆忙之中失足跌下，後在屍體上發現掌印，始知爲人擊斃，本長老對中原武功，雖略有認識，看出二教徒似是爲海南派『三陽』掌所傷，但不敢確定，故厚顏來見阿木仙老先生，請教老先生勞駕去檢視，是否眞爲『三陽』掌所傷的。」

阿木仙聽了，心中倒也一凜，想不到海南派居然得到消息，也來插手奪這犀黃，本想點頭應允，隨這佳木宗前去貢嘎山中，檢視這二教徒屍骸，但又恐怕是佳木宗調虎離山之計，自己去後，他手下又在他屋中搜索，便笑道：「老夫不是信奉彭卜教的人，怎能去貢嘎山彭卜教重地？再說一離此屋，又將爲人翻檢得一塌糊塗，還是請長老把屍體抬了下來吧！」

佳木宗面色一紅道：「老先生別再記嫌，本長老保証以後所有彭卜教中人，不得你老先生允許，不許踏進你老先生居處一步如何？」

阿木仙想到所藏這塊犀黃，極爲隱蔽，也難搜到，就隨佳木宗而去。到了山腰，見已臨時搭了一座木亭，二個彭卜教門下屍體都擺在裡面，他上前檢查，這二屍首已頭爛臂折，想是由山崖上拋下所撞跌的，再看他們身上，一在後心，一在左脅，都有一塊紫黑色掌印，果眞爲三陽掌所傷，意料雷州半島七星嶺海南派「三陽老魔」手下，也暗中窺視，想是見到佳木宗手下劫去了自己這塊假犀黃，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在途中下毒手，轉劫了去，當時就點頭道：「不錯，你門下教徒，確是爲『三陽』掌所傷，這掌印眞是『三陽』掌留下標記，來人功力還不深，否則不會只留紫黑，怕是墨黑一塊了。」

佳木宗聽了，咬牙切齒道：「彭卜教與海南派從無瓜葛仇嫌，即使爲奪這犀黃，也不應下此毒手，擊斃本教教徒之後，還想毀屍滅跡，好，海南派既先下毒手，莫怪彭卜教對他們報復了，本長老將盡起康藏二地的彭卜教門下，南去復仇，凡海南派門下，將格殺勿論，阿木仙老先生這塊犀黃，也定必追回後奉還。」

阿木仙忙道：「海南派中人來掠奪這犀黃，也許是個人之事，這犀黃追不追回還是其次，你南下尋仇，還望事先問個清楚，免得徒傷無辜。」

佳木宗道：「本長老對你阿木仙老先生極感慚愧，但這是本教之事，本長老自有分寸，這裡不送老先生下山了，本長老急於上山召集其他各位長老，商討此事了。」接着就對阿木仙一拱手。

阿木仙一路下山一路沉思，心想雷州半島七星嶺，海南派宗主「三陽老魔」朱旭，創派以來，除了狂妄自大、心狠手辣之外，倒還懂得自愛，除非有人去惹他，却也從不仗技作惡欺人，但這次命人前來掠奪這塊犀黃，他手下出手太過凶狠，怕會伏下了禍根，目下彭卜教在康藏二地勢力，捨喇嘛紅、黃二教外，其他各回教、自然教、魔鬼教等都不及彭卜教勢盛，武功是密宗金剛派，自己和佳木宗交過手，試出這佛門武功，果有獨到之處，盡起彭卜教門下全力對付「三陽老魔」門下，眞是海南派的一個大患。

此外阿木仙想到「三陽老魔」朱旭，除武道之外，其他學識也十分淵博，更精於丹鼎符籙一道，這以石質雄黃僞充犀黃，如何會瞞得過他？事一張揚，被佳木宗知道，勢必再次命人前來搜索，看來一方面南下去尋仇，另一方面飭人前來，事情後果，必不堪設想，自己再在玉龍石住下去，定必會牽累在內也。回到家裡，匆匆整理在蠻荒多年採集各種稀有草藥和這一塊犀黃，趁彭卜教在商討對付海南派緊急紛亂之時悄悄離開玉龍石而去。

茲後「三陽老魔」朱旭，爲配合這塊犀黃合藥，去秦中太平谷，向當地少蒔藥名家紀老菊强討各種藥卉，大鬧萬花塢，受挫於岷山派的紅花郡主，彭卜教南海尋仇，慘遭鎩羽等緊張過程，容後再記。

（本篇完）

上文提要：太平天國的侍從官李清受天王之託，將四十八顆盤龍珠藏在千佛寺的千佛崖中，自己出家當了住持，名仰眞，兒子李少秋是仰空的弟子，將仰空的骨灰護送回寺，在千佛山下的臨佛鎮，遇到清廷鷹犬王十八、石大雷，還有天國的林鳳武將軍和王妃紫羅蘭，他們都是想奪得盤龍珠，李少秋知悉後忙上山馳援，遲了一步，仰眞被鷹犬擄到安慶撫台衙門，李少秋只好連忙轉去偵察……



俠義奇情故事／逍遙客・文　可飛・圖

俠盜風流

探官衙救出高僧　棄珍寶共同生活

五更，李少秋捧着骨灰上山了。

仰無禪師告訴他，仰眞爲歹徒所綁架，他的心似乎放下了一半，眼下父親是不會遇難的，除非四十八顆盤龍珠被人奪走。只要珍寶還在，仰眞就是打開寶庫的金鑰匙。

喪鐘敲響了，凄涼的鐘聲哀悼着千佛寺的不幸，數百名僧侶跪滿了大雄寶殿，飽含着淚水的誦經聲，更是令人神傷。李少秋很快地處理了善後，問清始末，便當晚下山，連夜趕往安慶。到了安慶，他又遲疑了，劫持仰眞的歹徒自稱爲撫台所遣，是眞是假，還是查明再說。

轉了幾條街，肚子咕咕叫，便走進一家酒樓，臨窗坐定，要了酒菜。飽食一餐後，想着重任在身，不敢久留，便掏錢付帳。不料，囊中空空，已無半文，這該如何是好？正焦急之時，店小二跑來，笑嬉嬉說：「客官，您的帳，石大人已付清了。」

李少秋一時惘然，這石大人是何許人也？爲何替我付款？用心何在？難道我早在他們的監視之中？

就在他胡思亂想之時，一武官打扮者跑來跟前，說：「客官，石大人請您光臨。」

李少秋本想推辭，轉念又覺得這石大人一定與撫台有關。如能進得撫衙，探個虛實也好。於是，便跟隨武官走進了一座朱漆大門。

「久仰，久仰，在下石大雷，在臨佛鎮和李少秋老弟曾有一面之緣，今日玉趾光臨，眞乃三生有幸。」石大雷似乎早有準備，邊說邊擁着李少秋進了大廳。廳內還有十多名武官，石大雷一一引見。

李少秋暗忖：好個石大雷！既是武林高手，又是衙門特派的探子。

「周師兄，這位李兄弟就是在臨佛鎮上以內家眞氣擊人的武學絕頂高手。」說話的是個三品武官，李少秋已經認識他就是獨臂王十八，而被稱做周師兄的準是神劍周劍秋了。李少秋這麼想，看來，四十八顆盤龍珠準是驚動了皇家，眼前這二十多人無一不是武學高手，難怪千佛寺數百僧衆全無還手之力。他不敢小瞧天下英雄，忙說：「小弟乘人不備，偸襲得手，雕蟲小技怎敢和王大哥石大哥的眞功實力相比。」

周劍秋見他談吐不俗，倒也生了三分愛才之心。便道：「你我武林一脈，有話無不可說，洪楊之亂已經過去了幾年，朝廷不念舊惡，壯士如肯出山，兄弟願意引薦。爲國效力，振興山河，本是我輩中人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爲仰眞禪師而來，也請放心，朝廷敬佛，我等焉敢加害高僧，自當上賓禮待。」

李少秋心頭暗喜，也明白了請他來的目的。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父親果眞就在他們手中。

李少秋推想的不錯，周劍秋所說的也是實話。此刻，仰眞禪師正盤坐在後花園裡一座八角亭內修心養性。他的身旁坐着桑巴和金魯，這兩名藏僧的外門功夫已經練到登峯造極的程度。八角亭座落在湖心島上，四扇大格門關得緊緊的，湖面上沒有船隻，湖的四岸還坐着七、八個高手，他們有的在讀書，有的在下棋，不知內情的人根本看不出湖心亭裡囚禁着一名重要人物。

周劍秋接着說：「只因高僧收藏了四十八顆盤龍珠，惹動了江湖各路豪傑，朝廷不忍國人自相屠戮，故派我等前來取回，盤龍珠乃天下至寶，有德者居之。誰能妄言有德，想李壯士定能體諒。」

李少秋心裡明白，自己已經被誘捕了，人家說得雖然客氣，實際上是告訴他眼下出路只有兩條：一條是投降朝廷，獻出珠寶，撈個一官半職；一條是爭奪盤龍珠，那就把命留下來。他不禁冷笑了一聲，說：「承蒙錯愛，不勝榮幸，小弟無所奢望，只求一見仰眞禪師。」

「眼下尚未結案，不能從命。」

「禪師早年落髮空門，潛心向佛，早已超脫三界，何罪之有？如果說偸藏了四十八顆盤龍珠，證據何在？常言捉賊見贓，無贓無證，焉能指人爲盜？」李少秋此時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戰場上的拚殺教會了他，越是怕死越會死，只有先聲奪人不怕死，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伙有頂戴的武林高手果然被他問得張口結舌。畢竟是武人，不是審案子的文官。他見這二十多人都把眼睛望着周劍秋，也對着此公一拱手，說着：「周大人，小民告辭。」

周劍秋眉頭一皺，說：「且慢！」左臂橫伸攔阻，右手卻翻成了陰掌，暗伏一招擒拿手，意欲抓住李少秋手腕，就勢回拖。

李少秋心想，你們面子上對我禮貌周到，我對你們也就不能先行出手。眼見周劍秋伸手抓來，更不還手，讓他一把抓住腕骨，扣住了自己的脈門。

周劍秋大喜，暗想，王十八、石大雷把這小子的武功誇上了天，早知不過如此，何必這樣興師動衆？口中說着請坐，手上運力急拖。

突然間只覺李少秋的腕骨堅硬如鐵，猛地裡湧到一股反拖之力，以硬對硬。周劍秋立脚不定，立即鬆手，一個踉蹌，向前跌出一步。

就在他二人過招的同時，王十八五根手指成鷹爪之勢，抓向李少秋背心，李少秋一心和周劍秋較力，對身後的襲擊竟似不知。

「噗」地一響，王十八五指已落在李少秋背上，但着指之處，似是抓到了一塊又靭又厚的牛筋。李少秋背上肌肉一彈，便將他五根手指彈開。

眼見周、王二人攔阻不住，石大雷從斜刺裡竄到，雖然明知不敵，也要擋他一擋。他揮拳向李少秋面門打去，李少秋頭一低，左掌搭上了他的後背，吐氣揚聲，「嘿」一聲，他的身子直飛出去。

借着他的身子開道，李少秋一閃身出了大廳，眼見石大雷腦袋就要撞上一座假山，李少秋騰身跳起，空中一個滑行，從他身上越過，搶先到了假山前。左足在他肩頭點了一下，自己借力上竄，石大雷也平平落到地面，化解了一場災難。

身後追來的，個個都是武學大行家，見李少秋這一手光明磊落，不由叫起好來，石大雷坐在地上楞楞的，不知此時是感激，還是慚愧。

李少秋連挫三個高手，全院頓時活躍起來，喝采聲傳到後花園，這七、八個武官也按捺不住，紛紛跑到前院。倒不是爲了助拳，而是觀摩觀摩。

武林中人，能目睹當世高人相搏，是極不容易的，往往一生也難得見到一回，誰肯失掉這個機會。他們並不怕有人來劫走仰眞，安慶府，撫台大人脚下，只有他們拿人，誰敢大白天從他們手裡劫人，就算來了兩個不要命的，這麼寬的湖面怎麼過去？既使越湖而過，八角亭裡還有兩名藏僧，豈是好惹的。

這時，李少秋正在空中，忽然，他聽到身後追來兩股之風，一股越過了他的頭頂，一股擊向他的腰部。

越過頭頂的是人，擊向腰部的是掌。他便不回頭，反手就是一掌，不料劈空。對方又是一掌劈來，他只得回頭接招。原來是周劍秋凌空追來。

他二人竟似懸在了半空，啪的一聲，兩掌相交，二人同時被震得掉下地面，接着又對了一掌。這一掌，周劍秋使上了九成力，想一掌把他擊倒；而李少秋只用了八成力，他要留點後勁突圍。這一掌相交後，兩人各退了幾步。

片刻，再同時躍起，這一次李少秋使的力比周劍秋大，想搶在前面躍出牆頭，就在離牆頭還有二尺遠的時候，王十八突然在牆頭現身，刷的一劍削了下來。

此刻，李少秋正在往上竄，再昇高一分，腦袋就要被削下來一半，硬往下落，不說無處借力，周劍秋在空中也拔出了長劍削他的雙脚，往下落，雙脚必然被削去，這叫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又無法停在空中。

圍牆下追過來十幾個武官，有的取出了短槍，二門外還有十幾個兵勇，他們平端着長槍，都等着生擒活捉李少秋。

好個李少秋，猛地一扭腰肢，在空中改變了力道的方向，平平地挪開三尺，貼上牆壁後又一借力，竟貼着牆壁滑上牆頭。

王十八的劍削空了，來不及收回，胸前門戶大開，李少秋凌空發指，在他手腕上點了一下，他手腕一麻，長劍脫手。

李少秋搶上一步，左手抓住他的前襟，右手掏出了他腰間的短槍，三個動作，一氣呵成。等周劍秋上了墻頭，王十八早掌握在李少秋的手中，二門裡外幾十條洋槍頓時傻了眼。

「王兄，要委屈你了。」李少秋又對周劍秋說，「周大人，只要你讓我出去，我放了你師弟。」

周劍秋鐵青着臉，一句話也不說。二門外的兵勇見王大人受制，自動閃出了一條甬道。

李少秋用槍頂着王十八，二人一齊跳下墻頭。落到地面以後，左手扣住他右腕脈門，右手用槍指着他的腰眼，一步步向前跨去。二十多名武官眼看他們就要邁出大門，打又打不得，放又放不得，只得跟着，總想發現破綻，救出王十八，擒住李少秋。

周劍秋站在二門口，眼睜睜地看着李少秋挾持着王十八出大門，他花了好大精力才將人誘來，誰想到煮熟的鴨子竟飛了，這個觔斗栽得不輕，不說上司怪罪，日後在江湖上也很難抬起頭來。

就在李少秋和周劍秋鬥智鬥勇的時候，紫羅蘭飛快地進了後花園。卧底的內綫昨天就給了她消息，早在李少秋進門之前，她就潛進了後院。

她在千佛寺失利後，一直尾隨着王十八，進了安慶城，她處處有內綫，進出巡捕營衙門，十分方便，她估計李少秋會找來，一直等待着前院廝殺、後院空虛的機會。此時此刻，千載難逢的機會到了，焉能錯過。

到了湖邊，她不用船，也不下水，如蜻蜓點水般地在湖面上點了幾點，便越過十幾丈湖面到了湖心島上的八角亭。

達摩禪師能一葉渡江，她這種踏波的功夫與之相較，也不遜色多少。

八角亭裡的桑巴、金魯自然能耳聽六路，眼觀八方，只是他們在湖心，不聽水響，不聞篙動，怎麼也不能相信凡人能踏波而來，假使聽到幾聲水響，也以為是湖裡的魚跳出了水面。

不料，爐中的香又有了異味，怎麼回事？他們睜開眼睛，只見一根細細的管子透過格門上的窗紙，正往外噴煙呢。不好，有人使迷魂香，剛剛跳起來，又重重摔下去，渾身一點力都使不出來了，這兩個藏僧高手遭了紫羅蘭的暗算。

轉眼，門被推開，桑巴、金魯看見一個年輕的女魔跳進來，背起昏迷的仰眞，踏着如煙的碧波走了。不，這不是女魔，是女菩薩，凡人哪能如此呢？

這當兒，周劍秋領着二、三十個武官追擊李少秋進了後花園。一見八角亭的門開着，心頭一急，再也無心顧及李少秋，便連着衣服跳下了水。游泅過去一看，只見桑巴、金魯倒在地上，早沒了仰眞的影子。上當了！他眼前一黑，吐出一口鮮血。

＊　＊　騷

李少秋雖然逃出了周劍秋的手心，卻沒能離開安慶城。只因同是武林中人，他沒有結果王十八的性命，只是警告幾句要好好做人，自己便撤開飛毛腿，想盡快逃離虎穴。

安慶城四門緊閉，巡捕營兵勇挨門逐戶搜查。安慶不比天京，地方有多大？片刻間便把李少秋逼到了一條小街上。他夾在人羣裡被兵勇趕過來，趕過去。

一閃身縮到一棺木舖的廊檐下。這座棺木舖是座二層樓，樓下兩明一暗，門面、作坊在明間，棺木堆在暗間。

大街上一亂，商號店舖關門閉戶，只有棺木舖不急，誰也不會來搶棺木，只見李少秋騰身而起，從窗口飛進樓上。

樓上三間敞着，舖了十幾張床，也許是工匠和伙計住的地方，往哪兒藏呢？就在他猶豫的時候，一隊搜查的官兵到了樓下街面上。只聽一個聲音嚷嚷：「就從這兒跳上去的，沒錯。」

李少秋心頭一震，他的行踪到底被人發現了？

「李少秋是高手，還能讓你看見？」說話的是石大雷。

「石大人，我親眼所見，錯不了。」

「好，我上去看看。」又是石大雷的聲音，他要從窗口跳進來。李少秋也不抽劍了，防止出鞘聲被他聽見，心想，不上來便罷，眞要跳進來，一掌把他擊斃。

轉而又想，殺他一個不難，跟上來的就是排槍，何必與他同歸於盡呢？還是下樓躲躲。

這時兵勇也已湧進樓下店堂，不能再下樓了。也是絕處逢生，一不小心踩翻了一塊樓板，樓板下正是堆放棺木的暗間，空棺木一具一具的，着實堆積不少。

他點住脚，彎腰扶住樓板，再抽脚縮身，使個縮骨之力，生生地從一條窄窄的地板縫中鑽了下去，在兩脚踏住一口棺木的同時，緩收手臂，輕輕蓋上了樓板。

這時，石大雷正好跳上了樓，落地時有如小貓一樣的輕捷。李少秋在樓板下聽見他喝罵：「他娘的，只十幾張床，哪有半個人影。」接着咚咚幾聲，掀翻了幾張床，震得樓板上的積灰落了李少秋滿身，又是一陣咚咚咚，樓下店堂裡的兵勇擂着暗室的門，要進來搜棺木。他情急之下掀開一口棺木板，跳進了棺木。

誰會想到棺木裡早躺着一個人，

他嚇了一跳，剛要喝問，一隻溫軟的手按住了他的嘴唇，另一隻手已經拉上了棺木蓋板。

幾乎同時，郎噹一聲，暗室的門被踹開了，李少秋心頭暗暗叫了聲好險。幾名官兵衝進來，一見滿屋棺木，大喊晦氣，又忙不迭地退了出去。石大雷也到了暗室門口，正碰到退出來的官兵，便問：「搜過沒有？」

那名大喊晦氣的官兵回答：「啓稟大人，搜過了，沒有。」

「到後面搜搜去。」石大雷最後一個離開這間屋子，出門前，他說：「李兄弟，你手下留情，我石大雷也網開一面，彼此扯直了，誰也不欠誰的情。」

李少秋這才知道石大雷是還自己留他一命之德，便鬆了一口氣。此時，才似乎驀然發現和自己躺在一起的原來是個女人，忙問：「你是誰？」

「還不知道我是誰嗎？」這女人壓低着嗓門咯咯一笑。

「紫羅蘭！」李少秋推開棺蓋就要出去，紫羅蘭一伸手又把棺蓋合上，說：「不能動，鷹爪正在後院，石大雷領你的情，別人領不領？」

經紫羅蘭這麼一說，李少秋才服了氣。他壓在她身上，只覺得一絲絲女性特有的體香直透過來，他感到這香味比美酒還要醉人。他屏住呼吸，盡量不要讓自己的濁氣褻瀆了這聖潔的體香。可是，鬼使神差，漸漸，一股按捺不住的衝動脹得他渾身發熱，不由伸出雙手，把紫羅蘭緊緊抱在懷裡。

「你想嗎？」紫羅蘭貼着他的嘴唇，把每一個字都吐進他的肺腑，「在臨佛鎮為甚麼又不要我？」

李少秋立即想到臨佛鎮，想到林鳳武，她父親並不同意這門婚事，先姦後娶，豈是大丈夫所為？頓時清醒過來，一推蓋板，跳到了棺木外，紫羅蘭也跟着坐了起來。

她哭了，淚水似乎流到了他的心頭，他楞了一楞，還是走了出去。

他小心爬過幾堵墻，不禁大喜，沒想到已到了城隍廟。他閃進一家戲院，求班主代他化了妝，頓時變成個黃皮寡瘦的老頭兒。拱手一謝，便大搖大擺地出了城隍廟。

剛出城隍廟，迎面碰到一隊官兵，走在最後的是獨臂王十八，堂堂三品大員親自出來搜查，這倒罕見。李少秋裝做不會武功的樣子，避讓到墻邊，等他們走過去，再跟上盯梢。他為仰眞而來，豈能空手而歸，至今不見父親的踪影，也確實令他着急。父親會被押在哪兒呢？他想，臬台衙門是審案子的地方，會不會……於是，運起內力，飛也似地穿了幾條巷道，來到臬台衙門口。

突然，照壁角上倒下一個人，是個老乞丐，還沒有死，他伸手把乞丐扶了起來，手一鬆，乞丐又癱了下去。糟糕，乞丐怎麼敢倒在臬台衙門口？上當了。心念未畢，七、八個衙役已經跑了過來，一抖鏈子，套住了李少秋。

「朋友，出人命了，跟我們走一趟。」

此時若要脫身，不費吹灰之力。當他回過頭來的時候，只見一五品武官恨恨的在地上跺了一脚，輕聲罵道：「蠢才，誤我大事。看來，他們各有隸屬，鬧了個陰錯陽差。李少秋心頭樂了，要是關進臬台衙門大牢，倒是求之不得。可是嘴上還唔唔連聲，裝成很害怕的樣子。

他一聲不吭地跟着獄卒走進大牢。這座大牢像個直立的圓形筒子，墻高牢堅，中間是個圓形的院子，四周是一間間前窄後弧的號房。從外面看像圓形的烽火台，從裡面看像一口高出地面的枯井。站在院子中心，可以看見四周的囚徒，而囚徒彼此間卻無法看見。他很失望，這裡也沒有仰眞。會被關在哪兒呢？莫不是壓根兒就不在撫台手中？那又會在甚麼地方？李少秋暗忖：現在沒法脫身，等天黑乘機出去後再說。

＊　＊　＊

到了三更，仰眞醒轉。眼前漆黑一團，似乎還平躺着。這不合僧侶修行之道，急忙折身坐起。「蓬」地一聲，額頭撞在一塊堅硬的木板上。頓時頭暈目眩，又跌了回來，兩臂也被甚麼堅硬的東西擦了一下，麻辣辣的疼。

憑感覺，六面都是圓木拼成的硬板，這是哪裡？自己又在哪裡？他急忙收斂心神，仔細回想，這幾天只過了一次堂，審問他的是名三品武官，他甚麼也沒有招供。

後來一直在湖心島八角亭打坐，兩名密宗喇嘛看守着他，好在佛門一脈，各自入定，誰也不打攪誰。怎麼到這木頭巷裡來了呢？不對，這是棺木，難道自己涅槃歸天了？也不對，明明在棺木裡，下地獄了。苦修十五年仍未離苦海，他很傷心。

漸漸，一股劣質香襲來，準是點在自己脚前避邪的香火，他的頭更暈了，一忽兒見到自己死去多年的父母，一忽兒見到天王洪秀全，一忽兒見到自己的兒子李少秋。這絕不是夢，難道自己的兒子也死了嗎？怪不得等了這些天也不見他來，四十八顆盤龍珠永遠不得見天日了，仰眞嘆了口氣。

喀喇一聲，蓋板被揭開了，兩個模模糊糊的影子把他架了起來。誰？不是接引菩薩，菩薩出來，奏仙樂、焚仙香。這兩個影子飄忽忽的，準是勾魂索命鬼。

他凝聚起渾身眞力，奮力一掙，擺脫了這兩名鬼使。這兩個鬼又飄了過來，手指伸處陰森森的，煞是嚇人，急得他大叫：「我是有道高僧，應該

昇天，不能跟你下地獄。」他覺得使足了勁，叫出來的聲音卻嘶啞、輕微。

「你人是出家唸佛了，心卻念着紅塵，這就是欺騙佛祖，怎能上西天呢？」一個影子冷冷地說，又飄過來抓住了他的胳膊。

仰眞大吃一驚，當眞連埋藏在心靈裡的東西都被佛祖發現了嗎？他心存僥倖地辯解說：「我沒有欺騙佛祖。」

「你爲甚麼藏着四十八顆盤龍珠？」

呵，暗室果眞不可欺天，佛祖光華普照大地，甚麼都瞞不過佛祖慧眼，還是趕快招供。「佛祖在上，小僧是藏了四十八顆盤龍珠，那是天王的，替人保管，怎是不忠之事。」

「侍從官李清接旨。」這是林鳳武的聲音，他是在啓奏嗎？

李清是仰眞的俗名，一聽林鳳武這樣稱呼他，不禁百感交集。稍頃，竹簾捲了起來，裡面端坐着一名天朝宮妝王妃，他好像認識。那王妃輕啓朱唇，說：「李先生，天王傳旨，命你把四十八顆盤龍珠送交聖庫。」

不見天王，怎能交出四十八顆盤龍珠？仰眞沉吟了。王妃很不高興，輕輕地哼了一聲。

林鳳武急忙說：「李清，紫妃聖諭即天王傳旨，爾敢不聽。」

紫妃！仰眞想起來了，八年前她曾到千佛寺來還願，見過一面，如今面目依舊，只怨自己眼拙。他知道，紫妃是天王晚年寵信的妃子，把珍寶交給她和交給天王是一樣的。便奏道：「盤龍珠不在臣身邊，請紫妃娘娘恩准，遲幾天上交聖庫。」

「你放在哪裡？」紫妃顯得很着急。

「臣放在千佛崖。」千佛崖是千佛寺後的一座山，放在千佛崖甚麼地方？仰眞不說了。紫妃雖然貴爲王妃，畢竟是女人，女人是禍水，他不能相信她，不見到天王，絕不說出四十八顆盤龍珠收藏的具體地點。他又迷糊起來了，天王的影子，父母的影子，一一閃過眼前。

林鳳武也急了，催促道：「在千佛崖甚麼地方？快說，這是天王的旨意！」

「天王早昇天了，哪來甚麼旨意，你們裝甚麼神，弄甚麼鬼！」話音未落，早跳進一個人來，這人就是李少秋，他是來取劍的，鬼使神差又撞上了紫羅蘭。

林鳳武見李少秋衝了進來，不由大吃一驚，忙喝道：「紫妃在此，李少秋不得無禮。」

李少秋楞住了，明明是紫羅蘭，怎麼成了紫妃？就在這一瞬間，他想起了林鳳武處處聽任紫羅蘭擺佈的情景，想起紫羅蘭要嫁給自己而林鳳武不敢表態的尷尬局面，想起七年前林鳳武率着一隊侍衛死保紫羅蘭突圍的生死情誼。不錯，是紫妃，天王在世時，他曾經見過，不由跪了下來。

紫羅蘭走下正位，格格一笑，伸手把李少秋扶起來，說：「患難之中，不必如此多禮。早就叫你不要走，你偏要走，走就走嘛，這不，半夜三更又轉了回來。」

李少秋一聽就懂，她是說仰眞也藏在棺木裡。看父親臉色，準是讓她用迷藥亂了心神，好讓她裝神弄鬼騙出四十八顆盤龍珠。棺木店老闆、伙計，小戲班子全是她的人。這些人個個裝成鬼怪，造出一個假陰曹地府。

聽見林鳳武喊李少秋，迷糊中的仰眞睜開了眼睛，也是父子天性，他一眼就認出了自己的兒子。剛想把藏珠之秘告訴李少秋，舌頭捲住了，一陣暈眩，他又昏迷了過去。

這時，遠處一聲貓頭鷹叫，林鳳武接到信號，急忙說：「有人。」

李少秋心想，警報來得快，鷹爪來得更快。其實，鷹爪是他帶來的，他一直被人盯梢，尾巴始終沒甩掉。

二更時，他出了圓筒形大牢，鷹爪就盯上了他。他去府，尾巴盯到府，他到縣，盯到縣，他到城隍廟取劍，人家也跟到了城隍廟。

鷹爪人多，此時此刻，哪敢慢一步。李少秋抱起仰眞縱身上屋，紫羅蘭和林鳳武也脫掉戲裝飛身趕上來。紫羅蘭領路，李少秋隨後，林鳳武押尾，風馳電掣般地往南門衝去。

黎明前，伸手不見五指，紫羅蘭幾個飛也似地穿房越墻。

轉眼間，一行到南門城墻下。離城樓不遠的地方亮着一盞紅燈，這是潛伏在兵營中的弟兄留的信號，從那裡可以出城。

也就在這個時候，城樓上的號角吹響了，一條火把組成的長龍飛快地從城下向城樓上游去，上了城樓又一分爲二，分別向城樓兩側延伸。

紫羅蘭清楚，要是讓火把先攔到紅燈前，出城就無望了，必須搶在火把之前。

她一步步循着屋脊，步步點在屋脊正中，三步兩步就到了城墻下的一座二層樓頂，再凌空拔起，輕飄飄地落在紅燈前。

這裡的城垛上拴着一根長繩，繩頭擱在紅燈旁。跟着上來的是林鳳武，再後是背着仰眞的李少秋。

這時，火把也快衝過來了，借着火把的光亮，看清衝過來的是一隊騎兵。騎兵來得快，紫羅蘭的突圍更快，她要李少秋先下，他背負着仰眞，動起手來會減掉三成功力。

李少秋也沒時間推讓，他一手托着背上的仰眞，一手抓起紅燈旁的繩頭，縱身往前一躍，霎時繩子繃緊了，借着自身回蕩之力，又擺向城墻壁，在快撞上的一刹那，他伸脚在墻上一點，改變了力的方向，便輕飄飄地落在地上。接着，林鳳武、紫羅蘭也

順着繩子溜了下來。

一行來到江邊，急忙跨上亮着紅燈的小船，揚起風帆，順風順水往東駛去。眼見鷹爪追不上了，才長長出了一口氣。

漸漸，天亮了，他們回過頭來看看，不禁大吃一驚。只見一艘大船扯足風帆從上游快速追了過來，這是水師的巡邏快船，船頭上站着周劍秋和王十八。他們大喊：「收帆，收帆，再不收帆，就開槍了！」

紫羅蘭豈能甘心受縛，依然扯足風帆，乘風破浪，向下游直衝過去。

砰砰，一陣排槍射來，擊斷了帆繩，水手也被打死了，小船頓時橫過來。林鳳武急忙搶到後艄，伏下掌舵，又扳直了船頭，帆繩斷，風帆落，小船慢了許多，眼見大船就要趕上，紫羅蘭氣紅了眼。她閃身入水，連水花都沒見到便消失在水中。李少秋是隻旱鴨子，有力無處使，只得伏在船沿上嘆氣。

周劍秋見小船斷了帆，搖頭擺尾地順水飄流，知道舵手死了，這幾個人駕不好船，生擒活捉這幾個長毛餘孽就是眼前的事，他似乎看到四十八顆盤龍珠，看到自己換上了紅頂子，好不得意。

不料，自己的快船也橫了過來，怎麼回事？只聽舵手大喊：「舵壞了，船底有水鬼。」周劍秋急忙命令幾名水兵下水護船，這幾個水兵立即拿起水刺跳下了水。

周劍秋注視着水面動靜，片刻冒出了幾堆血，翻起了幾個水花，飄出了幾具水兵的屍體。

周劍秋又急忙派下去幾個，轉眼，血又冒了出來，還沒來得及再派第三撥，只聽隆隆幾聲，紫羅蘭在水下把船底鑿開一道縫，江水灌進，船體傾斜，這艘巡邏船就要沉了，船上亂成一團。

周劍秋、王十八見這艘船和小船相距也不過十丈左右，跳是跳不過去的，便各舉雙槍對着小船上的林鳳武連開四槍。

林鳳武中彈了，掌舵的手一鬆，小船又橫了過來。畢竟大船要沉了，小船打橫也無法撞上。沒想到一艘戰船竟栽在小船手上，他們十分窩火，接着又塡好子彈的槍，想把小船也打沉。

忽然水花一冒，紫羅蘭魚一樣地躍出水面，借着船體的掩護，像在陸地上推車一樣，她浮在水裡推着小船一陣猛跑，和大船拉開了距離，子彈再也射不着了，她才跳上小船。

周劍秋、王十八這些武學大行家何曾見過這手功夫，無不瞠目結舌，連李少秋這一等的武學絕頂高手也驚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紫羅蘭一上小船，便就重新扯起風帆，小船又破浪向前。

一粒子彈鑽進林鳳武的胸膛，他知道自己不行了，掙扎着說：「紫妃娘娘，臣不能保駕了，願紫妃以天王爲重，取出珍寶，再招舊部，重振天國神威。李將軍，保駕重任，紫妃托給你了……」他的話沒說完，睜着眼睛就死了，可謂死不瞑目。

紫羅蘭流下淚，但沒哭出聲來，一任小船在江水中飄流，她只呆呆地看着江水，李少秋明白，她的悲哀和這東流的江水一樣，江水長流，悲哀不盡。他禁不住也流下了淚水。

昏迷中，仰眞聽見了林鳳武的遺言，光復河山的重任怎能托付給一個女人？他心頭暗暗地驚了一下，急忙睜開了眼睛。

此時，藥力消失，他分外清醒，想起夜裡的裝神弄鬼，他更不相信這個女人，便打坐合十，輕誦心經。驀地他發覺自己是迴光返照，大限到了。

果然，他渾身勁力消失，睜開雙眼望着李少秋。李少秋見他雙目失神，急忙撲到他的身邊，他又把目光移向紫羅蘭。

紫羅蘭知道他要把盤龍珠的秘密留給李少秋，讓李少秋知道也好，免得珍寶白白地埋藏在地下，不知日後哪朝哪代才能被發現。便走到船梢，背轉臉，扶穩了船，她看見後面那條戰船沉下了水面。

「四十八顆盤龍珠在千佛崖大慧禪師石塔下。」

仰眞禪師說得很輕，這個秘密不能讓紫妃聽見。但是，紫羅蘭還是聽見了。

* * *

千佛崖離千佛寺十五里，白雲只能在山崖腰部飄蕩。崖上有一千尊石佛像，也有一千座高僧的墳墓，高僧的墳墓是石塔。千佛千塔交相輝映，既古樸典雅，又肅穆森嚴，加之滿山蒼松翠柏，更顯出佛教聖地的壯觀。

今日千佛崖剛剛收住淚水，天沒換季，佛沒換衣，短短幾天，接連迎來了兩任方丈的骨灰，石塔林裡又添了兩座高僧的石塔，千佛寺太不幸了。李少秋楞楞地坐在仰眞石塔前，浮現在他眼前的是幕幕刀光劍影，回響在耳畔的是千餘名僧侶、居士充滿嗚咽的誦佛聲。他徬徨無主，不知下一步該往哪裡走。

「走吧。」紫羅蘭拉了他一把。他很奇怪，她裝神弄鬼不就是爲了四十八顆盤龍珠嗎？爲甚麼催着要走。

他確信父親的遺言被她聽到了，有上乘內功的人能聽得見蝸牛的行走聲。

他恨她，要不是她用迷藥，父親也不會死得那麼快，無論報仇還是護寶，都得把她除掉。而她要奪寶，更不會放過自己。現在知道四十八顆盤龍珠在哪裡的，只有他們兩個，一場性命相搏，看來難免。

他站了起來，暗運內力，提防着

她突施殺着。可一見到她的眼睛，警惕之心又消失了，幾天生死與共，焉能如此無情。忽然，他看見石塔林裡有人閃了一閃，他心念電轉，準是周劍秋、王十八跟踪而來。

父親去世後，他和紫羅蘭就成了四十八顆盤龍珠，走遍天涯海角，都會有人跟踪追殺，命運已經把他和紫羅蘭拴在一起了。

他們離開了千佛崖。周劍秋、王十八也不阻攔，自有打算：珍寶不到手，何必打草驚蛇，放長綫，釣大魚，行程順當，轉眼就到了臨佛鎮。紫羅蘭便買了兩匹馬，二人乘馬西行。白天在官道馳騁，夜晚在旅店住宿，一連半個月絕口不提盤龍珠之事，倒也相安無事。

這一日，到了巴陵郡。在旅店中安頓好以後，趁着天色尚早，便去了岳陽樓。

只見雕欄玉砌，矗立水岸；游人不絕，壯觀無比。

上樓以後，李少秋想起了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按該文所記，登高遠眺，確實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陽，氣象萬千。

其時，天正晴，果然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地，一碧萬頃。

二人一直玩到天黑，見到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聽到漁歌互答之後，方才回到店裡。

李少秋與猶未盡，他心頭所想的還是范仲淹那光明磊落的情懷，幾天的疲勞似乎讓洞庭湖的水色洗滌乾淨。而紫羅蘭渾身像是疲累脫了力，要李少秋扶着回到房裡。

李少秋心想，女人畢竟是女人，怎知憂國憂民天下事。心念未已，突然腰際一麻，知道是着了紫羅蘭點穴的道兒。便長嘆一聲，閉目待死。

紫羅蘭格格一笑，把李少秋抱到了床上，又在他嘴唇上吻了一下。

她要幹甚麼？李少秋睜開了眼睛，見紫羅蘭正在脫衣服，脫一件往凳上扔一件，轉眼只剩下一件白綾綉花胸衣和一條三角形白綾內褲。胸脯高聳着，兩枚乳頭似乎要鑽出薄薄的胸衣，大腿和臀部相接的地方，被褲叉勒得脹鼓鼓的，晶瑩透亮，好像碰一下就會綻出水來。玉腿呈圓錐形，上粗下細，膝部又往裡收了收，不愧千嬌百媚，亭亭玉立。

李少秋嚇得急忙閉上眼睛，意守丹田，强化定力。

「裝甚麼假正經，這又不是頭一回。」

李少秋馬上想起了在安慶城棺木舖的那一刻，不禁又羞愧，又嚮往。一絲絲奇特的體香又襲來了，紫羅蘭在脫李少秋的衣服，還是脫一件往凳上扔一件，直到剩下一件背心和褲叉，才放下幃帳，擁着他入被，李少秋不能動彈，只得任由她擺佈。

躺在被裡，李少秋合上雙眼，摒除邪念暗運內力衝穴，想推經轉脈，易宮換穴。紫羅蘭早知道了他的心思，十指貼上了他的十個大穴，還不斷搖晃着床。李少秋心想，她究竟要幹甚麼？

突然，床底下一聲輕響，一條人影從床底平平滑出，到了凳旁昂首而起，像老鷹叨小雞似的一把擄走了剛剛脫下的衣物，掠過桌面，撞開窗扉，在窗沿上借了一次力，又斜飛上了對面屋頂。

紫羅蘭順手替李少秋解開穴道，他仰身而起，要去追殺飛賊。紫羅蘭卻按住了他，並大聲呼叫起來，李少秋恍然大悟。

原來，這半個多月來，周劍秋、王十八一直跟在紫羅蘭、李少秋身後。

見他倆一路遊山玩水，西行千里也不東回，而且手面豪闊，不禁懷疑起來：盤龍珠藏的地方不可能在千佛山千里之外，莫不是已經取到了手，現在是携寶西逃？總不能跟着他們流竄到波斯國去。

到了巴陵郡，一面派人跟着他們上了岳陽樓，一面拿着海捕文書向當地府衙調兵，暗中圍住了這家客店。

同時，先搜查了他們的行李，沒發現珠寶，估計隨手携帶，於是派出高人伏在房內。天黑後，他們回店了。

這時，屋上屋下，高手四伏，半個巴陵郡罩上了一張無形的天羅地網。

這一切，都在紫羅蘭預料之中，她半個月來故作悠哉遊哉，也就是等着這一天的到來。

果然，一回客房，她就聽見床下有人的輕微呼吸聲。鬥智的時刻到了，便與李少秋演了這齣戲，清清楚楚地告訴周劍秋：四十八顆盤龍珠沒有纏繞在身上，沒有夾在衣服裡，沒有藏在行囊中。究竟在甚麼地方，還是一個謎。

至此，李少秋對紫羅蘭佩服得五體投地，他眞想把她擁在懷裡。然而，她是王妃，是主子，自己焉能非禮。此刻大敵環伺，也不能離她而去，保駕的重任還在自己肩上。便盤膝坐在她的脚頭，調息內力，練起功來。

「坐懷不亂，眞男兒也。」紫羅蘭暗自欽佩。

周劍秋和王十八可急壞了，他倆和桑巴、金魯坐在行轅裡一籌莫展。搜查紫羅蘭這一着太笨拙了，驚動了人家，下一步怎麼辦呢？如果繼續跟踪下去，紫羅蘭三、五年不取寶，難道當眞跟上三、五年？捉她吧，硬不招供，其可奈何？

三更時分，紫羅蘭與李少秋不牽馬，不拿包，來了個金蟬脫殼之計。身形晃處就上了屋脊，幾個起落就出

了鎮，沿着洞庭湖南下，賽似千里名駒。

也就在三更時分，周劍秋拿定了主意，捉了紫羅蘭和李少秋，將其帶到京裡，不怕這兩個小長毛不招供。可惜遲了一步，暗中監視的高手回來稟報，紫羅蘭離店南下，有兩個弟兄跟了下去。

他們立即備馬，一支二十多人的輕騎兵火速出鎮南追，鐵蹄踏在石板上的噪聲，驚醒了半個鎮的人。

紫羅蘭、李少秋時而在官道上馳騁，時而在山道上奔騰。日看太陽，夜觀星斗，認準方向，取直道走。他們逢鎮換馬，日夜兼程。過廬山、經景德、入皖南，三天三夜，强行千里，直奔千佛崖。

周劍秋、王十八一行，也只得跟着日夜追擊。他們求寶心切，更怕紫羅蘭携寶再逃，一旦被甩掉就別想再找到他們了。於是，策馬千佛山下，再棄馬徒步登山。來到了千塔林。

周劍秋心念電轉：是了，四十八顆盤龍珠準是埋在這裡。紫羅蘭，李少秋已經取到了寶。他們不會走遠，說不定還藏在這塔林之中。於是，便下令分頭尋找。千塔林裡靜悄悄的，始終不見紫羅蘭和李少秋的影子，會在哪裡呢？

其實，紫羅蘭、李少秋並沒取寶。此時，二人分別藏在兩座石塔之後休息了半日，精力已復，成竹在胸，只等周劍秋上鈎。

桑巴和金魯聽到周劍秋的令，便搶先進到塔林深處。

李少秋見兩名藏僧一手持刀，一手持槍摸索到塔前，他屏住呼吸，貼身塔後，唯恐氣息被兩名藏僧聽到。他們以二對一，又有洋槍，雖疲憊不堪，但對自己也十分不利。

紫羅蘭見這兩名藏僧貼近了李少秋，便扔出一粒石子，石子破空之聲干擾了桑巴和金魯的注意力，這兩名藏僧循聲折回轉向。

李少秋脚尖一點，早閃到金魯身後，人到劍到，一劍從後背刺到心臟，隨手一攪，抽出長劍，金魯連哼一聲都沒來得及就倒下了。

李少秋出左手，搶在他倒下之前奪下了洋槍。

走在前面的桑巴見血眼紅，回過身來，連刀帶人撲向李少秋，抬脚動胳膊時，渾身骨節格格作響，看來外門功夫已到登峯造極的程度。

李少秋不敢怠慢，見桑巴撲來，便縱身跳起，從桑巴頭頂躍過，落地時，身子已經轉了過來。桑巴左手向後一擺，李少秋知道要用洋槍了。對付洋槍，李少秋有經驗，借着轉身之力，就地一滚，砰然一聲，槍響了，子彈從他身邊飛過，擊在身後石塔上，濺起一團火星。好險，要是慢了一絲毫，準被洋槍擊中。

在躍起、轉身、倒地的一刹那，李少秋掉轉了槍口，不等站起，伏在地上抬手就是一槍，桑巴豈是等閒之輩，見李少秋抬手，急忙倒地側滚，躲過了子彈。

周劍秋左手提槍，右手持劍，追逐着紫羅蘭，紫羅蘭左閃右避，始終繞在他的身後而不和他照面。

漸漸，他發覺自己體力不支，不能再跟着她轉了，便背貼着石塔，高度警惕着兩側。

突然，紫羅蘭在他左側現身，他甩手就是一槍，紫羅蘭是有備而來，就想引他開槍，見槍口一抬，早卧倒在地，槍響以後，她已滚到了他的身前，順手一劍直刺他的左肋。

他急忙向後跳開一步，扔掉空槍，再拔腰間的第二支槍。

紫羅蘭豈容他把槍再拔出來，一劍快似一劍地向他攻來，迫使他無暇再去拔槍。

王十八正幫桑巴助戰，二比一，李少秋頓落下風。

但，他不懼桑巴刀沉力猛，也不懼王十八劍快如風，邊戰邊退。當退到一座石塔前時，忽然有了破解之法。

他猛地往塔後一閃，桑巴和王十八立即分兩路往塔後包抄。

突然，王十八感到背後一股冷風襲來，知道是李少秋已繞到了自己身後，他來不及多想，忙向前跨出一步，想讓過背後偷襲的一劍。

不料李少秋也往前跨了一步，劍尖向下一沉，啪啪兩聲，腰帶斷了，兩支洋槍掉在地上，桑巴往前一倒，撲在地上來搶這兩支槍。

李少秋再上一步，一掌擊向王十八後背，王十八眼前一黑，一口鮮血噴出，跟着倒在桑巴身上。

桑巴一楞神，李少秋一連踢兩脚，踢飛了地上兩支槍，桑巴大怒，一直腰掀掉背上的王十八，雙臂一伸，渾身骨節格格作響，「呼」地一聲，雙掌拍向李少秋胸前。

李少秋不由往後退了一步，暗忖：桑巴的內力有如排山倒海之勢，十分霸道，自己若運力相抗，內臟必被震傷。於是再退兩步，化解了桑巴的攻勢。

緊接着又破了第二掌。正當他强運眞力，準備接桑巴第三次大力相逼時，猛發覺桑巴的內力沒有接上，力與力之間出現了空隙。

他知道這機會稍縱即逝，急忙催動十二分眞力，向桑巴推了過去。不想桑巴撤掌，蹬蹬蹬一連退後五、六步，口中鮮血噴出，人也頹然倒地。

原來，桑巴的外門功夫最耗精力，他追上千佛崖時，早已精疲力竭，連腿都邁不動了。俟後，和李少秋一惡鬥，又費掉很多功力。

人的精力畢竟有限，等到再拚內力的時候，他的力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卻又一連兩次强運起十二分眞力

，想一舉把李少秋擊斃。其實不過是燈油耗盡時燈草爆出的最後一閃火花，只要能接住他前兩次的發力，不回擊，他也得倒下。

何況，李少秋催動了十二分眞力，他焉能不斃於當場，這就是太平軍後裔遵循天國用兵之道擊斃强敵之奧秘。

李少秋拾起長劍，不禁雙腿一軟。頓時渾身脫力，仰靠在一座石塔上喘息。

紫羅蘭的功力本來就在周劍秋之下，想要取勝，仍然不易，轉眼間，二人已鬥了三百招，見周劍秋毫無疲憊之態，紫羅蘭不禁焦躁起來，一不小心，長劍被周劍秋的劍貼上，猛覺劍上一股大力傳來，「啪」地一聲脆響，長劍已被震爲兩截。

斷劍落地聲驚醒了李少秋，他想到紫羅蘭絕非周劍秋的對手，此時不去增援，更待何時，渾身又來了力氣。於是，一個起落便到了周劍秋身後，挺劍便刺。

「以兩個打一個嗎？」周劍秋冷笑了一聲。他想用激將法，迫使李少秋退開。他雖然知道不妙，但不相信李少秋能一舉擊斃他的三個同伙，希望拖得一時，三個同伙總有一個能趕到。

李少秋也笑了一笑，他已經精疲力竭，也希望拖得一時，以便調息內力，此時，生死相搏，也顧不得江湖規矩了，便道：「那麼，以三對一又怎麼說呢？可惜他們功夫不到家，都讓我打發到西天去了。」

「呵！」周劍秋大吃一驚，一絲兒精神寄托驀然消失，頓感毛髮直立，心中發顫。暗忖：盤龍珠雖好，紅頂子更令人垂涎，畢竟不如命值錢，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便虛刺一劍，跳出圈外，轉身就跑。

「呼」地一聲，紫羅蘭從周劍秋頭頂越過，橫身擋住了他的退路，他早已取槍在手，抬手就要開槍，紫羅蘭搶在他抬手前擲出了斷劍，槍響了，子彈擊在斷劍上，把斷劍擊得倒飛數尺。

就在這時，李少秋猛跨幾步，一抖長劍，直刺周劍秋的後心。周劍秋只好轉過身來舉劍格架，雙劍一交，李少秋沒力把劍刺下去；周劍秋也無力把劍蕩開來，只能各自催動眞力，凝聚起最後的一點眞力拚鬥下去。等紫羅蘭趕到時，雙雙都已倒地。

周劍秋死了，與其說是鬥敗身亡，還不如說是活活累死。李少秋也已昏迷，只剩下一絲氣息。紫羅蘭把他扶起來，手掌貼到他的後背，運功替他療傷。

突然，一陣陰沉的嗥叫聲傳來，塔林裡鑽出了一大片綠瑩瑩的眼睛。腥風異味，令人作嘔。狼羣來了，紫羅蘭不敢大意，抱起李少秋騰身跳到一座石塔頂上。霎時，周圍一片爭奪、撕咬、啃噬之聲。

天亮的時候，下了一場暴雨，沖淨了塔林裡的血跡。至於大內四大高手的屍體，早被狼羣吞噬殆盡，連骨頭都沒留下一根。

李少秋內傷不重，只是累脫了力。他想，下一步該取寶了，四十八顆盤龍珠取出來以後又如何處置呢？他曾經問過仰空禪師，恩師的回答是：從何處來，回到何處去。

他想，天王去世後，紫羅蘭就是天王的遺孀，盡管王妃很多，只有她爲護寶出過大力，四十八顆盤龍珠交給她，也算從何處來，回何處去了，他說：「紫妃娘娘，臣李少秋秉承父志，把四十八顆盤龍珠交給聖庫。」

紫羅蘭格格一笑：「不和我分個生死了麼？令尊仰眞禪師信得過我這個女人了麼？」

李少秋訥訥道：「臣命乃娘娘所救，豈敢奢言其他，請娘娘容臣在大慧禪師石塔下取寶，以資軍餉，進而重整天國。」

紫羅蘭又是格格一笑，說道：「有趣，以資軍餉，軍在哪裡？重整天國，天國在哪裡？我救你，不假；可是，誰又救了我？這個帳是算不清的，小傻瓜，你我難道還分君臣嗎？」

李少秋的心猛地往下一沉，這個女人果然不忠於天王，不以天國爲重。父親看對了人，而林鳳武保錯了主。他恨不得一掌把她擊斃。不過，此刻他功力未復，不是她的對手。

紫羅蘭見他神情陡變，馬上知道了他的心意，也嚴肅起來：「要動手嗎？只怕此刻你不是對手。李少秋，你難道還看不透嗎？我見這大內四大高手死得連骨頭都沒剩一根，確實心灰意懶。他們爲了甚麼？不就是爲了替他們的主子奪得這稀世的珍寶嗎？就算他們奪走了珍寶，獻給了主子，他們又能得到甚麼？我們的血多次染紅了長江，爲的甚麼？不也是替王爺們看家護院，守衛珍寶嗎？即使天王在世，你又能得到甚麼？我雖名爲王妃，實際上是多少個妃子以後的小老婆，不過是供人玩玩，跟你也差不多。李少秋，本來我想取出盤龍珠，遠走高飛，現在，我不要了，也奉勸你別要，那是眞正的禍水。」

李少秋心情沉重了，盤龍珠確實不能要。弱水三千，我只能飲一瓢，要那二千九百九十九又有何用？紫羅蘭說得對。

「李少秋，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命運已把你我拴到了一起，跟着我吧，從此隱姓埋名，遠走高飛。」紫羅蘭走到了李少秋身邊，握住了他的手。

他覺得很舒服，也捨不得放開。

當天中午，石大雷就帶着二十名高手上了千佛崖，他們見到的只有亂石、碎衣和一柄斷劍。四十八顆盤龍珠的下落究竟如何了？這可是千古之謎……

（全文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武林謎圖

千歲願授武功　駱河虛以委蛇

上文提要： 長龍帮主駱致遠詐死被揭，萬千歲被駱致遠擊傷瞎雙眼，一怒下挾走其子駱河而去。臨走時揭發武林謎圖已被駱致遠騙去多年未還，這個秘密引起羣豪興趣，個個都想獲得此寶。衆人議論紛紛，蜂擁而上質問追究，駱致遠老奸狡猾轉移目標，趁隙而逃，衆人追踪，五毒敎白髮娘子亦率衆徒而至，一齊追擊，白髮娘子等不識水性，幸得長江一劍白衣少俠楚天翔一路照應，攻向長龍帮總舵……

白髮娘子抬頭望去，果見顧塔駕着一艘柳葉小舟，隨流而下，背後還站着范雙全。顧塔霍地拋出一條痲繩來，喝道：「小心。」

楚天翔一手把舵，一手抓繩，兩邊用力，兩艘小舟在激流中緩緩靠攏，范雙全先跳過去，接着顧塔亦躍過去，把那小舟棄了。

顧塔操得槳來，小舟走勢比適才快多了，白髮娘子見對方有三個人，有點擔心，道：「快靠岸，讓姑奶奶的徒兒上船。」

顧塔道：「這船小，人一多，十分吃力，一來危險，二來速度慢，那裡追得上。」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既定路綫前進，白髮娘子不懂水性，只好乾巴巴地瞪着他，如今唯一之希望乃追上駱致遠，以免白走一趟。

* * *

萬千歲雙眼視線越來越模糊，眼前的東西，只能看到一團模糊的形體，把駱致遠恨得牙癢癢的，不禁破口大罵，幾乎將駱家祖宗十八代全罵遍了。過了半晌，見駱河沒有反應，忍不住問道：「小子，你爲何一言不發？老夫罵得對吧！」

駱河淡淡地道：「你罵咱又不會痛，又何必與你一般見識。」

萬千歲怒道：「老夫見識十分淺麼？你看不起我？」

駱河望着滔滔之江水，喃喃地道：「我怎敢看不起你？莫忘記我是你的階下囚！我只是認爲罵不能解決問題，倘若我罵了你能得回自由，我早就罵了。」

萬千歲冷笑道：「你大可以罵，」一頓又道：「駱致遠也奇怪，爲何那麼呵護偏愛令弟？在老夫眼中，你比令弟有出息多了。」

駱河道：「他是家父，爲人子女者不宜非議。」

「哼哼，他年紀不大，但比我糊塗多了，你認爲令尊是位好人？哼，他比老夫奸險多了，他詐死你知道麼？他自老夫處奪得武林謎圖，你們知道麼？」

萬千歲問一句，駱河便搖一次頭，嘴上不吭聲，心中却極不是味道。半晌方道：「我從來不管這些閑事。」

「令尊是位卑鄙小人，老夫比約定時間晚兩年找他，他不但不交還謎圖，還設計毀掉老夫一對眼睛，此仇此恨不報非君子。」

駱河長長吸了一口氣，道：「晚輩再聲明一次，我不會非議家父。」

「老夫何須你非議，只想讓你明白眞相，」萬千歲道：「不管如何，你今後是非陪伴老夫不可了。」

「那倒未必，你不殺我，我可會想辦法殺你。」

「眞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萬千歲恨恨地道：「老夫要折磨你，最少有一百種方法，何須殺你？若你肯眞心誠意陪老夫渡過晚年，老夫不但不會殺

你，還想將平生武功傳授與你。」

「晚輩並不稀罕。」

萬千歲怒道：「眞是不識抬擧的小子，多少人願做我徒弟，老夫還不屑一顧呢！」

駱河心亂如蔴，根本無心跟他交談，雙眼直勾勾地望着東逝江水，腦海中一片空白，至後來，萬千歲說甚麼，駱河都不願聽，也不回答，弄得他沒辦法，只好閉嘴。

舟子在長江已有多年功夫，那船又快又穩地到達巫山，萬千歲着他靠岸，然後道：「你跟老夫上山去。」他一指封了駱河之穴道，然後帶他倆上山。

山坡上竟有農夫獵戶，萬千歲買了好些食物，令舟子提着，再引他們到他隱居的地方。萬千歲居所不小，靠山建了兩座竹舍，一間是他起居之所，另一間有個空房，是放雜物柴草的，還有灶房。他指着空房問道：「以後你倆便住在這裡，一日三餐，全由你負責！」

舟子叫梁小石，聞言苦着臉道：「小的家內有大有小，全靠我一個人吃飯，您不放我回去，他們可沒飯吃了！」

「老夫才不管他們有沒有飯吃……」萬千歲一頓又道：「也許過一段時間，老夫心情舒暢，放你回去也說不定！你若敢逃跑，老夫必打斷你一條狗腿，然後拋下江餵魚！」

梁小石唯唯喏喏，不敢再說一聲，他收拾好柴草，扶駱河進去，萬千歲又解開了其穴道，問：「駱河，你要否學老夫之絕技？」

駱河漠然地道：「我連命都不想要，還要學武作甚？就算練至出神入化，像你這般，到頭來又如何？」

萬千歲虎吼一聲：「老夫都不提，你還提甚麼？誰敢犯老夫之忌諱，便再也不客氣！哼，這還不是拜你父所賜！他若是武功勝過我，老夫無話可說，但使的却是下三濫的手段，枉爲一幫之主，連老夫都替他臉紅！」

駱河不敢再吭一聲，萬千歲見他如此，語氣又稍軟。「老夫爲人諒你略有所知，我看上你乃是你之資質和脾性，不在乎你是否仇人兒子，我授你武功並不需要你喚我師父，只不想老夫之一生武技湮沒，學不學在乎你！」

萬千歲言畢便走進靜室，駱河一個人獨自坐在椅子上發怔。梁小石低聲問道：「七少幫主，如今咱們怎辦？」

駱河聲音聽來有點空調：「你不必管我，我如今也保不住你，你自己須小心！還有，以後不可喚我少幫主，免得刺激那魔頭！」稍頓又揮手道：「你去準備午飯吧！我想靜靜地考慮一下。」

梁小石唯唯喏喏地出去，他烹調手藝還眞有水準，爲免惹上殺身之禍，刻意賣弄，那菜煮得十分可口，搏得萬千歲一個勁地叫好。

晚飯燒的菜式跟午餐不一樣，萬千歲大喜，道：「老夫十多年來，一直胡亂弄飯，長久之下，已無食慾，今日吃過你燒的菜，方覺得做人有點意思。」

駱河見他心情好，忙道：「閣下既然滿意，望該放他回家，否則餓死老母妻兒，你於心何忍！」

萬千歲怪笑道：「眞是孩子話！他菜燒得這般好，老夫還放他回去，豈非白痴？最好由他一直侍奉老夫！」

「他侍奉你，他母親又由誰奉養？」

「那是他老母的事，與老夫無關，老夫才不管哩！」

駱河怒道：「你如此霸道不得好死！梁小石你半夜便下山去吧，一切由我承擔。」

萬千歲冷笑道：「莫以爲老夫雙眼幾乎瞎了，但他想跑出老夫之五指山還沒那麼容易，何況老夫還有你！哼，他有膽逃跑老夫便先殺了你，然後再將你之首級寄給令尊，告之實情，諒長龍幫也不會放過他！」

梁小石不由打了個寒噤，駱河破口罵道：「老魔頭，你眞是天殺的！」他把生死置之度外，越罵越是粗俗汚穢，萬千歲哈哈大笑，全不當作一回事。

萬千歲吃飽之後，放下碗筷，道：「你今夜再仔細想想，若肯跟老夫學武，說不定過幾天，老夫心情一好，便放他回去！」

這天晚上，梁小石固然睡不着覺，駱河亦輾轉難以成眠。至半夜，梁小石忍不住爬上來道：「七少幫主，你不必爲小的擔憂，還是爲自己打算吧！咱們不如趁夜下山，只要上了船，便不怕他追得上咱們！」

駱河心頭一跳，猛地坐了起來，道：「好，這就走！可得小心，讓老魔知道便不得了！唔，你可得想清楚，萬一被他發現，只有一條死路！」

梁小石咬牙道：「遲早是死，倒不如拚一拚。」當下兩人悄悄打開竹扉，轉首一望，旁邊那一座靜悄悄的，看來萬千歲已在夢鄉之中，心頭稍安，三步併作兩步跑下山去。

黑暗中，路又不好走，兩人不敢跑得太快，雖然如此，還有幾次差點跌下懸崖。好不容易方來至江邊，梁小石跑至繫纜之石柱旁，伸手一摸，那裡還有船纜？擧目望去，江面上亦似乎沒有船，不由喚了聲苦也！

就在此刻，駱河聽到一個沙沙之脚步聲，一回頭，便見到一道高大的黑影，可不正是萬千歲。萬千歲淡淡地道：「你倆跟老夫一樣，半夜睡不着覺跑來江邊吹吹風？」

駱河厲聲道：「萬老魔，你何必裝蒜！那艘船呢？」

「咦，這倒奇怪了，你們要船作甚？老夫不想暴殄天物，已砍斷船纜

，恢復他自由去了！」

「你好毒辣！」

「老夫毒辣也遠不如令尊！」萬千歲聲音森寒地道：「這次老夫不與你倆計較，下次再逃跑，老夫便絕不留情了！駱河，你敢再動這腦筋，老夫便砍掉梁小石的雙腿！」

梁小石驚道：「惡魔，你不如趁早殺了我吧，你害死我一家人，還來威脅少幫主……」罵聲未了，但聞雙頰一陣火辣辣地疼痛，再定睛一望，萬千歲仍立在原地，似未動過，一時之間不由怔住了，呆呆地望着駱河。

他看不清楚，駱河却看得十分清楚，萬千歲幾乎瞎了，仍有此本領，實在匪夷所思。但他仍不死心，突然發足向山上跑去。

剛跑了二十多丈，回首一望，萬千歲不即不離地跟着自己，他一回首，萬千歲已道：「老夫若要殺你，你已死三次！」

駱河猛地站住，萬千歲亦倏然止住走勢，他實在懷疑老魔頭眼睛是否眞的瞎了。萬千歲似乎看穿了其心事，淡淡地道：「老夫雖然瞎了，但憑你如今之武功，仍難以飛出老夫之五指山！」

＊　＊　＊

折騰了半夜，駱河和梁小石乖乖返回竹舍，奇怪這次駱河反而睡得十分酣暢，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他跑到鄰舍，萬千歲盤膝於地，正在運功調息，見有人進來，雙眼不睜地道：「你睡夠了沒有？」

「你怎知是我？」

萬千歲道：「這很簡單，每個人走路之步伐，輕重不同，還有每個人之氣息不同，因此犯不着用肉眼看！」

駱河頓了一頓，高聲道：「你不是要教我武功麼？」

「你心不平，氣不靜，先坐下來調息一下再說！」

駱河猶疑了一下，終於坐下，萬千歲口中唸唸有詞，駱河不知不覺跟着他的口訣運氣，眞氣在體內運行了七大周天，覺得其運氣之法，與家傳的不同，但功效更大，七個周天過後，精神飽滿，精力充沛。心中暗道：「難怪這魔頭武功如此可怕！」

萬千歲問道：「老夫這一套比起令尊的如何？」

駱河故意道：「各有千秋，不見有何特別！」

萬千歲淡淡一笑，道：「你且先練三天，三日之後，老夫再正式傳授武功！」駱河見他閉上雙眼，便返回自己居所，閑來無事，只好再練功。

次日醒來，但覺精神奕奕，有異往日，不由忖道：「爹向來不喜歡我，有朝一日我若能得自由，回長龍幫也沒意思，倒不如在江湖上自己揚名立萬，哼，到時他才知道他這個兒子最有出息！」

可是想到使的是別派之武功，尤其萬千歲是武林公認之大魔頭，又不禁猶疑起來，心中自問自答：「是正是邪在乎於人，不在武功，何須太過拘泥？何況他又不要承認是他徒弟！」

駱河爲人正直，雖然有道理，但要他跟大魔頭學武，一時之間，始終難以釋然。半晌才能開解：我今日受制於他，因爲我武功不如他，待我學了其武技，他還能奈我何？

駱河直至此時方釋然，於是放心運功練氣。三日之後，他已滿面紅光，只覺得很多平日運氣不能到達的經脈，如今亦暢通了。

這天早上，駱河又去鄰舍，只見萬千歲坐在几前品茶，狀甚悠閑，喃喃自語地道：「駱河那小子一定是來告訴老夫，他肯學我之武功了！」

駱河道：「你既然已知道，又何必用話擠我？咱們甚麼時候開始？」

萬千歲道：「吃過午飯就開始，你去通知梁小石，告訴他煮好了午飯，他便可以回去了，但絕對不能洩漏老夫之居所，否則對你及對他都沒有好處！」

駱河問道：「你眞的肯放他回去？」

「你看老夫像開玩笑麼？快走快走！」

駱河到灶房，只見梁小石沒精打采地在洗菜，忙道：「老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老魔頭着我通知你，煮好了午飯，你便可走了！」

「眞的？」梁小石有點難以置信，半晌方再問道：「那少幫主呢？他可曾答應你也離開？」

駱河拍拍他之肩膊：「你先走，他不會殺我，因爲他要我繼承其衣缽，我學了他之武功，還怕他麼？你回去之後，便帶着老母妻兒走吧，也不要回長龍幫了！」駱河掏出兩錠銀子來，塞在他懷內：「這個給你作搬遷費，一切小心！」

梁小石木然地道：「少幫主留下來，小的獨自逃生，我心中……」駱河說好說歹方勸得了他。

梁小石打起精神，施展渾身本領，午飯做得特別豐盛可口，吃得萬千歲大樂，酒酣飯飽之後，方道：「小梁，你洗好了碗便走吧，老夫不送了！不過老夫還得提醒你一句：你若洩漏了老夫之居所，老夫便先殺了你們少幫主！速去速去，老夫準備練武了，不許外人看見！」

梁小石匆匆把碗筷洗好，駱河送他到路口，便返回竹舍。萬千歲道：「到外面去！」駱河依言隨他到竹舍外面的一塊平地上。萬千歲又道：「你先紮馬，讓老夫試試你之功底！」

駱河不虞有他，吸了一口氣，雙腿分開一曲，紮起馬來，萬千歲走了過去，先伸手按按他肩膊：「唔，還不錯！」話音剛落，他手掌一落，食中兩指豎起，戳在其麻穴上！

駱河不由一怔，剛想開腔，只覺

眼前一黑，又被封住了暈穴，此後他甚麼也不知道了！

＊　＊　＊

楚天翔那艘小舟，行速比許多船都要快，不斷越過別人之船，趕到前面去。顧塔膂力雖好，但到底不是鐵打的，楚天翔便與他輪流操槳，顧塔則乘機做飯。

白髮娘子站在船頭上瞻望，前面仍不見長龍幫之船，忍不住問道：「咱們幾時方能追得上長龍幫之逃兵？」

楚天翔道：「這就難說了，但看來明晚便可追得上，除非他們走支流去了！在江上也不好調查！」

白髮娘子道：「聽你如此說，咱們可能是白費氣力了！」一頓又喃喃自語：「就算追得上又如何？他們人衆，咱們只有四個人，濟得了甚麼事！」

「那倒也是，反正只是盡盡人事罷了！再說武林謎圖也不一定在其身上！」

白髮娘子在船上十分規矩，對楚天翅弟弟長弟弟短的，不知道底蘊的，還只當他倆是親姐弟哩。

楚天翔暗暗好笑，顧塔燒好了飯，他們三個先吃，然後輪到顧塔操槳，楚天翔吃飯。過了一忽，天色漸黑，顧塔將船靠在岸邊，用三條麻繩將船緊緊拴好。

白髮娘子問道：「天色尚未晚，爲何不再走一程？」

「上面的水很急，漩渦又多，看不清楚，被捲進去，誰都別想活命！」顧塔道：「教主可能很少坐船，有許多船遇險，都是爲了貪多走一段路才引起的！」白髮娘子這才閉嘴。

顧塔不愧是長江上的一條龍，對長江兩岸之情況瞭如指掌，他在前帶路，翻上一座山頭，那裡有幾戶人家。他敲開了一扇門，道：「老楊，俺帶幾位好友來借宿！」

那姓楊的約莫四十歲，看了他們幾眼，有點爲難，顧塔忙道：「別擔心，咱們只求有個地方棲身，你睡你的吧，咱們在廳內打了個盹就行。」

那姓楊的方放他們進去。姓楊的有待嫁閨女，人還長得伶俐，並有幾分姿色，出來侍奉茶水，范雙全多天未近女色，見到她如久旱遇甘露，色瞇瞇地瞪着她。白髮娘子冷笑道：「姓范的，你要女人，待姑奶奶挑兩個手下給你當老婆！」

范雙全笑嘻嘻地道：「教主好意在下心領了！一來我還不想討妻子，二來教主的手下，在下亦無福消受！」

「哼，姑奶奶手底下如花似玉姑娘多的是，你別把眼睛生在頭頂上！」

「在下不是這個意思，而是害怕她們身上的毒物了，教主還是將她們留給別人吧！」

顧塔聽得哈哈大笑，白髮娘子冷冷地道：「那些丫頭還未必看得上你哩！你跟姑奶奶一起，最好老實一點，否則推你下江去餵魚！嘿嘿，還是我楚弟弟好！嘴巴上甜，心裡坦蕩！」

楚天翔笑道：「君子好逑，姐姐，也別將小弟當作太監！」

白髮娘子道：「改天你若看上那一位，悄悄告訴姐姐，姐姐自會替你安排！來眞的也行，消遣消遣的也有！」

「謝謝了，小弟跟范兄一樣心領了！」

白髮娘子十分沒趣，索性找了個地方，即時運起功來，范雙全見那姑娘回房才死了心。

次日早上，顧塔向老楊買了些柴米鹽肉，草草吃過早飯，便又上船了。

楚天翔以爲次日黃昏便可趕上長龍幫的船，但一直過了巫山，還不見長龍幫船隊的影子，小舟直穿過瞿塘峽，江面倏地放寬，水流也緩慢了許多，顧塔到此方鬆了一口氣，再往上面行駛，便輕鬆多了。

他們在江上行駛了三四天，直至渝州才上岸，到處打聽，完全沒有長龍幫的消息，四人都覺詫異。白髮娘子道：「會否咱們反而走在他們前面去了？」

「不太可能，咱們一路上未見到長龍幫的船！」顧塔道：「他們的船很易認，瞞不住我雙眼！」

白髮娘子冷笑道：「人家在半路上不會換船？駱致遠乃成精的狐狸，不好對付！」

范雙全接口道：「這倒有可能！」

楚天翔搖搖頭：「按行速咱們應該早上趕上他們，因爲咱們人少船小！只怕他們走進支流，這就難找了！」

白髮娘子沉吟了半晌，不肯半途而廢，道：「咱們走原路回去，再到支流等處找找吧！好弟弟，姐姐若得到好處，絕對不會忘記你！」

楚天翔笑道：「若因謎圖惹來橫禍，也不要拖我下水！」

白髮娘子道：「姐姐上無大哥，下無弟弟，不疼你還疼誰？怎會連累你？將來姐姐若有甚麼不測，還要把五毒教交給你哩！」

楚天翔一本正經地道：「小弟若接掌了五毒教，教規及教義都要改變！」

白髮娘子嗔道：「好啊，你居然咒姐姐不測！」楚天翔哈哈大笑，當下買了許多食物及應用物，白髮娘子急道：「在船上不好方便，待姑奶奶找個地方……」楚天翔又笑，白髮娘子怒道：「你還笑，快來！」

楚天翔邊走邊問：「你要方便，我跟着去能方便麼？」

「臭弟弟，姐姐要你護法！」白髮娘子走了很遠，見岸邊有幾塊大石頭，然後走進去，叫道：「不許讓人進來，若教姐姐出醜，要你好看！」

白髮娘子過了一陣才出來，見到楚天翔雙頰微紅：「走吧走吧！」江風吹來，把她頭髮吹散，白髮娘子舉臂以指梳攏，態甚優雅。

楚天翔心中暗道：「這女魔年輕時，必也是位美人，只可惜是蛇蝎美人！」目光一及，猛見她臂上有顆猩紅奪目之痣，長在雪白的肌膚上，益顯得嬌艷。

白髮娘子回頭見他望着自己，雙頰又紅，嗔道：「看甚麼？沒見過女人麼？」

「小弟見過許多女人，但未見過你這樣的女人。」

「你亂嚼甚麼舌根！我是怎樣的女人？」白髮娘子不知不覺將脚步放慢，與楚天翔並肩而行，忽又讓開兩尺。

「小弟今日才發覺姐姐原來是位美人，只可惜……」

白髮娘子瞪了他一眼：「只可惜嫁不出去是不是？只可惜我已一頭白髮，成爲老太婆是不是？」

「不是！小弟說了，姐姐不要生氣，姐姐手段毒辣，是眞正的蛇蝎美人……」

話未說畢，白髮娘子已舉起手來，但見楚天翔一臉誠懇，輕輕嘆了一口氣，又將手收了下來，輕嘆道：「你眞是姐姐命中之魔星，若是別人，姐姐早已取其性命了！」

「這可不是，一句話惹了你，你便要殺人！一個女人若心地善良，人也會長得漂亮些！」

「姐姐長得漂亮些，你便會要我麼？」話說出口，白髮娘子雙頰又紅了，忙改口道：「姐姐行事向來無所顧忌，跟你開玩笑，別把你嚇壞了！姐姐年紀都幾乎可做你娘了！」

「姐姐年紀到底有多大？」

白髮娘子又白了他一眼：「年紀是女人的秘密，看你人品風流，連這個也不知道！」一頓又道：「你且等等姐姐，我進店一陣。」

楚天翔轉頭見是間客棧，駭然問道：「咱們又不投宿，你進店作甚？」

「姐姐已幾天沒洗過澡，先進去借個地方清洗一下。」

楚天翔嘆息道：「不用借啦，天色已不早，倒不如過一夜再走吧！」

白髮娘子嫣然，「總算你心目中還有我這位姐姐！」楚天翔這時又覺得白髮娘子並非想像中那般可怕。

次日吃過早飯，四人又再上船，因是順流關係，省却許多氣力，速度又快，只是精神更加緊張，蓋進度快，船舵把不準，很容易被捲進漩渦裡。

傍晚到了白帝城，顧塔將船泊岸，這白帝城因爲三國蜀漢皇帝劉備在此托孤，甚是著名，但却是個小地方，小城倚山傍建，只有一間又髒又破的小客棧，腥臭難聞，白髮娘子寧願到寺內借宿。

船過白帝城後，便是著名之三峽之一瞿塘峽，入口峽窄，江水至此倏地加速，處處都見漩渦，兩岸懸崖壁立，密不透風，教人來至此連呼吸也緊迫起來。楚天翔在前，顧塔在後，范雙全和白髮娘子坐在艙底，以免遮擋視線，好不容易方過了瞿塘峽。

白髮娘子噓了一口氣，回頭見顧塔氣定神閑，忍不住讚道：「老顧，眞有你的！本座想聘請你當師父，教我那些手下水性。」

顧塔道：「俺只服伺咱少主人一個！」

白髮娘子側轉頭過去，楚天翔已道：「等我接掌了五毒教再說吧！」

「你說得倒眞美！」白髮娘子伸手在他後背擂了一下。忽又道：「喂，你爲何不怕我的迷魂藥？」

范雙全笑道：「教主，他只怕迷魂湯，不怕迷魂藥！」

「你給姑奶奶住口！」白髮娘子回臂向他一指，范雙全立即覺得頭腦發重，連忙閉住呼吸，不敢再吭一聲。

楚天翔道：「別再說話，船已進入巫峽！」衆人又緊張起來。巫峽比瞿塘峽長，變化也較多，江面一段闊一段窄，把水流都搞亂了，加上礁石處處，眞是一步一驚心，白髮娘子一顆心砰砰亂跳。

范雙全問道：「咱們去時好像沒有那麼湍急，是何原因？」

顧塔道：「可能上游下大雨，山水都冲了下來，水量一大便顯得更急了，逆江而上雖然費勁，但速度慢，有時間相就。乘流而下，可是半點也怠慢不得！」

小船一放千里，終於有驚無險地越過巫峽，白髮娘子問道：「咱們不是在支流找尋麼？」

顧塔道：「先過了西陵峽再說吧！不過俺沒氣力了，先找個地方把船泊定，吃過飯再說！」

吃過午飯，稍事休息，四人再度登舟，船剛開了不久，忽見前面來了一隊船隊，白髮娘子喜道：「上去看看！」

小船很快接近船隊，但聞船上有人歡呼：「好啦，教主在此！」白髮娘子一望，前面三艘雙桅大船，全是自己之手下，連忙長身跳上大船。

一到船上回身道：「好弟弟，你還不上來？」

楚天翔道：「反正小弟弟必在姐姐附近，不上去了！范兄你不習慣乘小舟，不如也上去吧！」范雙全敬謝不敏。

小船在船隊中穿插，這才發覺這十來艘船坐的全是由各地聞風而至之武林人物，船上有人問道：「你們可曾找到駱致遠？」

楚天翔抬頭道：「找到還會在此麼？說不定他們已棄船登陸了！」

忽然桅杆上一位漢子呼道：「喂，前面支流有船！」顧塔雙臂用力，立即率先駛過去。猛地見斜刺裡也有一艘快艇，向支流駛去。

楚天翔放眼望去，却原來自支流出來的只是一艘小舟！那快艇去勢不止，楚天翔心知有異，道：「顧大哥，

快搶在他們前面！」

快艇比小船還快幾分，早一步截住小舟，有人跳過去，把舟子拖了上去。楚天翔道：「攔住他！」顧塔將船打橫，攔在快艇前面，問道：「你們爲何在此擄人？」

快艇上有人喝道：「咱們的事不用你管，快讓開！」

楚天翔抽劍躍過去，道：「不讓開又如何？你們不把話說清楚，便休想過去！」

一個大漢揮刀罵道：「臭小子，你活得不耐煩了！」

楚天翔出劍素來神快，他後發先至，對方刀未砍至，他劍尖已抵在其胸膛上，冷冷地道：「跳下江去！」那漢子略爲猶疑，他手上便開始用力。

那漢子但覺胸膛一陣涼意，大叫一聲，接着「卜通」一聲跳落江中，楚天翔越前一步，對艇上兩個大漢喝道：「你們放不放人？」

其中一個漢子傲然道：「誰敢管長龍幫的事？」

「你們是長龍幫的？」楚天翔微微一怔，轉頭問那個被擄的漢子：「你也是長龍幫的？」

剛才那漢子道：「不錯，他是長龍幫的叛徒，咱們處裡幫內事務，無須外人干涉！」

楚天翔覺得自己實在有點孟浪，正想轉身跳向自己的小船，却聽那被擄的漢子道：「我不是長龍幫之叛徒！我並無做出損害長龍幫利益的事，只因家內老母年紀已大，想脫離江湖生涯而已！」

楚天翔心頭一跳，哈哈笑道：「聽清楚沒有？人家只是想離開貴幫回家侍母而已！莫非貴幫喜歡迫部下作不孝子？」

那漢子道：「他保護少幫主不力，獨自逃生，還不是叛徒行逕！」

那被擄的漢子又叫了起來：「寃枉，是少幫主要我回家的！」

楚天翔心頭一動，問道：「你保護那位少幫主？」

「七少幫主駱河！其實也不是保護，只是小的湊巧在那艘船上……」

話未說罷已被那漢子喝止，楚天翔擺一擺手中長劍，說：「你再敢亂嚷嚷，少爺便先殺了你！」轉頭又問那被擄的：「你叫甚麼名字？」

「小的喚梁小石！」

「梁小石，駱河被萬千歲抓去何處？」

那漢子又喝道：「不許你胡說！」

楚天翔正想教訓教訓他，忽聞顧塔道：「少主人，有船駛來！」楚天翔轉頭望去，却是一艘雙桅大船，船頭上站的人正是駱嶽，左邊另有一艘船駛出，船頭上站的人全已上了年紀，一望即知不是長龍幫的人！

「楚少俠，敝幫內部之事，尚盼你勿多管閒事！尤其是舍弟被擄，更是咱們兄弟間之事，不容外人置喙！」

楚天翔打了個哈哈，道：「小弟也是關心令弟而已！」

另一艘船有人道：「捉拿萬千歲乃吾輩應爲之事，貴幫豈能秘而不宣，莫非令尊與萬千歲仍有勾結？」

駱嶽抱拳問道：「尚未請教前輩大名。」

「老朽乃長江上游之『江中蛟』侯勝海！這位是『巨蛟幫』之上官幫主！」

原來這「江中蛟」以前也是長江流域之一名好漢，年紀大後，少再在江湖跑動，但聲名不墜，乃因他跟長江流域上許多幫會頭目均有交情，人們在閑扯之中自然會提到他，至於「巨蛟幫」乃長江大幫會之一，幫主上官百拜，聲名雖稍遜駱致遠，但駱致遠亦絕不敢小覷他。

駱嶽道：「舍弟事實不在此，請諸位明察諒宥！」

猛聽一個熟悉之聲音道：「令尊陷害老夫，老夫尚未與他算帳，他竟還敢獨吞謎圖，是何道理？」衆人轉頭望去，方知說話的是余耀祖，此時其他船隻亦漸漸駛近。

駱峯在旁道：「余前輩爲何會有此言？家父一向視你爲好友，且待您亦恩惠有加……」

他話未說畢，余耀祖已罵道：「簡直放狗屁！他一直在利用老夫，這次更加毒辣，設計讓人懷疑他將武林謎圖交與老夫，哼哼，可惜武林中明理之人還多，人人均知令尊之德性！快供出萬千歲之下落，否則咱們唯有找令尊取武林謎圖！」

在場的爲了武林謎圖者，十之八九，只有少數是湊熱鬧，是以眞可說是一呼百諾，紛紛迫駱峯供出萬千歲之下落，有人呼道：「說不定武林謎圖仍在其父身上，何不問他駱致遠去了何處？」

又有人道：「武林謎圖九成還在他父子手中，當日有誰看見他將武林謎圖交給萬千歲？」

「咱們跳過去，迫駱致遠交圖！」

呼叫聲未了，已有不少人飛躍過去，駱嶽急喝一聲。「誰敢再過來，敝幫爲求自保，只好使出雷霹手段了。」話聲一落，甲板上已出現了不少神箭手，同時，幫徒們亦將那個漢子圍住。

駱嶽道：「敝幫雖然非怕事之徒，但不願多結仇恨，請諸位返回自己船上。」

有人呼道：「怕死鬼，不要回來，咱們都躍過去，怕長龍幫的幾根破箭，不算英雄！」言畢即有人躍過去。

駱峯一聲令下，數十枝長箭離弦而出，好幾個漢子凌空中箭，立即跌落江水，迅即被江水捲走！駱嶽喝聲退，船便緩緩後退，與此同時，幫徒已開始消滅躍過來的那幾個漢子。

「不可放過長龍幫，大家齊心合力，不怕他們能飛上天空！」

「不錯，打了兒子，不怕老子不出來！」

當下江上那些大船都蠢蠢欲動起來，楚天翔當機立斷，倏地標前舉劍一晃，那漢子忙揮刀來擋，楚天翔左腿蹴出，那漢子虞不及此，登時跌落江中！

楚天翔一躍過去，對那舵手道：「乖乖坐着別動！」

說罷拉着梁小石之手，躍回自己之小舟，叫道：「顧大哥，快！」

顧塔使勁划船，那小船很快便滑了開去，楚天翔又道：「走大寧河！」小船又從支流駛進去。此時船上的人都發覺了，紛紛大叫起來。

「這小子欲獨吞謎圖，咱們快追！」

楚天翔在船上問道：「梁小石，快說駱河在何處？我與他是朋友，正想去救他！」

梁小石不吭一聲，楚天翔急道：「快說，他們追來了，咱們欲隨時棄舟登岸！須盡早通知他逃去！」

顧塔訝然問道：「爲何要通知他逃走？」

「你懂得甚麼？他不說話，証明萬千歲待他不錯，假如萬千歲身上已無謎圖，必有人懷疑他將謎圖贈給駱河！」他怕梁小石還不說，又道：「何況余耀祖恨死駱致遠了，殺不了老子，只好殺兒子，剛才梁小石不是說是少幫主叫他逃去的麼？別人不相信他，我倒相信，因爲駱河是個好漢子，梁小石肯離開，亦說明他沒有危險！」

顧塔對梁小石喝道：「如何？你還不快說！」

梁小石嘆了一口氣道：「看你們如此了解七少幫主，必是他朋友了……你們猜得沒錯，他沒有危險，而且萬千歲還答應授其武功，讓七少幫主繼承衣砵！」

顧塔回頭一望，那些船已漸追近，乃喝道：「眞是囉嗦！他們到底在何處？」

楚天翔忙又加上一句：「輕一點說，顧大哥不必擔心，他們船大追不上！」

梁小石壓低聲音把萬千歲隱居之地點說了。「但兩位可得小心，萬老魔曾經說過，若我洩漏其行藏，他便要殺死少幫主！」

「放心，他只是唬嚇你而已，咱們去報訊通知他避難，他感激還來不及哩！」楚天翔笑道：「他若會輕易殺駱河，又怎會想到讓他繼承衣砵！」梁小石細思一下，覺得其言頗爲有理，這才稍稍放心。

大寧河雖然只是長江之支流，但因河道狹窄，水流甚是湍急，饒得顧塔渾身是勁，也覺得頗爲吃力，楚天翔也持槳助他，雙方距離才漸漸拉開。「顧大哥，咱們到巫山才上岸！」

兩人發勁操槳，一個膂力强，一個勝在內功深，小船破浪前進，一路上風光明媚，猴兒在崖上奔跳，春樹吐芽，三人均無心觀賞，峭壁上尚有懸棺點綴其間，怪石嶙峋，令人大開眼界，只是水急駕船十分費勁，幸虧小船艙淺，否則有些地方根本不能通過，饒得如此，兩人將船駛至岸邊，天色已經黑了！

至此楚天翔及顧塔已衣衫盡濕，船泊定之後，喘了一陣氣方上岸。

三人拾級而登，這條路梁小石走過，因此由他當响導。

走了一陣，見山上有人家，三人疲累不堪，便拍開一扇門，向農夫購買食物及食水。那人道：「三位何不在舍下宿一宵，房錢隨你施舍！」三人一想半夜走路不好辦，便答應了。

次日一大早，三人又付錢在農夫家吃早飯，吃過早飯，然後繼續前進，至靠午時分到萬千歲隱居之所，梁小石表現興奮又十分緊張，「吶，那兩座竹舍便是他家了！」

楚天翔沉吟道：「你且在附近匿一下，免得被萬老魔發現！」他自己則與顧塔走上前，但見竹扉緊閉，看樣子人早已不在！

楚天翔仍然使勁地拍門，顧塔進灶房看了一下，道：「少主人，看情況老魔頭已搬走了！」楚天翔用力拍開窗子，探頭看了一下，不見動靜，然後跳了進去。

「顧大哥，把梁小石帶來！」

竹舍內透着一股怪味，那是因爲門窗長期關閉，空氣不流通之故，東西倒是收拾得井井有條，証明主人不是匆匆溜走。未幾，梁小石被帶至，楚天翔輕聲問道：「梁小石，此處確是萬老魔之居所？」

梁小石一臉誠懇地道：「不錯，小的既不會也不敢騙少俠！」

「你是幾時離開此處的，萬老魔除此之外，何處尚有巢穴？」

「小的離開此處已四五天，在山上時，只在此處躭過，未聞老魔提及別處之巢穴！」

楚天翔長嘆一聲：「這是天意，也許是好也許壞！七少幫主成爲萬老魔之衣砵傳人，對駱河來說，未嘗不好，但駱致遠可能會被氣死。」

楚天翔之船已走遠，猛聽艙底傳來「砰砰」之聲，上官百拜急道：「快退回去，追不得！」

余耀祖問道：「幫主，船上沒有快艇麼？」

上官百拜道：「來得匆忙沒有配備，快退快退！」他站在船尾高聲向後面的船呼喝。

白髮娘子冷冷地道：「你是甚麼東西，居然敢對老娘大呼小叫！」

上官百拜道：「別人怕你忌你，老夫可沒將你放在眼內，你不怕死的便繼續追吧！」

白髮娘子道：「放屁！你們惡狗攔路，還敢說風涼話！」

上官百拜冷笑一聲：「眞是井底之蛙！河道淺能讓位麼？你們的船要硬

過去，不艙破人亡才怪！別以爲老子害怕你們之毒物，別人害怕，咱不怕！到了長江便沒有你們作惡之餘地！」

白髮娘子大怒，可是如今吹的是順風，要放毒烟毒粉，只會中背後船上的人，她一怒之下，回頭呼道：「巨蛟幫幫主下令你們後退！」後面的船紛紛叫嚷起來，無人肯退。

上官百拜氣得鬍子倒豎。「他奶奶的，遇到一大羣飯桶，眞他奶奶的倒霉！」他聲音雖低，但因順風關係，後面船上的人，有些人都聽見，登時怒罵起來。

上官百拜一怒之下，粗着聲道：

「老子難道罵錯了？」

這一罵反擊的人更多。「他奶奶的，咱們憑甚麼要給你罵！你自己也不撒泡尿照照，看看是甚麼德性！」

有人罵得更凶，「上官百拜你別臭美，莫以爲咱們在長江便會怕你！屁！給你面子尊你一聲幫主，不給面的你不過是個碼頭老大而已！有甚麼了不起！屁！」

上官百拜被罵火了，高聲道：「別以爲你們人多，老子便會怕你們！在此處老子就是老大，誰不服氣的，誰過來！」

雙方吵僵了，余耀祖忙出面打圓場，「諸位且聽老夫一言！上官幫主也許說話有點過份，但他所說的也是實情，前面河道太淺，咱們船大，根本過不去……」

立時又有人罵他：「余耀祖，咱們還未跟你算賬哩，你與駱致遠沆瀣一氣，如今又勾結巨蛟幫，居心叵測，你給咱們滾開！」

余耀祖紅着脖子道：「你們怎地如此不講理，把老夫也扯下水！」雙方你一句我一言，最後也不知是誰先跳到巨蛟幫的船上，便動起武來。

白髮娘子剛才被上官百拜搶白了一番，一口氣沒處發洩，見狀呼道：「姐妹們，咱們也過去，莫讓人以爲五毒教的人都是怕死貪生之輩！」

雙方在甲板上展開混戰，巨蛟幫的人較少，死傷頗衆，上官百拜一掌迫退一名對手，退身道：「弟兄們下水去吧！」霎時間，巨蛟幫便有十多個人跳下河去，只剩下些武功較高的在苦苦支撐。

過了一陣，忽然有人問道：「你們聽，這是甚麼聲音？」衆人凝神傾聽，隱隱聽到咚咚之聲，又有人呼道：「不好，他們在鑿船！」

話音剛落，上官百拜、余耀祖以及手下，紛紛躍落大寧河內。剛才那人又呼道：「牛鬼蛇神已走，咱們也趕快離開這艘船吧！」

白髮娘子嘴巴雖硬，這當兒却跑得比誰還快，盡力向岸邊一躍，她輕功造詣甚高，居然讓她躍上岸，她那些手下便沒這般幸運了，都躍到河裡去，好幾個站立不穩，摔得渾身濕濡濡的爬上來，衣服盡濕，貼在肌膚上，玲瓏浮凸，盡覽無遺，只樂得巨蛟幫那些粗豪漢子哈哈大笑不已。

白髮娘子心中罵了聲飯桶，嘴上惡狠狠地道：「笑你娘放屁！」她衣袖一拂，洒了毒粉在河水中，喝道：「走，莫跟這些臭漢子一般見識！」

巨蛟幫幫徒笑聲更響。「妹妹們，你們去那裡？怎不帶哥哥一起去？」

白髮娘子心中怒道：「稍後你才知道老娘之厲害。」果然她們才走了十多丈，水中之漢子便大聲叫嚷起來，且紛紛跳上岸去。

有人拉起褲管一看，但見大腿又紅又腫，一對脚沉重得提不起來。上官百拜大怒，道：「讓老子去找那婆娘算帳！」他帶了幾個未曾中毒的手下，快步追下去。

三山幫吃過五毒教之虧，見狀也尾隨上官百拜追去。衆人跑了一陣，隱隱見到五毒教的人，有手下報告：「教主，他們追來了。」

白髮娘子冷笑一聲，揚聲道：「是那個不長眼睛的東西追老娘？」

上官百拜怒聲道：「臭婆娘，你在河中下毒，還敢出口傷人？老子今日便要教訓教訓你！」

白髮娘子吃吃而笑，笑得花枝亂顫。「我的兒，難道你跟你那楚舅舅一樣，也不怕娘的毒藥？上官百拜，你看看如今之風向，哼哼，老娘百丈之內便可取你性命，你信不信？」

就這一句話，便教上官百拜站住，不敢上前，耳畔又聞白髮娘子道：「老娘只是大懲小戒，他們出口無禮，教你那些蝦兵蟹將吃點苦頭，若要取他們性命，他們就算有十條命，也早已死光了。」

「這是下三濫之功夫，虧你敢拿出來炫耀！」

「哼，你懂得泅水，都敢拿來威脅老娘，老娘有此神技又怎敢珍藏？」

上官百拜氣得七竅生烟。「泅水那是眞功夫，可知咱在水中浸淫了多少年？」

白髮娘子亦正容地道：「奇怪，就你才有眞本領？下毒就是下三濫？須知練毒之技無窮無盡，最普通之下毒技巧，也都得浸淫了好幾年方能成材。你還有甚麼話說？」

上官百拜一時語塞，白髮娘子笑嘻嘻地道：「後會有期！」

上官百拜眼睁睁地看着她帶着手下從容離開，眞恨不得寢其皮、啖其肉。

他一個手下道：「幫主，這臭婆娘只是佔了順風之便宜而已，假如咱們繞路而行，在其前面截住她，她還有沒有可怕之處？」

上官百拜心頭一動，仍在猶疑，三山幫之老三凌華山道：「只要不怕其下毒，她實無甚麼可怕之處，不過這婆娘下毒功夫十分到家，未必須順風，只是如此較方便而已。據知她下毒

技巧還有水送、火送、土送……」

他用意只是爲了提醒上官百拜，不料聽在他耳中却以爲他看不起自己，是以未待他說畢，已截口道：「巨蛟幫沒有一個怕死之人，閣下若是害怕的，便留下來吧！」言畢帶着手下尋路追下去。

凌華山還想解釋，老大周泰山向他打了個眼色，帶着親信尾隨巨蛟幫前進。「上官幫主這樣說可就是誤會了，咱們只是提醒你小心耳。」

上官百拜不吭一聲，周泰山心中亦有怒，忖道：「你巨蛟幫雖然實力較强，也不能如此目中無人。」當下又向手下打了個手勢，改走另一條路。兩股人馬，分左右兩方急速前進。

他們尾隨而上，白髮娘子看在眼中，微微一懍，連忙吩咐手下小心。過了一陣，兩旁已傳來沙沙之脚步聲，白髮娘子低聲道：「快走！」她標前幾步，首先射進一座樹林。

她手下衆多，進入樹林，分佈四周，或匿在樹上，或隱在石頭後面，只她一個站在林外。未幾已見兩旁人影幢幢，她笑道：「上官幫主幸會幸會。」

上官百拜的聲音自遠處傳來：「老子還道你膽大包天，却原來是縮頭烏龜，匿在樹林內。」

白髮娘子回頭道：「姐妹們，你們便溲完畢，趕快拉好裙子，有老色鬼想闖進來。」

「放屁！老子是這種人麼？」

白髮娘子冷冷地道：「你不是這種人，又是甚麼人？」

上官百拜大怒，標前道：「臭婆娘，老子先斃了你！」

他手下急道：「幫主，那邊順風，她故意站在那裡，正是爲了引你過去。」上官百拜瞿然一醒，立即頓住。

白髮娘子格格大笑。「這小夥子眞乖巧，秀秀，你代本座去親親他。」

她身後立即出現一位二十左右之姑娘，長得甚是嬌嬈動人，聲音更如出谷黃鶯：「幫主你偏心，故意叫屬下親他，你瞧他一臉鬍鬚茬子，不把屬下之嘴唇刺破才怪！」

白髮娘子格格笑道：「你不要嫩的，便去親老的吧！」她們一拉一唱，只氣得上官百拜連脖子也漲紅了。

「教主，剛才他們還凶巴巴的，不知爲甚麼現在却連屁也不敢放一個？」

上官百拜道：「白髮娘子，你使毒算得甚麼英雄？」

「婦道人家但求自保，從來不敢以英雄自許！」白髮娘子道：「你們既不進也不退，守在此作甚麼？莫非想做護花使者乎？」言畢又格格大笑。

這句話却提醒了上官百拜，心想：「老子只要不走得太近，何懼其毒？你們不出來，老子便守株待兔，我不相信你們只拉不吃。」雙方便這樣僵持着。

* * *

竹舍內之楚天翔皺眉道：「萬千歲會去那裡？他雙眼已失明，絕對不會跑得太遠，何況他也知道自己樹敵太多，跑到外面去，隨時有生命之危。」

顧塔道：「少主人，你認爲怎樣就怎樣，不必跟咱們商量。」

楚天翔吸了一口氣，道：「我認爲他必還在附近那個秘密巢穴，咱們找一找吧！」

梁小石道：「巫山這麼大，咱們去何處找？」

顧塔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就是不知道咱們才要找。」當下三人又出了竹舍，顧塔道：「萬老魔武功非同小可，咱們三人最好不要分開。」

三人先向左首走去，那邊都是石頭，寸草不生，一眼望去，甚麼房舍也沒有，但楚天翔却專門去大石後搜索，忽聞有個少女之聲音叱道：「別走過來！」

楚天翔吃了一驚，連忙住脚，道：「對不起姑娘，在下不知道姑娘在石後方便。」

「誰說姑奶奶在此方便！」石後突然冒出一個妙齡少女來，杏眼圓睜，柳眉倒豎，若不發脾氣，十足是位美人兒。

顧塔道：「姑娘不是方便，躲在石後作甚？」

那少女紅着脖子道：「你管姑奶奶作甚，還不滾開！」

顧塔怒道：「這地方是你的麼？你憑甚麼要咱滾？」梁小石趁機跑到石後一望，見有兩條蛇捲在一起，心中有點明白。

少女雙頰更紅，罵道：「臭漢子看甚麼？」

梁小石道：「就只許女人看蛇兒交配，便不許男人看麼？」少女羞怒交加，標前一掌向梁小石摑去，楚天翔眼明手快，一把將梁小石扯開。少女把一腔怒火發在他身上，雙掌向楚天翔身上招呼。

楚天翔一躍閃開，笑道：「在下一直不開腔，姑娘連我也打，不嫌不分青紅皂白吧？」

「你笑便不准！」那少女下不了台，非解決一個不可，是以攻勢越發凌厲，楚天翔就算是泥人做的，也有點火氣，見招破招，見隙反擊，絕不遜色。

「好哇，原來還是個練家子。姑奶奶今日便試試你的斤兩！」

「你跟我一位新認識的姐姐一樣，都自稱姑奶奶。」

「她叫甚麼名字？敢跟姑奶奶扯在一起！」

「她便是五毒教教主白髮娘子。」

「放屁！她能跟姑奶奶比麼？」少女大怒，出手更是狠辣。「諒你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楚天翔冷笑一聲：「姑娘又是甚麼好東西？」兩人鬥了六七十招，居然是平分秋色之局，誰也佔不到便宜。

顧塔心中暗道：「想不到這小妮子年紀輕輕，武功這般了得。」再鬥了十餘招，突見楚天翔抽身後退。

少女冷笑問道：「你害怕了麼？」

楚天翔抱拳問道：「姑娘是巫山派弟子？」

那少女一怔，反問：「你怎麼知道？」她江湖閱歷淺，一句話便洩漏了神秘。

楚天翔微微一笑。「巫山派只有一個女弟子，姑娘必就是朱乙乙了。」

少女再一怔，道：「你到底是甚麼人？怎地對敝派一切如此了解？」

楚天翔尚在猶疑，梁小石已搶着道：「你連『江中白龍』楚天翔楚少俠也不認識？」少女再一怔，倏地雙頰飛起兩朵紅雲，接着「嚶嚀」一聲，轉身跑了。

顧塔訝然道：「這小妮子爲何無端端跑了？」

楚天翔尚在回味其雙頰泛紅、美艷不可方物之芳容，心中忖道：「她師父建議師父，將她嫁給我，她倒是長得不錯，只可惜太凶了！」

梁小石乾咳一聲，道：「少俠，咱們到另一邊搜索吧！」當下三人又轉向另一端，那一邊靠近懸崖，一眼望過去，甚麼也沒有。

顧塔嚷着去別處，但楚天翔却在兩塊大石之間，發現一個拳頭般大小的小洞，湊眼望下去，裡面漆黑一片，甚麼也看不見。顧塔道：「小心，這可能是蛇穴！」

楚天翔道：「不大像，裡面有風聲。」說着用石頭將小洞封住。俄頃，在附近又發現了三個小洞，他一一依法炮製，將小洞封住。

忽然人影一閃，崖上已多了一個人：「誰在此搗蛋！」

梁小石回頭一望，驚喜地呼道：「七少幫主！」原來那人正是他們亟欲找尋的駱河！

駱河一見到他們亦是一呆，眨眨眼道：「老梁，你怎地又來了？不要命了？」他邊說邊走前，把封住洞口之石頭踢開。

楚天翔料定萬千歲之巢穴便在下面，乃道：「少幫主不能怪他，他是被迫於無奈……」

駱河與楚天翔只有兩面之交，談不上甚麼交情，聞言不悅地道：「是你迫他的麼？」

「不是他，少幫主莫誤會，他待在下很好……」梁小石簡單地將經過告訴他，但只說了一半，崖上又多了一個高大之漢子，却是萬千歲！

萬千歲一上來，雙眼便對着梁小石，雖然他雙眼已幾乎全瞎了，但仍有種說不出之威懾力：「你怎地又回來了？難道把老夫之言，當作廢話？」

梁小石嚇得躲在楚天翔身後，楚天翔忙道：「前輩誤會了，此事與他無關！」

「與他無關便是與你有關了！咦，你聲音好熟，是那個叫甚麼楚天翔的小子？」

「晚輩正是楚天翔……」

萬千歲冷笑截口道：「你也想殺老夫？哼，本領還稀鬆得很，回去再練幾年吧！」

「前輩誤會了，咱們來此絕無惡意，只是來通知你與少幫主趕快再搬個地方，上官百拜他們快找上來了！」

「嘿嘿，上官百拜還沒放在老夫眼中！他來送死，老夫沒辦法！」

「當然不止他一個人，比如白髮娘子、余耀祖、駱嶽昆仲、三山幫那些人等等都要置前輩於死地！」

萬千歲仰首大笑，「他們怎知道咱藏身之所？就算他們全來了，老子也不怕，想當年白道各派對老夫趕盡殺絕，但結果老夫還是活下來！」一頓語氣轉冷：「倒是你的來意，老夫有所懷疑！」

顧塔道：「有甚麼好懷疑的！咱們來報訊當然不是爲了你，而是爲了少幫主！何況他們均認定武林謎圖在你身上！爲了謎圖，甚麼幹不出來？」

萬千歲身子不由打了個顫。「簡直胡言亂語！不管如何，老夫言出必行，梁小石，你給老夫自盡吧，免得多受皮肉之苦！」

楚天翔道：「萬千歲，梁小石雖然有違誓言，但請原諒他是爲了救少幫主及通知您老人家須搬遷，尚請原諒他一次！」

萬千歲冷笑道：「爲了我老人家？哼哼，老夫眼雖瞎但心不懵，他是爲了駱河吧！姓楚的小子，這本都與你無關，你喜歡攬上身，莫非沒將老夫放在眼內？或是認爲老夫雙眼已瞎，不足爲懼！」

「晚輩絕無此意！」楚天翔表面上神色絲毫不變。「晚輩膽子再大也不敢不將前輩放在眼內！何況晚輩等可保証，絕不將兩位之居所洩漏出去，有違此言者，天誅地滅！」

萬千歲怪笑道：「連你對老夫也來這套！老夫最不相信甚麼誓言！哼哼，數十年來，老夫已吃過無數次虧，都是輕易相信所謂俠義道之誓言！」

「晚輩不知他們與前輩之關係，但晚輩與他們絕不一樣！前輩大可放心！」

萬千歲道：「你不發誓猶自可，一發誓更不能相信你！小子你準備好了沒有？老夫要出手了！」

楚天翔吃了一驚，他雖然天不怕地不怕，但面對武林有數高手，却不能不擔心，「前輩，此戰是否不能避免？」

「不錯，絕對不能避免！」萬千歲道：「若你能夠勝了老夫，不但放你們二人下山，老夫還可答應你三個條件！」他邊說邊緩緩走近，直至楚天翔身前八尺方停定。

楚天翔將梁小石撥開，道：「如此晚輩只好捨命陪君子了！」

「你小心，老夫一出手便不會留情！」

楚天翔將劍抽了出來，輕輕吸了一口氣，將眞氣佈滿全身，絲毫不敢大意。萬千歲輕哼一聲，左袖突然拂出，人隨之滑前，袖角直奔楚天翔之面門！

楚天翔料不到他說打便打，心頭一懍，向旁移開三尺，但萬千歲右掌突然印出，就似將楚天翔之一切，全預料到般。

其實楚天翔天資聽明，見對方先出左袖，斷無可能再向左移，讓對方右掌發揮更大威力，他實在有意痲痺敵人！是故對方右掌一出，他人已如游魚一般退後！

萬千歲鼻孔裡飄出一聲輕哼，大步踏前，掌袖齊出，將對手緊緊裹住。

楚天翔自知武功不如對方，甚至沒有一絲取勝之把握，因此採取守勢，先求自保，再圖其他。

兩人一來一往，眨眼之間已過了七八十招，楚天翔十招之中，只有兩招攻勢，只看得顧塔與梁小石一掌都是冷汗。

駱河同樣十分緊張，他實不想楚天翔毀在萬千歲手中，又知萬千歲言出必行，一時之間想不到轉圜之話來，只能乾着急。

萬千歲成名數十年，縱橫江湖罕遇敵手，對方只是個年輕之娃娃，居然能抵擋得住自己之攻勢，心中暗暗稱奇，同時面子上更有點掛不住，非勝不可，攻勢越來越急，亦越來越淩厲，罡風把地上之碎沙石都刮了起來。

楚天翔但覺對方每一招均精妙無比，自己非展盡平生本領應付不可，不由暗暗心驚，忖道：「再繼續下去，我必死在其掌下，須想個辦法方可！」

自古以來，以弱勝強，唯一之辦法乃以己之長，攻敵之短，或出其不意，偷襲得手，楚天翔苦苦思索何是己之長，何是敵之短！

萬千歲明顯之短處便是眼睛視力不佳，一切全憑聽聲辨影！

想至此，楚天翔動作立即放輕，同時雙脚不時移動，造成對方出招判斷失誤。此法果然奏效，又再過了五六十招，兩人已鬥了個平手！

激鬥間，萬千歲一掌擊向楚天翔胸膛，楚天翔已見過他使過此招，因此變化已了然於胸，是以雙肩一縮，已退後兩步，同時揮劍由左前進攻。

他一連八招，出招盡是不帶風聲，果然奏效，萬千歲每每待劍觸身方發現，幸好他功底深厚，經驗又豐富，方可化險爲夷，楚天翔將此看在眼內，心中一直盤算制勝之策。

過了十來招，楚天翔突然冒險强攻七劍，招招凌厲，劍風嘶嘶作响！

萬千歲雖然改採取守勢，可是出招甚是容易，第八劍，楚天翔左掌第一次出擊，攻其面門！

這是誘敵之招，致命的是最後那一劍！

第八劍楚天翔緩緩刺出，不帶絲毫風聲，萬千歲視綫被其左袖遮擋，又剛擧起右掌，猛覺危險加身！這不是他發現，而是多年來歷無數次生死之鬥而養成之警覺。

電光石火之間，萬千歲突然抽身後退，同時沉掌護胸，但楚天翔只求僥勝一招半式，未想到要傷害他，因此對方身子一動，他長劍立即改刺爲撩！

饒得萬千歲反應快，但始終受雙眼視力之影响，仍然慢了半步，但聞「嗤」的一聲响，劍刃過處，已將其右袖割裂。

楚天翔驚呼一聲僥倖，却退身道：「承讓承讓！」

萬千歲呆了一呆，就似是一尊石像般，挺立不動，楚天翔有點吃驚，忙道：「晚輩武功自承不如，只是取了點巧，勝之不武，只求保住咱們一條性命而已！」

萬千歲嘆了一口氣：「廢話！若老夫武功不如你，尚能成爲大魔頭麼？若非老夫雙眼失明，你詭計再多，也休逃得過老夫雙眼！罷了罷了……老夫最重信諾，既然有言在先，便不會出爾反爾，你們去罷，以後不要再來！」

楚天翔吸了一口氣，道：「如此請兩位保重，晚輩等告辭了！」

他們兩個剛轉身走了幾步，忽聞萬千歲喝道：「石後還有甚麼人？給老夫滾出來！」

楚天翔心頭一跳，忖道：「莫非是朱乙乙尚未離開？」當下不由住步。

萬千歲一連喝了三遍：「龜孫子再不出來，老夫便不客氣了！」

石後突然冒出一位紅衣少女來，可不正是朱乙乙：「出來就出來，你雙眼已瞎，還這般凶……」這句話正說中萬千歲之痛處，但見他一陣風般撲前，擧手便打！教楚天翔替她揑了一把冷汗！

不料朱乙乙輕功十分了得，雙脚微一頓，身子倒飛，脫出萬千歲之掌勢。萬千歲輸在楚天翔掌下，一肚子烏氣沒處出，正想找個人開刀，喝道：「那裡走！」他去勢絕不比朱乙乙慢！朱乙乙十分聰明，不是畢直而退，不斷移形換位：「哼，一個大男人欺侮小女子有甚麼了得？哈哈，你輸給楚天翔才向姑奶奶出氣，傳出去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

「放屁！老夫要殺人還需理由麼？」萬千歲嘴上說着，手底下絕不稍慢，掌風把地上之砂石全刮起，他全力施展，朱乙乙再也不能單靠閃避應戰，沒奈何只好抽劍應戰。

楚天翔料她不是萬千歲之對手，回頭對顧塔道：「你們兩個先去……」

（未完・三）

上文提要：鐵山夫婦心有戒備，發現蘇不起設下的埋伏，不消多時以巧計智勝，名滿西北的甘泉堡一族被徹底消滅。火場中僅剩一團火球，火球中之高手，亦被鐵山廢去其身上功夫。被廢之人乃京師五大高手之一，受鐵山夫婦眞誠感動，揭發溫巡撫奸詐陰謀，提醒鐵山沿路必要嚴加提防。鐵山爲加强戰鬥力，將家師之九九旋陀功授給包蓮兒，兩人與女、徒再喬裝繼續踏上征途。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羌笛怨

十三大漢被擊敗　連氏雙雄英名傳

鐵山道：「你這是强人所難了，我根本就不識字，你叫我如何寫法？」

黑衣大漢道：「是眞的？你這位兄弟滿清秀的，必定認識字了。」

包蓮兒道：「我大哥都沒有讀過書，我那會識得字？其實你要知道咱們的武功並不難，咱們不會寫却可以比划。」

黑衣大漢道：「好主意，請。」

包蓮兒道：「這不成，沒有對手怎能比劃？」

黑衣大漢道：「你是要跟人過招？」

包蓮兒道：「這是咱們的習慣。」

黑衣大漢道：「好習慣，你如是回不了青城，這只能怪你的習慣不好。」

他伸手向後面一揮，兩名懷抱長刀的傢伙，有一名走了出來。

包蓮兒道：「此地不夠寬敞，在下在外面候教。」

她與鐵山退到街心，隨手由地上拾起一根竹棍，用手掂了掂，道：「朋友，請賜招。」

包蓮兒在打招呼，使刀大漢却不理會這些，口中發出野獸般的吼聲，掌中長刀已挾着獵獵勁風劈了過來。

這是一名無情的殺手，也是一名滿手血腥的兇人，包蓮兒雖是不認識他，却可以由感覺上分辨出來。

此種人是人間的禍患，江湖的毒瘤，今天讓包蓮兒碰到，怎能容許他再度作惡！

一聲驚呼，包蓮兒在危機一髮之間閃了開去，殺手的刀法果然凌厲，這出手一招，就幾乎要她血濺當場。

往後，此等情形絲毫未變，冷冽的刀光，總是圈着包蓮兒打轉，似乎她都是在千鈞一髮之間逃得生命。

包蓮兒一身功力何等高明，此時爲甚麼如此不濟？

不，她只是拿這名殺手練功，試試她新學的九九旋陀而已。

她雖是初學乍練，但九九旋陀禪功的威力何等驚人，就算她不想傷人，這名兇人也難逃劫數。

其實這那裡像在搏殺，她手舞足蹈，在不停的閃避，也像在鋒鏑之間跳舞，無論刀光如何綿密，總是碰她不到。

那名殺手更怪，別看他刀光霍霍，一副兇神惡煞的模樣，其實他的一切動作，都在配合蓮兒的舞姿，看他的面紅耳赤，衣衫盡濕的形象，分明他已支持不住，却又身不由己的支撐着。

黑衣大漢是高人，他在一旁觀看許久，却瞧不出包兒蓮使的是甚麼武功，但他知道他這名功力不弱的部屬，已到筋疲力盡的境地，如果再不停止，他非累死不可。

於是他大喝一聲道：「住手。」

包蓮兒住了手，那名殺手却在一陣搖晃之後摔倒下去。

黑衣大漢彈身急躍，奔到殺手倒

地之處，略一檢查，他那張陰森冷酷的面頰，立即佈上一片殺機，道：「你廢了他的武功？」

包蓮兒道：「誰說的？閣下是旁觀者，應該知道我碰都沒有碰他一下，怎能廢他的武功？」

黑衣大漢哼了一聲道：「你是以內力將他震傷的，不僅他的武功被廢，內傷也極爲沉重，哼，在衆目睽睽之下你敢抵賴！」

包蓮兒道：「他分明是一心想要殺人，由於用力過猛，才將自己震傷，這是他自作自受，你可不能誣賴別人。」

語音一頓，接道：「好啦，閣下登記完了，如果沒有別的事，咱們就此告辭。」

黑衣大漢嘿嘿一陣冷笑道：「不要裝了，朋友，能夠以內力震傷刀十一，並使他失去武功的，在中原道上必然是知名之士，咱們相遇就是有緣，閣下何須藏頭露尾！」

包蓮兒道：「哦，他叫刀十一？好名字，閣下呢？你該不是也姓刀吧？」

黑衣大漢道：「在下府野雲，雖不姓刀，朋友廢的這個姓刀的，却是府某的部屬，府某討還這一筆債務，應該是理所當然吧？」

包蓮兒道：「應該，你們一起上吧。」

黑衣大漢府野雲道：「府某不願打糊塗杖，說出你的字號吧。」

包蓮兒道：「閣下當眞是貴人多忘事，咱們兄弟姓連，不是已經告訴你了麼？」

此時由圍觀的人羣之中，擠進來兩名黑衣人，及八名勁裝大漢，由他們的裝扮推斷，這般人跟姓府的多半是一夥的。

這是包蓮兒的想法，她的想法並沒有錯，因爲府野雲已經向來人迎去。

包蓮兒退到鐵山的身邊道：「大哥，這般人好像是汾陽世家的，咱們運氣眞差，無端端的又結下這一夥强敵。」

鐵山道：「不是無端端的，人家找的正是咱們。」

包蓮兒一怔道：「當眞麼，你怎麼知道的？」

鐵山道：「妳想想，江湖道上無論是那一門派，何等人物，絕對沒有在客棧之中，硬要別人將武功寫出來的道理。」

包蓮兒道：「不錯，他們爲甚麼要這樣？」

鐵山道：「待打發了這幫人我再告訴妳。」

包蓮兒見府野雲這一夥已經向他們走來，要說甚麼只能待此間之事了斷以後再聊。

與府野雲並肩而立的兩名黑衣人跟他的年歲相差不多，而且長相有些相似，可能是名列汾陽五傑中的人物。

汾陽世家的領導者是府氏兄弟，他們享譽江湖的武功是「十字刀法。」

相傳十字刀法是由「刀不留人刀法」演進而來，汾陽世家擁有此等獨霸天下的刀法，自然會執刀中牛耳，而名震江湖了。

三名黑衣人之中一名短髭如戟的大漢哼了一聲道：「是那一位傷了刀十一的？說！」

鐵山道：「是在下。」

短髭大漢道：「那你就把命留下來吧。」

鐵山道：「不問理由？」

短髭大漢冷峻的一哼道：「汾陽世家的狗，比你的命還要珍貴，何況你傷了本莊的刀士。」

鐵山淡淡道：「聽說汾陽世家的十字刀法，在江湖上只不過小有名氣，閣下居然如此狂妄，是不是有點離譜！」

短髭大漢勃然大怒道：「你敢瞧不起汾陽世家？撤出你的兵器吧！」

他說話之間，已經摘下肩頭的長刀，一股兇霸之氣，立即由全身奔放而出，可見在江湖之上，十字刀法絕非小有名氣。

鐵山緩緩解下藍色腰帶，同時以傳音對包蓮兒道：「蓮兒，待會如果必須出手，就以九九旋陀對敵，千萬不能用金蓮奪命十三式，以免暴露咱們的身份。」

他交代之後便步入場中，右臂一伸，原來垂向地面的藍腰帶，忽然一寸一寸的挺了起來。

能夠以內力將一條軟軟的腰帶挺直，具有此等功力之人，在武林中已是一等一的高手，如是一寸一寸的挺直，其難度就有天壤之別了。

鐵山的內力不只是登峯造極，放眼天下，具有如此功力之人並不多見。

十字刀法飲譽江湖，汾陽世家在武林中佔有頗夠份量的地位，然而他們比誰都明白，如是單打獨鬥，他們這一夥沒有一個是鐵山的對手。

莫非他們想要倚多爲勝？

也許，汾陽世家屹立江湖近百年，是一塊响噹噹的金字招牌，如果就這麼砸了，府氏兄弟豈能甘心！

短髭大漢府白雲是老二，與他同時進入場中的是老三府青雲，府野雲是老四，汾陽世家的府門五傑已經到了三個，再加上十名刀士，是一股不可輕侮的力量，他們如是聯手，應該具有極高的勝算。

也許是夜路走多了吧，他們的橫行竟然遇到了要命的尅星。

府白雲是他們這一伙的領導者，他有處理任何事務的權力，也爲任何事務的成敗負責。

他似乎不想各走極端，抱刀一拱道：「朋友，這只怕是一樁誤會，咱們是不是可以就此揭過？」

此人倒是能屈能伸，雖然十字刀法威震武林，雖然他們在人數上佔有絕對的優勢，但面對絕世高人，他沒有必勝的信心。

一旦落敗，可能是一枚很難下嚥的苦果，甚至汾陽世家一蹶不振，就此在武林中除名。

雖然他們有一名刀士被廢，對汾陽世家的聲譽多少會有些不利的影響，但兩害相較權取其輕，他還是作了息事寧人的打算。

鐵山是不喜歡生事的，這回他却固執起來了，冷冷一哼，道：「揭過？可以，說說你的理由。」

府白雲一怔道：「甚麼理由？」

鐵山道：「自然是挑起這段樑子的理由了，爲甚麼？請說。」

府白雲道：「這個……咳，其實沒有甚麼，咱們只是以武會友，想結交一些朋友而已。」

包蓮兒冷嗤一聲道：「說謊麼，就該找個好理由，這種幼稚的謊言，只有傻子才會相信。」

鐵山道：「說吧，府大俠，爲甚麼要住店的武林人士寫出他們的武功？咱們兄弟不願被人矇騙，閣下最好實話實說。」

府青雲道：「二哥，此事不能說，何況以咱們的實力，不見得就鬥不過他們。」

府野雲道：「不錯，咱們如果認栽，汾陽世家今後怎能在江湖上立足？」

府白雲略作沉吟，道：「連大俠，咱們這麼作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希望尊駕能夠原諒。」

鐵山哼了一聲道：「虎牙雙英連氏兄弟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這回找痲煩的是你們，如果沒有一個合理的交代，咱們只好在武功上分個高下了。」

府白雲自認爲委屈求全，想不到鐵山軟硬不吃，不由怒哼一聲道：「尊駕如此咄咄逼人，那就怪不得咱們兄弟了，擺陣！」一座馳譽武林的十字刀陣，在府白雲一聲號令之下展了開來。

府門五傑有三個在場，再加上十名刀士，已經是一股不可輕侮的力量了，這一擺下馳譽武林的十字刀陣，鐵山夫婦豈不是危若纍卵？

不待刀陣合圍，鐵山對包蓮兒道：「快出去，這刀陣我能應付。」

以包蓮兒的一身功力，當然不會成爲鐵山的累贅，只是她的獨門兵器是金蓮花，一旦取出使用，立即暴露身份，不用兵器嗎？赤手空拳對付十字刀陣，將是一件十分吃力而又危險的搏殺，鐵山功力卓絕，收拾這般人應該是游刁有餘，因而她身形一閃便已撲出陣外。

府白雲哼了一聲道：「分散力量，這是你們自己找死。」舉手一揮，一片刀光挾着獵獵勁風，由四面八方向中心捲去。

這一擊之威無與倫比，綿密的刀光幾乎找不到一絲空隙。

然而當刀光一斂，十三把長刀全力一擊之後，汾陽世家的這般高人呆了。

他們不相信在十字刀陣之中，接受這死亡一擊的，還會有人留得命在。

儘管他們不信，却無法推翻眼前的事實，這位自稱虎牙雙英的老大，不是活生生的站在刀陣之中？

府白雲牙根一咬，口中一聲大吼，再度揮出一刀，其餘的十二人也揮出一刀。

這一刀是十字刀法中的絕招，也是這套刀法中最凌厲的招式之一。

十三把長刀，展出十字刀法中最凌厲的招式，它所彙聚的力道，不啻九天驚雷，只要是血肉之軀，不管是何等人物，都將難以倖免。

這似乎是無可置疑，不能否定的事實。

然而舊戲重演，當刀光收斂之後，鐵山依然毫髮無損的立在那兒。

府氏兄弟在發抖，十名刀士在打寒顫，他們知道遇到了絕頂高人，今日之戰定是一個敗局。

但府氏五傑沒有敗過，汾陽世家是一塊金字招牌，現在呢，寧讓人亡，也要名在，說不得只好放盡力量作生死一搏了。

搏殺再度展開，兇厲之氣佈滿鬥場，旁觀的包蓮兒震動了，她正待取出金蓮花衝進陣去。

就在此時奇蹟發生了，十字刀陣起了驚人的變化。

人影倏飛，八方激射，汾陽世家的十三條大漢向不同的方位摔了出去，他們沒有死，沉重的內傷却使他們半晌爬不起來。

這是鐵山手下留情，否則摔出去的將是十三具沒有生命的屍體。

「唉！」

鐵山替汾陽世家惋惜而嘆出了一口氣。任何一個人要成名十分不易，想毀掉却輕而易舉，鐵山不是心狠手辣之人，只是府氏兄弟的行爲太過狂妄，此風不可長，他不得不給他們一點教訓。

現在他不想再問他們甚麼了，身形一轉，便與包蓮兒離開了鬥場。

翌晨他們聯騎上路，經山丹縣還向張掖奔去。

* * *

人要成名固然不太容易，如是當眞成了名，也不見得就是一件好事。

鐵山不想成名，他所冒用的虎牙雙英連氏兄弟本無其人，江湖上原本沒有這種人物，自是不爲人知。

但汾陽世家是名門，府氏兄弟更是名人，汾陽世家砸了招牌，府氏的十字刀陣敵不過連老大的一條腰帶。

江湖傳聞比風還快，虎牙雙英還能不一夕成名？此時的連氏兄弟自然、

聲譽鵲起，而名滿武林了。

不想成名的人偏偏成了名，此後他們的痲煩可就多了。

當面諂媚逢迎，背後指指點點，看透了人間百態的鐵山夫婦可以不加理會，只是武林本就是一個好勇鬥狠，死不服輸的所在，他們毀了十字刀，却引來更多使刀的向他們挑戰，甚至自認武功有一得之愚的都想向他們較技，這豈非不勝其煩！

* * *

「張掖」據弱水與甘州河之間，北阻蒙古，南控青海、祁連，自古即爲軍事重鎮，此地溝渠縱橫，阡陌交錯，除了盛產稻米，也有塞上江南之稱。

白馬銀槍尙曉春，武功卓絕，任俠好義，在張掖，固然是雄霸一方，縱然是在中原武林，他也是一位頗有份量的知名之士。

這天午後他在大廳會客，接待的兩名客人是白山刀霸申達美，嶺南豹朱峭。

申、朱二人年歲不大，約莫三十五六至四十之間，但他們的成就却十分驚人。

申達美曾爲友人追討失鏢，獨闖太行山黑道總壇，掌中一柄紫金刀，連毀黑道盟主以下十七名高手，使黑道羣雄懾伏，英名傳遍武林。

嶺南豹朱峭輕功絕世，劍快如風，他經年浪跡江湖，到處以武會友，當代劍道名家敗在他手中的，有近十名之多。

白馬銀槍尙曉春喜愛結交朋友，這兩人來到張掖，自然是他的座上嘉賓了。

此時一名家人前來報告道：「稟老爺，虎牙雙英連氏兄弟求見。」

虎牙雙英連氏兄弟是最近才成名的，不管他們成名的早晚，以一條腰帶挫敗十字刀法，砸掉汾陽世家的金字招牌，可是轟傳武林的一件大事，因此尙曉春連聲「快請」，白山刀霸申達美、嶺南豹朱峭，也顯出一股興奮的神色。

當鐵山夫婦進入大廳之後，白馬銀槍首先起身相迎道：「在下尙曉春，兩位想必就是虎牙雙英連氏昆仲了，當眞幸會得很，快請坐。」

鐵山夫婦同時雙拳一抱道：「愚兄弟冒昧造訪，請尙大俠多多海涵。」

尙曉春道：「好說，四海之內皆兄弟，兩位不必客氣。」

一頓接道：「今天巧得很，寒門高人雲集，當眞是蓬蓽生輝，各位還不認識吧，這位是白山刀霸申達美大俠，這位是嶺南豹朱峭大俠，這兩位是虎牙雙英連氏兄弟，各位多親近親近。」

當尙曉春替他們引見之時，鐵山自然要瞧瞧這兩位成名江湖的聞人。

白山刀霸虬髯鷹目，身材魁梧，雙臂很長，手掌特別粗大，此人不僅身具神力，刀法及掌力，必然均有特殊的造詣。

嶺南豹朱峭的身材較爲瘦小，但氣度沉穩，精華內斂，他的武功修爲，應該比白山刀霸爲高。

待尙曉春介紹完畢之後，白山刀霸申達美忽然打了一個哈哈道：「汾陽世家的十字刀法雖然算不得甚麼，但被連大俠毀掉之後，兄弟難免有着兔死狐悲之感。」

鐵山淡淡道：「申大俠只怕不太明白事實眞相，愚兄弟是被迫應戰，絕無毀掉汾陽世家之意。」

白山刀霸道：「申某與汾陽世家並無關連，絕對沒有替他們討回公道的意圖，祇不過難得遇到像連大俠這等高人，如果不討教幾招，豈不終生遺憾。」

鐵山微微一笑道：「高人二字連某愧不敢當，不過申大俠要指教，在下也不敢推辭，只是咱們現在是身在客中，換個日子在下一定向申大俠討教。」

白馬銀槍尙曉春身爲此地的主人，如果讓作客的朋友當眞動起手來，他的面子往那兒擺，於是打了一個哈哈道：「兩位都是江湖名人，要切磋武功嘛，以後有的是機會。常欣，酒筵準備好了沒有？」

一名年約二十七八的精壯青年應聲奔來道：「稟師父，請稍待片刻，馬上就好。」

常欣是白馬銀槍的大弟子，在西北道上，也是一位頗有名氣的青年才俊，他們師徒這麼一打岔，白山刀霸自然不便再作堅持了。

不過他却立起身來道：「在下尙有要事待辦，他日有暇再來叨擾。」

嶺南豹朱峭也以與人有約相繼告辭，尙曉春不便强留，只是十分禮貌的親自送他們離去。

然後一個哈哈冲着鐵山雙拳一抱道：「連大俠名滿江湖，痲煩只怕也多於常人。」

鐵山笑笑道：「江湖上原是一個爭强好勝的地方，忍一忍也就過去了。」

說話之際他將禿龍伍四海的介紹信遞了過去。

尙曉春拆開信函一瞧，面現疑容的望着鐵山道：「兄台你是……」

鐵山道：「小弟鐵山，這位是寒荊包蓮兒，咱們沿途被人追殺，易容改扮是情非得已。」

尙曉春道：「姓溫的權高位重，並勾結不少江湖匪類，賢夫婦如非身具絕乘武功，只怕要寸步難行了。」

鐵山一吁道：「不敢當尙大俠謬讚，咱們只是僥倖而已。」

一頓接道：「小女小徒及五龍世家的門下熊少俠，是隨小弟前來西北的，爲了行動方便，咱們並未走在一起，他們可曾前來晉謁尙大俠？」

尙曉春道：「沒有，我想鐵兄既有交代，他們遲早會來的。」

此時常欣前來相請道：「師父，酒筵已備，請邀客人入席。」

尚曉春起身相邀道：「蔬菜淡酒不成敬意，賢夫婦請。」

在宴飲之中，尚曉春不只是談笑風生，也顯出這位名噪大西北的白馬銀槍，是一位豪放爽朗，輕財重友的漢子。

他敬了鐵山夫婦一杯，然後咳了一聲道：「禿龍伍四海與尚某是生死之交，鐵兄弟既然是禿龍的朋友，希望不要見外。」

鐵山道：「是，今後請尚大哥多多指教。」

尚曉春道：「好說，如果不礙事，我想知道鐵兄弟遠赴科布多的目的。」

鐵山道：「說起來話就長了，本朝封疆大吏溫巡撫是哲別古台的大女婿，萬寶錢莊富堪敵國，它的主人安岱，却是哲別古台的二女婿，尚大哥請想，這其中是否暗藏着甚麼玄機？」

尚曉春道：「是有可疑，還不足構成鐵兄弟遠涉邊荒的理由。」

鐵山道：「聽說溫巡撫現已調任朝中重職，他不只是權傾朝野，廣樹黨羽，而且勾結江湖人物，連名滿京師的五大高手已有四人爲其所用。」

尚曉春道：「如此說來，此人當眞是手眼通天了。」

鐵山道：「何止如此，他連大內異寶也敢吞噬，當得是無君無父。」

他取溫巡撫自書吞噬九級玲瓏塔的罪狀，交給尚曉春瞧看，道：「這是姓溫的親筆。」

尚曉春笑笑道：「是他寫的，但不一定能算親筆，蓋有他的印章，他也可以硬不認賬，所以這只是一張廢紙，並不能証明甚麼。」

鐵山道：「尚大哥說的是，小弟只是對此人略加說明而已。」

尚曉春道：「安岱是哲別古台的二女婿，他必然去了科布多，鐵兄弟此行是與他有關了。」

鐵山道：「是與安岱有關，但不是絕對，小弟懷疑哲別古台心存異圖……」

尚曉春一呆道：「鐵兄弟，莫非你奉有朝廷的密命？」

鐵山搖搖道：「小弟只是做過江寧的捕頭，那有這麼大的道行。」

語音一頓，長長嘆息一聲道：「如若哲別古台稱兵作亂，弄得赤地千里，民不聊生，小弟就難辭其咎了。」

尚曉春道：「這話怎麼說？」

鐵山道：「小弟揭穿了他們的陰謀，才迫使安岱放棄經營多年，遍佈全國的萬寶錢莊，他如今攜帶龐大的財寶及人力，投向哲別古台，很可能會挑起邊亂，危及國本。小弟雖然勢微力薄，仍要盡力予以挽救，如若力有未逮，只有埋骨異域了。」

尚曉春呆了一呆道：「鐵兄弟大仁大勇，眞叫老哥哥萬分佩服，祇不過對付哲別古台，不同於一般江湖幫派，個人的武勇用處不大。」

鐵山道：「小弟知道這是一條難走的路，但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尚曉春道：「鐵兄弟對科布多及哲別古台知道多少？」

鐵山道：「小弟曾經多方打聽，但所知仍然十分有限。」

尚曉春道：「科布多在唐努山脈及阿爾泰山之間，是蒙古的西疆，原爲札薩克圖汗部，二十年前哲別古台只是那兒的一個酋長。此人武功高强，驍勇善戰，加上他狡詐陰狠，不久就席捲整個札薩克圖汗部，自立爲圖爾公秦王。」

鐵山道：「匹夫鬥國君，看來小弟是不自量力了。」

尚曉春道：「我只是說明現況，鐵兄弟不必氣餒。」

一頓接道：「哲別古台現住於烏里雅蘇台，擁有精騎二十五萬，駐守於蒙西各處要地，三女欽木娜與夫揑托住哈拉廟，手下也有精騎五萬。」

鐵山嘆口氣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如果當眞這麼不幸，又不知生靈要塗炭幾許。」

尚曉春道：「不要灰心，兄弟，咱們雙管齊下，事情並非已不可爲。」

鐵山說：「如何雙管齊下，請尚大哥賜教。」

尚曉春道：「鎭西將軍甘英茂駐節安西城，邊境軍政都在甘將軍的節制之下，他與小兄頗有私交，咱們先找他商議，也許能夠得到一點幫助。」

鐵山道：「好極了，還有另一管呢？」

尚曉春道：「小兄只是略懂邊情，平時口頭談談可以，如是要深入蒙古，那就大有困難了，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姓風名帆，由於他輕功卓絕，西北道上都稱他爲塞外風。」

鐵山道：「尚大哥的意思，是說他對蒙古頗爲熟悉。」

尚曉春道：「他對蒙古就像我對張掖一樣，有他同步，咱們就會減少很多困難。」

鐵山一怔道：「大哥，你也要去科布多？」

尚曉春面色一整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小兄既然知道此事，就應該略盡棉薄，何況咱們兄弟一見如故，你千萬不要拒絕。」

鐵山雙拳一抱道：「大哥古道熱腸，心存忠義，小弟要是拒絕，豈不是不知好歹。那位風大俠呢，他也在張掖？」

尚曉春道：「他住在天山北路的古城子，聽說血鷹王的女兒玉瑪要比武擇婿，咱們正好去瞧瞧熱鬧。」

此時一名家丁前來稟報道：「稟老爺，有一位鐵姑娘跟兩位年輕人求見。」

尚曉春道：「快請。」

家丁領進來的，果然是鐵湘菱、諸葛麟，及熊起風等三人，鐵山替他們介紹此間主人之後，尚曉春道：「三位還沒有吃飯吧，快入席，吃飽了咱們再慢慢的聊。」

飯後他們商議了一下此行的細節，次日一大早，尚曉春只帶了一個三弟子康若鈞，就跟鐵山等一起上路。

這天他們到達「酒泉」，此地舊爲肅州，是古之西戎地，漢武帝破匈奴置酒泉郡以通西域，東晉時曾爲西涼國都。

由於地處要衝，物產富饒，歷代都駐有重兵，唐代詩人所稱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就是酒泉的特產。

塞上風光一般都是平沙無際，滿目荒涼，只有酒泉到處流水交錯，綠柳垂楊，是一個美麗的邊城。

只是鐵山還沒有踏進這美麗的邊城，就遇到一件惱人的窩囊事。

「連朋友才來。」

語氣不帶絲毫感情，雖然只是五個短短的音符，却令人聽來不太好受。

鐵山擧目一瞧，只見前面山口立着一名虬髯鷹目，身如鐵塔的大漢，他不正是曾在尚曉春家裡有過一面之識的白山刀霸？

他手橫紫金刀，往山口一堵，分明是存心找麻煩的，而且對尚曉春視若無覩，實在有些不近人情。

尚曉春沒有理會這些，包蓮兒却大爲不滿，昨天還在人家那裡作客，現在竟然視同陌路，如此翻臉無情之人，應該給他一點教訓。

她將坐騎交給諸葛麟，撤出一桿點鋼槍，這是她不願暴露身份，臨時選用的兵器。由於她對岳家槍法造詣頗深，所以她才改用這門兵器。

她走向山口，柳眉一挑道：「作甚麼？大塊頭，莫非你不知道擋路的狗會得到教訓？」

白山刀霸大怒道：「小子！你敢辱罵大爺！」

語音甫落，身形已冲霄而起，紫金刀帶起一片寒芒，摟頭蓋頂劈了過來。

白山刀霸果然不凡，刀勢一出，便具有先聲奪人之勢，而力道之猛，更宛如萬馬奔騰一般。

包蓮兒一聲嬌叱，身形跟着凌空躍起，點鋼槍一招長蛇出洞，逕向對方的紫金刀砸去。

這是力的對搏，絲毫沒有取巧之處，按說包蓮兒這麼作應該是項錯誤，因爲白山刀霸是一個力士型的人物，硬碰硬她難免吃虧。

噹的一聲脆响，一件兵器飛出數丈之外，在一聲悶哼之後，兩條人影由空中洩了下來。

看來這一記扣人心弦，而又十分短暫的搏殺，竟已分出勝負，那落敗之人莫非就是包蓮兒？

不，這位女扮男裝的小婦人，長槍在握，她並未失掉兵器，那麼落敗的是白山刀霸了。

不錯，刀霸不僅失去了刀，而且面色慘白，口溢血絲，一招對搏，他竟然受到內傷。

冷冷一瞥包蓮兒，白山刀霸道：「姑娘，妳是誰？」

這是一個十分簡短的問話，比他們適才凌空一搏還要短促，包蓮兒面色一紅，扭頭向鐵山瞧去。

別人已經揭開了她的底，她却不敢承認，因爲他們任重道遠，她怕一子之錯影响全局。

鐵山微微一笑道：「一個稍具姿色，而又身負武功的女人，走在江湖之上，很容易招來無謂的煩惱，這就是寒荊女扮男裝的原因，還請兄台予以保密。」

白山刀霸一語未發，拾起他的長刀，擰轉身形急馳而去。

尚曉春哈哈一笑道：「弟妹這一身成就，實在叫人敬佩，白山刀霸這個觔斗應該栽得心服口服。」

包蓮兒道：「小妹只是一得之愚，尚大哥請不要見笑。唉，咱們本來不想招搖，看來麻煩還是不能避免。」

尚曉春道：「我想不會那麼糟，因爲白山刀霸是湖海名人，適才丟人現眼之事，他絕對不會對外宣揚。」

他們走走談談，已經進入酒泉，由於時近黃昏，他們找了一家客棧住了下來。

晚餐之後，鐵湘菱等與唐若鈞出去逛街，鐵山夫婦及尚曉春在房中品茗閒聊。

一股衣襟破風之聲，忽然在屋面上响起，聲音雖是極爲輕微，依然沒有逃過房中三人的聽覺。

包蓮兒一怔道：「此時剛剛入夜，街上的夜市還熱鬧得很，這人……咳，實在膽大得很。」

尚曉春道：「這是由於血鷹王的女兒比武招親，所以引來很多武林高人，看多了也就不以爲怪了。」

鐵山道：「就爲了天山雪蓮？而且我有點懷疑，接下玉瑪十招，就贈送一顆雪蓮？除非這位姑娘當眞功力極高，血鷹王那有這麼多的雪蓮相送。」

尚曉春道：「這的確值得懷疑，因爲天山雪蓮是人間異寶，百年難得一見，難道血鷹王自己能夠培育？」

包蓮兒道：「大哥，你看這會不會是一個騙局？」

鐵山道：「以天山雪蓮來作騙局，血鷹王就不夠高明了，人性雖是貪婪，具有才智者仍然不在少數，我想他不會冒這個險。」

尚曉春道：「咱們猜不出血鷹王的用心，只好到烏魯木齊再作計較，不過今後上路，可能會危機重重，咱們應該多加一份小心。」

鐵山道：「尚大哥說的不錯，江湖虛名實在害人不淺。」

包蓮兒一怔道：「虛名，會麼？」

鐵山道：「怎麼不會，有兩種人就會專找有虛名的麻煩。」

包蓮兒道：「我明白了，咱們小心一點就是。」

小心是好的，但不能當眞免禍。鐵山夫婦落店之後連店門都沒有跨出一步，還是有人找上門來了。

「連大爺……」

「誰？」

「小的是店小二，有一位姓卡的客官找你。」

「姓卡？」

鐵山想不出姓卡的是誰，門外已經接上了話：「卡青慕名造訪。」

摘星手卡青，京師五大高手之一，也是已退職帶刀散騎金人張宗宇的師弟，此人單手摘星，雙筆奪魂，固然名滿京畿，也能威震北國，鐵山早已知道他的大名，只是無緣一見，想不到他竟然找上門來了。

尚曉春悄聲道：「兄弟，你們有過節？」

鐵山搖搖頭，再示意包蓮兒拉開房門。

當門而立是一名身着青衫，面目精幹的中年漢子，他向尚曉春及鐵山夫婦雙拳一抱道：「卡某冒昧求見，不知那兩位是連氏兄弟？」

鐵山指着尚曉春道：「這位是白馬銀槍尚大俠，在下連鋼，他是我兄弟連鐵，卡大俠找咱們有何指教？」

摘星手卡青哈哈一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交個朋友不行麼？」

卡青目光冷冽，全身殺機迸射，他不可能是來交朋友的，鐵山因而淡淡道：「摘星手卡青名滿京華，咱們兄弟高攀不上。」

卡青面頰上的肌肉跳動了兩下，以絲毫不帶感情的語氣哼了一聲道：「這麼說閣下是要作卡某的敵人了，是麼？」

鐵山道：「咱們素無恩怨，這又何必。」

卡青道：「白山刀霸是卡某的朋友。」

鐵山道：「這就是了，請卡大俠划下道來，我兄弟一定奉陪。」

卡青道：「很好，卡某在東門外三柳陂候教。」語音一落，返身急馳而去。

包蓮兒櫻唇一噘道：「白山刀霸眞不是東西，我對他已經手下留情了，他還要替咱們招來麻煩。」

鐵山道：「我想他不是有意的，否則……」

包蓮兒粉頰一紅道：「別讓人家久等，咱們走吧。」

尚曉春道：「我陪你們去。」

鐵山道：「不，尚大哥就在店裡等幾個孩子吧，如果他們回來，千萬別讓他們去找，我想咱們夫婦可以應付的。」

尚曉春道：「好吧。」

＊　＊　＊

三柳陂在酒泉東門外五里之處，但見晚風明月，柳絲飄飄，是一個頗具詩情畫意的所在。

在一個八角涼亭之上，立着兩條人影，其中一位是摘星手卡青，另一個身着白衫，年齡約莫三十出頭，瞧長相風度翩翩，像是富貴人家的公子哥兒。

鐵山夫婦到達涼亭，雙拳一抱道：「有勞卡大俠久候。」

卡青哈哈一笑，指着身旁的白衣中年道：「這位是岳渡，人稱鐵拳浪子，他也是慕名前來，連兄該不會反對吧？」

鐵山道：「在下一日之間，就能瞻仰京師五大高手之二，這是在下的榮幸，焉有反對之理。」

鐵拳浪子淡淡一笑道：「岳某浪得虛名，連兄請勿見笑。」

一頓接道：「以武會友，不是一件壞事，兄弟願意作個見証，希望兩位點到爲止。」

摘星手卡青冷冷道：「動手過招嘛，有時會身不由己的，岳兄點到爲止的說法，似乎有點强人所難，不過在下還是會盡力收着點兒的。」

此人不僅目射兇焰，滿身殺機，語氣也是如此的兇狠惡劣，待會的拚鬥，必然是招招奪命，兇險無比的搏殺。

鐵山雖是心生警惕，神色上仍是一片坦然，道：「多謝卡大俠，請。」

卡青道：「連兄注意了。」足尖一點，身如激箭，丈遠距離，變得伸手可及，摘星手果非浪得虛名。

其實他那「隻手摘星」，絕對不是單憑超人的輕功就能辦到的，手法的玄奇而且邪惡，才是他成名的最重要的原因。

左掌一吐，雙指摘星，那份巧快，幾乎還沒有瞧到他出招，食中二指就已貼上對方的眼皮了。

他的右掌更絕，隨着左掌的攻勢，他會彈出三點寒星，那是淬有劇毒的指中箭，在如此接近的距離，趁人不備之時出手偷襲，數遍當代武林，能够逃過他毒手的，只怕爲數不多。

可惜他今天碰到了鐵山，算是他時運不濟。

看來好像鐵山只是運氣不錯，因爲他沒有什麼高招，更沒有什麼絕學，出手的招式都是那麼平凡。

祇不過他這平凡的招式却十分管用，卡青的摘星手不只是沒有摘到星，如非撤招够快，腕脈幾乎碰上鐵山的指尖，雖然如此，他的脈門仍然有些紅腫。

卡青的指中箭同樣失了手，鐵山只是一個旋轉，三隻毒箭就全部落入他的掌中了。

他不想使卡青太過難堪，後退三步，雙拳一抱道：「卡大俠好功力，連某甘拜下風，現在時間已晚，咱們到此爲止好麼？」

卡青一臉冷肅之色，雙目寒光似剪，向鐵山冷冷一瞥道：「很好，但願

咱們後會有期。」

語音甫落，轉身一個急躍，便已消失於蒼茫夜色之中，連鐵山的呼叫，他也未予理睬。

觀戰的鐵拳浪子微微一笑道：「連大俠是想還給他指中箭？」

鐵山道：「是的。」

鐵拳浪子道：「在下跟他同住一家客棧，連大俠就交給我吧。」

鐵山道：「那就有勞岳大俠了。」

岳渡收好了指中箭，然後咳了一聲道：「連大俠，在下有幾句話不知道能不能說？」

鐵山道：「不要緊，岳大俠請說。」

岳渡道：「在下也許犯了交淺言深的錯誤，但絕無惡意。」

鐵山道：「說吧，岳大俠，在下自信還有幾分知人的能耐，不會是非不分的。」

岳渡道：「那就好。」

語音略頓，然後咳了一聲道：「張宗宇對兄台含恨極深，卡青出面找麻煩，應該不算意外……」

鐵山哈哈一笑道：「這麼說在下是掩耳盜鈴了。」

岳渡道：「不，卡青只是心有所疑，今夜一戰，我想他不會再懷疑了，不過……」

鐵山道：「岳大俠是說卡青雖是不再懷疑，在下却也結下一個强敵。」

岳渡道：「誰要是在京師待過三個時辰，除了名利二字，他就任什麼都不知道了。卡青名列京師五大高手，是一塊响噹噹的金字招牌，他沒有摸清你的底，却砸了他的招牌，你說他會罷休？」

鐵山長長一吁道：「江湖本是一條難走的路，在下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岳渡道：「果然好氣魄。」身形一轉，跨出兩步又停了下來，道：「惡殺手余勁十分可怕，他的寒蟲魔功無人能敵。」語音一落，彈身急起，幾個起落已消失於夜空之中了。

鐵山瞧着鐵拳浪子隱去的背影道：「他……這是爲了什麼？」

是的，他知道鐵山是誰，言談中已經很明白的指出，却始終沒有拆穿。

他們今天才第一次見面，他却維護他，提醒他，這又是什麼原因？

包蓮兒走過來道：「大哥，你說姓岳的可不可信？」

鐵山道：「暫時還想不出不信的理由，只好靜觀其變了。」

包蓮兒道：「大哥知道寒蟲魔功麼？」

鐵山道：「寒蟲魔功，就是練到極致的寒毒掌力，被掌力擊中之人，就像嚴冬中的小蟲，寒毒遍體，殭硬如冰，的確十分可怕。」

包蓮兒道：「咱們如是遇到惡殺手，那該怎麼辦？」

鐵山道：「不要怕，只要運起九九旋陀禪功，寒蟲魔功奈何不了咱們的。」

包蓮兒道：「那我就放心了，咱們回去吧，別讓孩子們着急。」

回到客棧，鐵湘菱等果然着急無比，尚曉春道：「你們要是再不回來，我就要帶着孩子們去找了。」

包蓮兒道：「咱們完事就回來，沒有半點躭擱。」

鐵湘菱道：「那姓卡的呢，爹有沒有留下他一點什麼？」

包蓮兒道：「妳爹一副慈悲心腸，除非迫不得已，他怎肯出手傷人。」接着她將適才的經過說了出來，道：「卡青可能挑撥惡殺手余勁對付咱們，此人功力極高，寒蟲魔功更是獨步宇內，今後要是遇到此人，最好避免跟他動手。」

尚曉春眉峯一蹙道：「京師五大高手，除了金帶貝勒，幾乎全到邊塞來了，這其中是不是別有蹊蹺？」

鐵山點點頭道：「尚大哥顧慮的對，這件事絕不單純，好在鐵拳浪子是有心人，我想他會跟咱們聯絡的。」

翌晨他們由酒泉出發，鐵湘菱等三位年輕人還是早走一步，這是鐵山的小心之處。

好在他們一直到達安西縣城，都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安西城緊靠疏勒河的南岸，當新疆天山南北麓交通的分途，由於交通地位的重要，也就成爲省境西陲的重鎮，但因接近沙漠，風沙漫天，所以市廛並不繁榮。

鎮西將軍甘英茂就駐節本城，陽關、玉門關、星星峽等邊陲要地，統歸甘將軍節制。

鐵山等到達安西縣城，先住進一家鴻發客棧，待梳洗之後，再到食堂用膳，尚曉春道：「兄弟，飯後咱們一道去見甘將軍。」

鐵山道：「小弟與甘將軍素昧平生，如若冒昧拜訪，只怕不太相宜。」

尚曉春道：「這個你不必擔心，小兄與甘將軍是莫逆之交，我帶你去他會接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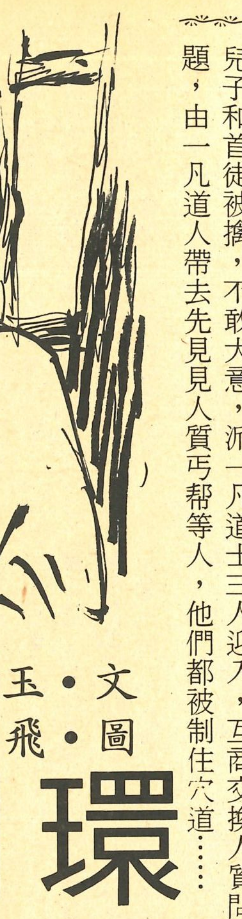
鐵山道：「你聽我說，尚大哥，小弟晋見甘將軍之事，應該由大哥先容，這是禮貌，也是尊敬將軍，再說官場之中，每多官官相護的陋習，溫巡撫內調重職，權傾朝野，江湖中人不在乎，同朝爲官的就不得不顧慮了。」

一頓接道：「一個微不足道的捕頭，居然想攀倒朝廷重臣，這不只是跡近瘋狂，也會使官場中人生出反感，因此，小弟不只是不便冒然前往，大哥在提及小弟之時，最好小心謹愼，或是先作試探。」

尚曉春一怔道：「兄弟，有這個必要麼？我跟甘將軍是從小一塊長大的，無話不談。」

（未完・七）

上文提要：一凡道人帶簡叔平等人往見日月堂主，都中計被擒。第二、三撥的少林、武當等人已知丐帮等人被誘失踪，便會同四、五撥的各掌門人和程明山商議對策，押着飛龍公子和楚人傑，由竹逸先生帶領衆人摸索進洞，聲言拜山，宇文望堂主見兒子和首徒被擒，不敢大意，派一凡道士三人迎入，互商交換人質問題，由一凡道人帶去先見見人質丐帮等人，他們都被制住穴道……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誰是眞假掌門人　洗容方法辨是非

天鳴道長怒笑，道：「一凡子，咱們在劍上較量較量！」

一凡道人陰沉一笑道：「道兄要賜教，貧道自然會拜領高招，只是此時尚非其時，貧道是替三位帶路來的，師弟怎不去叫人把他們三位先運到大廳上去再說？」

一清子聽他一說，倒是提醒了，急忙來到門口，朝站立東首廊前的壽通大師道：「簡幫主等人經脈受制，大師請派貴派弟子相助，先把人運出去才好。」

壽通大師聽了一清子的話，立即指揮十八名弟子入內，先把簡幫主、齊大椿、蕭道成三人運出，送上大廳，然後又把丐幫十九名弟子抱到了廊下。

天鳴道長、竹逸先生、一清子三人怕一凡道人出手，品字形看住了他，等三名羅漢堂弟子抱着簡叔平三人送上大廳，才一同護送入廳。

慧通大師眼看簡幫主三人雙目低垂，不能行動，急忙迎着問道：「道兄，簡幫主三位怎麼了？」

竹逸先生道：「簡幫主似是被截脈手法所制，貧道不才，無法解穴，只好等程少兄來了再說。」

程明山假扮飛龍公子，就在廳上，但他此時自然不好出手解穴了。

慧通大師頷首道：「那就等程少施主來了再說。」

一面回頭朝站在身後的天龍八部護法弟子吩咐道：「簡幫主三人，就交給你們暫時保護了。」

他要護法弟子保護簡叔平三人，就因程明山假扮飛龍公子由八人押着，這是暗示程明山，趁機替三人解穴。

八名護法弟子躬身領命，當下就由三名弟子接過簡叔平等三人，讓他們在地上坐下，八名弟子却圍成了一圈，把三人圍在中間。

阮清音、荊一鳳、司空玉蘭、杜鵑四位姑娘也自動的圍了上去。不，她們是得了荊雲台的暗示才圍上去的。

就在大家七手八脚扶着簡叔平坐下之時，八名弟子中也有故意遮住了程明山的身子。

程明山即以最快的手法，在簡叔平身上連拂了幾處穴道，一面暗以「傳音入密」說道：「簡幫主暫且忍耐，務必裝作穴道仍然受制，待機而動。」

一面又迅速替齊大椿、蕭道成二人解開穴道，也同樣以「傳音入密」叮囑了幾句。

荊雲台朝女兒望去，荊一鳳朝爹眨眨眼睛。

荊雲台得知程明山已替三人解開經脈，也朝慧通大師眨了一下眼睛。

一清子也在此時，把剛才一凡道人露的一手和他說的話，都低聲的告訴了掌門師兄。

一寧子聽得暗暗攢了下眉，一凡

這份身手，已是非同小可，他說要回武當山去，顯然是日月堂的陰謀，有意要顛覆武當派了。

一凡道人也向宇文望覆了命，仍回到右首椅上落坐。

宇文望輕咳一聲，抬目道：「方丈大師，兄弟已命副總護法把簡幫主一行人交出來了，諸位似乎應該釋放小兒和小徒了？」

慧通大師道：「宇文堂主說得極是，只是令郎、令徒，乃是程少施主所擒，也由他點的穴道，門派不同，手法各異，釋放自然可以，至於解穴一節，只怕要等程少施主來了才能解得開。」

「唔！」宇文望點頭道：「方丈大師說的，大概是程明山了，兄弟也聽過此子是黃公度和游一瓢的傳人，學得嵩黃二友幾手功夫，專和本堂作對，他怎麼沒和諸位一起來呢？」

慧通大師道：「程少施主大概也快來了。」

宇文望道：「方丈大師且先放人，若是兄弟解不開穴道，不妨等程明山來了，咱們再交換解穴，亦無不可。」

慧通大師轉身朝八名弟子吩咐道：「宇文堂主既然這麼說，你們就把飛龍公子和楚人傑送過去吧。」

八名護法弟子中，有人恭聲應「是」，接着就由四名弟子一左一右挾持着飛龍公子和楚人傑兩人走了出去。

宇文望喝道：「進來四個人。」

接着便有四名青衣漢子迅快從屏後走出，一齊躬身道：「屬下在。」

宇文望一抬手道：「快去把他們攙扶過來。」

四名漢子答應一聲，走上前來，從四名少林弟子手中，攙扶着飛龍公子和楚人傑，緩緩走到宇文望前面。

宇文望朝一凡道人道：「副總護法看看，是否能替他們解穴？」

兩人這一過去，衆俠之間也各自凝聚功力，準備出手接應，雖然大廳上還是很靜，但每個人心裏都已在躍躍欲試，心情不期緊張起來。

一凡道人道：「且待屬下看看！」

他伸手在程明山肩頭、胸脯、後腰等處摸索了一會。

程明山怕他乘機下手，暗暗運起「九陽玄功」，護住了全身穴道。

一凡道人手指在程明山經穴上探索了一會，但覺每一條經脈都熾熱如火，心頭止不住暗暗駭異，忖道：「這是甚麼手法？經脈會有如此熾熱？」

宇文望看他眉心微皺，忍不住問道：「副總護法，傳兒怎麼了？」

一凡道人沉吟道：「公子全身經絡熾熱如火，屬下愚魯，竟然看不出究是傷在何種手法之下，請堂主明察。」

「會有這等事？」

宇文望不疑有他，正待伸手朝程明山摸去！

程明山突然朗笑一聲，雙手突發，左手反手拂向一凡道人胸口，右手使了一記「赤手擒龍」，一探手朝宇文望右手脈門扣去。

劉保祿早有準備，聽到程明山的笑聲，立即探手從身邊取出長劍。

那四名少林方丈的護法弟子，剛退到一半，便迅捷返身，抽刀而上，會合劉保祿，朝宇文望三人圍了上去。

他們的目的，只要阻得宇文望一阻，不讓他有機會退出大廳，羣雄便可羣起而上，把他們截住了。

這時慧通大師等也聽到了程明山的笑聲暗號，各自掣出兵刃，縱身掠上。

簡叔平、齊大椿、和惡洞賓蕭道成三人也同時躍起，一手抄起兵刃，隨着撲上。

簡叔平大喝一聲：「大家別讓這三個江湖敗類跑了！」

羣雄聲勢雖壯，但此地究竟是日月堂經營已久的山窟之中，強龍難壓地頭蛇！

程明山才一發難，宇文望一怔，但他反應何等快速，一下就迅疾往後退去。

一凡道人也不是等閒之輩，程明山這一拂出手雖快，他也不慢，左手一抬，反扣程明山脈腕。

這下他可錯了，手指剛接觸到程明山脈門之際，突覺整條左臂驟然間如同觸電，連半邊身軀都有痲木的感覺！

原來他反扣程明山脈腕之際，被程明山指尖掃上了。

截脈手法，在江湖上已是只有很少人會使的絕學；但程明山使的「神仙手」，是黃山矮仙所親授，普天之下，截脈手法無出其右，一凡道人如何能和他比？

但一凡道人一身武功確也不同凡響，左手被「神仙手」拂中，身形疾退半步，右手抬處，嗆然劍鳴，已經閃電般掣劍在手，寒光一閃，劃在自己身前。

這一招「楚河漢界」，一道劍光像劍牆一般，圍身而起！

那知劍光堪堪劃出，眼前人影一晃，程明山竟然從劍光隙縫間閃了進來！

這下當眞快到難以想像，他長劍既已劃出，就無法彎過來刺程明山的背心，程明山的右手却已朝前拂落！

一凡道人無暇多想，上身一仰，往後疾退！

程明山大笑一聲道：「你還想走麼？」

拂出的右手突然朝前一招，一凡道人明明已經疾退出去三步的人，只覺一股奇强的吸力，朝身上吸來，身不由己跟着又往前衝了上去。

但他究是修爲深厚，武功高强之士，身子雖被程明山一記「縱鶴擒龍」功吸近過來，但到了半途，突然身形

一側，右手長劍疾劃，使了個「卸」字訣，一下從橫裏閃了出去。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其實只是一瞬間事，但這一瞬間，宇文望業已從屏後退去，連那副堂主藍守乾也走得沒了蹤影！

慧通大師手持禪杖當先飛撲而至，但他還是遲了半步，撲到屏後，只是一堵光滑的石壁，那裏還有兩人影子？

慧通大師是少林方丈，也是武林中的有道高僧，這會也不禁看得大怒，右手抬處，鑌鐵禪杖朝石壁中間直搗過去。

這一杖老和尚幾乎用上了八成眞力，但聽「轟」然一聲，整座大廳都起了震撼，灰石紛下，但石壁中間只被搗了一個缽頭大的洞穴，只有二三寸深，那想撞得開門戶來？

一寧子、華鳳藻也及時掠到。

華鳳藻道：「大師，宇文望和那姓藍的已經逃走，但程少俠已經截住了一凡子，只要把他拿下，就不怕他不說出開啓石門的樞鈕來。」

一凡道人雖然脫出程明山一記「擒龍功」，但已是慢了一步，不僅屏後通路已被慧通大師、一寧子、華鳳藻三人搶在前面，他左右前後，在這一瞬間，也被徐子桐、天鳴道長、竹逸先生、封自清、簡叔平、齊大椿六人包圍住了。

祝南山、荊雲台、和阮清音、荊一鳳、司空玉蘭、杜鵑等人，都迅快的守住了大廳前面。

不，宇文望、藍守乾從屏後退走之時，大廳前面六扇大門竟然也無聲無息的關上了。把壽通大師和十八名羅漢堂弟子隔絕在大天井中。

荊一鳳驚咦一聲道：「爹，他們把大門關上了！」

荊雲台微微攢了下眉，低聲道：「此時暫勿聲張，等程老弟把一凡子擊下了再說。」

祝南山點頭道：「不錯，他們雖關上了大門，但咱們仍須守着，不可讓一凡子衝出來了。」

一凡道人手仗長劍，色厲內荏，目光環視，含笑道：「諸位，內外通道已絕，成了甕中之鱉，不若放下武器，歸順日月堂，還可有一線生機。」

程明山「鏘」的一聲掣出紅毛寶刀，沈喝道：「一凡子，是你應該放下兵刃的時候了。」

一凡子森冷的道：「咱們先在兵刃上分個勝負再說不遲，你們要一起上，道爺也接得下來。」

他因身在衆人包圍之中，故而有意出言相激。

程明山朗笑一聲道：「對付你一凡子，何須人多，難道程某一人還不夠麼？」

一凡道人長劍豎胸，看了程明山一眼，點頭道：「你就是程明山了？」

程明山道：「不錯，在下正是程某。」

簡叔平道：「程老弟，不用和他多說。」

程明山點點頭，說道：「一凡子，今日之局，你已落在咱們包圍之中，在下不妨給你一個公平的機會，在下若是敗在你手下，可以任你離去，大家也決不會再阻攔於你。」

一凡子道：「他們都同意麼？」

簡叔平道：「程老弟說過的話，自然算數，只要你勝了程老弟，咱們就讓你離去，沒有人會攔阻你的。」

一凡道人道：「好，貧道敗了呢？你也不妨說出條件來？」

程明山道：「若是在下勝了，你就得給咱們領路，打開石壁門戶，咱們當然也會和宇文望作一場公平的決鬥，你是不是答應？」

「好！」一凡道人道：「貧道答應了，但咱們動手過招，總得有個限制，你說咱們以幾招爲限，超過限數，又當如何？」

程明山道：「就以十招爲限吧，十招之內，在下若是勝不了你，你就可以離此而去。」

這話說得甚是托大，一凡道人武功怪異，那自然是武當除名之後，另投名師，一身所學，絕非等閒，十招如何能夠勝得了他？

一凡道人聞言自是大喜，大笑一聲，不待衆人開口，就接着道：「一言爲定，既然只有十招，貧道就讓你先出手好了。」

簡叔平、徐子桐等人都不禁暗暗攢眉，程老弟怎好如此托大；但他話已出口，大家也不好再爭論了。

程明山目注對方，朗聲道：「在下說過十招之內，勝不了道長，就任道長離去，這十招，在下自然要放手施爲，道長小心了。」

話聲出口，緊接着喝道：「這是第一招！」

這一聲大喝，他凝聚了「九陽玄功」，聲若焦雷，聽得大家耳鼓嗡然作聲！

喝聲中，紅毛寶刀突然一豎，朝前推出，使的是「天龍劍法」中一招「天龍噴霧」，一道青濛濛的刀光，精虹耀目，宛似奔雷閃電般劈攻過去！

這一刀的威勢，看得在場的人同時感到凜烈的刀風，逼體而來，十分驚人。

一凡道人看他明明使的是劍招，但從他刀上使來，竟然別具威力，這才知道這少年人的十招，不好應付，就因爲這一刀出手太猛，不敢硬接，身形一閃，便自避了開去。

程明山緊接着喝道：「第二招，第三招，第四招……」

他每一句話，都是用內功逼出，舌綻春雷，這時大廳六扇石門全已闔起，空氣既不流通，這喝聲就有一種悶響，聽來更是震動人心！

程明山在喝聲中，寶刀飛舞，使

出「龍起雲從」、「怒龍捲風」、「龍戰於野」。

這三招宛如長江大河，波瀾壯闊，耀目刀光，青芒四射，森冷刀風，逼體生寒，使得神威凜凜不可一世！

一凡道人空自手中有劍，簡直無法出手，只好閃身避讓。

程明山就是要造成先聲奪人，也正是要你避讓。

他在一凡道人閃身避讓之際，突然使出酒仙游一瓢的「醉仙步」，身形一晃，左手同時使出矮仙黃公度的「神仙手」截脈手法，一下拂中一凡道人肩頭。

一凡道人但覺肩頭一麻，右首半邊身軀登時轉動不得！

程明山大笑一聲，緊接着又是「噹」的一聲，刀光一閃，把一凡道人一支長劍齊中削斷，刀鋒倏地往上翻起，森冷刀鋒，一下停在他咽喉前面，微微一笑道：「一凡道長，這是第四招半！」

他說半招者？這一刀如果往前推出，一凡道人一顆頭就得骨碌碌滾出老遠了。

簡叔平看得大是高興，不覺呵呵大笑道：「程老弟，這四招半使得漂亮極了！」

一凡道人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一劍未發，就被對方鋼刀架上了咽喉，一時臉色發黃，呆在那裏，竟然說不出話來！

程明山緩緩收回寶刀，「刷」的一聲回刀入鞘，左手一拂，替一凡道人解開了受制經脈，才道：「道長如果認輸的話，應該言而有信，去替咱們打開石屏風後壁上的門戶。」

他這一舉動，當眞凜然有大將之風，無視於一凡道人也是武林中一流頂尖高手。

這份氣概，看得當場各大門派的掌門人無不暗暗點頭，稱許不已！

一凡道人雖是武當逐徒，但一個人從小所受的薰陶，對他一生，畢竟有着極大的影響。他離開武當，投身異派，所作所爲，雖已走入歧途，但此時看了程明山這份氣概，也不覺大是心折，神色微黯，一下擲去手中斷劍，朝程明山打了個稽首道：「程少俠武功高強，貧道甘拜下風。」

徐子桐道：「那你是答應給咱們帶路了？」

一凡道人道：「這倒不是貧道有甚麼爲難，而是……」

他話聲未落，突聽程明山大喝一聲，右手凌空朝一凡道人頭頂一招。

衆人擧目看去，只見一支色呈深綠的長箭，悄無聲息筆直朝一凡道人腦門射下，相距已不到三尺，經程明山這一招，這支長箭忽然掉轉頭朝程明山手中飛去。

一凡道人看得臉色微變，忽忙叫道：「箭上有毒，程少俠接不得！」

長箭飛去之勢，何等快速，他話聲出口，箭離程明山手掌已不過數寸！

程明山手掌忽然朝前一推，那支長箭又突然朝外飛出，呼的一聲，釘入一丈開外的青石抱柱之上！

程明山這一手又看得在場各大門派的人，暗自驚詫不止，直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人知道程明山的師門來歷，但露了這一手，大家心裏登時暗哦了一聲：「這不是崑崙派失傳已久的『縱鶴擒龍』功麼？原來他竟是崑崙傳人！」

這時突聽大廳上傳來藍守乾深沉的聲音嘿道：「一凡子，你當眞反了？」

一凡道人發出一陣嘿嘿乾笑，說道：「姓藍的，貧道擔任日月副總護法，是你們敦請來的，爲的是貧道出身武當，你們要利用貧道去接武當掌門。貧道和你合流，一不想作官，二不想圖利，只是爲當年先師把我逐出武當門牆的一口氣而已，程少俠和貧道比劍，貧道既然輸了，總該實踐諾言，替他們打開這道門戶，打開門戶之後，也只是各憑武功一決勝負，日月堂也未必會敗，貧道也依舊可以爲日月堂出力，你姓藍的居然暗中賞貧道一箭，這已是不對，何況程少俠救了貧道一命，貧道提醒他箭上有毒，江湖人恩怨分明，這又那裏不對了？你說貧道反了，你是你主子的侍衛，貧道並不是你侍衛大人的爪牙，這反字何來？」

大家聽了他這一番話，心裏已經明白，日月堂拉攏一凡道人，是想由他去當武當派的傀儡掌門人，那姓藍的副堂主原來還是清廷派來的御前侍衛！

藍守乾聽得大怒，厲聲喝道：「該死的東西，你敢這樣對我說話！」

一凡道人大喝道：「姓藍的，你只是狗腿子而已，還不配和道爺說話，你有種就給道爺爬出來，我不把你砍作十三塊，就不叫一凡子了。」

正說之間，又有一支深綠長箭，朝一凡道人迎面射下。

一凡道人怒極，「嗤」的一聲，撕下一角道袍，以布覆掌，探手抓住箭竿，再一抖手，朝大廳天花板上擲去。

大廳既是石窟，自然並沒有天花板，但廳上石頂，却畫着色澤鮮明的彩繪，好像天花板一般。

兩支綠色長箭，就是從彩繪的「天花板」上射下來，因爲彩色瑰麗，花紋別緻，使人看不出發射的箭孔在那裏？既能射下箭來，一定是有箭孔的了。

一凡道人雖然也不知道箭孔在那裏，但在高手面前，射一次也許會冷不提防，沒看清楚，第二箭自然瞞不過了。

一凡道人長箭回敬過去，正好從箭孔中射了進去，但聽窟頂響起一聲

慘號，敢情那放箭的人，被這一箭射中了要害！

一凡子長劍向空一振，大聲道：「貧道去打開石門，以踐諾言，貧道要找的是狗腿子藍守乾，遇上了諸位務必把他讓給貧道。」

話聲一落，手仗長劍，舉步朝石屏風後走去。

一寧子迎着喜道：「師弟能夠深明大義，愚兄歡迎你回武當山。」

一凡道人大笑一聲道：「道兄不用說了，貧道離開武當山已經有四十年了，天下盡多名山，何必一定要回武當？」

他笑聲蒼涼，仍然含有憤憤之意。

這也難怪，他投效日月堂，是日月堂答應由他去當武當掌門人的，如今因兩支淬毒長箭，傷了一凡道人的心，和藍守乾鬧翻了，他這武當掌門人的願望也幻滅了。

四十年被逐之恨，心頭積憤難消，那得不笑來蒼涼？

他走近屏後石壁，忽然回頭道：「大師，道兄諸位，請退後一丈。」

慧通大師、一寧子還沒回答，程明山在他身後接口道：「大師、道長只管退後，由在下給一凡道人接應就好。」

一凡道人回頭冷冷的道：「你大概不要命了？」

程明山笑道：「在下不想死，沒人要得了在下的命。」

他在說話之時，暗暗朝慧通大師、一寧子等人使了一個眼色。

慧通大師、一寧子、華鳳藻三人只得依言退出一丈以外。

一凡道人喝了聲：「你小心了！」

右手一舉，長劍劍尖突然朝石壁右上方點去。

但聽「叮」的一聲輕響，右壁中間居然起了一陣輕震。

只聽竹逸先生忽然大聲叫道：「程少俠速退，他這是在發動機關暗器了！」

石壁經過一陣輕震，緩緩裂開一道細縫，竹逸先生話聲甫落，突然從石壁細縫中，綠芒一閃，但見一片細如牛毛的綠針，像扇面一般展開，朝一凡道人程明山兩人立身之處激射過來。

一凡道人早有準備，手中長劍隨着舞起，但聽一陣密集千百聲碎細的「叮」「叮」輕響，大都被一凡道人吸在長劍之上。

程明山一手按着劍柄，連劍也沒有拔出來，但射到他身上的一蓬綠芒卻紛紛落到地上，也不下數百支之多，在地上圍了一圈，好像程明山「劃地爲牢」一般，圈了起來，他身上可一支也沒有。

一凡道人長劍斜落，往地上一指，吸在他劍身上的毒針隨着瀉落一地，回頭望了程明山一眼，心中不禁駭然，暗道：「這姓程的莫非練成了護身罡氣不成？」

石門在一陣綠芒紛射之後，緩緩開啓。

大家目光一注，不由得一呆。

石門之內，巍然站着一個童顏鶴髮的老道人——他，正是被江湖上人神化了的老神仙嶗山通天觀觀主郝元。

隨侍着郝元身邊的則是一身淡紫衣裙，體態俊俏的林秀娟，一張瓜子臉上配着一雙靈活的大眼睛，額前梳着劉海，像小鳥依人一般傍着老神仙。

郝元連正眼也沒看一凡道人一眼，他那精光如電的目光，朝廳上衆人緩緩掃過，不覺雙手合掌，口中呵呵大笑道：「諸位道友都在這裏，難得難得！」

他隨着話聲，由林秀娟一手扶着他臂膀，緩步走出。然後才朝程明山點頭含笑道：「小施主一身玄功，已有九成火候，可喜可賀。」

大家眼看從石壁門戶中走出來的竟是郝元，一時之間竟是頗難措詞。

程明山抱抱拳道：「老神仙怎麼也在這裏？」

他明知郝元和日月堂有勾結，這是故意問的。

「哈哈！」郝元仰首打了個哈哈，才道：「不但是貧道，連小施主的令舅戚盟主也趕來了，這是誤會，一場天大的誤會，大家都是武林同道，不可傷了和氣才好，盟主聞訊，才親自趕來，現在正在勸說宇文堂主呢，由貧道來勸說諸位的。」

簡叔平道：「老神仙來了就好，這可不是誤會，更不是傷不傷和氣的事，日月堂已經變了質，宇文望甘願冒天下之大不韙，作了官家的走狗，意在顛覆各大門派，出賣武林同道，這還能說是誤會麼？」

「沒這回事，貧道保證沒這回事。」郝元雙手連搖，笑着道：「簡幫主是一幫之主，切莫聽信一面之詞。」

少林慧通大師手拄禪杖，合什道：「老神仙可知白鶴觀主、竹逸先生、封掌門人、祝掌門人和老衲五人，身中『冬眠』迷藥，被宇文望囚禁乳山口分堂石室之中，還是程小施主把老衲等人救出來的麼？宇文望是在替官家消滅江湖各大門派，事實俱在，自然不能以誤會二字，作爲江湖門戶之爭了。」

郝元哈哈一笑，看了慧通大師、白鶴觀主等五人一眼，忽然回身朝程明山淡淡一笑，以「傳音之密」說道：「小友這回可差點鑄成大錯了。」

程明山愕然道：「老神仙此話怎講？」

郝元白眉微聳，笑了笑道：「小兄弟，若不是貧道及時趕來，事情就糟到不能再糟了！」

程明山道：「在下不懂老神仙這話

的意思。」

「哈哈，小友自然不懂，只怕在場的各位都墮入了人家奸計之中而不自知呢！」郝元左手一擺，接着說道：「不過大家馬上可以明白了。」

簡叔平道：「咱們倒想聽聽老神仙的意見。」

「簡幫主客氣。」郝元含笑道：「貧道那有甚麼意見？貧道只是隨戚盟主來的，盟主要貧道先向諸位道友勸告，千萬不可意氣用事。」

說到這裏，伸手朝屏後一指，接着笑道：「好了，好了，盟主來了，諸位還是聽盟主來說吧！」

他話聲未落，果見屏後緩步走出來的赫然是菩薩戚槐生，在他左右侍候的則是總管勞乃通、副總管金奇，由日月堂堂主宇文望、副堂主藍宇乾陪同。

他們身後，還有五個人跟着走出，這五人的出現，使得聽上羣雄不由得猛然一怔！

原來跟在盟主戚槐生身後的五人，赫然是少林寺方丈慧通大師、白鶴觀主天鳴道長、九宮門竹逸先生、八卦門封自清、形意門祝南山。

程明山一眼看到五人，心中登時想到對方五人分明是經過易容而來的了，這就立即以「傳音入密」朝簡叔平道：「幫主快和慧通大師五位，約好一句暗號，五人最好各不相同，以免到時一旦動手，眞假難分。」

簡叔平心中暗暗點頭，稱許程明山機智，也就以「傳音入密」和華鳳藻說了，再由華鳳藻以「傳音入密」轉知各人。

郝元朝戚槐生合掌行了一禮，才呵呵一笑，朝程明山說道：「小友現在明白了吧？你從乳山口分堂救出來的人，就是因爲他們假冒了少林方丈，也假冒了白鶴、九宮、八卦、形意四門掌門人，宇文堂主才把他們收押在乳山口岩石室中的，小友和諸位道友不察，認僞成眞，才引起這場誤會，現在盟主在此，這誤會自可立時澄清了。」

此時由華鳳藻以「傳音入密」轉知了其他各人，大家正在暗暗商議之中，是以誰也沒有開口。

菩薩戚槐生拱着手道：「華掌門人、徐掌門人、簡幫主，兄弟聽到大家和日月堂發生誤會，才匆匆趕來，兄弟要說的話，方才老神仙都已說了，還望大家明辨是非，不可意氣用事，這五位假冒少林方丈和四門掌門人的，依兄弟相勸及早退出，不可再替武林製造糾紛了，兄弟已經告訴過勞總管，人孰無過，只要快快退出日月堂去，既往不究，各大門派也不會爲難你們的了。」

他這番話，說來口齒還不大清楚，但確是菩薩的口氣，如果眞有人假冒五大門派的掌門人，意圖顛覆五個派，能既往不究麼？

「阿彌陀佛！」少林慧通大師合什道：「戚盟主認爲老衲咱們五人是假冒的了？」

勞乃通大聲喝道：「五位形跡已露，還想不承認麼？盟主要你們及時退出日月堂去，你們如若再敢混淆視聽，兄弟那就只好不客氣了。」

天鳴道長微笑道：「咱們五人確然是假冒的，但不知這隨同盟主來的是眞是假？貧道覺得此事極易分出眞僞來，因爲各門各派都有獨特的武功，一眞一僞，只要較手幾招，眞僞可以立辨，如今各派掌門均在此地，自可一眼看得出來，這五位眞的可敢和咱們五個假冒的試上幾手麼？」

武當一寧子稽首道：「這位天鳴道兄說的是，各派武藝，各有心得，人面可以易容假冒，武功是絲毫假不了的，貧道覺得這是辨別眞僞最好的辦法了。」

簡叔平道：「不錯，目前眞假未明，盟主也難以確定誰眞誰假了。」

郝元望望菩薩，說道：「盟主，武當掌教和簡幫主說的也是，那就讓他們露上幾手，才能使大家心服。」

菩薩點點頭：「這樣也好。」

荊一鳳悄悄走到程明山身邊，低聲道：「大哥，我們能找到劉子賢就好，這五個人分明是他製造出來的了。」

程明山點頭道：「不錯，只是此時到那裏去找他呢？」

郝元道：「盟主既然同意，那就可以出手了，不知那一位先出手？」

隨同菩薩來的少林慧通大師合什道：「老衲先想會會這位假冒老衲的師兄，不知他精通敝寺幾種武功？」

「大師且慢，兄弟還有一件事須先作個了斷。」宇文望話聲一落，就洪聲道：「程明山，你假冒小兒，你們把小兒和楚人傑藏在那裏了？」(程明山臉上易容藥尚未洗去)

程明山靈機一動，點頭笑道：「不錯，飛龍公子和楚人傑確爲在下所擒，在下來時，已命人送去某地，程某保證絕不會受到一絲傷害，宇文堂主但請放心就是了。」

宇文望厲聲道：「老夫問你，你要如何才肯釋放小兒？」

程明山含笑道：「這個容易，不論今日之事是不是誤會，此間事了，在下立可釋放。」

宇文望沉哼了一聲，心頭似是怒極，但因他獨生子落在人家手中，是以只好忍了下來。

程明山望着他，問道：「在下還有一事想請問宇文堂主一聲。」

宇文望沉聲道：「你要問甚麼？」

程明山道：「貴堂有一位劉子賢，宇文堂主派他前往萊蕪，不知可曾回來了？」

宇文望聽他提到劉子賢，不禁神色微變，哼道：「你問他作甚？」

程明山微微一笑道：「在下和靈山島門下的劉保祿兄，在萊蕪客店中，

就是由貴堂劉子賢給咱們易的容，現在既然宇文堂主已經知道在下和劉兄是假冒之人了，自然毋須再假冒下去，但解鈴還須繫鈴人，沒有他的藥物，在下和劉兄臉上，就無法洗去易容藥物，所以想請宇文堂主把他叫來，好讓在下和劉兄恢復本來面目，不知宇文堂主可肯俯允？」

宇文望聽說他和劉保祿竟然會是劉子賢給他們易的容，一時不由臉現憤怒，沉哼了一聲，但因兒子在程明山手中，只得回頭吩咐道：「你們去叫劉子賢來。」

只聽屏後有人答應一聲，急步而去。

這時菩薩已在大廳上首一張交椅上坐了下來，勞乃通、金奇分立身後。

菩薩抬抬手道：「宇文堂主、老神仙，你們也請坐呀！」

宇文望和老神仙郝元，老實不客氣在他左右的椅上坐下。

各大門派的羣俠，在他們從屏後出來之時，已經集合在一起，站在大廳東首。

副堂主藍守乾和隨菩薩同來的少林方丈慧通大師等五人則站在大廳西首，雙方壁壘分明。

過沒一會，只聽一陣急促急促的脚步聲，從屏後走出，那正是劉子賢，他急步走到宇文望跟前，躬身道：「堂主召見屬下，不知有何吩咐？」

宇文望沉着臉哼道：「本座聽程明山說，你在萊蕪客店曾替他們易容，喬裝傅兒和楚人傑，可有此事？」

劉子賢聽得宛如晴天霹靂，身軀發顫，噗通跪了下去，連連磕頭道：「屬……下該死，那……那是屬下被……程明山所擒，屬下出於……無奈，堂主……饒命……」

宇文望臉上飛過一絲殺氣，嘿然道：「你起來，現在程明山要你去替他們洗去易容藥物，你還不快去？」

劉子賢還當這下性命難保，聽了堂主的話，宛如皇帝下了赦詔，死裏逃生，口中連連應「是」，趕快爬起身來。

程明山適時叫道：「劉子賢，你過來。」

劉子賢回頭看到程明山，急忙又應了聲「是」，三脚兩步，朝大廳左首走了過去。

程明山道：「劉子賢，請你把洗容藥物交出來，好讓在下和劉兄恢復本來面目。」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這假冒慧通大師的五人，可是你給他們易容嗎？是就霎一下眼睛，不是就不用霎。」

劉子賢連聲應「是」，從懷中取出一個蜜色藥丸，遞到程明山手中，說道：「少俠只須用藥丸合在掌心，滾動兩下，再分拭臉頰，即可把易容藥物洗去了。」

他說話之時，故意睜開大眼睛，一霎也不霎。表示那五個不是他易的容了。

程明山心中暗哦一聲，忖道：「林秀娟也會易容之術，莫非是她？」一面依言把藥丸合在掌心，轉了幾轉，又把藥丸遞給了劉保祿，然後朝臉上一陣搓拭，洗去易容藥物，回臉朝阮清音問道：「阮姐姐，小弟臉上都拭乾淨了麼？」

阮清音點點頭道：「都洗乾淨了。」

劉保祿把藥丸還給了劉子賢，也以手拭臉，恢復了本來面目。

劉子賢突然雙膝一屈，跪了下去，口中說道：「程少俠，當時在下是受了少俠脅迫，才替二位易容的，在下實在迫不得已，但在日月堂而言，這已犯了死罪，程少俠總該救救在下這條命了。」

程明山瀟洒一笑道：「你的意思，是要脫離日月堂，要咱們收容你了？」

劉子賢連連點頭道：「在下正是此意。」

宇文望還沒開口，藍守乾沉喝道：「背叛本堂，例是死罪，劉子賢，你當着堂主，膽敢投向外人，眞是罪無可逭！」

凌空一指，點了過來。

程明山默運「九陽玄功」，朝前揮了揮手，一面笑道：「戚盟主、老神仙都在這裏，大家同屬武林同道，何必把在下等人視爲外人？何況劉子賢昨晚確是在下逼他易容的，宇文堂主既然知道了，自然容不得他，也是事實，在這種情況之下，在下不得不救他了。」

藍守乾一指點出，被程明山擋開，不覺大怒，喝道：「姓程的小子，你假冒宇文傳，又強自出頭，救本堂叛徒，大概活得不耐煩了？」

荆一鳳叱道：「你算甚麼東西，出口傷人，是你活得不耐煩了。」

程明山朝荆一鳳擺了擺手，然後劍眉一剔，凜然喝道：「姓藍的，程某聽說你是官家派來日月堂的奸細，大概宇文堂主不察，才讓你混入日月堂中，你可知道日月堂是甚麼所在麼？你過來，程某今日要爲日月堂誅奸！」

口中喝着，右手突然朝藍守乾招了招。

他說得大義凜然，這一招手，使出了「縱鶴擒龍」功來。

藍守乾冷不防，但覺一股奇大的吸力撲面吸來，一時身不由己被吸得朝前衝了出去。

這「縱鶴擒龍」功乃是崑崙派的絕世奇學，任藍守乾一身武功極高，竟也無法掙脫。

郝元看得雙目神光閃動，急忙舉掌朝前一推，大笑道：「藍副堂主、程小施主不可傷了和氣。」

他舉掌一推，才算把「擒龍功」的吸力推開。

程明山微哼道：「老神仙怎麼幫起

奸細來了，你可知道這姓藍的身份麼？」

「哈哈！」郝元大笑一聲，道：「老道比你程小施主清楚得多，不錯，這位藍副堂主乃是當今皇上的侍衛，但他却是本堂要他去做官的，換句話說，他本來就是本堂的人，後來官方又派他前來，這內情程小施主自然不明白了。」

他這番說詞，當然是鬼話了。

程明山冷笑道：「聽老神仙這麼說來，他倒是反清的志士了！」

菩薩道：「目前咱們最重要的，還是先把假冒五派掌門這件事，先弄清楚了再說。」

華鳳藻點頭道：「盟主說得極是，只要眞假分出來了，咱們和日月堂這場誤會也可以冰釋了。」

郝元望望簡叔平，問道：「簡幫主，你意下如何？」

簡叔平大笑道：「事情就因這五位掌門人被日月堂囚禁而起，只要眞假確定了，如果咱們救出來的五位當眞是假冒的人，這場誤會自可澄清了。」

郝元道：「如此就好，哈哈！老道早就知道諸位都是明白事理的人了。」

說到這裏，朝兩位慧通大師拱拱手道：「少林寺一向是武林中的領袖，如今二位眞假難分，只好在武功上一較短長了，但貧道必須先聲明一點，這不是比試武功，強勝弱敗，就可以分出眞僞來，因爲少林方丈精通的必然是少林武學，二位之中，如果有人使出不是少林武學來，那就可以證實他是假冒的了。」

慧通大師合什道：「老神仙說得極是。」

跟隨菩薩來的慧通大師也合什道：「貧衲和這位師兄動手，總得有個證人才是。」

郝元大笑道：「有盟主在此，自然是由盟主作證人了。」

程明山心中暗道：「這是他們安排好的詭計了。」

荆雲台道：「在場的一寧道長、華掌門人、徐掌門人和少林寺同列九大門派，對少林武功自然也知道得很多，請他們三位也來擔任證人好麼？」

「應該！應該！」菩薩點着頭，含笑道：「有一寧道兄和鳳藻兄、子桐兄共同來擔任證人，自是最好不過了。」

阮清音以「傳音入密」朝程明山道：「明弟，咱們有劉子賢的洗容藥物在此，還用得着動手麼？」

程明山朝她暗暗點了下頭，忽然大笑一聲道：「依在下之見，要確定這五位掌門人的眞僞，並不需要動手過招才能解決。」

郝元臉露微笑，嘿然道：「依小施主之見呢？」

程明山道：「這十位掌門人中，自然是五眞五假，眞者是眞，所謂眞金不怕火，假冒之人，當然經過易容而來，方才在下的易容藥物，不是洗掉了麼？劉子賢身邊就有一顆專洗易容藥物的藥丸，在下之意，不妨請十位掌門人用洗容藥丸，當場一試，不就眞假可以立辨了麼？」

郝元點頭道：「小施主這辦法不錯，那就讓他們試試也好。」

程明山回身道：「劉兄請把洗容藥丸取出來。」

劉子賢怕日月堂的人暗算，雜在衆人之中，聞言趕忙取出洗容藥丸，遞到程明山手中。

程明山問道：「誰先來試試？」

慧通大師道：「自然咱們五個被人目爲假冒的先試了。」

程明山道：「好。」隨手把洗容藥遞了過去。

慧通大師接過，就把藥丸合在掌心，伸出雙手，讓大家看得清楚，才用掌心搓了幾下藥丸，又把藥丸交還給程明山，雙掌朝臉上一陣拭擦，說道：「諸位請看，老衲臉上可曾易了容麼？」

他經過洗容藥拭擦之後，依然是原來的模樣，顯然沒有易過容了。

程明山道：「好，大師請退開些。」

慧通大師依言退開了兩步。

接着是白鶴觀主天鳴道長、九宮門掌門人竹逸先生、八卦門掌門人封自清、形意門掌門人祝南山也依次用洗容藥丸拭擦過臉頰，沒有經過易容的人，面貌當然不會變動的，郝元望着他們，只是微笑不語。

程明山目光一抬，朝跟隨菩薩來的慧通大師等五人說道：「現在該由五位來試試了。」

對面的慧通大師依言走上，從程明山手中接過藥丸，他也交代清楚，伸出雙手，把藥丸在掌心搓了幾搓，才把藥丸交還給程明山，然後用雙掌朝臉頰上拭擦了一陣，放開雙手，說道：「小施主看老衲是否易了容？」

他這一放開雙手，看得程明山、慧通大師和簡叔平等人齊齊一楞。

原來這跟隨菩薩來的慧通大師臉上，也居然一成不變，依然是慧通大師的面貌。

他雙手交代清楚，並無絲毫作僞，怎麼會沒把易容藥物洗去呢？

郝元微微一笑道：「程小施主先讓他們全試過了再說。」

於是對方的天鳴道長、竹逸先生、封自清、祝南山也一一試了，果然一個也沒有洗出異樣來。

程明山忍不住回頭向劉子賢問道：「劉兄，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劉子賢道：「只要是易過容的人，在下這洗容藥丸一定可以把它洗去，除非並不是易容的。」

程明山道：「不是易容，那會是甚麼？」

劉子賢道：「江湖上除了易容之外，要假冒別人，那只有……」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二小奉老怪物之命去誘鐵蓮花上山，阿吉非常賣力，因她的父親是自己的頭號仇人，誘她上山給老怪物玩弄，也可以泄泄自己的怨氣，寫了布招用竹竿豎起，招搖過市，惹來大內高手白貝多追問，阿吉謊言騙過，果然達到目的，誘出鐵蓮花來，她亦想上魔刀山看個究竟，現在有阿吉和小三子引路，何樂而不去，二小用激將法誘至百丈坪，和她比一比老怪物傳授的二招……

魔鬼的門徒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作爲交易辦事　强迫接受玄功



阿吉不由脫口驚叫一聲：「哎呀我的媽。」

鐵蓮花怒目而視，吐字如刀：「叫媽不行，叫姑奶奶。」

「妳娘，別得寸進尺，來接本少爺的三百合試試。」

吼聲中，不管三七二十一，小三子已從側面攻上來。

拳掌交揮。

上下其手。

其快如電。

其猛如虎。

連吃奶的力氣都施出來了，採用的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決心要爲他自已爭一口氣，爲他們哥兒倆爭一個面子回來。

「躺下。」

叱聲又起，鐵蓮花如得神助，可憐的小三子雄心雖大，奈何技不如人，阿吉支持了三十三招，他老弟更嫩，二十招剛過，便不支倒地，還是最難看也難堪的倒法——四脚朝天。

「哎呀我的媽。」

哥倆好，寶一對，無獨有偶，小三子也不期然的喊出來。

鐵蓮花怒氣未消，條件依舊：「叫媽不行，叫姑奶奶。」

是可忍，孰不可忍，激起了阿吉的萬丈怒火，暴跳如雷的道：「士可殺，不可辱，頭可斷，志不屈，本公子今天和妳沒完沒了。」

言語間，人已虎撲而上，發掌猛攻。

「對，士可殺，不可辱，咱們今天不叫她跪在地上喊爺爺就難消心頭之恨。」

小三子也沒閑着，話到，人到，掌到，從另一邊攻上來。

鐵蓮花眞不簡單，不愧爲是鐵老虎的女兒，龍鳳宮的少宮主，以一對二，兩面受敵，依然穩如泰山，面不改色，嬌冷傲慢的聲音道：「怎麼？拿話當屁放，食言而肥，想要以多爲勝？」

阿吉沒理找理，自圓其說的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以前的話已經過期，全部作廢。」

小三子的臉皮也不薄，猛敲邊鼓道：「妳如果害怕，可以拒戰，算咱們彼此扯平，不勝不負好了。」

鐵蓮花却不幹，嗔怒道：「休想，像你們這種料再加十個也沒有用，本少宮主不但要好好教訓你們，而且還要查究一些事情。」

阿吉以目斜視道：「查究甚麼？」

「查究你們的來歷。」

「我倆都是孤兒，來歷不明。」

「是何門派？」

「自由派。」

「師承何人？」

「尚未拜師。」

「沒有師父你們的武功從何而來？」

小三子理由十足的道：「自修自創

而來。」

鐵蓮花嗤之以鼻：「就憑你們這兩個狂小子，夠資格自創自修？」

阿吉自我吹噓道：「少狗眼看人低，本公子以前是天才兒童。」

小三子同樣不知謙虛爲何物：「本少爺現在是天才少年。」

鐵蓮花更火更怒：「哼，馬不知臉長，豬不知毛黑，無敵公子，本少宮主想請教，你與龍鳳宮有仇？」

小三子朗聲道：「談不上。」

「跟本少宮主有恨？」

「也許。」

「恨從那裡來？」

他本想說「恨從鐵老虎身上來」，但此時此地又不便明言，只好淡化道：「就算沒有好了。」

鐵蓮花得理不饒人：「既無仇，又無恨，你爲何處心積慮的和本宮過不去，要『拳打龍鳳宮，脚踢鐵蓮花』！」

阿吉含糊其詞道：「好玩嘛。」

小三子湊趣道：「逗樂子嘛。」

鐵蓮花玉面變冷，語氣轉硬：「少拿無聊當有趣，休想蒙混過關，姑奶奶想知道，你們幕後的主使人是誰？」

阿吉靈機一動，信口瞎扯道：「鐵老虎。」

小三子補充道：「他有個外號叫冷面魔君。」

鐵蓮花驚得玉面發紫道：「你們說是鐵老虎？」

阿吉道：「是啊，鐵老虎。」

鐵蓮花大搖其頭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小三子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甚麼稀奇古怪的事都有發生的可能。」

鐵蓮花斷然道：「唯獨這事不可能，因爲他是本少宮主親生的爹，而且……」

阿吉道：「而且怎樣？」

「他老人家早已不在人世。」

「妳看到屍首了？」

「不會。」

「那妳怎知鐵老頭死了？」

「是我娘說的。」

「可有墳墓？」

「好像沒有。」

「這就奇了，那有死人不進墳墓的。」

小三子道：「由此可見，妳老爹仍在人世。」

鐵蓮花道：「我爹跟我娘的感情一向恩恩愛愛，他老人家沒有理由做出對龍鳳宮不利的事。」

阿吉道：「這可不一定，許是閨房勃谿，醋海生波，女的不貞，男的有外遇等等。」

小三子的話更難入耳：「對對，十之八九是妳娘給妳爹戴了一頂綠帽子。」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哥兒倆只是順口溜，隨便說說，聽在鐵蓮花的耳中，却使她痛如萬箭穿心，火冒三丈，殺人之心陡生。

「死吧！納命來！姑奶奶要你們碎屍萬段，骨化飛灰！」

如瘋似狂，如狼似虎，拳打阿吉，脚踢阿三，打東襲西，左右逢源。

攻勢更猛，戰況更慘，三個人都打出了火氣，施出了殺手，隨時隨地會有人人頭落地，隨時隨地會有人喪命亡魂。

打得驚天動地，打得難分難解，一霎時便幹了百十回合，鐵蓮花確有眞才實學，以一對二，依然攻守有序，敗象全無。

反觀阿吉、小三子，二人聯手合擊，至今仍未將對手制服，內心的感受很不是味兒，說多窩囊就有多窩囊，恨不能突生神力，將鐵蓮花劈死當場。

更恨老怪物將魔刀收去，使他倆威風大減。

阿吉默禱道：「老怪物，快拿魔刀來，沒有魔刀就贏不了鐵蓮花。」

小三子暗想道：「老怪物，我們丟了面子，你他媽的臉上也不光彩，再不速施援手我小三子可要罵人啦。」

邪門，眞邪門，二人的心事似是被老怪物猜中了，心念未了，當空已飛來兩把魔刀，探手一撈，輕而易舉的便携在手中。

「殺！」

「殺！」

如魚得水，如龍入海，哥兒倆精神大振，魔刀夾着一陣刺耳的呼嘯聲電射而出。

情勢馬上逆轉，鐵蓮花花容大變，面色泛青，攻勢全面受阻不算，還得躲躲藏藏的閃避魔刀的襲擊。

二小志在必得，魔刀連環出手，根本不給她喘息的機會，這時準確無比的同時電襲而到，上取頭顱，下削雙足。

不論何人，即便是第一流的頂尖高手，在這種情形之下也必無生理，不是人頭落地，就是雙足被削，甚至二者兼而有之。

然而，事實却大爆冷門。

鐵蓮花頭不曾落，足不曾削，幾乎是毫髮無損的，嬌軀騰空而起，宛若躍龍門的鯉魚，跳火圈的能手，奇巧無比的，驚險萬狀的，在兩把魔刀的夾縫中脫身而出。

「讚！美極了！」

「棒！妙極了！」

連身爲敵人的阿吉、小三子也情不自禁的叫起好來。

但橋歸橋，路歸路，架還是要打，叫好聲中魔刀又告出手。

比上一次更兇。

比上一次更狠。

快如電光！

毒如蛇蠍！

「叫妳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叫妳吃不到明天的早餐！」

二人睜大眼珠，好整以暇，信心

十足的靜待那血雨紛飛，皮開肉綻，腦漿四溢，慘嚎震天的景象出現，早將老怪物的叮嚀，切勿傷害鐵蓮花的話語拋到九霄雲外了。

孰料，事與願違，血淋淋的場面並未出現。

儘管危如燃眉，險象環生，鐵蓮花還是逃了這一劫。

不過，人已退出三丈以外，雲鬢已亂，顯得有些狼狽，能否逃過下一波的追魂一擊，她已經也沒有信心。

阿吉與小三子則依舊充滿信心，互望一眼，吼聲再起。

「送她回老家！」

「送她上西天！」

「叫她叫爺爺！」

「叫她叫阿公！」

殺人之心未變，洩憤之意甚堅，可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老怪物乍然發出一聲怒吼。

吼聲如雷，聲震霄漢，震得阿吉、小三子、鐵蓮花俱皆雙耳嗡嗡作響，連百丈坪、斷魂崖也似乎均因而為之戰慄，顫抖。

根本聽不出是神嚎？鬼哭？人聲？還是獸鳴？

陰森森的，飄忽不定的，眞像是魔鬼的聲音。

而且，哥兒倆馬上發現，魔刀已經收不回來了。

魔刀仍留在空中。

仍在繼續的跟鐵蓮花糾纏不清。

二小心知肚明，知道又是老魔在作怪。

小三子道：「咱們下班了。」

阿吉道：「是該歇歇脚啦。」

「不曉得老怪物會怎樣處置鐵蓮花？」

「男人對付女人，只有一個模式。」

「那個模式？」

「笨蛋，這還用問，你等着瞧吧，好戲很快就會登場。」

* * *

戲，登場了。

很精彩。

却不一定是「好戲」！

魔刀彷若兩條靈蛇，兩隻飛龍，吞雲吐信，張牙舞爪，在鐵蓮花的面前大發虎威，所有的魔力皆表露無遺。

時而在項間盤旋，時而在胸前低飛，老怪物的修為確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隨心所欲，運用自如，始終保持一段極短極短的距離。

不會傷到她的一根汗毛。

不會沾到她的一片衣襟。

目的只有一個，逼她遠離阿吉、小三子。

逼她往玄元洞[illegible]。

鐵蓮花別無選擇，老怪物的目的很快便達到了。

「飛呀，飛向老龍洞！」

「飛呀，飛向杜鵑窩！」

這是哥兒倆一致的想法。

事實大謬不然，老怪物並未施展氣功，將鐵蓮花「吸」進玄元洞。

魔刀依舊不停的在向前進。

鐵蓮花依舊不停的在向後退。

遠離玄元洞。

退出百丈坪。

退出了刀山！

煙雲漸散，迷霧漸清，老怪物高高在上的站立在岩石上清晰可見。

在望着遠方，望着遠方的鐵蓮花。

「唉！」

忽然發出一聲長歎，一聲令人聞之心碎的長歎。

還流下來兩行老淚，泊泊的一直流到驢脚馬腿上。

鐵蓮花早已遠去，她留下來的一句狠話：「姑奶奶還會再回來！」也消失在羣山之中，老怪物仍站在原來的地方，一動不動。

「奇怪，這是甚麼回事？」

「老怪物在弄甚麼玄虛？」

「上門的小妞為何不要？」

「到口的肥肉為何不吃？」

弄得阿吉、小三子一頭霧水，丈二金剛摸不着腦袋，裝了一肚子的疑問，連珠炮似的向老怪物提出質詢。

老怪物置若罔聞，一概相應不理，仍自望着遙遠的遠方，鐵蓮花早已消失不見的影子。

許久，許久之後才下令道：「滾，去給我老人家弄兩罈子酒來喝！」

* * *

山西汾酒、貴州茅台，都是名酒。

荒山僻野之處根本買不到。

須至南漳或者襄陽。

是以費時甚久，直至翌日午後方始折轉回來。

詎料，一上刀山便發覺情形有些不對。

魔刀威力盡滅，不再銳利，顯得懶洋洋的。

像是一隻病鳥。

或受傷的乳燕。

小三子楞了一下，道：「怪呀，老怪物許是在打盹兒。」

阿吉亦有此同感：「說不定正在睡覺。」

小三子詭笑道：「或者是把鐵蓮花又弄回來了，正忙着。」

「且別管這些閑事，這一次咱們要跟老怪物攤牌。」

「攤牌甚麼？」

「强迫老怪物傳授玄元神功。」

「老傢伙若是不答應怎辦？」

「就不給他酒喝。」

「妙，又是一條絕妙好計，只要抓住他的小辮子，就不愁他不就範。」

* * *

想得是很美，事情却完全不是這個樣兒。

鐵蓮花並未去而復返。

老怪物也不在玄元洞內。

在斷魂崖下，山脚邊，蔓草叢中，另一個潮濕而又雜亂的山洞裡。

僅一夜之隔，看起來蒼老了許多，似是有重病在身。

一個人孤零零的倚坐在洞壁之下，眸中的精光頓斂，不再寒芒四射，代之而現的是憤怒、怨恨、迷惘、惆悵、乃至無奈！

小三子看傻了眼，驚呼道：「你怎麼了？老怪物。」

阿吉接問道：「那裡不舒服，是不是生病了？」

老怪物沉吟一下，道：「老夫不是生病，是中毒了。」

阿吉吃驚道：「好端端的怎會中毒？」

「正確的說是別人下了毒。」

「誰下的？可是鐵蓮花？」

「蓮花並未回轉。」

「那是……」

「八成是大內之人。」

「大內之人？」

「就是皇上身邊的那一羣大內高手。」

阿三驚愕道：「老怪物的意思是說皇上要殺你？」

老怪物黯然的點頭道：「想要殺我老人家的人多如牛毛。」

「魔刀密佈，大內高手也進不來呀，人在何處？毒下在那裡？」

「人尚未到，毒下在小溪裡。」

「小溪？那條小溪？」

「就是咱們日常飲用的那條小溪。」

「也就是說，他們在外面下毒，流到裡面來？」

「正是這樣。」

小三子望了阿吉一眼，心忖：「阿彌陀佛，菩薩保佑，若非下山買酒，我們哥兒倆也在劫難逃。」

阿吉道：「你是幾時中毒的？」

老怪物道：「今天一早。」

「可知中的是那一種毒藥？」

「可能是『五毒催命散』。」

「有解藥嗎？」

「有也無濟於事。」

「為甚麼？」

「解藥在下毒之人的手裡。」

「大內高手？」

「甚至是雍正皇帝。」

「那怎麼辦？」

老怪物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大概只有死路一條。」

仰天長歎一聲，接着又道：「『五毒催命散』毒性極强，除非是下毒者本人，根本無藥可解，一般人很難活過六個時辰。」

小三子道：「你老怪物是天字第一號的頂尖高手，應該死不了吧？」

老怪物搖頭歎息道：「十二個時辰是最大的極限。」

阿吉驚詫不已的道：「這樣說豈不是連明天的太陽也看不見了？」

老怪物沉聲道：「事實確是如此，老夫的時間已經不多，有許多事情必須交代清楚，你們別再打岔。」

哥兒倆已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面面相覷，沒再言語。

老怪物目注阿吉，鄭重其事的道：「從此刻起，老夫就正式收你為徒，將天下無雙，獨一無二的玄元神功傳給你。」

小三子道：「那我呢？」

老怪物道：「此時情形特殊，就便宜你小子一次，連升三級也做老夫的徒弟，但只能學得口訣功架等皮毛，無法得到我老人家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元眞力。」

乾咳了兩聲，繼又說道：「當然，接受了武功，也必須接收老夫所有的恩恩怨怨，仇仇恨恨，為我老人家了斷一切，這是條件！」

阿吉揚眉道：「在下也有條件。」

老怪物沒想到他會有此一說，詫異道：「你有何條件？」

阿吉肅容滿面的道：「咱家想先弄清楚你的來龍去脈。」

小三子也正經八百的道：「是嘛，一朝為師，終身為父，茲事體大，半點也馬虎不得，萬一認賊做父，就災情慘重啦。」

老怪物遲疑了一下，道：「既然師徒之名已定，你們不說為師的也會告訴你倆的，聽清楚，我老人家乃是威震寰宇，無敵天下，高手中的高手，頂尖中的頂尖，冷面魔君鐵老虎！」

此話一出，好像踩到炸藥，更似火燒屁股，阿吉和小三子全部驚得跳了起來。

好一會兒工夫，阿吉才顫聲道：「老怪物，你眞的是冷面魔君鐵老虎？」

鐵老虎道：「如假包換。」

「做過逍遙王，幹過逍遙宮主，也當過武林盟主？」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是長白老人的首席弟子？」

「對。」

「大將軍年羹堯，禁軍統領阿爾巴德，以及雍正皇帝是你的師弟？」

「沒錯。」

「是德安公主，龍鳳宮主的老公？」

「這是事實。」

「鐵蓮花的老爸？」

「無庸置疑。」

小三子「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叫我們哥兒倆千方百計的將她弄上山來，是想跟女兒見一面。」

語音一頓，忽又疑雲滿面的道：「鐵蓮花既已上山，為何不跟她叙一叙離情別緒，反而將她趕下山去？」

冷面魔君鐵老虎望着自己的馬腿驢脚道：「本來是想出面相認，以慰離情，但為師的如今變得非驢非馬，怕她受不了這個打擊，只好臨時作罷。」

阿三道：「你也許做對了。」

鐵老虎道:「現在却後悔了,假使蓮花在此,就不會白白便宜了阿吉這小子。」

阿吉冷哼道:「騙子,你不是說鐵老虎已經死了嗎?」

冷面人魔道:「爲師的是曾死過一次,如今已是再世爲人。」

阿吉斷然決然的道:「不管你死過幾次,鐵老虎仍然是鐵老虎,我阿吉絕對不會拜你爲師。」

小三子亦道:「我阿三也不幹!」

鐵老虎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訝然失色道:「這是爲何?須知能够親聆老夫的敎誨,尤其是有幸得到我老人家的內元眞力,可是八百年修來的福氣啊,別人長跪十年也求不到。」

阿吉據實說道:「道理很簡單,你是本公子毀家滅門的大仇人。」

鐵老虎的臉色一變再變道:「娃兒,你到底是甚麼人?」

「我叫阿吉。」

「沒有姓?」

「大概姓馬。」

「你爹是誰?」

「現在還不知道,只知你是毀滅我們全家的第一號仇人。」

鐵老虎怔住了,陷入沉思中,想從回憶中找尋答案,怎奈他這一生殺人太多,雙手沾滿了血腥,單是姓馬的就數不在少,一時間實在理不出一個頭緒來,暗想:「造物者眞會作弄人,是否故意安排一個仇人的兒子到老夫身邊來?難道這就是報應?是天譴?爲甚麼不報應在雍正那狗皇帝,赫隆納,年羹堯,阿爾巴德,乃至那個水性楊花的賤女人德安公主身上?」

冷面魔君向來是一個很自負,也很有決斷的人,自然不甘心接受這樣的安排。

他要向造物者挑戰。

要除去阿吉。

心意已動。

阿吉命在旦夕。

然而,轉念一想,又打消了這個念頭。

事實擺在眼前,他的生命頂多還有八個時辰,明早天一亮就是他魂歸西天的時刻。

鐵蓮花能否在這個期間再來,他一點把握也沒有。

能否在極短時間之內找到一個跟阿吉的資質不相上下的人,更是比登天還難。

心兒打鼓,連聲慨歎,暗道一聲:「罷了!罷了!」虎目暴睜,一瞬不瞬的盯着阿吉道:「不管你是何人的子弟,也不管我們之間是否眞的有血海深仇,老夫心意已決,決心收你爲徒。過來,盤膝坐在爲師的面前,我老人家要以『開頂大法』,將內力全部轉移到你的體內去,使你在一夜之間便可成爲蓋世無雙的絕頂高手。」

乖乖,這是武林人物夢寐以求的事。

阿吉也一直在做着這樣的夢。

然而,世事無常,命運弄人,如今這個夢找上了門,他却不願接受。

「不要!不要!我阿吉不要做你的徒弟,也不要你的內元眞力!」

吼聲中,人也不顧一切的猛往外衝。

「哼,這可由不得你!」

鐵老虎心意已決,暗力猝發,硬生生的將阿吉吸回到洞內,强迫他盤膝坐好,接着,毛茸茸的右掌疾展,按在阿吉的頭頂「天靈」穴上。

天靈穴乃是人身致命之處,小三子睹狀大驚,道:「姓鐵的,你想幹甚麼?」

話落人起,欲待上前攔阻,那知雙脚好似落地生根,早被鐵老虎制住了,分毫也動不得。

冷面魔君道:「渾小子別亂來,老夫在施行『移功大法』。」

「移功大法?這……」

「移功大法又叫開頂大法。」

「甚麼?你要將阿吉的天靈蓋打開?」

「那倒不必,只要將內力灌進去就可以了。」

「將內力灌進腦袋裡去,會不會傷人呀?」

「靜心澄慮,全心配合就不會。」

「你的意思是說,如其不然就會有危險?」

「爲師並不排除。」

「除此之外,可有別的方法?」

「只此一途,別無他法。」

鐵老虎是阿吉的大仇人,抵死也不肯承受,又在大吼大叫:「不要!不要,我阿吉不要你傳授武功,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喝你的血!」

一邊說,一邊掙扎,情緒激昂,臉紅脖子粗的彷彿一隻欲掙脫枷鎖的怒獅。

可是,再怎麼掙扎也掙不脫鐵老虎的手掌心,仍被死死的按在地上,一字一句的道:「小子,老夫決定的事天王老子也改不了,說要收你爲徒,就要收你爲徒,說要把內元眞力給你,就絕不更改!」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仇人的一草一木!」

「老賊!老賊!老賊!咱家和你勢不兩立!」

「頭可斷,血可流,不妥協!不低頭!」

阿吉一身是恨,滿腔怒火,言來咬牙切齒,聲色俱厲,眼睛裡幾乎要噴出火來,嘴巴內恨不能吐出刀子。

身子更是扭來扭去,很不安份,兩隻手變成了鼓槌,往鐵老虎的身上猛擂猛打。

鐵老虎不愧爲是一代梟雄,處事果決,當機立斷,左邊的「玉手」一揚,連點了他八處大穴,除了勉强可以言語之外,手不能動,脚不能抬,成爲一個虛有其表的木頭人。

冷面魔君喘了一口氣,朝洞外望一眼,略帶傷感的道:「小子,你不拜老夫爲師,不願做鐵某的徒兒也可以,就算是跟本王做一次交易如何?」

阿吉瞪眼咬牙道:「交易?甚麼交易?」

逍遙王鐵老虎道:「接受老夫的武功內力,替本王辦幾件事。」

「甚麼事?」

「殺幾個人。」

「殺誰?」

「多啊,好多好多,都是不可一世的拔尖人物。」

「只怕即使咱家答應,也沒有這個本事。」

「明日一早,你就可以改頭換面,脫胎換骨,應付裕如,游刃有餘。」

小三子道:「鐵老虎,廢話少說,先把仇人的名字報出來吧。」

鐵老虎緊咬着牙關道:「首先該死該殺的是雍正身邊的那一羣狐羣狗黨,無惡不做的大內高手。」

阿吉一怔神,道:「大內高手人數很多吧,你要一竿子打死一船的人?」

冷面魔君扳着手指頭,說出仇人的名字來:「最低限度,阿爾巴德、阿克圖、哈必魯、呼延豹、白貝多,不能存活於世。」

阿吉揚眉道:「眞巧,阿爾巴德那狗賊也是本公子的仇人,白貝多也沾上邊了。」

「這好啊,殺人的時候別忘替老夫多刺一刀。」

「舉手之勞的事容易辦。」

「另一批該死的傢伙是赫隆納、巴賽克與巴爾克。」

「血滴子的大本營,神風堡主和虎風隊長?」

「完全正確。」

「巴賽克是何身份?」

「神龍隊長,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一個叫巴賽克,一個叫巴爾克,他們的關係是……」

「親兄弟。」

「哦!」

小三子道:「這幾個魔頭都不好惹,下一位是那一個?」

逍遙王鐵老虎未立即答詞,遲疑了好一會工夫方始自牙縫裡吐出來四個字:「德安公主!」

阿吉倒抽一口寒氣道:「你是說龍鳳宮主?」

「正是此人。」

「鐵蓮花的媽?」

「一點不差。」

「是你說錯了,還是咱家聽錯了,德安公主是你的老婆呀。」

「都沒有錯,以前是老夫的髮妻,現在是鐵某恨之入骨,必欲殺之而後快的仇人!」

「她做了對不起你的事?」

「嗯。」

「給你戴綠……」

「帽子」二字未出口,便被鐵老虎的吼聲打斷:「住口!」吹鬍子,瞪眼睛,惱怒之情,溢於言表。

但「移功大法」的工作早已開始,並未因而中斷,一股熱辣辣的,强而有力的內元眞力,正自源源不絕的導入阿吉的「天靈」穴內,遍及全身經脈。

小三子道:「仇人的名字說完沒有?」

鐵老虎道:「還有一個。」

「那一個?」

「就是當今的雍正皇帝胤禎,以前的四阿哥。」

「乖乖,你的膽子好大,連皇帝也敢殺?」

「他是罪魁禍首,元兇主犯,老夫之所以會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完全是胤禎一個人在幕後操縱策劃的結果。」

鐵老虎的景況誠然可悲可歎,但他的遭遇究竟如何?爲甚麼老婆會給他戴綠帽子?又是怎樣變成一個驢脚馬腿的四不像?阿吉與小三子至今仍然是一片空白,同聲道:「鐵老虎,能否把你的過去說出來聽聽?」

冷面魔君鐵老虎抬起頭來,眼皮上翻,望着洞頂的亂石,感慨萬千的,以極其憂傷的語調道:「老夫這一生,可謂波浪壯闊,多彩多姿,有榮耀、有屈辱、有歡樂、有悲痛、有功、有過、有血,也有淚,千頭萬緒,眞不知該從何說起。」

阿吉道:「就從你拜長白老人爲師,與年羹堯、雍正皇帝、阿爾巴德一起學藝說起吧。」

鐵老虎道:「嗯,是該從這裡說起,不論是飛黃騰達,享盡人間富貴,或是窮途末路,受盡百般苦痛,在師門時便已種下了根源,在在都有脈絡可尋。」

小三子追問道:「根源在那裡?」

逍遙王不疾不徐的道:「在於老夫天賦絕佳,智謀百出,又肯痛下苦功,處處超人一等。」

阿三調侃道:「精明强幹,這是好事呀。」

鐵老虎道:「是好事,四阿哥胤禎一直把我這個大師兄依爲股肱,禮敬有加,不但後來封老夫爲逍遙王,還將他的親姐姐嫁鐵某爲妻。」

小三子困惑不解的道:「你的靠山好硬啊,應該一帆風順,萬事亨通才對,怎會陰溝裡翻了船,弄成這個狠狽樣子?」

冷面魔君鐵老虎長吁短歎道:「說來你們也許不信,老夫平步青雲的原因,與悽慘落魄的理由完全相同。」

阿吉驚愕道:「也是因爲你太聰明,太能幹,武功太高?」

「事實確是如此。」

「雍正妒才?」

「他也愛才,需要的時候禮賢下士,百般恩寵,不需要的時候便視作眼

中釘，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後快。」

小三子罵道：「這個傢伙好陰險啊。」

鐵老虎道：「其實，天下的皇帝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用得着時是爺爺，用不着時便變成孫子，漢劉邦巧計誅功臣，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罷了。」

喝了一口酒，潤一下嗓子，又吃了三個小籠包，一大塊紅燒肉，接着又道：「在師門時，胤禎這個狗賊，只是一個四阿哥，一個雍王，並非太子，在衆多皇子之中，並無任何出色之處，上面有三個哥哥，下面還有許多弟弟，論才華，講人品，都不及八阿哥、九阿哥，與十四阿哥。」

阿吉道：「難道他連一點長處都沒有？」

逍遙王鐵老虎切齒恨聲道：「有，狗賊能登大位，自然有所憑藉。」

「憑甚麼？」

「心狠手辣，詭計多端，結黨營私，排除異己。」

「結黨營私？想必你鐵老虎一定是其中的一員大將？」

「老夫不否認，曾經幫雍正做了不少天人共憤的壞事，結了不少黨羽，殺了不少人，而且還是位居主帥的頭頭。」

「江湖傳言，說雍正之所以能竊佔大位，主要乃得力於江湖人物幫他所做的排除異己的工作很徹底，幾乎是趕盡殺絕，無一倖免？」

「不錯，絕大部份的障礙都是鐵某親手爲他剷除的。」

「於是，胤禎便穩穩當當的坐上了皇帝的寶座？」

「那倒不盡然，老夫爲他除去的只是外患，還有內憂。」

阿三道：「內憂是指那一方面？」

鐵老虎道：「老皇康熙並無意將帝位傳給他。」

「想傳給誰？」

「他弟弟十四皇子。」

「後來怎會變卦？」

「是雍正那狗賊的舅舅幫了大忙。」

「他舅舅是誰？」

「近侍大臣隆科多。」

「怎樣幫忙？」

「篡改遺詔。」

「如何篡改？」

「將『傳位十四皇子』改爲『傳位于四皇子』。」

阿吉咋舌道：「赫，改了一個字就得到萬里江山，天下恐怕沒有比這更便宜的事了。」

小三子憤憤然道：「也好卑鄙，好下流，好無耻啊！」

阿吉此時已是滿身大汗，源源不絕的內力，自鐵老虎的掌心導入他體內，有如排山倒海，洶湧而至，穿經走脈，入骨洗髓，攪得他五臟離位，六腑不寧，熱騰騰的好像一鍋沸湯。

鐵老虎睹此情狀，忙指引他「安宮入位」之法，將四處奔竄的眞氣納入丹田，並且將「玄元眞經」上的經文逐字逐句的講解了一遍。

阿吉終於將翻騰的血氣穩住，這才有精神開口說話：「內有隆科多，外有鐵老虎，你們都是大功臣，雍正登基之後，你怎麼沒有做大官，僅僅封了一個無官無權的逍遙王，逍遙自在的做起逍遙宮主來了？」

逍遙王正容道：「胤禎生性陰鷙，偏狹自私，妒才而又多疑自負，可以共患難，絕對無法共富貴，當他承繼大統後，我便有急流勇退之心，主動放棄做大官發大財的機會，請封逍遙王，做起逍遙宮主與武林盟主來。」

小三子道：「好啊，做逍遙宮主與武林盟主也不賴，威風八面，好得很，後來怎會變成這個模樣，吃不到肉，連湯也沒喝到？」

鐵老虎喟歎道：「還是那一句老話，那狗賊多疑妒才，不甘心別人的才華凌駕於他，眼見老夫羽毛漸豐，聲勢浩大，江湖一統，武林稱尊，深恐威脅到他的江山社稷，故而決心將老夫除去，以杜後患。」

阿吉冷聲道：「你這個大師兄不是省油的燈，想要除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個道理四阿哥也心知肚明，是以定下了一條絕毒無比的毒計。」

「請把話說清楚點。」

「狗賊卑鄙齷齪，爲達目的，不擇手段，居然在我們夫妻之間離間分化，製造事端。」

「害你們吵架了？」

「豈止是吵架，在四阿哥的默許、暗示，甚至策劃下，公主居然紅杏出牆，跟別人……」

以下的話實在難以啓齒，代之以一聲怒吼，跺了下脚。

阿三不知趣，那壺不響提那壺：

「跟別人上了床？」

鐵老虎怒目而視，沒吭氣。

「不知跟公主上床的野男人是誰？」

「老夫的四師弟阿爾巴德。」

「長兄如父，長嫂如母，這個老小子可眞風流啊。」

「不是風流，是下流。」

「對，是下流，該殺，難怪你鐵老虎對綠帽子特別敏感，原來……」

逍遙王虎目暴睜，射出來兩道懾人的寒芒，小三子打了一個寒噤，沒敢再說下去。

阿吉沉吟一下，道：「以你鐵老虎的本事，這事該可以處理得了吧？」

鐵老虎感慨地道：「是可以解決，以老夫的功力而言，殺那一對狗男女並非難事。」

「爲甚麼不殺？」

「沒殺那賤人，一方面是爲了蓮花，一方面當時的情勢也不許可。」

（未完・七）

上文提要： 神秘老人原來是左太斗，當年左家被襲，他剛巧與四武士外出，而以總管易容其貌代替，故倖免於難，這多年來爲查探眞兇，乃潛入地道匿藏，因十郎與玉珮的出現，不斷引來殺手，使他從中知道主謀正是戈平陽，於是便聯合湯、桂兩家，欲以一明一暗來對付戈平陽，湯家仍住廢園，桂家則遷往地道，而且把所得玉珮「日月同光」給十郎代送還席玉神，至此湯氏母子才知曉屍體失踪及種種疑團……

廢園刀聲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玉珮締結姻緣　神物送還原主

桂夫人就同意左門主的做法。

果然並不太遠，前面似乎有個黑洞。

左太斗從壁上取下一盞油燈，他擧在前面那黑洞的一個入口，他把燈往入口中一送，道：「你們看，下面五丈深處就是上千條毒蛇……」

湯十郎把頭往黑洞中伸去，嚄，眞的嚇了他一跳。

他看到森森白骨一堆，不少蛇還在屍骨上面爬着。

這種樣子少看爲妙，看多了三天吃不下飯。

左太斗手往上面指，對湯十郎四人道：「這上面就是左家廢園地下室，湯十郎呀！地下室中百具屍骨，那些人均是我忠義門之士，如今老夫把敵人的屍骨拋在他們下面，嘿……也算爲他們的死難做了些甚麼了。」

湯十郎道：「我爹他們的屍骨也在裡面。」

左太斗道：「孩子，爲了這血海深仇，對死者有個交代，對活的人心安理得，所以老夫引你們進來了。」

他領着四人又走回去。

那座地洞的豪華大廳上，四個大漢又把吃的喝的換上熱的，侍候得可眞週到。

＊　＊　＊

左太斗看看湯十郎，向湯大娘道：「十郎今年多大了？」

「他二十整歲了。」

「二十歲了。」

「是的，門主。」

左太斗撫着鬍子，低頭皺眉，道：「當年有件事情，好像我是對湯兄提過的。」

湯大娘道：「門主對百里提過甚麼？」

左太斗道：「那年我認識百里兄不久，便順利的得到四塊寶玉，爲了與百里兄交情永固，便把其中一塊玉珮送給百里兄，但我知他不會輕易接受別人贈禮，才故意說是給他兒子當作信物，爲他兒子訂下一門親事，嗨，這件事我直到再遇上桂不凡兄，才算爲湯兄的兒子找到一門親家，但不知……」

他轉而向桂夫人，又道：「這件事妳們可知道？」

到了這時候，事情算是弄清楚了。

那湯大娘道：「阿郎，阿秀，你們把身上的玉珮取出來，叫你們左伯伯過目。」

湯十郎與桂月秀兩人立刻自懷中取出兩塊玉珮。

燈光之下，紅綠兩塊，玉珮上的龍飛鳳舞，十分好看，果然「龍鳳呈祥」。

左太斗托在手中，不由哈哈笑了起來。

「好，好哇，哈……」

笑着，他擧着兩塊寶玉，又道：

「不錯，正是這兩塊美玉。」

他的面色一變，又沉沉的道：「你們不知道在這順天府方圓五百里，誰人不知『東左西戈』兩大門派，當年雙方本來交情不錯，老夫有甚麼斬獲，總會請戈平陽來共賞，他也請我前去觀看他的名畫珍品，却想不到，姓戈的早已暗中在覬覦我了。」

也難怪，當初湯十郎把玉珮送進當舖，立刻引起當舖老朝奉「黑手豹心」張古丁的發楞了。

左太斗雙手各托一塊寶玉，哈哈一笑，道：「兩玉相會，天作之合，哈……」

他看了湯十郎，再細看桂月秀，微點着頭，道：「你們可知道這兩塊玉珮的來歷嗎？」

湯十郎心中一楞，他當然知道，因爲席玉神正在爲天山不老峯下玉神廟中的四塊神玉失踪，來到順天府，只不過湯十郎不說出來，他要聽左太斗的自述。

那左太斗哈哈笑道：「老夫當年遠赴大漠，從一位大喇嘛手中出高價買得四塊玉珮，聽那大喇嘛說，此乃神玉，十分通靈，當時老夫只是一笑，並不放在心上，回來以後，以玩世不恭態度，送一塊給我的摯友湯百里，這以後又遇上爲人正直的桂不凡兄，作爲他女兒的定情信物，老夫原望有一天能爲你們兩家主持大婚，給大家一個驚喜，却不料忠義門出了慘禍，大家一切幻想化爲烏有，但也料不到你們兩家不期而遇，難道這一對玉珮果然有靈？」

湯十郎眞的吃驚了。

席玉神找神玉，也湊巧的來到此地，冥冥之中難道不是神玉的顯靈？

桂夫人道：「這種奇巧之事，若非神玉之助，還有甚麼更好的解釋？」

湯大娘道：「當年十郎他爹把玉珮戴在十郎身上的時候，十分嚴肅的吩咐，已爲十郎找到妻子了，此生不可毀約，但我却問不出女方是誰，十郎他爹只笑不答。」

左太斗道：「那時候便是老夫也未找到女方，哈……」

桂夫人道：「如此姻緣，世上罕見，當初我看到這塊紅玉珮，也一樣問不出男方何人，阿秀他爹只說，到時必一場大驚喜。」

左太斗撫髯一笑，道：「雖然在慘禍之後，却仍然值得一喜，哈……」

他笑，湯十郎却不笑。

他指指左太斗手中玉珮，道：「左門主。」

左太斗道：「賢侄有話說？」

「是的，左門主。」

「必是十分重要了？」

「不錯。」

湯十郎看看他娘，遂對左太斗，道：「左門主可會見過一位美麗的白衣女子。」

左太斗道：「不是一位，還有一老一少兩個女人，她們一共三人。」

湯十郎道：「左門主也知道她們三人？」

左太斗冷冷的道：「她們雖非當年參與血洗我門之人，但她們的目的已明。」

湯十郎急問：「她們甚麼目的？」

左太斗道：「當然是想找出忠義門的財寶。」

他冷哼一聲，又道：「她們一樣妄想。」

湯十郎立刻搖頭了。

他搖頭還搖手，道：「不對，不對。」

左太斗道：「怎麼說？難道她們是……」

「是來找寶的！」

左太斗道：「找我忠義門之寶？」

湯十郎道：「找她們失竊之寶。」

左太斗道：「賢侄何妨直言相告。」

湯十郎指着左太斗手上一對「龍鳳玉珮」，道：「白衣女乃天山不老峯下玉神廟的玉神化身，她爲了玉神廟失竊的四塊神玉，方才千里迢迢找來此地，左門主，那白衣女曾言，除了這『龍鳳玉珮』之外，尚有一對玉珮名曰『日月同光』，她們只希望找回四塊玉珮而已。」

左太斗雙目一亮，道：「有這種事？」

湯十郎道：「絕對不假。」

左太斗道：「如果把這玉珮還她們，這……」

桂夫人道：「這乃我女定情之寶，怎可還她？」

湯大娘却不說一句話。

她以爲，兒子會知道應該怎麼辦。

湯十郎再看看他娘，才淡淡的道：「左門主，神玉本是玉神廟之物，物歸原主是好事一樁，而在下已知桂姑娘乃我之妻，有玉無玉已無大礙，何妨成全她們。」

左太斗直視湯十郎，道：「以前以爲你母子是外人，潛住左家廢園，不外想找財寶，老夫便不動聲色，借你們之力去翦除老夫的仇人，如今看來，湯百里的兒子少年英雄也。」

湯十郎赧然一笑，道：「左門主，在下曾答應過白衣女子，幫她找回玉珮，但聽桂伯母……」

他看向桂夫人，而桂月秀已代爲答應，道：「阿郎，信物已發生奇效，我們兩家已團圓在一起，應該把人家鎮廟之寶，歸還人家。」

她這麼一說，桂夫人便也不再堅持了。

左太斗大方的把一對玉珮交在湯十郎手中，道：「拿去吧！你爹是君子，君子以誠待人，君子也有成人之美，不可失信於人。」

湯十郎高興的接過玉珮，道：「左門主，還有另外一對『日月同光』呢？」

左太斗哈哈一笑，道：「好小子，你把主意打到老夫身上了。」

湯十郎道：「莫非左門主不肯割愛？」

左太斗道：「忠義門被毀，尚且沒把老夫打倒，何況區區兩塊玉珮，你可以告訴白衣女，早晚我會把那一對玉珮送還她的。」

湯十郎笑了。

「左門主，白衣女必然有回報。」

「甚麼樣的回報？」

湯十郎道：「白衣女乃是玉神廟的玉神化身，天山不老峯玉神廟，有一門獨門武功，只有玉神才可修練，聽白衣女說，叫甚麼『絕陰指』，能在三五丈內致人於死，不知左門主聽過否。」

左太斗吃驚的道：「西域大漠，武功龐雜深奧，老夫似乎曾聽人提過，如果她能爲老夫所用，老夫定會雙手把玉珮捧上。」

湯十郎道：「好，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左太斗道：「你們兩家，如今已聯成親家，但老夫今夜却有個不是的做法。」

湯大娘道：「左門主，咱們只爲報仇，一切全由你做主好了。」

左太斗似乎很高興聽湯大娘這句話，他哈哈一笑，對湯大娘說道：「大嫂子，我琢磨，如果計劃配合巧妙，咱們報仇有望。」

湯大娘道：「左門主，你與十郎他爹既是莫逆，咱們一切聽你安排，你就吩咐吧！」

左太斗再看看面前四人，他十分認眞的道：「桂家嫂子與桂姑娘，二位暫時住在此地。」

桂月秀看看她娘，兩個人緊閉嘴巴不出聲。

湯十郎却問道：「他們爲甚麼住在此地？」

左太斗道：「桂家母女兩人既是被你救出那三合院，那戈平陽當然不知道，戈平陽以爲她母女兩人早已死了。」

湯十郎道：「這是當然的事。」

左太斗道：「但如果戈平陽的人發現桂家母女兩人逃了，他會怎麼樣？」

湯十郎楞楞的道：「這事我們早已商定了，她們母女兩人在暗處，我同娘在明處，一明一暗配合在左家廢園便有力量去對付來犯的敵人！」

左太斗淡淡的道：「那是你們尚未來此以前，此計尚可使行於一時。」

湯十郎道：「她們住在此處，我的力量便單薄了！」

左太斗哈哈一笑，道：「她們如在左家廢園，萬一被戈平陽查知，姓戈的必大舉圍殺你們，我們爲甚麼去做兩敗俱傷之事？」

湯十郎四人不出聲了。

左太斗又道：「老夫與戈平陽共處在順天府地方，誰的作風，一清二楚，老夫敢斷言，戈平陽必然正在調兵遣將，但却又按兵不動！」

湯十郎道：「他有甚麼陰謀？」

左太斗道：「他的陰謀十分明朗，他先是故意洩漏消息，左家廢園財寶出現，把當年參與血洗我忠義門的各路黑道大豪誘來，這些人只一趕到，必會暗中找到左家廢園，想那左家廢園已失踪不少人了，戈平陽在不明原因中，他是不會冒然前來的！」

湯十郎道：「他叫別人來送死？」

左太斗道：「不錯！」

湯十郎道：「姓戈的想借刀殺人？」

「不錯，當那些當年聯手的人一個個倒下去之後，江湖上誰還會同他相爭？」

湯十郎道：「那時候姓戈的又會來一個二次圍殺左家廢園了！」

「不錯，而且他在缺乏別人與他相爭的情況之下，他可能放火燒掉左家廢園，然後在適當時機向官家買回左家廢墟這塊土地！」

湯十郎道：「他要這廢墟何用？」

哈哈一笑，左太斗道：「用處大了，賢侄，他可以名正言順的掘地三尺，把左家這塊土地翻個身，去尋找地下的寶物呀。」

左太斗的話一出，湯桂四人齊吃驚，也難怪一代宗主，左太斗眞還思考得長遠。

湯十郎嘆口氣，道：「也難怪，左門主能在這裡一住數年而不動聲色！」

左太斗道：「你們同意我的話嗎？」

湯十郎對桂月秀道：「其實，妳們留在此地，我也放心。」

桂月秀道：「那麼，你們回去以後，多加小心了！」

湯十郎未開口，左太斗又笑笑，道：「桂姑娘，妳可以放寬心，他們母子二人不孤單。」

說着，他把兩塊玉珮交在湯十郎手中，又道：「賢侄，如今這兩塊神玉已經完成了撮合你同桂姑娘的姻緣，它應該物歸原主了。」

湯十郎道：「神玉的任務完成，我們何必再把它據爲己有，它應該回去玉神廟，享那人間香火與頂拜！」

他接過兩塊美玉，小心的放入袋中。

左太斗又道：「賢侄出去以後，見了那位玉神姑娘，你不妨明說，若想四玉齊得，那就與咱們聯手，打倒戈平陽，她攜寶玉回天山。」

湯十郎道：「左門主，我想這有些不太妥吧？」

左太斗道：「咱們的力量太單薄了，雖帶幾分霸道，也是無可奈何。」

湯十郎道：「左門主，玉神姑娘千里迢迢，爲的是她的信仰，她忠於她的神職，她爲尋玉，咱們爲報仇，我以爲不該把她拖下水，江湖恩怨，何必叫她們也沾上？」

左太斗道：「以賢侄的意思呢？」

湯十郎道：「把寶玉都還了她去，咱們也好專心去對付那些仇家。」

左太斗雙眉猛揚，雙目精光一閃，重重的點頭，道：「湯賢侄，如此說來，老夫反而有些汗顏了。」

湯大娘道：「我兒多口。」

左太斗道：「不，賢侄豪氣干雲，令老夫又想起當年摯友湯百里了。」

他稍一思忖，又道：「當年湯兄曾說過，虎走天邊吃肉，狗走天邊吃屎，哈……果然老子英雄兒英雄也……」

他忽的站起身來，道：「你們四位且坐，我這就去取那另外一對玉珮。」

湯十郎重重的點點頭，道：「左門主，你也英雄。」

左太斗回頭一瞥，也回報以點頭。

* * *

湯十郎舉目看這精巧絕倫而又十分豪華的地下大廳，心中十分驚訝，忠義門還有這麼一處隱蔽地方。

其實，江湖之上，不少門派都會設有秘道暗室，但像忠義門如此綿長地道，那是不多見的。

便桂氏母女也在仔細的觀看。

那桂月秀低聲對湯十郎，道：「阿郎哥，你看他們四個人……」

湯十郎道：「他們很威猛。」

桂月秀道：「我以爲那些被咱們搏殺的人，屍體是他們搬回去的。」

湯十郎道：「不錯，而且把屍體投入那巨大的蛇坑中，也是他們幹的。」

湯大娘吃着細點，心中在想，他們怎能做出如此可口的點心，實在令人不敢想像。

桂夫人以一種羨慕的眼光，瀏覽着各種精美的古玩傢俱，她很高興暫時同女兒住在這裡。

便在四人等候不久，遠處傳來足聲，便也把四人的目光引了過去。

果然，左太斗雙手托着一個黃緞木盒匆匆的走來了。

那黃緞發着金光，宛如金葉子似的好看。

左太斗走到桌前，輕輕的把黃緞盒子掀開。

「啊」好一道白光射出來，只見盒中平放着兩塊晶瑩剔透玉珮，把玉珮在燈光下照射，又見那玉珮上大小各雕着太陽月亮。

太陽的較亮，月亮的稍灰，但當兩塊美玉併放一起，那迸射的毫光就如同無數霞光，交互激射。

左太斗指着「日月同光」兩玉珮，道：「四塊美玉，花掉我五百兩金子，如今却雙手拱人了。」

他再多看了幾眼，用力把緞盒蓋，又道：「但見你們二人能結爲夫妻，這五百兩金子花得值得。」

湯大娘對兒子道：「收下吧，對你左伯伯叩首致謝！」

桂夫人也對桂月秀點頭示意。

於是，湯十郎拉過桂月秀，二人雙雙跪向左太斗。

二人叩頭三次，左太斗欣然接受。

他哈哈笑笑，道：「等你們拜堂之時，老夫定會贈送你二人兩件至尊寶物，哈，哈！」

湯十郎再稱謝，然後，與他娘二人跟着一個壯漢走了。

桂氏母女沒走，她們暫時住在此地了。

湯十郎陪他娘走過梅花林子，前面就快到竹林了，湯十郎看看天色，對他娘說道：「娘，妳老先回去，我去找白衣女席玉神。」

他提到席玉神，立刻眉飛色舞的樣子，就好像他得到那一對玉珮似的。

湯大娘笑笑，道：「把玉珮交給席姑娘，你也早些回來吧！」

湯十郎道：「席玉神有了玉珮，我們以後就要自己動手做飯了！」

湯大娘道：「席姑娘應該早早回去天山，對她說，娘祝福她們一路平安。」

湯十郎高興的往另一方向奔去。

東方依然黑幕罩頂，冬夜的五更天仍然黑漆漆的，只不過當湯十郎奔到小坡轉角，他忽然發覺一處草坡上有幾對人影交叉互撲，厮殺沉吼與叫罵隱隱可聞。

湯十郎一怔，立刻奔過去，他心想，這些人怎麼會在這時候幹上了？

只不過當湯十郎看清楚的時候，他忿怒了。

他先是看見一個大漢，脖子上纏着白巾，大漢正抖着一支紅纓槍，力戰兩個紅巾包頭漢子。

紅巾飄飄中，有人在濺血，顯然挨了槍。

湯十郎再看另外三對人，齊姥姥又同那個使厚背砍刀的人幹上了。

另外，三個矮壯漢子，每人手上兩把尖刀，分別同席玉神及兩名紅巾包頭的大漢在厮殺。

那席玉神一味的閃躲兩個圍殺她的矮漢，她躲得十分巧妙，如果仔細看，她總是在刀及身的刹那間，把對方的刀引向錯誤方向，她却以極快的旋身脫出刀芒之外。

雖然兩人合擊，席玉神仍然很輕盈的應付。

湯十郎奇怪，爲甚麼席玉神不使出她的「絕陰指」神功？再看那紅巾包頭漢子，肩背上似乎開了口，暗紅的鮮血染濕了上衣，但那大漢咬牙力搏。

湯十郎立刻明白了。

羅大林與杜飛雄二人一定是嚥不下這口氣，又約了幫手找來。

湯十郎曾經傷過杜飛雄的脖子，他沒有要杜飛雄的命，想不到這才兩天，他們就找來了。

湯十郎站在一塊石頭上，高聲暴吼：「住手！」

還眞的管用，搏殺立刻停下來了。

剎那間，「終南雙義」羅大林與杜飛雄二人躍近湯十郎，那杜飛雄戟指湯十郎，吼罵道：「操你娘，老子們找你沒找到，想不到你送上門來了。」

笑笑，湯十郎道：「上一次不小心傷了你，好了嗎？」

「去你娘的，損你家杜爺不是？」

湯十郎道：「不小心都傷了你，如果小心，你怕早已站不起來了。」

杜飛雄聽不懂似的罵道：「你奶奶的！」

便在這時候，另外三個矮壯漢子圍上來了。

姓杜的對三人沉聲，道：「洪家兄弟，我說的就是這小子！」

原來這三人是親兄弟，難怪長得一樣高，便五官長相也差不多。

三個人均留草鬍子，銅鈴眼滴滴溜溜轉，這種人相書上有解說，性格凶殘走邪道，啃天啃地爲自己！

姓洪的正是這樣的人物，哥兒三人來自熊耳大山裡，提起洪家寨，誰都知道那是個强盜窩，官家也繞道過！

洪老大叫洪在天，老二洪上天，老三叫做洪飛天，兄弟三人全到了。

洪家兄弟六把尖刀，便拿刀的姿勢也嚇人，他們的雙臂下垂，二尺長的尖刀，右手的刀身指敵人，左手的刀身指後面，敵人如果挨一刀，第二刀就會挑在肚皮上。

＊　＊　＊

湯十郎一見五人半圓形的圍在他身前，淡淡的一哂，却對白衣女席玉神，道：「席姑娘，他們怎麼找上妳們？」

席玉神道：「他們在左家廢園找不到你們，便往附近找，天都快亮了，却找上了我那裡！」

湯十郎已明白一半了。

湯十郎道：「唉，原來是找我呀！」

杜飛雄怒吼，道：「老子宰了你這小狗操的，再帶着這玉人兒似的美姑娘回終南，此生再也不出山了！」

湯十郎道：「那是你想的，沒問問人家姑娘呀！」

杜飛雄吼道：「杜大爺做事，從來不問對方的，小子，你還有甚麼好囉嗦的？」

湯十郎道：「如此說來，你們今天下定決心要殺人擄人了？」

杜飛雄嘿嘿冷笑連聲，偏頭對洪家兄弟三人，道：「你們三位看看，看看這小子甚麼東西，他娘的，羽毛未豐，骨頭未硬，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

洪在天咬咬牙，道：「杜兄，這小子是我的了！」

他往湯十郎走去。

他的面上還露出個笑，笑得還很好看！

湯十郎忙搖手，道：「等等，等等呀，何必操之過急？」

洪在天不笑了。

「你有後事交代？」

「就算是吧！」

洪在天咬咬牙又笑了。

咬着牙還會笑，大概笑得不好看，他不但咬牙笑，還咬着牙說話。

咬牙說話的聲音自然也嚇人！

「說！」

湯十郎道：「容在下同席姑娘說句話，咱們再比劃，如何？」

洪在天回頭對杜飛雄，道：「杜兄，他們一夥的？」

杜飛雄道：「這小子住在左家廢園，他們不是一夥，這小子打歪主意，想勾引我要的女人。」

湯十郎道：「你休要吃酸醋，在下只說幾句話，說完了咱們殺，而且殺出個結果來！」

杜飛雄手一揮，道：「哥兒們，咱們何不大方的等他交代後事吧！」

五個怒漢退一邊，仍然把湯十郎圍中間。

湯十郎往席玉神走過去，杜飛雄幾人就移動着包圍圈，光景就怕湯十郎逃掉！

席玉神身後站着齊姥姥、黑妞兒，還有四個受了傷的大漢！

四個受了傷，却仍然緊緊的守在席玉神身邊，身上在流血，他們的眉頭也不皺一下，彷佛血是別人身上流的。

湯十郎面對席玉神，他看看席玉神身後幾個人，低聲的道：「席姑娘，我有好消息對妳講！」

席玉神道：「你來了，就是好消息！」

笑笑，湯十郎道：「如果說，我已經找到姑娘要的東西，妳……」

席玉神伸手去拉湯十郎，道：「眞的？在那兒？」

湯十郎尚未回答，杜飛雄已大怒，吼道：「他媽的，男女授受不親，快退開！」

說着，他舉起紅纓槍便往湯十郎的背上扎去！

席玉神面色立變，左手推向湯十郎的身子，右手食中二指疾點！

「唉！」

「轟！」

杜飛雄的紅纓槍尚未沾上湯十郎背上，突覺右目一痛，而且痛徹心肺，他的身子再也站不穩，大叫一聲倒翻在地上。

他以右手按住右眼大叫：「老子的眼睛……」

羅大林撲上去只一看，心頭又驚又怒的戟指席玉神，道：「妳是用甚麼暗器，打瞎了他的一隻眼。」

湯十郎知道，席玉神在急怒之下，使出她的「絕陰指」了。

席玉神却淡淡的道：「我不想殺人。」

她的意思仍然只有湯十郎明白，如果她要殺人，他們就難逃絕陰指的戳殺。

席玉神在天山不老峯下玉神廟，人們把她視爲玉神，神是不輕易害人的。

不料洪家兄弟三人相繼仰天笑了。

羅大林取出傷藥按在杜飛雄的傷目，那杜飛雄已高聲大罵：「操你娘，咱們還未上床，妳就謀殺妳的男人呀，我戳死你這賤女人。」

他不顧右目已碎，抓起紅纓槍便往席玉神刺去。

「噢！」

「轟……」

緊接着，便聞得「吭吡」一聲，杜飛雄再也不動了。

杜飛雄的腦袋也爛了。

齊姥姥早就忍耐不住了，當杜飛雄舉槍再刺的時候，齊姥姥舉杖攔擋，便也一杖打在杜飛雄的頭頂上，打得杜飛雄腦漿迸流。

杜飛雄一死，席玉神叱叫一聲「姥姥！」

她似乎不贊成齊姥姥殺人。

羅大林火大了，他舉着厚背砍刀大聲叫：「殺！」

羅大林的刀殺向齊姥姥，他二人第三次幹上了。

便在這時候，洪氏三人也往湯十郎殺去。

那洪在天大聲叫：「立體，立體。」

甚麼叫「立體」？

這乃是洪家三兄弟對付强敵的一種殺法。

只見洪在天與洪上天二人分左右平飛捲進，另一洪飛天却騰起三丈高下，半空中斜着身子往敵人罩去。

但見六把尖刀，宛如靈蛇般那麼厲烈的撲擊出「咻咻」銳風勁嘯。

湯十郎十二個觔斗往空翻，但見刀芒就在他的身子三面激射不已。

「咻咻」之聲甫落又起，洪家三兄弟拔身再起，湯十郎却突然平飛迎上。

他不再閃避了，他本來不閃躲的，只因爲洪家兄弟猝然撲殺，威力十分驚人，而湯十郎又不打算同這三人拚命，他才急閃，但現在就不一樣了。

湯十郎往洪氏三兄弟迎擊，他人在半空中一聲狂吼：「殺！」

只見他雙手平伸力抖，人未到，已聞得兩聲尖厲的泣叫聲：「啊……」

叫聲並未有雙方的動作快。

叫聲是在雙方碰在一起的時候方才聽到。

湯十郎從洪氏兄弟三人之間閃出來的時候，另一人，也是第三人，却已雙手捧着鮮血迸流的脖子，往側面斜撞出去。

洪家三兄弟倒地的位置，正是「品」字形。

三兄弟倒地翻白眼，再也站不起來了。

便在這時候，與齊姥姥力搏的羅大林，忽然騰身而起，他逃得眞快，身子直往竹林中奔去。

他已經奔入竹林中了。

羅大林頭上抹汗珠，他冒汗不是同齊姥姥久戰，實際上他只不過搏殺了幾個回合。

羅大林是被湯十郎那殺人的招式嚇出一身冷汗。

他看到湯十郎雙袖甩出，貼地滾殺的洪在天與洪上天二人的頭頂各中一箭。

箭不長，但明晃晃又鋒利異常，一箭扎中腦門上，這人當然死。

羅大林盡往竹林深處奔，他已快奔出竹林了。

他還暗自慶幸，自己這是逃得快，他已把形勢看準了，順天府的左家廢園不能再來了，命比財寶重要多了。

羅大林彈飛着躍出竹林，却發現前面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他最不願見到，但這個人好像就是爲了他。

這人當然是湯十郎。

湯十郎站着，還冲他露齒一笑。

「你……」羅大林驚怒交加。

「我在等你。」

「你是人是鬼。」

「我當然是人。」

「你……你是怎麼走在老子前面的？」

湯十郎一笑，道：「你很想知道？」

「說！」

湯十郎道：「很簡單，我在這兒已住了七個多月，這兒的一切我比你清楚。」

羅大林咬牙，道：「你攔住老子，意欲何爲？」

湯十郎如果未曾見過左太斗，他也許就不會追來殺羅大林。

但湯十郎如今的作法，是配合左太斗的指示，他要殺那些企圖再回來尋忠義門寶物之人，而羅大林正是當年參與血洗忠義門的兇手。

湯十郎很平淡的道：「你不覺你問得太幼稚？」

羅大林的厚背砍刀平舉，似乎知道這一關很難闖過，便也「惡向膽邊生」的道：「老子認栽，走人，怎麼的，你小子打算趕盡殺絕？」

湯十郎臉色一寒，側身指着左家廢園，叱道：「是你們趕盡殺絕，媽的，你們當年聯手血洗忠義門，殺得鷄犬不留，那又該怎麼說？」

羅大林嘿嘿冷笑，道：「忠義門早就絕了，你小子打着爲忠義門抱不平的旗號，却想在左家廢園中獨自尋那忠義門財寶，娘的，你心比之老子們毫無遜色。」

湯十郎忿怒的道：「好，說了也叫你死得不寃，我爹湯百里，便死在這左家廢園裡。」

羅大林眼一瞪，道：「甚麼？湯百里還有兒子？」

湯十郎道：「你們想不到吧？」

羅大林突然出手，十七刀交叉着往敵人劈去。

湯十郎的身子就在刀芒的邊緣上滾閃不休，就在羅大林二次騰起的時候，湯十郎也拔身半空中。

「噹！」

「唔……啊！」

兩團人影落下地，一個是平跌在地上的。

湯十郎走過去，伸手自羅大林胸口拔出他的「攝魂箭」，抬頭看看左家廢園。

左家廢園已隱隱可見，是的，天已亮了。

* * *

湯十郎緩緩往前走，他走得相當慢。

他也把手按着口袋，因爲袋子裡是席玉神欲找回去的「龍鳳呈祥」與「日月同光」四塊玉珮。

湯十郎剛走到轉彎的斜坡上，迎面，席玉神正向他這裡走過來了。

湯十郎露出個微笑，道：「姑娘。」

席玉神未笑，她很凄慌的道：「你把他們都殺了？」

湯十郎道：「只能說我報了仇。」

席玉神道：「好慘啊。」

湯十郎道：「搏殺總是無奈的。」

席玉神道：「我從未殺過人，可是……」

湯十郎一笑，道：「那是因爲妳是神，是玉神，玉是完美的，溫和的，給人有親切之感，所以妳也厚道。」

他自袋中取出黃緞盒子，眼前金光一亮，席玉神已驚喜不已的道：「神物啊，我終於找到你們了，快隨我回去吧，天山不老峯之下，有你們安樂的神廟啊。」

她伸出雙手，湯十郎却並未把四塊玉珮遞過去。

湯十郎後退了一步。

「你……不打算送還我？」

「不是，我當然會還妳，這是妳們的神啊。」

「那麼你這是……」

「我有兩個條件。」

「只要把玉還我，讓它們重回玉神廟，你甚麼樣的條件我也會答應。」

湯十郎道：「好，我的兩個條件很簡單，第一，別再追問，這玉從何處得來。」

席玉神道：「我不想再追究了。」

湯十郎道：「第二，妳得了寶玉，可以率領妳的人，馬上回轉塞北，江湖是非多，少惹爲妙。」

席玉神驚訝的走近湯十郎。

她的澹澹眼神中露出半信半疑的光芒。

「你……不以爲我可以爲你做些甚麼？」

「妳們快快回家鄉去，也就算幫我了。」

他知道席玉神不殺人，留下來反而要保護她。

但席玉神也明白湯十郎的心意，她微笑：「我不殺人，但我的手下肯爲我拚命。」

湯十郎道：「讓他們保護你吧！」

席玉神把那黃緞盒子緩緩掀開來了。

她的雙目再一次亮麗的睜大了。

湯十郎立刻覺得，席玉神俱有一種令人不敢仰視的威嚴，那種端莊，是帶有神秘色彩的。

席玉神以手撫摸着盒中四玉，她似乎陷入沉思了。

湯十郎道：「席姑娘，妳很美，美得令人心醉，我覺得有妳站在身邊，天下一切詩詞歌賦皆變庸俗，天下一切絲竹管弦均失聲色，在下以爲妳才是美的化身。」

席玉神嬌媚的一笑，她收起玉盒，道：「湯公子，你這話會令女人陶醉的。」

湯十郎道：「我這是實話，但席姑娘，我們就要分手了，這兩句讚美的話也是在下出自眞心。」

席玉神帶着黯然神傷的樣子，道：「我們……眞的就這麼分別了？」

湯十郎故示輕鬆的道：「姑娘，別爲我留下來，我正處在敵人環伺中，豈不聞，江湖只有講不清的是非，江湖從未有不散的筵席。」

他又道：「怎不見齊姥姥他們六位？」

席玉神道：「我的人有人受了傷，他們回去治傷了。」

湯十郎道：「那就不再同他們道別了。」

席玉神突然貼向湯十郎，萬般溫柔的在湯十郎面頰上吻了一下。

湯十郎不迴避，他以爲這很正常。

席玉神緩緩的，緩緩的轉過身子，輕盈的往回走去。

湯十郎也回轉身，他走向竹林。

兩個誰也未回頭，就好像兩個陌生人似的。

走了，就這樣不再招呼一聲就分開了。

湯十郎已穿入竹林中了，突然間，已經遠去的席玉神又飛奔回來。

「湯公子。」

湯十郎怔了一下，回頭，只見白影如雲，飄然又到了他的身前。

「妳……還有事？」

「湯公子，讓我們再爲你們做一頓飯吧！」

湯十郎笑笑，道：「席姑娘，我能拒絕嗎？」

「湯公子，叫我心安。」

湯十郎道：「妳的人已受了傷。」

席玉神道：「是我爲你做的，不用他們。」

湯十郎再一次笑了。

席玉神也笑了。

兩個人彼此點點頭，席玉神立刻愉快的往回奔去。

湯十郎自言自語：「她做的東西也一定好吃，唔，玉神，玉神，我等着妳的美食了。」

* * *

湯十郎正往竹林外走，忽見兩個幪面大漢奔來，他吃一驚，因爲這兩個大漢各自扛着一個大蔴袋，他二人打從湯十郎身邊閃過去，還恭敬的對湯十郎鞠躬致敬，二人也不多說，刹時往梅林方向奔去。

湯十郎想說甚麼，但他尚未開口，兩個幪面大漢已在數丈之外，行動之快，令人咋舌。

不過，湯十郎只一想就明白了。

他相信，這二人背的必是他搏殺的洪家寨三人與終南雙義二人。

忠義門主未死，左太斗仍然住在這兒，他身邊的四個大漢，也就是每次左家廢園附近有人被殺，他們便把屍體背走，然後拋在地道下面的蛇窟裡。

湯十郎相信，這兩個幪面大漢就是左門主身邊的四人之中的兩人。

他更相信，他二人背的蔴袋中，必然是屍體。

事情只一想明白，一切便也豁然明朗了。

湯十郎相信，左門主是一位有仇必報有恩必還的人物。

江湖中人本性如此，只不過左門主在經過一次慘重的滅門之禍以後，報仇之心堅定，但却十分謹愼，只因爲他再也輸不起了，他按兵不動，一等便是五年多。

上天總是會關照有恒心人的，雖然他的敵人也等，等着左家廢園的財寶出現，但他的敵人却料想不到，忠義門主左太斗竟然還活着，而且……

而且就要還擊了。

* * *

湯十郎走回左家廢園，他發現出事了，因爲他娘正在小廂之中嘮叨着。

湯十郎叫道：「娘，怎麼了？」

湯十郎拉開廂門，湯十郎發現他娘滿面怒容。

「娘，甚麼事？」

「你進來看看，屋子裡面的東西沒有一件是完整，便是床鋪也塌了。」

湯十郎跳進屋子裡，不由咬牙切齒，道：「可惡，這一定他們五個幹的。」

湯大娘道：「那五人？他們在那裡？」

「娘，他們再也不會來了，都死了。」

「被你做了？」

「我做了四個，另外一人是被白衣女身邊的齊姥姥打死的。」

「死得好。」

湯十郎道：「那五個人是來殺我們的。」

「殺我們？哼。」

她忽然又問：「玉珮呢，還給白衣女了？」

湯十郎點頭，道：「席姑娘接去很激動，她再三向咱們致謝。」

湯大娘道：「天山不老峯下的玉神廟，她接掌神職以後，便也接下尋回失玉的重責大任，她得手了，她當然很激動。」

湯十郎道：「所以她在臨去之前，一定要爲我們親手做一次她拿手的菜式，娘，她很誠心。」

湯大娘道：「咱們這兒的一切全毀了，便是鍋灶杯碗也被砸，白衣女這一餐美食，也算來得及時了。」

湯十郎道：「娘，我去前面看看，也許留在門樓下面，桂家母女用的東西還在，我去弄回來。」

湯大娘道：「快去快回。」

湯十郎立刻往左家廢園前面走去，只不過他推開房門一看之下，小房中的東西也被砸得稀巴爛，老棉被拋在地上，棉被上一隻破茶壺，棉被濕了一大片還帶茶葉在上面，火盆早被掀翻在牆邊上。

湯十郎咬牙「格格」响，惡人作風就是這樣。

* * *

湯十郎忿怒的走回後面，母子二人對坐發怒，誰也不說一句話。

就在這時候，白衣女與齊姥姥還有黑妞兒三人來了。

黑妞兒的手上提着食籃子，走進門，白衣女三人吃一驚：「怎麼如此亂糟糟的？」

湯十郎却淡淡一笑，道：「被那五個該死的砸了。」

席玉神命黑妞兒放下食籃，立刻回去取應用的東西，却被湯十郎攔住了。

湯十郎道：「席姑娘，你們出門在外，一切用的都很重要，你放心，我一兩天就會重新把這兒佈置得更好，更舒適。」

席玉神也不勉強，她親手爲湯大娘送上一碗湯。

湯大娘接過一看，發覺只是乳白色的一碗清湯，她老人家怔了一下。

席玉神立刻看出湯大娘的心意來了。

她笑笑，道：「大娘，你喝下去，這碗湯叫『玉液』，女人喝了最養顏不過。」

湯大娘笑笑，道：「老身今年五十整，還養的甚麼顏，不如姑娘自己喝吧！」

席玉神笑了。

她笑起來是很動人的。

「大娘，妳看我今年多大歲數

了？」

湯大娘道：「姑娘呀，我看你今年只不過十七八，十八九，絕不會超過二十整。」

席玉神吃吃抿嘴一笑，道：「就快要三十了啊！」

她此言一出，便湯十郎也吃一驚。

湯十郎道：「你開玩笑。」

席玉神道：「我善於養顏，我喝的就是這『玉液』呀！」

她頓了一下，又道：「世上傳說，瓊漿玉液是好酒，其實我這才眞正是好東西。」

湯大娘道：「老身喝這麼一次，有何益處？」

席玉神道：「至少精神奇佳。」

湯大娘道：「好吧，老身接受你這一碗『玉液』吧！」她張口喝了一口，覺得味道還不錯，遂點點頭，笑道：「好味道！」

席玉神又取了一碗泛赤紅湯，送在湯十郎手上，道：「湯公子，喝了吧，此乃我族特製補品，强身增功，正是你需要的東西，喝了吧！」

除了這兩碗湯之外，別無其他，湯十郎能不喝嗎？

他比他娘喝得更快，「骨碌」三聲碗底朝天。

席玉神取出一個玉瓶，交在湯十郎手中，道：「爲感激你，這傷藥聖品送你了。」

湯十郎不由得摸摸曾經挨刀的左脅，那地方是被桂月秀傷的，多虧席玉神的靈藥救治，如今席玉神又將靈藥贈送，湯十郎當然不會拒絕。

* * *

天下當然不會有不散的筵席。

席玉神這一夥走了，至少他們收起帳篷登上駱駝背，往北走了。

湯十郎母子未送行。

湯十郎趕着要進城，因爲這以後他又得靠自己動手做飯了。

湯十郎把床再支穩，又把火盆升上火，他才笑對他娘道：「娘，我這就進城了，把咱們用的東西買回來，萬一來一場大雪，咱們也不怕受凍。」

湯大娘道：「我看明天吧，你應該睡好覺再進城，這樣娘也放心。」

笑笑，湯十郎道：「喝了席姑娘，不，應該叫她……叫她甚麼才對？她三十歲？」

湯大娘道：「女人不嫁人，永遠是姑娘，她的人稱也是小姐。」

湯十郎道：「席姑娘送我喝的那碗湯，我好像很精神，我不累。」

一切收拾妥當，便立刻出門而去。

湯十郎快快樂樂的又進城去了。

他怎麼表示他很快樂？

那當然是一路走，一路還吹着鳥叫聲，他樂透了。

* * *

現在，湯十郎又快到那家野店了。

湯十郎的人未到，他的鳥叫聲先到，於是打從野店裡跳出個女子。

這女子手上還有吃的——醬牛肉挾在大餅裡，兩棵大蔥另外拿，她咬一口蔥，啃一口餅，這光景早已看在湯十郎的眼裡了。

湯十郎雖然吃了席玉神的族人特製補身聖湯，精神雖好，但肚子空空，今見野店中走出的女人手上吃的，不由得乾嚥了一口涎沫。

那女人看到湯十郎，先是驚訝一瞪眼，旋即快步迎上去，道：「喲，這不是常從咱們小店經過的常客嗎，這麼早就往城中去呀！」

湯十郎尚未回話，這女子又格格一笑，接道：「我呀，猜你還未吃早飯，進去吧，我店裡一鍋甜稀飯，大餅醬肉吃不完，天寒地又凍，二鍋頭你喝上一大碗怯怯寒，我們只收你一點點錢。」

湯十郎一笑，道：「你好像認識我呀！」

那女子敢情正是「小春天」馬艷紅。

馬艷紅幾乎去拉湯十郎了，那樣子眞怕湯十郎跑了似的，她來個橫身攔阻湯十郎的去路。

其實，湯十郎決心進去吃些喝些了。

那馬艷紅又嬌媚的一斜眼，瞟了湯十郎一眼，道：「怎麼會不認識你，你常打這兒走，只這幾天不見你人影，進去吧，也算是老主顧了，常言道得好，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變朋友，你說是嗎？」

湯十郎已往店內走，聞言回頭一笑，道：「咱們這算那一種朋友？」

馬艷紅笑笑，幾乎伸手去摸湯十郎，道：「你說呢？你想咱們是甚麼朋友，我都會答應。」

湯十郎不回答，因爲他的手臂已被另一女子拉住了。

拉他的女子並非別人，「山茶花」林玉已笑了。

「喲，小哥呀，你這幾天沒到來，可想歪我們了。」

湯十郎覺得自己好像是個最受歡迎的人。

歪着屁股坐下來，湯十郎笑笑，道：「弄些吃的來，吃完了我還得趕着進城去。」

「馬上送到。」馬艷紅灶上去張羅，林玉站在湯十郎的面前笑。

「你笑甚麼？」

「我呀，喜歡你呀！」

湯十郎想着那夜在後窗看到的情形，知道她們都是戈平陽派來這附近當眼線的。

當然，湯十郎也知道這些女人是淫娃，只不過他對這些女人沒興趣。

湯十郎聞得林玉的話，笑笑，道：「你喜歡我？還是我的銀子？」

林玉拉把椅子坐下來，道：「開店賺點蠅頭小利，爲的當然是銀子，只不過對你小兄弟不一樣。」

「怎麼說？」

「我喜歡你的人，比你的銀子重要多了。」

湯十郎哈哈笑了。

便在這時候，那馬艷紅叫着：「來了，來了！」

她把吃的一件件送到湯十郎的面前，湯十郎一看就愉快的笑了。

葱油大餅五六張，切成小塊疊在盤子上。

醬牛肉有兩斤多，切成片片盛放着，外帶麵醬和青葱，還有滷蛋十八個，下酒的小菜共三樣，這麼冷的天，還有涼拌肚絲一大盤。

最香的莫過於那碗二鍋頭，湯十郎立刻去拿了，却被馬艷紅一把按住他的手。

「先別喝酒，吃幾張葱油餅墊墊肚皮，免得酒沖傷了你的身子呀！」

湯十郎一笑，道：「對，你想得眞週到。」

湯十郎沒有吃大餅，滷蛋他一口氣吃了七八個，這才「骨嘟」喝了一口酒。

「哇，眞嗆！」

湯十郎喝乾一碗酒，肚皮立刻燒起來，他雙手抓起葱油餅，挾着醬肉口中送，一口氣把桌上的東西吃了個精光盤見底，他的人也直不楞的不動了。

「咚！」湯十郎一頭栽在桌子上，一副半昏迷的樣子。

「倒啦，倒啦。」

馬艷紅撫掌笑起來了。

林玉伸手摸摸湯十郎的面頰，道：「眞帥！」

她轉而問馬艷紅，道：「你叫他吃的甚麼藥？」

「春不老，加上神仙倒。」

「兩樣藥你全用上了？」

「你以爲我們乖乖的就把人送回去？」

「我猜你的心中想甚麼了。」

「難道你不想？」她擰了林玉一下，又道：「自他進門，你就爲他的模樣醉倒了。」

兩個女人哈哈笑起來了，也立刻忙起來了。

馬艷紅奔到野店門口左右兩邊瞧一下，立刻就把門關上了。

她剛關上門，覺得這不好，不如……

她立刻又把門開了，回身房中取了一把鎖。

她爲甚麼取鎖？

這當然有原因，只要一看她的舉止便明白了。

馬艷紅走到野店門外邊，她再把店門關起來，那把鎖便也把店門鎖上了。

這就表示野店中沒人，店家出遠門去了。

這光景比在店門口豎個「今天不營業」或「今天休息」還管用。

於是，她伸手拍拍那把鎖，一聲淺笑，便繞道奔到野店後面了。

馬艷紅扭腰身，雙足點地騰身而起，一個身法便越過籬笆牆，喜孜孜的進了野店後灶房。

她越過灶房進店堂，只見林玉在弄熱水。

馬艷紅笑道：「你呀，弄這大鍋熱水做甚麼？」

林玉笑笑，道：「替他洗個熱水澡，然後，啊哈……」

馬艷紅笑道：「你這潔癖也用在他身上呀！」

林玉道：「沒辦法，習慣了。」

她燒着火，一面又道：「男人身上有怪味，我受不了。」

馬艷紅道：「你別弄錯了，你說的是咱們堡裡幾個『臭』男人，他身上不臭。」

林玉道：「不洗心裡不舒服。」

馬艷紅道：「有些男人身上的味道是香的，肌肉香味會醉人的，吸，你嗅嗅他。」

林玉沒嗅，但馬艷紅自己嗅。

她從湯十郎的背嗅到湯十郎的頭頂上。

「喲，好可愛的男人味啊！」

她見林玉不理會，便又笑道：「這味道，好像童子雞嘛，你來看看呀！」

林玉笑道：「我有的是時間，急甚麼？」

馬艷紅道：「你不急，我急呀！」

林玉道：「靜下來，等我先爲他洗個澡。」

馬艷紅道：「我以爲不可以。」

林玉道：「我這毛病，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若不先替他洗個乾乾淨淨的澡，我是不會和他一張被子的。」

馬艷紅道：「他不可以例外？」

林玉道：「他也是男人。」

馬艷紅道：「他是個與別不同的男人，我看呀……」

林玉火了，她跳出來，低叱道：「你今天老是跟我過不去，你想和我鬧翻臉不是？」

馬艷紅也不讓的道：「誰怕誰？」

林玉道：「你若不聽我的，乾脆，咱們裝蔴袋，送他去『怡養園』，誰也別偷腥！」

馬艷紅冷冷一笑，道：「這是你說的。」

林玉道：「我沒忘記我說過的話。」

馬艷紅突然雙目一亮，她笑起來了。

林玉冷聲道：「你有歪點子了？」

馬艷紅道：「林姐呀，咱們在一起，又不是一天兩天了吧！」

「快十年了。」

「是呀，都有十年交情了。」

「也參與過那次行動。」她指指左家廢園。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唐煌、費小潔離開太白山莊，逕往華山而去。途中唐煌得父告知九大奇人已平安脫困，母亦無恙，一時心情無限輕鬆，手携愛妻身處山明水秀之山野，沉浸在柔情恩愛中。此時小潔打開古鳳交還的五霸圖一看，發現圖上已被破壞，小潔氣憤之下說出古鳳居心不良，但一時未得唐煌理解。一日行至蘇境丹陽湖畔，眼前突現猶如海市蜃樓之仙島，兩小決意上島探秘……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司空羽・文／可飛・圖

夢中劍手

兩小身陷險境　玉華毀島相救

唐煌說：「看到沒有？那碼頭乍看起來很荒涼，似乎很久沒有人用過，其實大謬不然，不但常用，而且天天在用。」

費小潔噘着小嘴，說：「我不信。」

「聽着！」唐煌說：「若此島無人居住，該應說此島若無很多人居住，那碼頭石路，絕不會磨得光滑而呈下陷之勢。」

「此其一！」唐煌微微一笑續道：「妳再看碼頭的石階。」

費小潔看了一陣，不由搖搖頭道：「石階就是石階嘛！有甚麼稀奇？」

唐煌道：「那石階最下面五六層，都生有蘚苔，這表示漲潮時，這五六層都被水淹沒了。」

「不錯。」

唐煌道：「石階兩端苔蘚很厚，而中央却沒有，足證常常有人踐踏，而且踐踏的人數極多！還有……」

他低聲說：「妳仔細聽聽！有沒有笙歌之聲？」

費小潔茫然地看了唐煌一眼，然後凝神一聽，果然遠處傳來笙歌之聲，似有似無，好像來自地下。

她大為佩服，說：「哥！你眞仔細。」

唐煌道：「不是仔細，而是經驗使然，假如妳對某一件事發生懷疑，必須小心求證，從極細微之處去觀察才行。」

「走吧！」唐煌拉着她上了碼頭，向島心馳去，說：「據我猜想，這島上文章多着呢！」

果然，奔出二三里，發現一個山谷，那陣陣笙歌之聲，好像來自山谷中，但因谷中樹木很茂密，却未看到人影及樓台殿閣。

費小潔道：「這下可輸了吧！」

唐煌連忙按住她的嘴，低聲道：「妳是輸定了。」

二人携手馳入谷中，這才發現這個山谷有兩層，穿過一個石縫，還有內谷，而笙歌之聲正是來自內谷。

石縫很狹窄，轉折走了百十步，豁然開朗，而且景象大變，連唐煌也不由大大地一楞。

這個內谷大極了，那海市蜃樓中所現景物僅是這裏的一部份，所有的樓台殿閣，都是一色大麻石砌成，雖不如微山湖中吝嗇鬼王大吉的金瓦玉階，眞珠為簾之華貴，却另有一番雄壯之氣。

一出石縫，是一個高大的石碑坊，上面有三個大字——逍遙谷。

「哥，這簡直是仙境。」

唐煌點點頭說：「若不是仙境，必是鬼域或魔境，要小心了。」

二人小心翼翼地走向最大的一座宮殿，上了石階，那高大的宮門緊閉着，門上巨大的獸環，閃閃生光。

那知二人剛剛走上最高的一層石階，巨大宮門「咿喲」一聲敞開，一個

白髮皤皤的老嫗，手持巨拐，身後隨着兩個小婢，迎門而立，沉聲道：「你就是唐一飛的兒子？」

唐煌一看這老嫗，像兇神惡煞一樣，臉上皺紋之外，像一個大苦瓜，一雙老眼瞪得像鴿卵似的。

手中的巨拐乃精鋼鑄造，少說也有百十斤重。

唐煌肅然地說：「不錯……在下正是姓唐。」

老嫗厲聲說：「你來幹甚麼？」

唐煌不由微怒，說：「在下只是發現海市蜃樓，感到好奇，前來看看，沒想到這裏……」

老嫗巨拐一伸，疾點唐煌的前胸，說：「快滾……」

唐煌冷哂一聲，伸手抓住拐頭一撥，那知力道大得驚人，竟未撥動，急中生智，一按拐頭，左臂挾着費小潔，身子借拐上力道彈了起來，翻入大門之中。

「好哇！」老嫗暴怒，說：「想不到小子眞有一套，老身要不把你們砸成人餅，簡直是白活了，看拐……」

一式「橫掃五岳」，挾着罡風，攔腰掃到。

唐煌心想，不給妳吃點苦頭，妳眞不知天高地厚，急切中撤出殘劍，一式「一鳴驚人」，洒出十餘個大劍花。

這些天來，他的內力不斷增長，招式方面也大有進境，這一招施出，威力奇大，好像殘劍突然長了半尺多。

老嫗一拐掃過，不須變招，憑雄厚的內力，又橫掃回來，拐上發出懾人的嘯風之聲，端地驚人。

然而，唐煌不能和她硬碰，身形一挫，以閃電之勢，削向她的膝部。快得像雲層中的閃電。

那知老嫗也不簡單，身子一彈，躍起一丈來高，「泰山壓頂」改為「雷擊五岳」，眨眼工夫，點出五拐。

唐煌這一式仍未用完，滑出拐風範圍之外，以三個不同角度，斫出二十五劍。

「噹」地一聲，人影乍分，唐煌的殘劍差點脫手飛去，一條右臂已無法抬起，而老嫗也被震退一步。

「好小子！再接老身三招……」

唐煌厲喝一聲，道：「且慢！要打也要弄清楚，這裏到底是甚麼地方？妳是不是這裏的主人？在下不能濫殺無辜。」

老嫗暴喝一聲，道：「好小子！口氣可不小，看拐！」

唐煌一閃讓過，沉聲說：「老前輩，在下並非怕妳，只是不忍傷妳，妳若不講身份，事後可別怪我手段毒辣。」

老嫗白髮飛揚，怒不可遏，暴喝聲中，掃出三十餘拐，方圓五丈之內，形成一片拐山。

唐煌厲喝一聲，說：「這可怪不得我了！」

正要施出「五霸圖」上那一招絕學，突聞一聲沉喝「住手！」老嫗乖得很，硬生生地收拐退了五步。

十餘丈外，站着一個中年男子，全身赤裸，身上罩着一件黑紗，仍可隱約看到他的身體。

費小潔啐了一口，躲在唐煌身後。

唐煌一看來人這身打扮，心想：這簡直是個人妖，他雖是個男人，但他的身體細皮白肉，像女人的胴體一樣，而且面目也十分俊逸。

若說他是女人，胸部未曾隆起，而且可以隱隱看到他那不雅之物，以及喉頭那塊突出的骨頭。

唐煌冷峻地道：「就看尊駕這種德行，必是一個邪魔妖人。」

中年人微微一笑，說：「年紀輕輕的不可信口胡說！這只能怪你見聞不廣，少見多怪！一個人的正與邪，不能以衣着為依據。」

唐煌不屑地道：「軀體髮膚，承自父母，你赤身露體，不知羞耻，難道會是正人君子？」

中年人伸手一讓，泰然地道：「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以世俗眼光去衡量不凡之人，自然難以諒解，二位不妨請到宮中去看看。」

唐煌心想，此人絕不是正派人物，可以斷言，但若不進去，難以發現秘密，而且顯出自己示怯。

他立即拉着小潔，跟着中年人向內走去。

進入第二道宮門，是一個大殿，一看殿內景物，兩小不由怔住，原來大殿中置有百十個軟榻，榻上各有一個面黃肌瘦之人。

而且陣陣「阿芙蓉」氣味，中人欲嘔。

唐煌沉聲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中年人微微一笑，說：「張子萍以『阿芙蓉』荼毒天下，本人則以『阿芙蓉』救他們，雖然所用之物相同，目的各異。」

兩小不由一怔，說：「『阿芙蓉』乃至毒之物，只能越陷越深，尊駕怎說是救他們？」

中年人哂然一笑，說：「這只能怪你見聞太差了！凡是吸食『阿美蓉』上癮之人，要想解除惡習，仍須仰賴『阿芙蓉』！」

唐煌玉面一紅，道：「在下確是不懂，願聞高見。」

中年人道：「本人年前往東海邊遇到一個西方蠻夷之人，據說來自英吉利，也就是運『阿芙蓉』來到本國的壞蛋，本人將他擒住，拷問之下，才獲得解救之法。」

唐煌道：「那大概就是所謂『英吉利』人了。」

中年人道：「不錯！他說要解此毒，仍須『阿芙蓉』，繼續吸食，但要逐

漸減少份量，約須一年，即可根除，現在你明白了吧？」

唐煌一想這辦法也對，但他對這中年人仍是十分懷疑，沉聲說：「尊駕既是爲了救人，爲甚麼此處傳出笙歌之聲，而尊駕赤身露體，又作何解釋？難道也和……」

中年人哂然一笑，說：「本人所練之武功，非赤身不可！至於此處笙歌不停，日以繼夜，那不過是幫助治療解毒之法。」

「幫助解毒？」唐煌冷笑道：「眞是奇談，在下越聽越糊塗了。」

中年人沉聲道：「凡是吸食『阿芙蓉』之人，每隔三五個時辰，就要上癮，本人除了逐漸減少份量，並且拉長時間之外，再以聲色之娛，冲淡他們的慾望，分散他們的精神，這樣可以提早根除。」

唐煌沉聲道：「請問尊駕大名如何稱呼？」

中年人道：「在下『逍遙客』！藉藉無名。」

唐煌沉聲道：「解毒之人如此之多，必須大量的『阿芙蓉』，尊駕自何處得來這麼多『阿芙蓉』？」

「逍遙客」道：「本人剛才說過，前次在東海邊遇到那個蠻夷之人，正是運毒來到本土，不過數量不多，悉被本人所得，却僅有三四千兩，但量雖不多，用以救人，也綽綽有餘了！」

唐煌沉聲道：「在下女友在旁，尊駕可否穿上衣衫？」

「逍遙客」道：「本人數十年來一向如此，但爲了對二位表示敬意，破例穿一次衣衫！」說畢，進入內間之中。

唐煌四下打量這些癮君子，十九都是在華山秘谷中所見的老人，也正是張子萍的人質。

不一會，「逍遙客」自內間走出，已經穿上衣衫，只是頭上仍罩着黑紗，朗聲道：「令尊唐一飛，爲當今武林一位大俠，在下久仰得很，聽說現已脫困，不久將到『離恨天』赴會。」

唐煌已探知此事，只不知赴甚麼會，因問道：「但不知赴甚麼會？」

「逍遙客」道：「當然是『離恨大會』，參與者爲五霸中人物，爲武林近百年來大盛舉！」

唐煌道：「不知道召開『離恨大會』目的何在？何人召開的？」

「逍遙客」伸手一讓說：「二位來此是客，請到這邊來。」

說着領先向後走去，穿過第二層大殿，後面是一個花園，一個水榭，座落於池塘中央，順着小橋，進入水榭之中，原來水榭中已擺上酒席。

唐煌對這「逍遙客」仍感懷疑，暗暗捏了費小潔的手一下，叫她小心，也不客氣，上了客席。

「逍遙客」先爲他們斟了酒，然後再爲他自己斟滿，却先一飲而盡，表示酒中沒有花樣，說：「我先敬二位一杯。」

唐煌看看酒杯中的酒，清而不濁，且無異味，立即端起杯子，一飲而盡，說：「敝友素不善飲，尚請見諒。」

「逍遙客」熱情地道：「此酒乃是著名的佳釀，但酒性溫和，即不善飲酒之人，也可以飲三五杯！請乾了這一杯吧！」

唐煌端起費小潔的杯子，說：「既然盛情難却，就讓在下代她乾了吧！」說畢一飲而盡。

那知「逍遙客」長笑而起，大聲道：「『逍遙谷』爲武林三大絕地之一，凡闖入此谷之人，還沒有一個能生離此谷的，你們認命了吧！」

兩小倏然一震，同時推杯而起，感覺體內並無異狀，唐煌厲聲道：『逍遙客』！本人就要打破你的慣例！也要叫你試試本人的劍芒。」

「哈……」「逍遙客」狂笑一陣又說：「小子，告訴你吧！本人的毒藥敢稱天下一絕，將毒藥凍結於米粒大小的冰塊之中，放在酒中，若不仔細觀察，極難發現！現在你們已經無救了，若不妄動眞力，兩個時辰之內，尚能活命，反之……嘿嘿，恐怕活不了一個時辰！」

兩小不由面色大變，唐煌回想剛才飲下的酒，果然有冰凍的感覺，不由暴怒，道：「狗賊，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知道你絕非善類，可是你也別得意，在我們臨死之前，先要你陪葬！」

「嗆」地一聲，唐煌的殘劍已撤在手中，那知「逍遙客」倒縱而起，一掠十二三丈，已落在池塘之外，哈哈笑道：「小狗，本人失陪了！待會自有人爲你們收拾屍體，你們還是趁未死之前，溫存一會吧！」

說畢，沒入大殿之中。

兩小互視一眼，不禁擁在一起，唐煌並不怕死，只是不忍連累小潔。但費小潔的堅定，却明確告訴他，她願意和他一塊死去。

唐煌沉聲道：「小潔，趁劇毒尚未發作之先，我們必須設法擒住『逍遙客』，只要找到他，仍有希望。」

費小潔點點頭，兩人立即奔出水榭向前殿掠去，經過這一陣奔掠，兩人突感身體內有了異狀，好像有一股冷氣自內腑昇起。

兩小感到體內劇毒已經發作，知道找出「逍遙客」的希望太渺茫了。

唐煌把費小潔抱起來，歉然地說道：「小潔，都是因爲我自作聰明，把妳帶到絕地來。」

「不！唐煌……」費小潔緊緊摟着他說道：「只要我們永遠在一起，小妹是不會計較壽命長短的。」

唐煌慨然地說：「小兄讓妳這樣死去，總是於心不甘！我常常想，妳是一朵受天地鍾靈之氣孕育而成的奇葩，必遭天妒，小潔，我們雖相聚不久，我也知足了……」

費小潔說：「唐煌！不必這樣說，

我自從認識了你，覺得生命更充實，活得更有意義，我只是爲你抱屈。」

唐煌劍眉一皺，打了個踉蹌，是的！若是這樣死去，實在無法瞑目，他淒然苦笑着說：「小潔，在我們臨死之前，必須撈回本錢。」

他抱着費小潔，在大殿中搜索，現在那些人已經不見了，好像這裏根本就沒有人跡似的。

兩人越來越不行了！但誰也不願表示死之將臨，假如可能的話，他們都願意把自己的生命力，輸入愛人體中，讓愛人繼續活下去。

整個大殿中，闃無人跡，像一座古墓，而唐煌抱着費小潔，搖搖晃晃，有如酒醉未醒，隨時都會倒下去。

現在，唐煌在粗大的柱子上，努力支持着身子，道：「小潔，妳感覺怎樣了？」

費小潔嬌喘吁吁地道：「唐煌……我……還好……」

唐煌咬咬牙，離開大柱，向前走去，感覺眼前景物都在盤旋晃動，像站在浪尖上似的。

費小潔喃喃地道：「唐煌，我們走吧，找個沒有人的地方……安靜地死去。」

唐煌吻了她一陣，道：「小潔，現在要走也遲了。」

他的兩腿已不聽使喚，劇烈地抖着，終於倒下。

他們緊緊地摟着，不留一絲縫隙，他們現在唯一的希望，希望有人全力擊出一掌，能將他們擊爲肉醬，混合在一起。

他們的視覺開始模糊了，隱隱看到一個女人的影子，向他們走去，站在他們身邊，靜靜地凝視着他們。

但他們看不清這女人的表情，更不知道這女人臉上已充滿了殺機。

人，就是這樣在命運之神的掌握中打發日子，幸福來臨之前，人們懵然不知，而危難降臨的前一刹，也是毫無所知。

假如人們知道他們的命運，不管是好是壞，都將無法活得安靜，甚而會因過度的興奮和恐懼而變成瘋狂。

現在這個女人就像死神一樣，只是舉手之勞，兩小就會離開這個世界，因爲她曾三度提掌當胸，作狀欲劈。

但是，當她的目光落在唐煌臉上時，不知怎的，那充滿殺機的目光竟變得柔和起來。

終於，她彎下腰，自唐煌懷中摸出那張模糊不清的「五霸圖」，回頭掠進另一重宮殿。

她四下打量一陣，道：「『逍遙客』，本姑娘現在和你談個條件，包你有賺無賠。」

突然，壁內傳來「逍遙客」的聲音，陰聲道：「現在還想與本人談條件，眞是痴人說夢！」

少女冷冷一笑，道：「誰痴誰傻待會便知，你難道想被張子萍奴役一輩子麼？」

「逍遙客」冷笑，道：「饒你千言萬語我有一定之規，你死了心吧！」

少女冷笑道：「逍遙客，你可知道張子萍以阿芙蓉痲醉千百高手，目的何在？」

「逍遙客」陰聲道：「毋非是想在『離恨天』爭一席之地！」

少女大聲說：「你呢？身爲男子漢大丈夫，難道無此雄心？」

「逍遙客」厲聲道：「賤人，你休要挑撥離間！」

少女哂然道：「你可知道張子萍根本沒有資格與『離恨天』一干奇人爭一日之短長！」

「逍遙客」沉聲道：「那也不一定，設若他能獲得武林至寶……」

少女大聲說：「說下去呀！甚麼武林至寶？」

「逍遙客」陰聲道：「告訴你也不妨，只要有『五霸圖』，他仍有希望名列五霸。」

少女咭咭冷笑一陣，說：「你可知道『五霸圖』在誰身上？」

「逍遙客」冷冷笑道：「總不會在你這賤人身上吧！」

少女沉聲說：「老賊，你猜錯了，此圖正是在本姑娘手中。」

「逍遙客」冷笑道：「反正吹牛不犯死罪，老夫豈能信你的話！」

少女大聲說：「老賊，你看這是甚麼？」

這時壁上「嗒」地一聲，突然現出一個小孔，一隻眼睛向外窺視，陰聲道：「一張破紙而已，本人豈會上你的當！」

少女展開那張羊皮紙，冷笑道：「你老賊若連這武林至寶也不認識，當眞是孤陋寡聞了。」

「逍遙客」看了一會，陰聲說：「果然有點像『五霸圖』，可是上面模糊不清。」

少女冷笑道：「你知道甚麼？當今之世『五霸圖』有三張之多，除此之外，都是贋品。這張眞圖上的圖案，是以油漆製成，製圖人爲了怕落入壞人手中，預先做了一番手脚，必須再經過一番手續，才能顯出圖案來。」

「逍遙客」貪念已動，只是不敢相信，陰聲道：「此圖爲無價之寶，武林高手不惜拋頭顱、洒熱血搶奪此圖，而你却……」

少女沉聲道：「人類慾望，各有不同，比喻說：你在未見此圖之前，只希望能在張子萍手下當一名走狗，而現在又想獨得寶圖，獨步天下。我是女流之輩，我想得很徹底，即使獨步武林，又該如何？人生數十寒暑，終不能長生不老，與天地同在吧？所以我所追求的是寶貴的現實，因爲我喜歡一個人，而這個人正在死亡邊沿上掙扎，現在，你我各取所需，而不相抵觸，以解藥交換寶圖，誰也不吃

虧。」

「逍遙客」猶豫一會，道：「本人怎能相信你？」

少女沉聲說：「信不信由你。本姑娘和你們不同，視寶圖如糞土，你若不換，我立刻撕掉！」

「慢着！」「逍遙客」顯然已動了心，沉聲說：「你一定是喜歡姓唐這個年輕人了？」

少女沉聲說：「不錯！」

「逍遙客」冷笑道：「可是人家已有心愛的人，以老夫觀察，他們二人的情感非同泛泛，你的情感豈不要浪費了？」

少女冷笑道：「我肯以圖易人，自然有兩全之策，你不必爲本姑娘擔憂。現在我只問你一句話，換是不換？因爲時已不多，要立即決定。」

「逍遙客」心想，以人換圖當然有賺無賠，而且是一本萬利，即使是假的，也無損失。

「逍遙客」沉聲說：「你必須設法證明，此圖確是眞的。」

少女不屑地說：「老賊，我看你是白白糟蹋數十年的老米飯，連這件事也不知道。這『五霸圖』本是那少女費小潔之母『夜來香』費玉潔之物，恐被張子萍搶去，乃交與此女，許多高人曾千方百計搶奪，都因這兩人武功太高，而未得手。」

「逍遙客」沉聲道：「好了，我答應交換，但第二道手續你必須先告訴我。」

少女說：「那不行！你老賊老奸巨猾，設若以假解藥騙我，獲得寶圖之後遠走高飛，我豈非上當？」

「逍遙客」陰聲道：「依你又該如何？」

少女成竹在胸說：「很簡單，一手交圖，一手交解藥，待我爲他們服下之後，證明有效時，我立即告訴你第二道手續。」

「逍遙客」一想，這辦法也行，即使她臨時變卦不說出來，有此圖在手，總比沒有好些。立即沉聲說：「我們如何交換？」

少女道：「你老賊不必枉費心機，設若想以假解藥瞞騙我，我坦白告訴你，即使獲得寶圖也等於一張廢紙。因爲沒有第二道手續，上面根本看不出任何圖案。而且那第二道手續，出人意表，說容易不過舉手之勞，說困難也萬分困難。」

「逍遙客」厲聲道：「快說！如何交換？」

少女冷冷一笑，道：「你先把解藥擲下來，本姑娘絕不食言，一定把寶圖擲上去。」

「逍遙客」冷笑一陣，道：「天下間豈有這等便宜的事！」

少女沉聲道：「反正我是誠心交換，只是不敢相信你這老賊！你若不換，我立刻撕得粉碎。」

「逍遙客」冷哼一聲，道：「賤人，我警告你，你若想玩花樣，也休想生出此谷，喏，拿去！」

兩顆紅色藥丸逕奔少女面前，少女伸手接住，道：「老賊，請你稍等一會，我先爲他們服下再說，若是眞解藥，本姑娘絕不食言。」

「逍遙客」不由大怒，厲聲道：「賤人，你敢欺騙老夫！」

少女理也不理，回頭掠到兩小身邊，怔怔地望着兩小，喃喃地道：「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些甚麼？爲了他……我只得……」

她把兩顆藥丸納入兩小口中，這時「逍遙客」已經帶着七八個高手，將少女圍住。

少女夷然不懼，靜靜地等待着，她現在心中十分矛盾，不知自己爲了甚麼。

少女掃視一週，冷冷地道：「『逍遙客』，我說過絕不食言，可是你們也別動歪念頭。我必須把他們帶到船上，才能把圖交給你，同時告訴你第二道手續。」

「逍遙客」陰聲道：「賤人！你還想走麼？」

少女說：「那就看你要不要寶圖了。」

「逍遙客」氣得咬牙切齒，厲聲道：「好吧！老夫答應你。」

少女挾起兩小，出了「逍遙谷」，逕奔碼頭，「逍遙客」等人緊緊跟隨。

到了碼頭上，少女上了船，把兩小放下，掏出「五霸圖」道：「本姑娘說過，各取所需，兩不吃虧，喏，拿去。」

說畢，擲出「五霸圖」的同時，掌力向碼頭上一按，小船滑出五六丈遠。

「逍遙客」獰笑一陣，道：「賤人，還有一道手續呢？你以爲上了船就安全了麼？我的部屬，個個精通水性，他們一下水，馬上把你的船弄得粉碎。」

少女大聲道：「我若是告訴你，你能守信讓我安全離島麼？」

「逍遙客」沉聲道：「當然，老夫豈能欺騙一個女流之輩！」

少女沉聲道：「那寶圖是以特種油墨畫成，要想使圖案淸楚，必須用火烤一會。」

「逍遙客」沉聲道：「火烤油漆，豈不燃燒起來？」

少女哂然地道：「這是一種特種油漆，火烤之後，可以自行流動，紙上即顯出紋路，那就是圖案，本姑娘已經告訴你，信不信由你。」

「逍遙客」獰笑一聲，道：「老夫相信了，但仍不能放過你。」

他對另外幾人沉聲道：「準備下水！」

少女厲聲道：「『逍遙客』，你也是一號人物，難道……」

突然，谷中冒起陣陣濃煙，且冲起火舌。

「逍遙客」悚然一震，說：「賤人，

想不到你比老夫還毒！」

少女愕了一下，她根本不知道是誰放的火，却將計就計道：「對付你這種出爾反爾的老賊，當然要留一手。」

「逍遙客」大聲道：「快回去救火！」

說着，帶着屬下，疾奔入谷。

少女得意地笑了一陣，取槳催舟，不一會上了岸，這時，兩小仍然未醒，但氣色却已經恢復了。

少女挾着兩小，心想，「也許我做了一件非常愚蠢之事，只是我必須這樣做，因爲我……」

前面有個岩洞，只有一丈多深，裏面十分清潔，她挾着兩小進入洞中，把他們放在地上。

她靜靜地望着兩小，神色變化萬千，心想，現在要除去的情敵，仍然易如反掌。

但她知道，殺了女的，男的也活不成，爲了獨得男的，不得不違背自己的心意，眼看着情敵逐漸清醒。

兩小開始活動了，却仍是閉着眼睛，那少女急忙閃開，暗中監視着兩小。到現在爲止，她還沒有決定，是否要放過這個最大的情敵？

唐煌內力深厚，終於先醒了過來，睜眼一看，立即摟住小潔，把她抱起來，狂吻着道：「小潔……小潔……我們終於又活了。」

費小潔也逐漸醒來，喜極而泣，道：「唐煌，我們眞的活了麼？」

唐煌撫摸着她的秀髮，道：「小潔，我們眞的活了，你快看看我。」

費小潔痴痴地凝視着唐煌，道：「唐煌，我們眞的活了，不知道是誰救了我們。」

唐煌茫然地道：「誰會救我們？大概是藥力過了，而我們的內力又極深厚之故。」

「不！」費小潔說：「莫非這只是一種迷藥，『逍遙客』只是爲了……」她驚駭地看看自己的衣衫，茫然地道：「那麼『逍遙客』到底爲了甚麼呢？我身上並無異樣感覺。」

唐煌吻着她的面頰，說：「那就好了！只要你未被玷污，其他的我都不在乎。」

費小潔突然一震，說：「他會不會是爲了『五霸圖』？」

唐煌哂然一笑，說：「有了你，世上任何珍貴之物，在我看來，都如糞土。」

那少女突然面色一寒，殺機陡起，現在她眞後悔自己多此一舉，爲情敵幫了極大的忙。

費小潔大聲說：「唐煌，快看看你懷中的『五霸圖』還在不在？」

唐煌吻着小潔，道：「丟了也就算了，我不在乎。」

那少女緩緩提起雙掌，作勢欲拍。因她蹲在兩小身後，兩小未曾發現。

她手中拿着另一張圖，雙手有些顫慄，現在，她仍猶豫不決，是否要毀去自己心愛之人？

費小潔喃喃地道：「唐煌，我記得在我們快要昏迷過去之時，似乎有一個女人站在我們身邊，會不會是那個女人救了我們？」

唐煌搖搖頭道：「『逍遙谷』中都是些邪魔外道，豈能救我們，那只是一種幻覺而已，快別胡思亂想吧！」

那少女暗暗切齒，力貫雙掌，就要拍下。

突然，洞口人影一閃，站定一個少女，驚噫一聲，道：「那不是古姑娘麼？你要幹甚麼？」

來人乃是門玉華，當兩小被迷倒，而古鳳正在向「逍遙客」要解藥時，她已看到，因她近來始終未離開過兩小。

她以前曾說過，此生此世，非唐煌不嫁，但爲了小潔，又不忍分割她的愛情，因此，常常感到痛苦，只有讓痛苦慢慢嚼着她的芳心。

後來古鳳挾着兩小上了船，門玉華知道「逍遙客」這種人必不會講信用，就在谷中放了一把火，把逍遙客等人引了回去，解了古鳳的危困。

她找了一條路，出了小島，找了半天才發現這個岩洞。

此刻古鳳放下手，說：「小妹前來獻圖。」

這時兩小突然回頭，不由怔住。

而門玉華却不由微哼了一聲，她親眼看到古鳳一臉殺機，雙掌蓄力，正要拍向兩小的頭頂。

設若她遲來一步，此刻兩小恐怕已經濺血岩洞之中了。

兩小站起來，茫然地道：「門姑娘，這是怎麼回事？」

門玉華微微一笑，道：「二位還是問問古姑娘吧！」

古鳳雖然老練，在這種情形之下，也不由大爲尷尬，勉強保持鎮靜，道：「小妹來此目的有二，第一是獻圖，第二是向二位道歉。」

唐煌抱拳道：「剛才可是古姑娘救了我倆？」

古鳳點點頭道：「小妹不敢居功，若非門姑娘放起一把火，此刻咱們早就葬身湖底了。」

門玉華默然不語，她現在才知道，古鳳上次在邙山不渡橋下接住費小潔，旨在向唐煌示恩，乃是一連串有計劃的行爲，無非是想感動唐煌，最終目的不問可知。

費小潔執着古鳳的手，親熱地道：「古姊姊，到底是怎麼回事？」

古鳳微微一嘆，道：「以前我也曾覬覦『五霸圖』，上次潔妹將寶圖藏於本宅大廳巨匾之後，我曾照原圖描繪一張，而將眞圖用火烤了一會，面目全非。如今想來自感慚愧萬分……」

唐煌肅容道：「其實古姑娘也不必引咎自責，此圖人人得之而甘心，潔妹送到山上，自不能怪你。」

古鳳道：「現在我把這張圖原璧歸趙，另一張已是廢物，我已交給『逍遙客』了。」

她立即將剛才在『逍遙谷』中之事，說了一遍。

唐煌兜手一揖，道：「古姑娘連番援手，唐某不知如何報答。」

古鳳淡然地說：「報答實在不敢當，唐少俠能不怪我覬覦寶圖，古鳳就十分感激了。」

唐煌又對門玉華兜手一揖，道：「門姑娘臨危援手，唐某就此謝過。」

古鳳將圖交與費小潔，道：「潔妹，請你看看這是不是原圖？」

費小潔展開一看，果然和原圖一樣，立即納入懷中，道：「古姊姊，這次小妹能和你多盤桓些時候吧？」

古鳳幽幽地說：「眞抱歉，愚姊還要去找家母，以後再見吧！」

說畢，出洞而去。

唐煌肅然地道：「古姊姊這人眞怪，連番援手，却不給我們報答的機會。」

費小潔道：「我看她對你……」

唐煌道：「小潔，你又要多心！」

費小潔微微一哂，道：「不是小妹多心，事實上她對你確是不同。」

唐煌面色一肅，道：「小潔，咱們連番受人之恩，可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門玉華冷冷一笑，道：「費姑娘說得一點也沒錯，古姑娘別具用心，旨在收買人心，示恩討好。」

唐煌沉聲道：「門姑娘，爲人處事必須恩怨分明！」

門玉華微微一嘆，道：「唐少俠，我早就看出古姑娘心懷叵測，只是以前不願道破，因爲她也十分值得同情。」

唐煌不解地道：「既然心懷叵測，怎又值得同情？」

門玉華肅然道：「古姑娘工於心計，世故極深，這一點大概唐少俠不會否認吧？」

唐煌點點頭道：「不錯，她能將寶圖描下，而將原圖用火烤過，又以此圖騙過『逍遙客』，足證她心機頗深。」

門玉華冷冷一笑，道：「這還是小事，二位可知道有幾次都在她的掌下逃生，差點……」

唐煌沉聲道：「門姑娘，你說話可要考慮一下！」

門玉華長嘆一聲，道：「算了，我還是不談這件事吧！」

費小潔大聲道：「玉華，你知道我一向拏你當姊姊看待，有甚麼話只管對我說。」

門玉華道：「上次在邙山峽谷中，二位脫力昏倒，古鳳穿了一身怪衣出現，那一次她就動了殺機，而剛才在『逍遙谷』中，當你們昏倒之後，她曾考慮再三，想殺死你們，但最後終於改變主意。」

唐煌茫然地道：「那是爲了甚麼？」

門玉華冷笑道：「還不是爲了你！費姑娘若不是沾你的光，有三條命也早完了。」

唐煌看看費小潔，道：「小潔，古姑娘眞是這種人？」

費小潔冷笑道：「我以前不是對你說過？我是女人，也最瞭解女人，她的鬼心眼我早就看出來了。」

唐煌不解地道：「她既然心懷不軌，爲甚麼又自動獻出這張圖？」

門玉華沉聲道：「你以爲她是自動獻出來的麼？剛才你們醒來之後，互相擁抱，古鳳又動了殺機。她手中拏着這張圖，力貫雙掌，就要拍下，我立即現身，拆穿了她的陰謀，她在情急之下，只得詭稱前來獻圖。」

兩小不由同時一怔，他們當然不會懷疑門玉華的話，眞想不到最大的敵人不是『逍遙客』而是古鳳。

唐煌頹然一笑，道：「這眞是想不到的事，她出此下策，未免……」

費小潔冷笑道：「由這件事使我想起兩個類似的故事來。唐煌，你要不要聽？」

唐煌攤攤手說：「現在不聽也不行了。」

費小潔說：「據說三國時代的關羽手下大將周倉，臂力驚人，比關羽還大，能緊跟赤兔馬奔行，因此他對關羽甚是不服。」

唐煌微微一笑，道：「這和我們的事有何關連？」

費小潔道：「你別急，還有下文。」續道：「有一天關羽在河邊飲馬，周倉舉起青龍偃月刀要殺關羽。」

唐煌哈哈大笑道：「周倉乃關羽忠心之僕，人所共知。小潔，你簡直是信口開河！」

費小潔冷笑道：「你別打岔，不管是否有這件事，這只是一個比喩，況且有些正史未必有野史正確，司馬遷所寫的史記，常爲後人所詬病。」

唐煌聳聳肩說：「好啦，你說吧！」

費小潔說：「當時關羽見水中周倉舉刀欲劈，頭也不回，沉聲喝道：周倉，你要幹甚麼？」

唐煌大笑道：「周倉一定詭稱獻刀了？」

費小潔冷笑道：「周倉乃是一個粗人，他那有這等機智，當時立即跪下求饒。」

唐煌說：「按理關羽應該殺了周倉才對。」

費小潔道：「當然，這種心腹之患，自應除去，可是關羽捨不得殺他，當時心生一計，說：周倉，你以後不可暗算於我，因爲我的腦後多生了一隻眼睛。」

唐煌哈哈大笑道：「周倉果眞信了？」

費小潔道：「那種粗人，當然深信不疑，這是第一個故事；第二個曹操

欲刺董卓，當時董卓躺在床上，面向床內，床裏有一面大鏡子，恰巧董卓醒來，急呼有刺客，這時曹操大呼說：啓稟丞相，操兒並非刺客，特來獻刀。」

唐煌嘆口氣，說：「這兩個故事很好，我信你的話就是了。」

門玉華道：「現在她的陰謀已被拆穿，今後可要當心點，以後再遇上，她就不會再留情了。」

唐煌搖搖頭道：「我想她不會那麼狠心。」

門玉華氣急敗壞地道：「世上的人若是全都像你一樣，豈不天下太平了？」

費小潔沉聲道：「唐煌，人家爲你擔憂，你却在說風凉話！」

唐煌對門玉華抱拳道：「門姑娘對唐某的關懷，唐某早已銘記在心了。」

門玉華別過頭去，道：「費姑娘，我要走了。」

費小潔大聲道：「玉華，你不能走，我知道你的心事，這件事由我作主。」

門玉華幽幽地道：「姑娘別誤會，玉華豈能掠人之美？」

費小潔正色道：「咱們自小在一起，親同手足，我的話豈能當兒戲。你放心好了，我說了就算。」

門玉華玉面一紅，一溜煙奔出岩洞，疾馳而去。

唐煌茫然地道：「甚麼事要你作主？」

費小潔冷笑道：「你別裝糊塗！」

唐煌不解地道：「你別打啞謎好不好？」

費小潔道：「玉華對你死心塌地，無微不至，而且她的身世也很可憐，你準備怎樣處理她？」

「處理她？」唐煌大聲道：「我有甚麼資格處理她？」

費小潔沉聲道：「你再裝蒜，我可不依你，你到底要不要她？」

唐煌恍然大悟，正色道：「小潔，咱們兩人已不可分，你的情感不能分割，而我的也不能分割，反之，我們都對不起對方，你難道要我變成一個負心的罪人？」

費小潔冷笑道：「請放心，這是我甘心情願的。」

唐煌肅然道：「可是你也要爲我想一想，在心理方面，我總是感覺對不起你。」

費小潔道：「那也不必，我不但不怪你，而且還感激你。」

唐煌道：「是麼？」

費小潔幽幽地說：「當然，玉華那麼照顧我，我知道她是眞的喜歡你，我能幫助她，心中也十分高興，我希望你能愼重的考慮一下。」

唐煌沉聲道：「假如有一天我和玉華結合，你能處之泰然麼？告訴我！」

費小潔默然良久，幽幽地道：「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一定要收她。」

唐煌正色道：「好吧，我爲了成全你，只有試試看了，不過我們不可明言，也不可太急迫，能行則行，不行對方也不知道，你看如何？」

費小潔道：「唐煌，你眞好。」

費小潔取出那張圖，兩人仔細觀看，那『喜上眉梢』和『鹿鶴同春』，只是全圖的五分之一，還有許多奇奇怪怪的圖案。

其中仍有二招絕學較之以前所學那一招更加深奧。唐煌道：「小潔，我們上路吧，一邊趕路一邊研悟這兩招武功，大概到了東海邊，至少可以研成一招。」

二人一路上，互相研究，而且動手試驗，當到達六橫島海邊時，果然研成了一招。

兩小望着大海，費小潔道：「不知那大船何時到達？」

唐煌道：「家父說十五之夜三更天，今天正是十五，現在天才黑，我們要在這裏守候。」

兩小在附近進了飲食，又來到海邊岩縫之中。

只要他們二人單獨相處，就有訴不完的衷曲，道不完的相思，事實上他們早有夫妻之實了。

唐煌抱着費小潔，吻着她的粉頰，道：「愛妻，你甚麼時候爲我生個人芽兒？」

費小潔粉面一紅，幽幽地說：「唐煌，我……我恐怕有了……」

「甚麼？」唐煌驚喜若狂，托着她的下顎，道：「小潔，是眞的麼？你怎知道已經有了？」

費小潔羞着他臉說：「快作爹爹了，連這點經驗也沒有！」

唐煌摸着她的肚皮說：「小潔，我眞的不知道，你的肚子還沒有大起來。」

費小潔咭咭大笑，道：「傻子，等到肚子大起來，那就……」

唐煌憐惜地道：「是的，我太糊塗了，一點也沒有看出來。」

費小潔幽幽地道：「落花流水春去也，潯陽江上不道潮。」

唐煌柔聲道：「既然你已經懷孕，今後不宜再用力了，我看還是找個地方把你安置好。」

費小潔道：「早着呢，三四個月後才要注意，現在不必擔心啦。」

唐煌道：「小潔，你想要男的還是女的？」

小潔含羞答答地道：「你呢？」

唐煌道：「我要女娃兒，像你一樣美，一樣多情。」

費小潔道：「我要男的，像你一樣英俊，一樣的豪邁。」

他們盡情溫存，幾乎忘了一切，這岩縫中連一張床也沒有，可是在他們看來，却不啻溫柔鄉、安樂窩。

夜深了，陣陣海風，自岩縫中吹入，浪濤聲如萬馬奔騰，驚醒了他們的好夢。

唐煌探頭向外看看天色，道：「小潔差不多了……」

突然，他發現一艘大船，在海面上揚帆駛來，順風順水，十分快速。

唐煌沉聲道：「大船果然到了，小潔，你守在此洞之中，由我一人出去應付。」

費小潔笑道：「唐煌，別小題大作好不好，現在還早哪。」

唐煌正色道：「小潔，聽我的話好不？有你在身邊，我無法聚精會神去應付大敵。」

費小潔道：「這不過是海外蠻人之船，他們又不會武功，何必擔心！」

唐煌肅然地道：「錯了，這阿芙蓉都是由英吉利運到天竺國再由天竺國轉運來我國，上面必有天竺國人，而中原武學，主要是達摩由天竺帶來我國，你怎能小覷他們？」

費小潔道：「正因爲如此，我更要幫助你呀！」

唐煌無奈，只得答應她，卻正色道：「小潔，待會上船，若船上都是英吉利和天竺國人，就不必手下留情，因爲他們運毒痲醉國人，用心至毒，速戰速決，一個不留！」

費小潔道：「我想他們的人手一定很多，況且，英吉利人運毒來此，我國之人必定前來應接。」

唐煌向外看看，大船已經下了錨，正在放下小船，搬運大箱。

唐煌道：「我們先不必現身，等他們全部搬下岸頭，以便看看是否有中原武林中人前來接貨。」

約一個多時辰，岸上已堆了十餘個大箱，而船上所有的人不是藍睛黃髮，就是面如黑鍋，顯然，除了英吉利人之外，還有少數天竺國人。

費小潔低聲道：「唐煌，我們可以動手了吧？」

唐煌道：「慢着，我們此刻動手有害無利，必須看看有沒有接應之人。」

這艘大船上共有四十多人，約有半數在岸上看守大箱，似在等人。

不久，岩縫頂上果然有了聲音，接着，掠下十條人影，爲首之人，手持一面小旗，旗面上的花紋好像一個「米」字，最後一人扛着一大蔴包，似乎十分沉重。

那些看守木箱的外國人，乍看小旗，不由拍手歡呼，口中「咿咿呀呀」不知說些甚麼。

英吉利人接過小旗，指指大木箱，然後又指指中原十個高手最後一人身上大蔴包，那意思表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中原這邊十個高手，年齡都在四旬以上，其中有兩個女的，但唐煌一個也不認識，最後一個扛着沉重的蔴包，走到英吉利人首領面前，把蔴包摔在地上。

那首領撐開袋口一看，不由一怔，扯着袋底倒在地上，原來是半袋石塊。

現在非常明顯了，這十個高手必是張子萍方面的人，想不花一文錢，獲得數萬兩黑貨。

那英吉利首領大喝一聲，二十餘人猛撲而上，都拔出波斯刀和水手刀。

那十個高手冷笑連連，揮手投足間，打倒十來個。

這一下可惱了一旁七八個天竺國人，暴吼一聲，疾掠而上，身法之快，出手之狠，使唐煌大爲震驚，十個中原高手不得不全力應付。

「蓬蓬」之聲迭起，雙方掌力半斤八兩，而唐煌看出這十個中原高手，不但內力雄渾無比，而且武功路數甚爲眼熟。

雙方在沙灘上打得沙土橫飛，一時半刻之間，似難分出勝敗。

唐煌低聲道：「小潔，看到沒有？這七八個天竺國人都十分了得，這十個中原高手即使能勝，百招之內也辦不到。」

八個天竺國的高手，頭上包着白布，身着黑衣，除了白眼珠、白牙齒和白頭巾外，全身漆黑。

而且天竺國的高手都像生龍活虎一樣，掌法、指法、腿法，以及拳法無不精通，十個中原高手全力施爲，也僅略佔上風。

天竺國和英吉利人共同欺騙中原人，而這十個中原高手雖然也以石塊冒充金銀，想做無本生意，但在唐煌看來，這些外國人仍是十分可惡。

雙方打了百十招，天竺國八個高手逐漸不敵，向海邊退去。

突然，一聲沉喝，八個天竺國高手一齊撤下彎刀，「刷刷刷」一輪急攻，十個中原高手反而退了三步。

這種怪刀，僅二尺多長，彎如新月，卻鋒利無比，加之他們的刀法狠辣陰險，一上手就佔了機先。

十個中原高手中一個老人，暴喝一聲「亮兵刃」，一陣「嗆嗆」之聲，兵刃都撤在手中。

唐煌一看那些兵刃，不由狂呼一聲：「這是一神二聖三仙四鬼十位前輩！小潔我們快去幫助他們！」

這工夫八個天竺國高手，畢竟功力差些，又現不支之勢。

原來這十位奇人都曾化裝易容，所以未亮兵刃之先，兩小雖感招式眼熟，卻未想到是他們。

「鳩面神」長鞭猛掃，一柄彎刀已飛入海中。

「鬼仙」裴度判官筆上風雷大作，也飛了一柄彎刀，同時「笛仙」柳青青玉笛幻起一片白影，「叭叭」兩聲，兩個天竺國高手的頭顱四分五裂，倒於海水之中。

「邋遢鬼」阮濤大刀疾掄，由於那柄破刀生了銹，且有缺口，風聲呼呼，懾人心魄，天竺國高手又死了二個，更加不支。

（未完．廿六）